旅行雜誌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
第二十三卷・二月號
中國旅行社印行

CHINA TRAVELER

Vol. 23, No. 2 · February 1949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招商局

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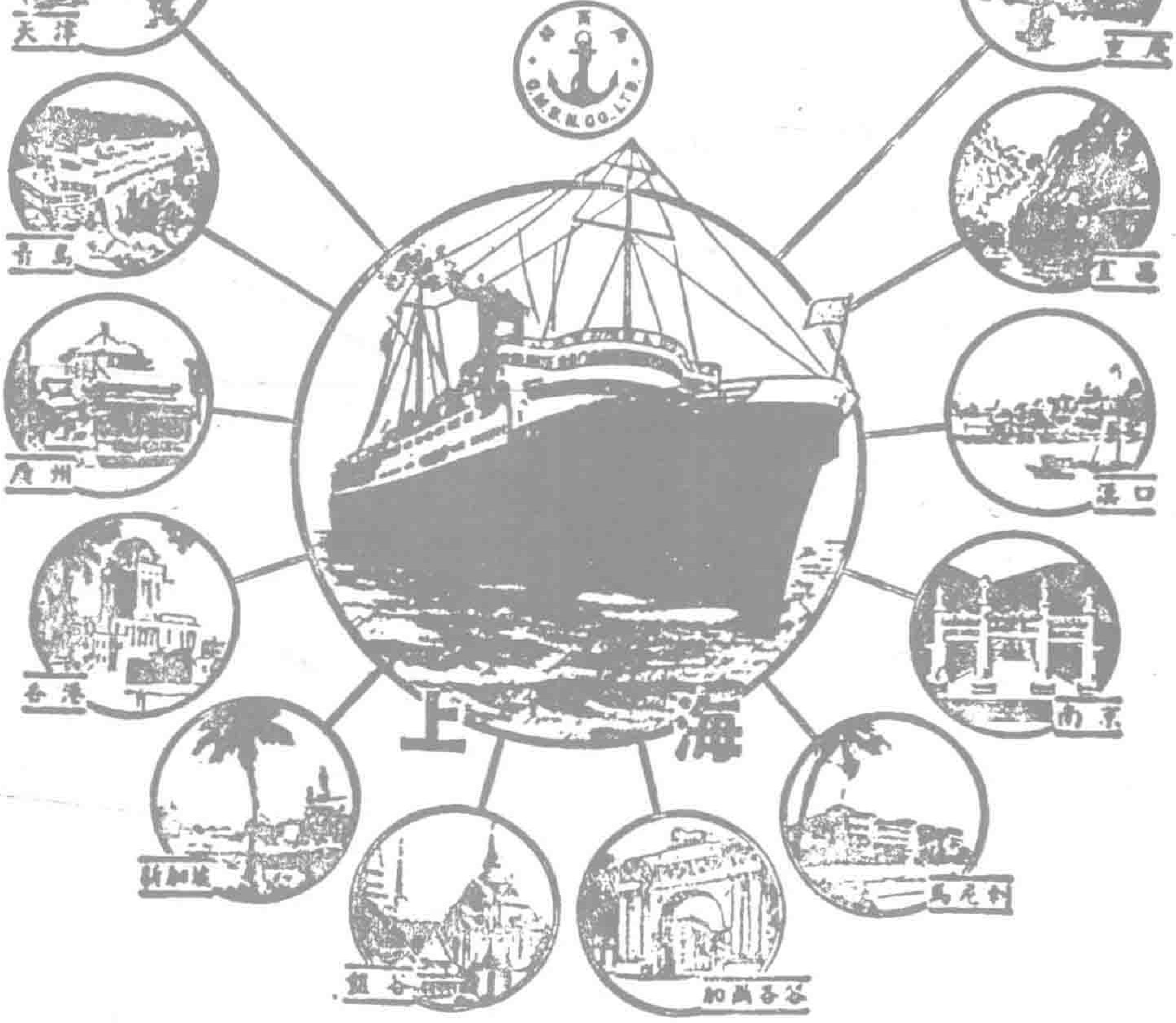
總公司：上海（〇）廣東路二〇號

郵政信箱：一七二二號＊電報掛號：五三〇〇〇一＊電話：一九六〇〇轉接各部

發展中國航運　促進對外貿易

竭誠服務社會

歡迎各界批評



售　票　處：上海（〇）四川路一一〇號　電話一九六四六

旅運事務所：上海（〇）福州路三三號　電話一九四五〇

船期問訊處：電話一四一八八

南北洋線：寧波　溫州　福州　基隆　高雄　廈門　汕頭　香港　廣州　湛江　榆林港　海州　青島　煙台　天津　秦皇島　葫蘆島　營口

長　江　線：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長沙　漢口　沙市　宜昌　重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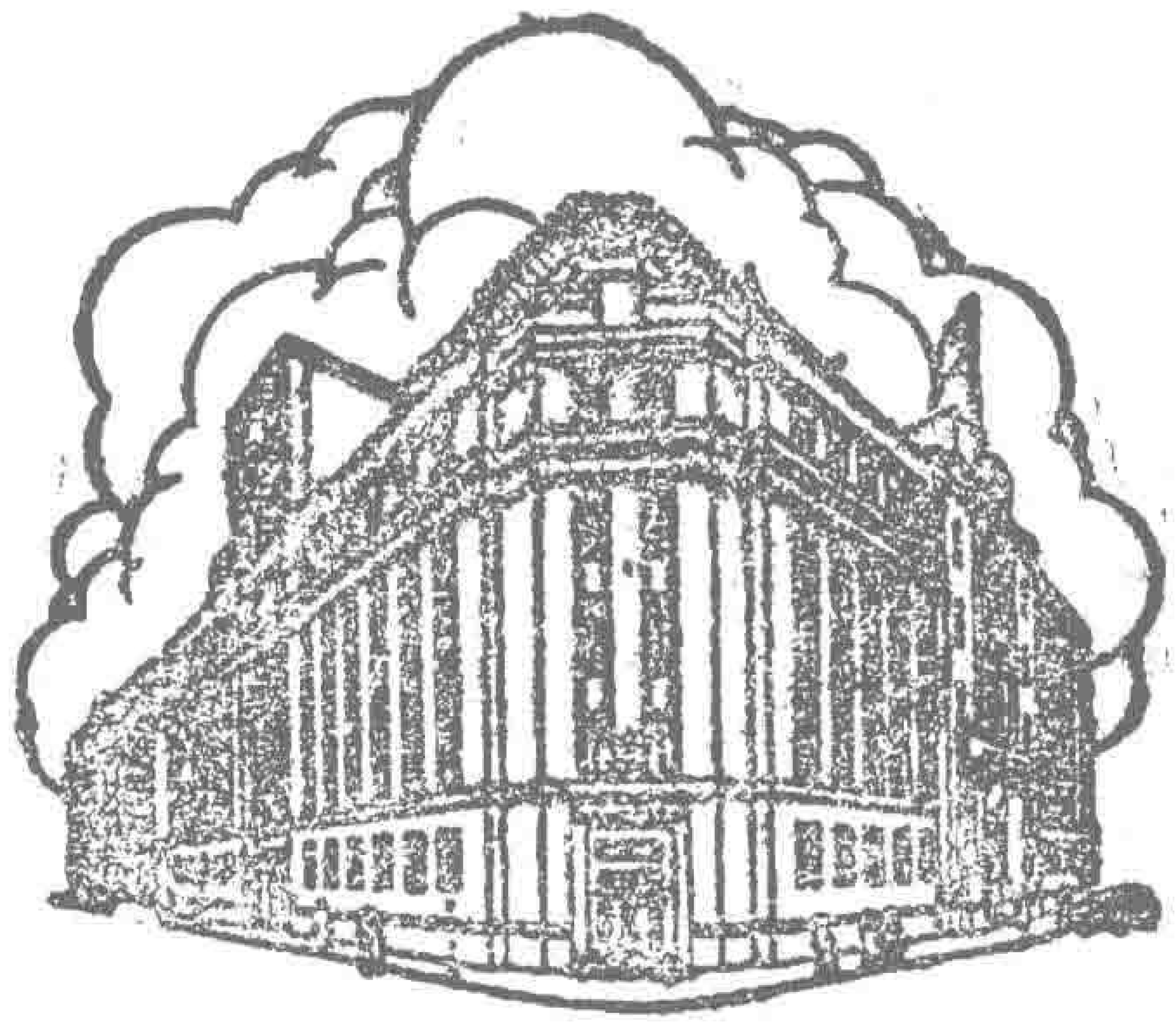
海　外　線：東京　神戶　橫濱　海防　馬尼剌　新加坡　盤谷　仰光　加爾各答　孟買

民國四年創立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素以服務社會之旨・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THE SHANGHAI COMMERCIAL

& SAVINGS BANK, LTD.

HEAD OFFICE: 50 NINGPO ROAD. SHANGHAI

總行：上海甯波路五〇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

分支行處

上海愚園路　上海南京西路　上海八仙橋

上海林森中路　上海虹口　上海提籃橋

上海徐家匯　重慶　成都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鷄　長沙　南昌　漢口

武昌　蕪湖　南京　鎮江　常州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北平　天津　青島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THE WING ON COMPANY

FED INC. U. S. A.

統辦環球貨品

推銷中華國產

地址
南京東路

電話
九八二八二
轉接各部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電報
中文掛號八二八二
英文簡碼
Wing on Shanghai



永安公司爲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定價平準，務使顧客滿意。

附設

大東旅社
鸞鳳廳 西餐室 茶室
飲冰室
大東跳舞場
七重天咖啡室
永安月刊社
永安攝影室

本公司各部分列如下

·鋪面·

帽部 男裝部
女式部 毛衫部
襪部 手袋部
手巾部 化粧品部
藥部 水瓶部
文具部 花鳥魚部
墨水筆部 糖果部
伙食部 烟草部
五金部 燒青部
玻璃部 磁器部
茶葉部 酒部
南貨部 禮券部

·二樓·

綢緞部 疋頭部
毛被部 京蘇部
裁縫部 新裝部
皮貨部

·三樓·

照相材料部 永安攝影室
象牙部 鐘表部
銀器部 首飾部
眼鏡部 電器部
收音機部 運動部
玩具部 鞋部
音樂部 漆器部

·四樓·

傢具部 皮箱部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三卷・第二期・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二月號

第二十三卷第二期目次

太原晉祠近貌……水祥雲……封面
錦城曲……郭祝崧……一
祿豐龍尋穴記……趙德厚……七
游屯溪登白嶽……廖清心……一一
漢中的小南海……李顯……一六
泉州東西雙塔偉觀……蘇菲……一七
江風灘水下資江……蘇仲湘……二一
洞庭東西山全貌……養泉……二三
如詩如畫的呂巷……蕭雲厂……二八
在湖上寫生……任微音……三一
漫游葡萄牙……伍墨衡……三五
戰雲中的太原晉祠（美術圖景）……水祥雲……四五
綺麗的凡爾賽宮（美術圖景）……朱偰……四六
凡爾賽行宮紀游……朱偰……四七
海天萬里歸來（下篇）……霍宏喧……四九
巴黎雜碎……沈弢……五〇
美國國家公園紀念郵票……張延祥……五六
美國邊緣的阿拉斯加……周尚……五七
今日的暹羅……劉遠東……六一
踏上無人的約尼島……薛蛙生……七〇
沙汶寨的磨坊（短篇小說）……宋桂煌……七一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二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直接定戶訂閱辦法

一、訂閱期限：暫以三個月為限期滿後再另行續訂
二、訂費：自廿三卷二期（即本期）起至廿三卷四期止計三期金圓壹伯貳拾元
三、郵費：除航空寄遞三期另加郵費壹伯貳拾元國外另加郵費壹伯伍拾元外，其他掛號快遞免收郵費。
四、付費日期：本月二十五日以前（外埠匯欵以銀行匯出日期為準郵局匯票以郵戳日期為憑）逾期另按新價移作下月起訂
五、過期雜誌概不在預訂之例倘需補購作零購計費
六、來函及匯欵請齎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七、本辦法得隨時修正之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每冊實售肆拾元

美麗牌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先出十支庄

華成煙公司出品



錦◇城◇曲

郭祝崧

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杜甫：成都府

值得驕傲的，我竟能以這座美麗的文化古城作我的出生所在。可又不幸得很，它的名氣太大了，我無從在我習知與常用的辭彙中，去求得足以配稱它而無半分愧咎的美艷、壯偉、典雅甚至迷人的形容詞句。

在它的身軀上，我摸着了歷史的痕記，我們可以在上面看見幾萬年前人類留下的大石遺蹟——五塊石，考古學者一致公認是史前人類留下來的。我們看見周圍長四十七里的高厚的城垣，彷彿間竟看到千七八百年前的張儀在指揮役徒建築它，又看到李雄他們在破壞，又看見劉備明蜀王吳三桂在擴展增修。看見劉禪張開着北門跪迎鄧艾，看見浣花夫人緊閉着南城以死抵拒楊子琳的叛軍。看見王衍孟昶帶着歌姬舞妓頭也不回的撇下了它去到長安作降王，看見唐玄宗狼狽淒楚的逃進城來，看見張獻忠盤據稱王，還有以後效法他的軍閥，與他一樣的在城內城外，屠殺人民。有一件近事如今也成陳蹟了，日本鬼子的炸彈曾幾度在城垣上爆炸，但是只給與它輕微的損害；正如日本鬼子對我們國族所施行的整個侵略一樣，毫未動搖我們的基礎，毫未動搖它的基礎。

在成都，我們幾乎隨時隨地都可以碰到一些歷史人物所留下的陳蹟。城東有嚴君平認識的天涯石，有畫壁千堵的唐大聖慈寺，有在長板坡大出風頭的趙子龍的洗馬池。城西有張騫由星宿馬攜回的天孫織女支機石，揚雄草玄亭洗墨池，嚴君平的卜肆。南北又有秦漢以前古蜀王妃子的「五丁石鏡」，漢文翁講學石室，唐明皇離宮，劉玄德登基即皇帝位的五担山，明代狀元曲學大家楊升菴的故第。城外還有薛濤住居的玉女津望江樓，傳說魯班修的迴瀾塔，諸葛亮送特使費禕赴吳恢復同盟關係的萬里橋，和凝章莊泛舟的浣花溪，寧國夫人微時為異僧浣衣佛法示現的百花潭，杜子美潛居鍛鍊詩句的草堂，諸葛亮發號施令的三台山點將台，桓溫進軍少城的笮橋，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優游玩樂的琴台同他發憤上進的駟馬橋，王子淵作頌得名的金馬碧鷄坊，李老君約關令尹喜相聚的青羊肆，張獻忠被逐奪路而逃的猛追灣，李德裕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籌邊樓，孟昶在那裏歎芙蓉花海如錦的散花樓，以及「王八」皇帝的永陵。城中呢？花蕊夫人賣弄風流的摩訶池早已乾涸而又夷平了。

錦江及其支流，繞成都城垣南北東三面而去，經歷人烟稠密之區，凡十里，兩岸房屋櫛比，河中舟楫，往來如織，景色入畫。

一種古舊的氣氛包圍住整個成都的過去，現在，也許還有未來。也包圍住一切的花草，房舍，土地與乎人物。

古舊的人們有着一切古舊的習性：他們保守，誠實，古樸，善良，忍苦；在生活稍為感到滿足時，他們竟會懶惰同貪樂起來。但是，生活的最低限度的滿足，在成都是易於求得的，因此最後那一點，就慢慢的積累而成難改的習性。又由於這一點，發展開來阻止人們去追求更美滿的生活，進而表現出與人不爭是好也許是壞的品性。更孕育出一種習俗上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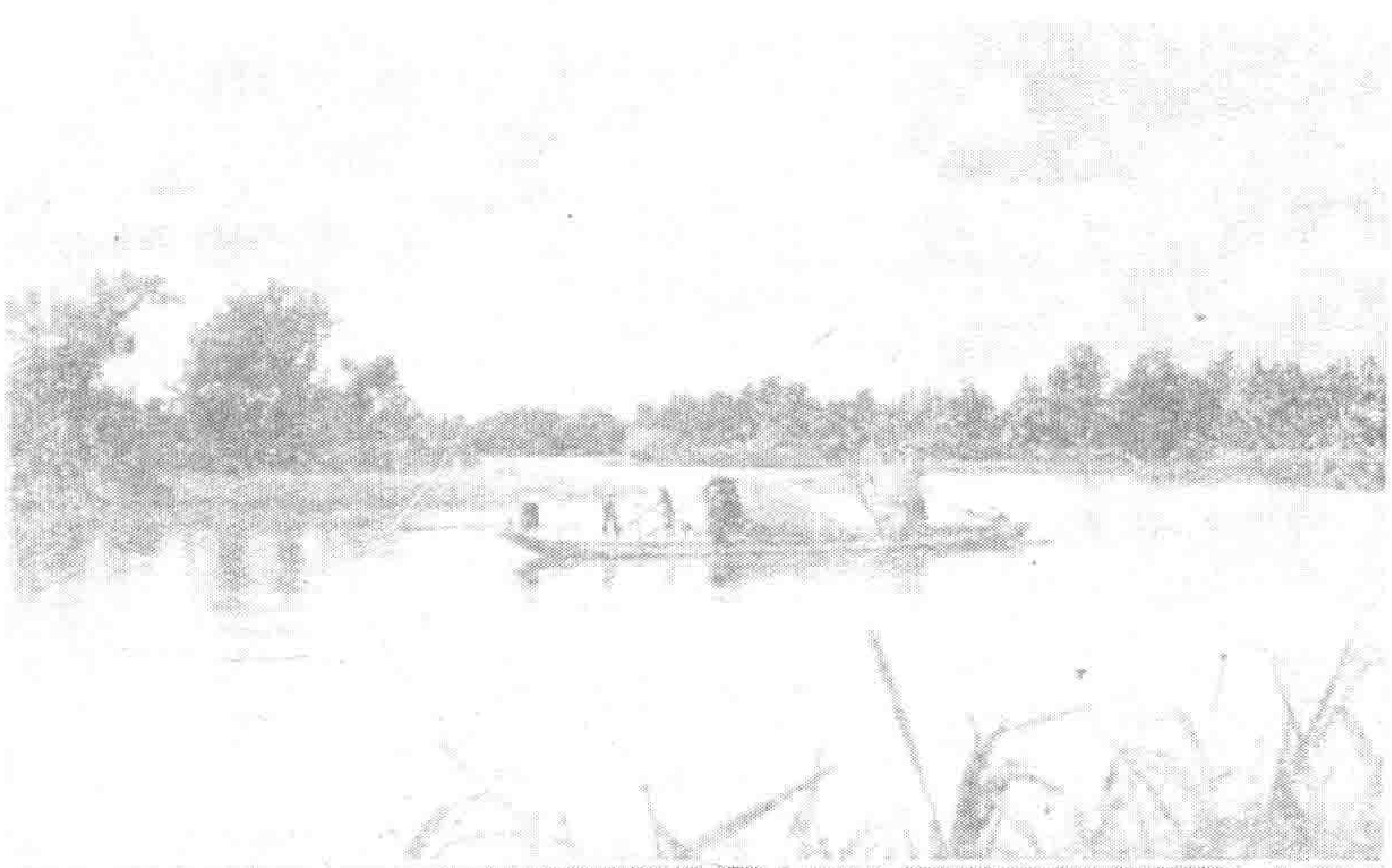
自古以來，成都平原就有天府之國的稱號，平坦的黑色沃土，加上北面高山屏擋了寒風，南邊橫斷山脈導進了暖氣，秦代一位偉大人物——太守李冰父子又興修起一座灌溉千百萬畝田土的水利系統。這一切為成都人帶來了吃不竭的穀米麥麵，用不完林木竹樹，穿不盡的棉麻蠶絲，看不厭的奇花異卉，還有佐餐的家畜菜蔬。據說在四川所能找到的植物種類是地球其他部份所產種類一樣的數目，成都平原菜蔬品種之多，更是全國其他各地所產品種的一倍。田土裏收了麥子，種菜子，收了菜子種稻秧，秋收之後又種蘿蔔與青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田裏都有着出產。出產一多，人們就只要很少很少的錢財，就可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甚至一家五口的衣食住同小孩子的教育。

抗戰以前，縱使在內戰最艱鉅猛烈的年頭，作爲一個成都人所花費的飲食的費用是相當的低，只要有兩元錢——約合七角美金，在一個月中，他每天可吃兩頓足以塡滿肚皮的飯菜，一位娘姨的月薪只要八角到一元半。大學生每星期最奢侈的大伙食費是八角到一元，八人一桌，每頓有肉，每天有鷄魚。兩老三小的自作飯食，即使相當豐盛也不過一月五十元，通常五口之家的平均費用只是十至二十元。就以今日在成都四人去吃四十元的飯菜，在上海南京總會要一百至一百五十元，就使是廿七年的成都也只要一元，以銀元的價值折合恰爲二倍半。相對的，人們的收入却平均打了個二折。於是我們就以想像出成都人在當年是如何容易過活了。

成都的豐茂的物產，自然不是成都市所產出的；它在廣大的成都平原上茁聚而存在。每天都有幾種新的菜蔬在菜市場出現，若干類主要的可口的如像阿苣，菠稜，豌豆，蘿蔔，青菜，菘，甘藍，蜀葵，番茄，芹與葱蒜，經年都不缺新鮮的，此外野生的苜蓿，巢元修菜，灰灰菜，枸杞等都是不花費一文錢就可得手的，並且據一位營養學家在新中華同東方雜誌上發表的報告，說灰灰菜的維他命成份高過番茄一兩倍呢。水果也是多得很，雪梨柑柚是經年都有的，桃李荔枝蘋果桂圓石榴胡桃橘柿竟多到吃不完而大量的糜爛，價錢的便宜，更是驚人，今天是民國卅七年十二月十四，頂大頂好的廣柑只要四五角金圓一斤，三個川板銀元（約合五十元金圓）可買暹羅種蜜柚二十枚，沙田同墊江種的，不過金圓一元五一個。僅雪梨價較昂，每斤十元；我們應當記得，梨子的收穫，到現在已經半年了。

花草也是有名的，人們的生活既很容易維持，都有着賞花弄鳥的閒情逸致。弄鳥僅有滿族同胞同少數染有是項習氣的成都人感到興趣，愛花就是所有成都人的共同嗜好了。花草以氣溫的適宜，舉凡亞寒帶亞熱帶同溫帶能够生植的，都在成都平原繁衍甚盛。私人的庭園大多有一塊上三畝以至四五十畝的花田，最爲人所喜愛的是梅，桂，蘭，牡丹，薔薇，辛夷，大麗，荷，各色杜鵑與海棠，唐菖蒲，菊，華胄蘭，康乃馨。尤以菊梅桂蘭牡丹的蒔植最盛，每年均有個人或集團的菊花展覽，有許多有閒有錢的人，甚至每年自行培植成百的新種，今年的品種一定，從前的種子就不再要了，他們也不願把自己培育的品種送人或是與人交換。梅花的種類，更是全國第一，在宋代，愛國大詩人陸放翁就寫過很多首豔稱千古的詩，他說：「蜀王小苑舊池台，江南江北萬樹梅。」「青羊宮前錦江路，曾爲梅花醉十年。」「二十里路香不斷，青羊宮到浣花溪。」當你手挈一大扎鮮花行經街市時，兩旁的居人同路上的行者，會一致指點着品評着，常常會把拿花的人弄得面紅耳赤，尷尬不堪。

成都不但有着一個適宜於花草生長的氣候，而且這氣候也奇怪得很。我們前面不是說過四川之北有高山把朔地冰風擋住，南面橫斷山脈的縱





〔上圖〕此是錦江春色，唐宋以來，詩詞名家，吟詠成帙。杜子美謂『錦江春色逐人來』，陸放翁更說：『人憶錦江游』似此美色，誰不留戀？〔下圖〕成都水陸交通均便，惟河道三十年來失於疏濬，冬涸時節，只通木筏及小船。大凡燃料、紙張、建築材料，均由此種木筏運來。

谷導入南海的暖氣，再加以東西兩面也由高山拱抱，於是乎進來的暖氣一點也逃不出去，因此四川的氣候就比較同緯度同海拔地方要暖和些。這在冬天更明顯些。夏天也許重慶會比上海南京九江武漢熱點，但成都從未有過華氏一百度以上的大熱天，就是九十度也維持不了一個月。典型的成都夏季氣候是早晚八十度，正午九十度，夜半七十五度，出三兩天太陽，就會有一場暴雨爲你冲去留存在空間的餘熱。典型的冬天是赤日耀空，正午在太陽下可以赤膊，下雪天很少，大約十年內有一年會積一吋厚的雪達半日之久。以前地理敎科書上說，四川是大陸性氣候，比起江南來是寒暑皆爲酷烈，殊知事實上成都平原的冷熱都要比京滬差二十度，這兒有的是溫暖的冬天涼爽的夏天。每年也有糟的時候那是暮秋與仲春的霧同初秋的雨季。成都的霧是有名的高空霧，一千公尺以下一點霧氣都沒有，上空却是昏沉沉灰黑色的，一連可以到一個月；據說這高空霧與倫敦的低空霧是一樣的出色。（重慶的霧是低空霧。）雨季一到，接連暴雨間細雨，狂澌滴瀝，至少半月，近年以人謀不臧，市政腐敗，動輒街上泥濘盈尺或至水深及胸。雲霧是南來飽含水分的暖氣，因爲無法北去，停留而凝集成的。江南的雲每飛馳如奔馬，成都平原的雲，則不大喜歡動，一動氣候就顯然要改變了，雲南飛，必雨而寒，雲北行，必晴而大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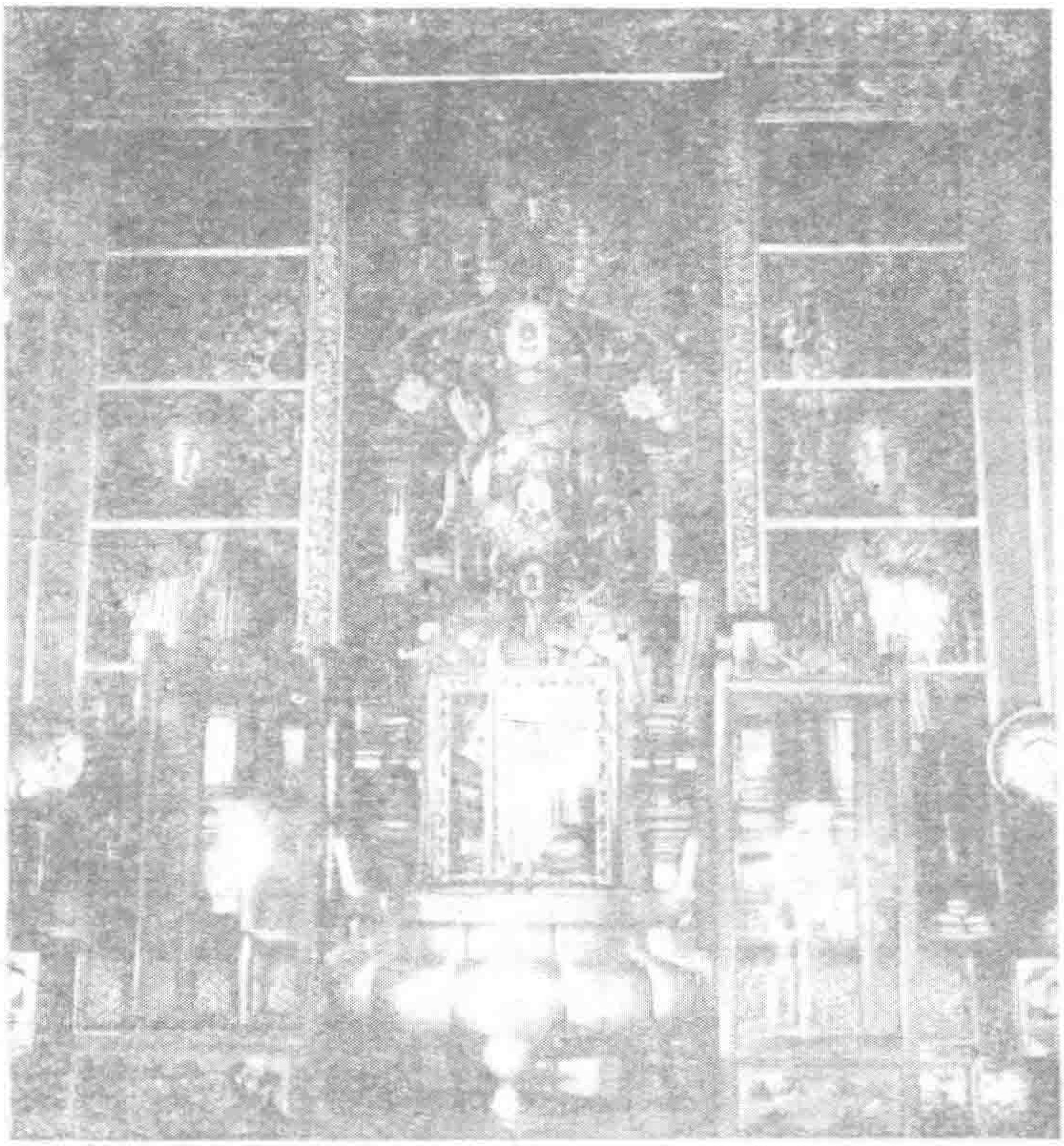
出產既富庶，食物又特別價廉，人們的收入又相對的增加（自然是指民國廿七年以前），大家也就特別看重「吃」。在家裏既喜歡吃好的東西，更喜歡在街上去吃零食，自然成都的小吃業就特別的發達。我曾經爲旅誌寫過一篇專文，討論並介紹成都的小吃。最便宜而又好吃的是素麵，甜水麵，各色涼粉，各種鍋魁，水餃，抄手（餛飩），花生糖，湯元，甑甑糕，涼糍粑，燒麥包子，怪味雞與兎，燒鴨燒鵝，不一而足。這些都可在街頭站着吃，或者小得可憐的店內坐着吃，有時我們看見那賣東西的一身汚穢就不敢去問津，但是其作品却達到唯美的境界。等而上之是些「較」大的飯食店，麻婆豆腐早已賣到法德，回鍋肉也名馳美陸，南瓜蒸肉，豆腐鯽魚，宮保雞丁，家常豆花都可以使你流口涎。大吃在成都也不是沒有，慈禧御廚黃氏父子開的幾家已收歇的菜館，榮樂玉珍慶芳諸園都有着價高駭人的特菜。成都的烹調，早已名震一時，而與廣東北平蘇揚相比，大體說來，都認爲排列的次序是粵一川二，蘇三平四。其實這種分法不但不合理，反轉埋沒了各地的特長，北平最好的是麵食同富麗堂皇的排場，蘇揚的是海味與豪奢，廣東的是無奇不有，顯示其放蕩不羈與心思奇巧的人性，成都菜却是鄉土風光的家常味。若以女人來比，那嗎北平味是貴婦，江蘇是名花，廣東是南國野女子，四川却是農村裏的小家碧玉。大抵北味與川味味厚重，粵蘇味遠爲清淡。近年來四川味已接納其他地方的特色，尤以「大」吃爲然，所以它在各地都能佔一席地，凡是吃樂的地方都有很大的川菜館，甚至香港台灣也開有許多家。筆者有一次在台中山區旅行，集集與車外埕間一個小得只有十多家的村鎮，除了有一家電氣理髮與電製冰淇淋店外，最奇特的就是一家大書四川味的飯館。台北一間售成都味的素醮麵館，每日食客更趨之若鶩。

好吃之外，成都也好「耍」。所謂耍也者，遊樂是也。八年前，一位從香港來的福建朋友，他有生四十五年來，住過的全是「忙市」，上海紐約柏林以及其他忙的都市，都對他非常熟習。他來得正巧，那正是農曆臘月廿左右，每年臘月十六，成都人名之曰倒牙，從這天以後，很多行業就開始歇業而收拾過年了。二十三四以後，就全是年節氣象。元旦到元宵自是遊樂的日子，每天人們早出晚歸到城內外各處去尋樂，幾個有名

（下右）成都商業中心春熙路之一段，地價甚昂貴，故街道之寬窄，仍是二十五年前舊式。（下左）十年來，成都新建築物甚多，但以地土不堪貧荷高大建築，故只多三四層樓，惟均注意樣式之美妙，此爲郵政大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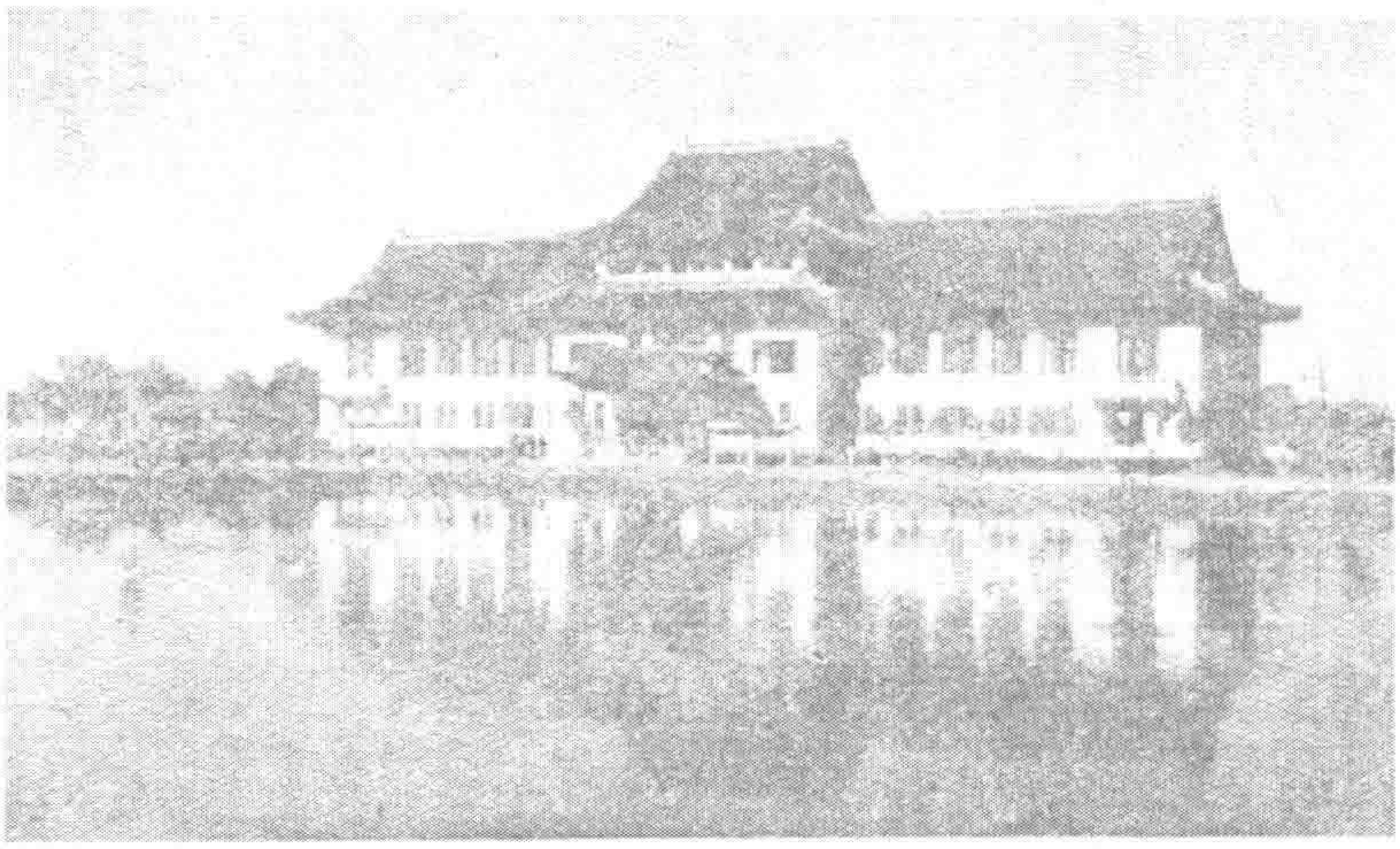
昭覺寺精塑佛像

的去處如昭覺寺武侯祠望江樓工部草堂，都臨時聚集成百家的茶棚食攤。正月十六又是遊百病的日子，換言之是過年十五天後加添的一天假期。二十後，百分之七八十的店舖纔「復員」作生意。二月初又有什麼東君生，又要踏靑一天。二月中旬花會開始，花會本是由二千年前「集市」演變而成的，到唐宋以後成了一種半遊樂半帶提倡工商業的玩意兒。會期本爲一月，但是通常上仲半月下延半月。花會一畢，就又是四月八浴佛放生會。這位朋友和我們整整的熱鬧嬉戲了四個半月，他用十足疑惑奇異的口氣問我，成都人是不是一年到底都是這般的「耍」下去。我認爲他住過一個月的北平只是靜得特別，不想成都竟然會嬉戲得這樣特別。他說他怕也要「墮落」了。我當下聽了好笑，我反問他，我說他既在大學敎書，又作一家很大店舖的經理，四個半月來同着我們玩樂，是否把學生的功課就誤了，把他的店舖生意就誤了；他說都沒有。我又叫他暗中考查一下，他店內的職員們既也一樣的遊樂，又有沒有減低辦事的效率。後來他回答我，沒有看到他們的效能有什麼顯著的減退。於是我說：「既然如此，不妨「墮落」下去吧！」

說來有趣，成都人的遊樂習氣，完全是歷史文化的積留。當年張儀選下這一塊平原來建立成都城，李冰父子又爲它建起一座繁複而有偉大作用的灌溉系統，這樣就算是爲成都人打定了後來毫無所顧忌的遊樂的基礎。「都」字的意義是大是美好，由秦以來，成都就是大而美好的了。漢代的五都市，就有成都一份，六大城市中它雖然居於末位，其地位至少也與今日漢口相等。它是一座農產豐富與國際貿易的城市，春秋戰國以前夷夏就已在成都進行定期的市集買賣，彼此交換布與藥材，這些布疋並且是轉運到印度波斯以西去的。司馬遷貨殖列傳上舉的富商大賈，四川就有三個，用僕人到萬人以上的，在成都平原上就有卓文君的父親同她的第一任大夫的父親——卓王孫與程鄭。漢末的大亂，它未遭禍，道教的始祖張陵同晉代的范長生還打算因之而取天下，劉備這一些彰明較著的更不用說了。桓溫的攻取也算不了什麼。唐朝初葉，它已上坐到國內大都市的第二三把交椅了。長安是政治首都，揚州是經濟首都，成都就乘作第二。成都人的遊樂風氣就此而興。安史之亂，成都更取殘破的長安而代之，中原人物與文明俱來，終唐之世亦得保持繁華；王孟立國於此，盛飾浣花遨頭！今日花會，四月八，端午的遊樂形態，已完全具備了。唐宋時候的遊樂，除去樂的成分外，還有鼓勵工商業的作用。我們只要看當時除去燈市（元宵燈節），其他花市蠶市藥市都有濃厚的「市易」意味，而且古人的記載也明明提到這一點。證諸淸末以還的「花會」性質，更明白的看得出，花會又叫勸業會，整個會場都是由康藏陝甘滇黔各省及四川各地的土產商與成都的洋廣雜貨的店舖所充滿。十足娛樂性的遊戲場所也是非錢不行的。廿五年一個賣花草的老圃告訴我，他在那一年會期中所賺得的錢財，足够他一年的使用。由此我們就可以知道成都人的遊樂，是另含有其他方面的作用的。

成都人的遊樂，幾乎與寺觀廟宇離不開。這是因爲遊樂的目的地大抵是郊外，而郊外正有着一些很大的廟宇足够人們去遊賞。從唐代來成都就存在着許多擁有地產萬畝以上的寺廟，經過滿清政府與民初軍閥的侵奪，不肖和尚的揮霍，至今昭覺寺等大寺院尚有着二三千畝田地。有勢權的和尚道士過着比中產之家還舒適的生活。成都最大的寺院現在只有昭覺文殊淨慈三寺同道士的靑羊宮二仙菴，唐代最大的大聖慈寺與淨居寺等都沒落了，南台寺更已自去年起成了歷史名詞。成都的寺院，佛殿與寮房都是用成都平原罕得的巨石建成，通常擁有七座至九座以上的大

殿，連同寮房佔地總有三五十畝。此外方丈有一小院住房同一塊佈置精緻的花園。另附有一座大約百畝的竹林與菜園，以供取菜取筍食用。上述大廟宇，經常有一千八百和尚掛單，多則可至二三千人；因此和尚吃齋就成了成都人觀賞的偉大演出。昭覺寺每天煮飯弄菜的銅鍋共有六個，是明代及清初鑄的，其大可使一個成年人站立其中，尚可蓋上木蓋。除燃燒稻草外，有時參用三四尺長的木塊。這些寺院其內部組織及與社會的影響，非常值得研究。這不但是一個和尚靜修的所在，也是一個和尚尋求高深學理的最佳場所，在四五十年前，曾不時出現道德學問都高的和尚，如今呢，守本分的和尚已屬鳳毛麟角，遑論懂得什麼哲理佛學。



國立四川大學，為全國校地最大；人數最多之大學，計有正式生先修班夜校，共約萬人。

本來學問一事是成都人所值得驕傲的，至少在四川是唯我獨尊。漢蜀郡太守文翁石室敎學，成都纔曉得讀書，結果出了司馬相如楊雄兩個大文豪，六朝時銷沉些，唐宋及前後蜀又出了不少的人物。自唐中葉以後畫家也多得了不得，大聖慈寺有畫壁千堵，當居全國寺觀有壁畫者的首位（敦煌不止一寺）。降及今日成都人的愛好讀書，還多少保存舊日良好風習。全市有成百的中學，四所大學（自然沒有平滬京為多，但是依人口的比例來說實未見遜色）。十月底十天內，各大書店的書被成都人搶購一空，固然是限價便宜，但是別的地方，人們搶購旁的東西之餘，並沒來搶這吃不得當柴燒又不合算的撈什子東西。而且據說成都人專欣賞奇而僻的文史同哲學類的書籍呢。成都的文人們大都不慕榮利與聲名，故除卻舊蜀山劍俠傳北極風情畫那些作品的誨淫誨盜的流行小說的作者外，差不多每個可稱為正牌文人的人，都不把他們的詩文介之於世。反之他們卻願隱去姓名或改變姓名去作其他的玩意兒。

文人們所幹的小玩意，有已不大再看得到的射燈謎對對聯，有正走下坡路的擬市招，有已成絕散的填改戲詞琴詞。市招的新奇典麗二十年前曾盛行一時，通常是雅俗共賞，譬如黃姓御廚所開的店舖叫姑姑筵，不醉無歸小酒家，（姑姑筵是二三百年來流行於小孩口中的作客拌食的玩意名詞），他弟弟開的叫哥哥傳。要詳細的介紹出來恐怕可以寫成一本厚書。總之大體上皆是引用四書五經以及著名詩文詞句。此中也有用錯了典的，自從有家滷菜舖用杜詩「盤餐市遠無兼味」取名盤餐市走了紅，於是羣起效尤用杜詩，有一家大餐館竟採用了花近樓為名，結果營業一蹶不振，改組多次，終於垮台，原因是他們誤用了「花近高樓傷客心」了。戲詞是指川劇唱詞，琴詞是竹琴與洋琴，後二者大率是用同一的唱本。所有唱本中，經文人潤色的，是以趙堯生林山腴



華西大學為四川創辦最早之大學，由英、美、加教會捐助成立，為中國十三教會大學中最大之一所，戰時曾容納平京六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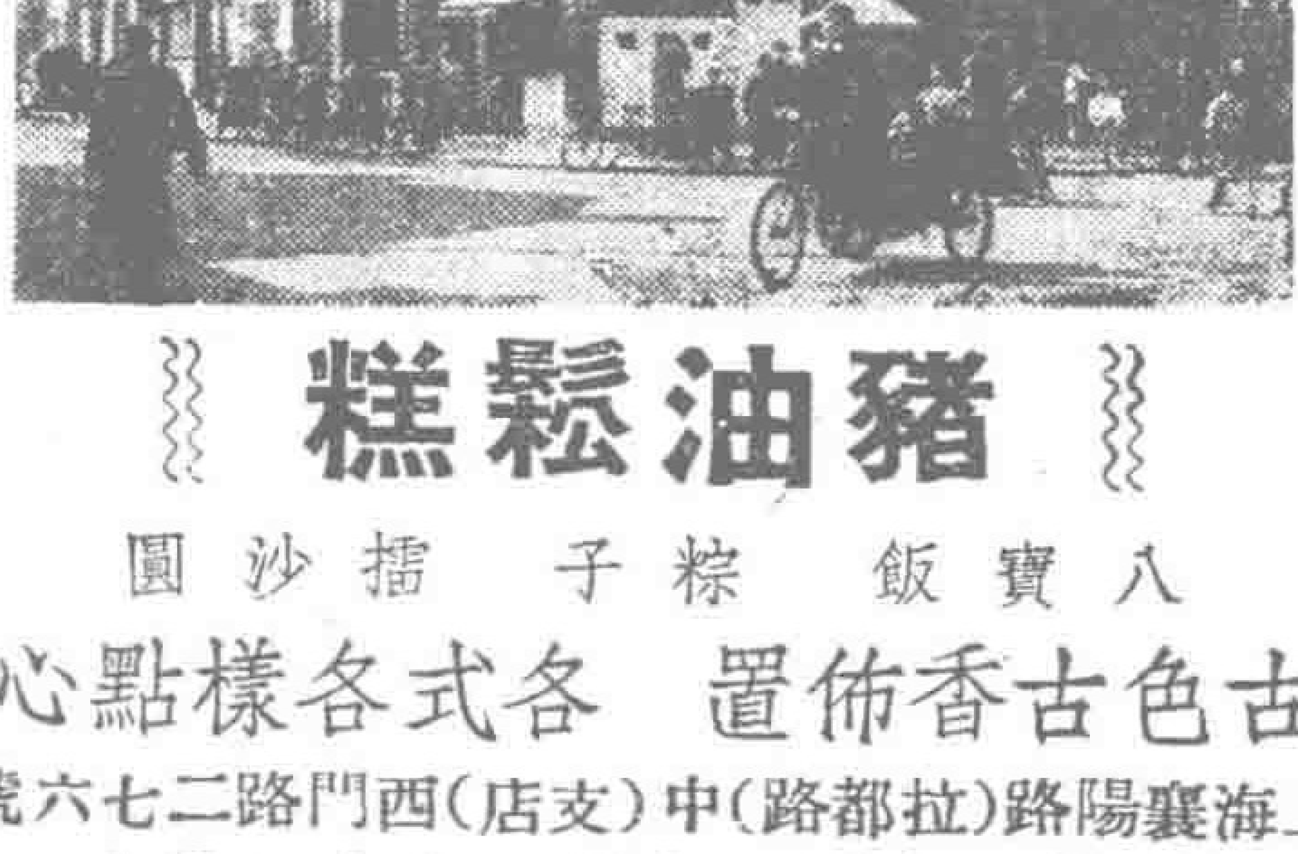
尹仲錫修改的最有名，趙的代表作是情探，林的代表作有降霄樓等，尹仲錫則化名胡子久有風箏談與離燕哀。這些劇本的唱詞，時常都是掛在市民口邊的。

川戲是一種融合各色地方戲於一爐的而又最具地方色彩的戲劇。它有皮黃，秦腔梆子，崑弋腔，哨吶調，與獨特的有和聲的高腔。在「舞」的動作中還可發現手與頭部方面有印度舞新疆舞南洋舞的痕跡。川劇着重做工的戲比任何種地方劇與平劇爲繁複重要，如像錦江樓有兩大段共約二十多分鐘的「啞劇」，北邙山諸劇唱做時間長短的比例是一比三或四。有全爲說白的戲。有一人表演的戲（頂出名的劇約有二三十折，生旦淨末丑都有），有全台皆丑皆生皆旦而主角在三人以上的戲。有一劇而可用皮簧梆子高腔的（如三擊掌），有一劇而兼具此數種腔調的（孫夫人祭江四段唱詞，分由西皮二簧梆子高腔唱）。高腔戲本大半是用元曲明曲同清人作的曲本，綴百裘全被搬演，琵琶記爲原著不易的登上舞台。皮簧戲多與京劇漢劇同，梆子十分之九是秦腔原樣。也有把皮簧當作高腔不用絃樂伴奏而用和聲的。大體說來高腔詞句遠爲典雅，曲牌又多，故而難唱。通俗到不堪入聽的戲也有如武家坡八郎回營，全用土語的有巴駱和。川劇的演出甚普遍，不但大小城市有戲館，就連很小很小的鄉鎮都可臨時搭台演唱。都市中的人能哼兩腔唱詞的人，大約有百分之三十，農村中恐怕會有百分之七八十。川戲更有用傀儡同皮燈影演出的。成都的川劇是正宗，猶如北平的平劇是正宗一樣，旅行到成都的人，很少不去觀光他們所認爲有「震駭得人要死的鑼鼓」的川劇的。

竹琴是唱劇詞的「道情」！洋琴是以一張有一百多根絃的琴爲主，再配以琵琶三絃胡琴二胡檀板羯鼓等樂器，而由人分唱生旦淨末丑的玩意。如大鼓一樣，劇中人的動作心思等也由唱者唱將出來。洋琴也有和聲。洋琴竹琴還有相聲，清唱等，多在茶樓演奏，只要花很少的幾角錢（現價是五角金圓），就可泡一碗茶，聽兩三小時的演唱。所以算是最大衆化的娛樂。自然各大小茶館都在可能範圍內，與此輩藝術家合作。整個的成都幾乎每條街道都傳出錚鏦伊嘎之聲。「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這兩句在今天也還可以用哩。

茶館是成都社會的特殊形態之一，平均不論長街短巷每街至少有兩家，最多的街道甚至多到十幾家，（自然也有的街道一家也沒有，）總計成都市的茶館約爲六百至一千家。茶價非常便宜，今天每碗爲二角，泡一碗可在茶館中坐一天，茶博士不但不逐你出去，反而隨時會來與你滲滿開水。茶館中可以吃飯理髮擦皮鞋，可以讀書看報，更可以洗面濯足換衣服。最要緊的是可以隨便談天。每天從早上天剛亮到夜半，進出茶館的至少有五萬人，就是說成都人每十五人中有一個人要去茶館。這些茶客在茶館中無所不談，於是茶館就成了「謠言的製造所」，影響所及，自然對地方政府多有不利，隨時市面上都爲「封閉茶館，減少市民無謂消耗」的令而不行的政府明令所籠罩着。有許多不明就裏的不坐茶館的或是坐而不得不順着地方政府說話的先生們，跟着大叫茶館有害無益論。他們那知茶館在現在這種情境中，不但根本取締不了，何況茶館卻有着它的「偉大的」使命。第一，它是商人交易的場所，成都市的生意，大約有四分之一是在茶館中做成的，較小的生意在茶館中進行的約有二分之一。第二，它使一般愛坐茶館的人，無意之間與報紙接觸，成都人很少看報的，茶館中却有貨閑的報紙，茶客無聊賴時，少不得取來看看。第三茶館可算是妓館賭場的生冤家死對頭，每天不知要拉住多少成都人不要到那些地方去。

相反的成都最急需改良的不是茶館或其他人民生活方面的事物，而是腐敗的市政。且看平坦的街市馬路成了丘陵，接連三五天的太陽，會晒成沙漠，一天的雨又成了沼澤。下水道也沒有疏濬，每年雨季，有一半的街道都要浸在三尺深的水中幾天。垃圾也沒人去清除。美麗的成都，在二千年前人們的手中建立起，如今又被人們的手把它摧殘了。兩千年來的人們把成都渲染成一座快樂的都市，現在把它的過去的光輝塗污了。成都的黃金時代，雖然已經過去，唐宋的盛況已不可再得，但是張獻忠的慘屠也未能摧毀它憑藉復興的基礎。等着吧，我的故鄉總要重開一度燦爛的花朵。

新春名點　質料精美
喬家柵湯糰
有卅年歷史　具特種風味

豬油鬆糕
八寶飯　粽子　擂沙圓
古色古香佈置　各式樣點心
上海襄陽路(拉都路)中(支店)西門路二七六號
電話　七四一七四　八二七〇六

六一—一二一

祿豐龍尋穴記

趙德厚

祿豐城素描

祿豐，是滇西滇緬公路旁距昆明一百零三公里的一個小縣份，若不是因爲了「祿豐龍」三個字發了跡，恐怕也和其他的小縣份一樣，還不會受到中外人士的注意。我這篇文章，主要的是要介紹我們人類的祖先「恐龍」——也可以叫作祿豐龍——的事跡，不過也帶有幾分采風問俗的成分，所以首先特別介紹一下祿豐城。

祿豐縣人口僅三萬餘丁口，據各鄉鎮的統計，都是口多於丁，約爲五與四之比，這並不是生理的關係，而是許多壯丁們，自抗戰以來，都上前線持干戈以衛社稷去了。

祿豐純粹是一個農村社會，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農人，田地非常肥沃，祿豐二字，名不虛傳，現在昆明附近的食米，都是仰自祿豐所產，不特政府機關專派人員前往祿豐採購，而祿豐主要的輸出品，也是以米爲大宗，故爾做米生意的人，來往於昆明和祿豐之間非常頻繁，就是我們必需的交通工具，也是非搭乘拉米車不可呀！

祿豐縣城周圍不過二里許，俗話所說「大堂打板子，四城聽得見」的，城門共有四門，東門不開，據傳說假若一開東門，縣衙門裏一定要死人，所以歷來的縣長，都不敢打開東城門，勢必由東城門出進的人，只有多繞幾步由南門或北門了，我一到祿豐，見了這種情況，非常好笑，堂乎一位現代化的縣太爺，還受無稽的傳說自塞門路嗎？到過雲南省的人，都一定聽過「新興姑娘河西布，通海醬油祿豐醋」的話語，因爲新興縣的小姐，河西縣的土布，通海縣的醬油，和着祿豐縣的酸醋都是當地的特產品，我到祿豐縣來，自然不會放棄「吃醋」的機會，祿豐的醋，果眞的妙，酸中回甜，甜中酸，眞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口頭，細細的打聽結果，祿豐的醋製法也非易易，是用新鮮的梨釀成的嘍！還要放上若干年代。

祿豐沒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唯西門外有一座星宿橋，是值得一去瞻仰的，該橋一共七孔，每一孔的高度，不亞於南京的中華門，一個人站在橋上，的確是太渺小了。橋純爲石塊造成，距現在也有百餘年的歷史，在從前公路未通以前，是滇西必經的要道，因此才有這樣規模偉大的建築，但自有汽車「都——都」的駛行以來，這座大橋已經鮮有人熙熙攘攘的再親他的芳澤，只除供人憑弔之外，在十分平闊的橋面上，讓給豐收的農人們，晒晒稻穀，作一塊適宜的打稻場罷了。

祿豐，在抗戰初期曾爲滇緬鐵路總局的辦公處，現在，滇緬鐵路是很困難的興修了，許許多多的路基，是已荒蕪而快要倒塌完畢了，許許多多的枕木，受雨淋日晒也很快的發霉腐濫而看不出他的本來面目了，這座修築國際鐵路交通的司令台，現在早已人去樓空，留給人們的却是一個很深長的願望啊！



祿豐縣城

漫談祿豐龍

「千萬年前一世雄，賜名許氏祿豐龍，種繁寧限兩洲地？運短竟與三疊終！再造尤見崢嶸態，像形應存渾古風，三百骨栝一卷化，付與世人究異同。」

上面這一首詩，是一位姓楊的先生題有關祿豐龍的英文書籍出版中的插圖上的，什麼是祿豐龍呢？這由後再講，先來解釋「龍」這一個字，龍在一般人的腦精中，都認爲不上天卽潛水的動物，還有靈氣，起碼也是一種「神靈」，我們讀古文，就有「龍之爲靈昭昭也」的字句，一般富於想像的人們，把子丑寅卯……十一生畜的模樣，每樣採取一部份，就成了龍的定型——例如牛角蛇尾，馬嘴雞足等——，不特書畫的藝術家們是如此，雖然人們沒有親眼見過活龍，只要適合於這些條件，沒有人們不會說不是「龍」了，其實，眞實的龍，距人們的想像是差之十萬八千里呀！說到龍，不過是一種大爬虫而已，他的形狀，更不能令人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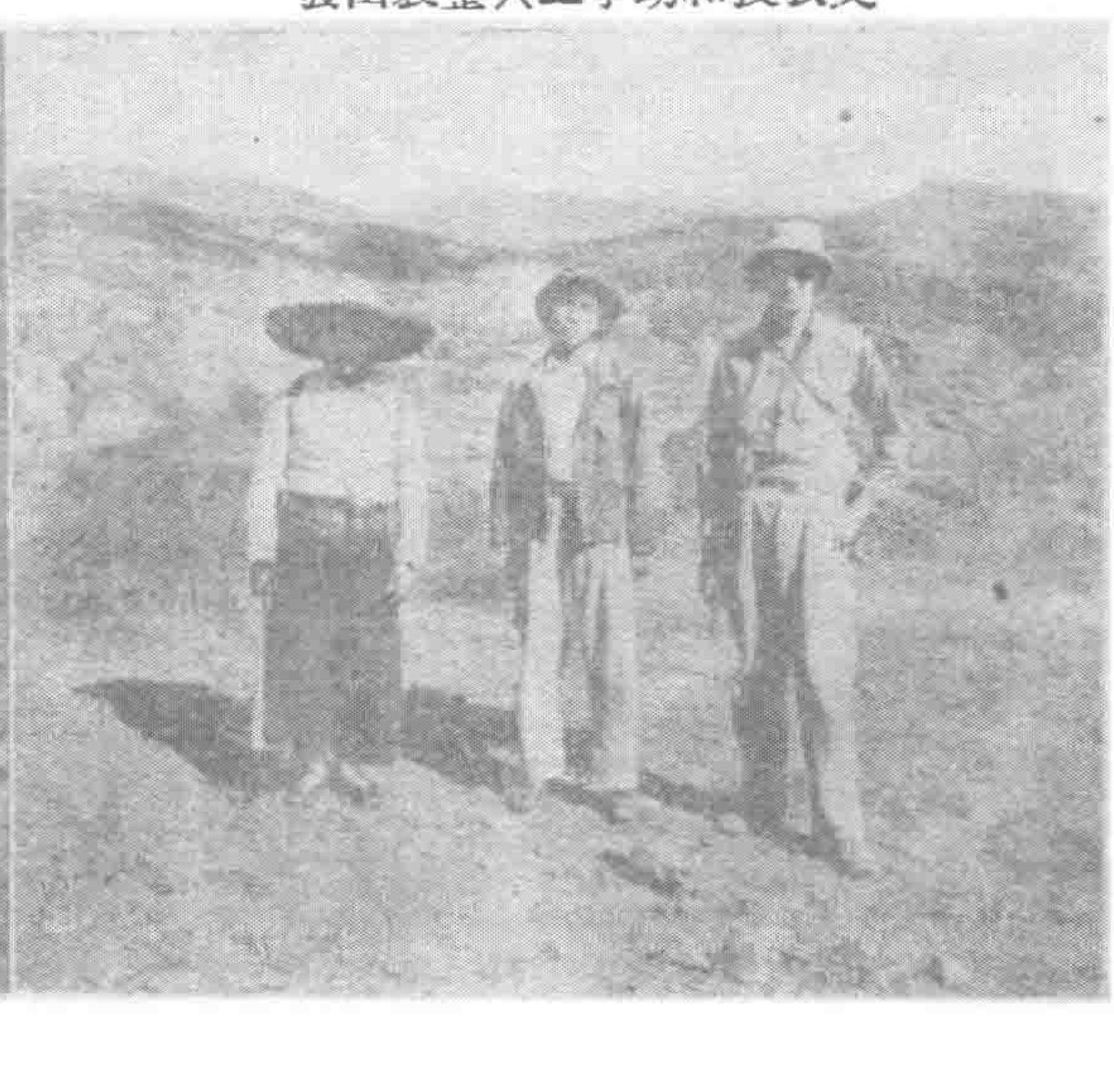
祿豐龍，是古代生物界中大爬虫之一，一般人稱之爲恐龍，民國二十三年間被研究地質學的人開始發現，後才被中外的生物學家所重視而加以發掘的，前數月還在南京公開展覽。祿豐縣文毅中學校長王克敏先生，他的壁間懸有一幅祿豐龍圖，底下還有詳細的說明：

「在雲南祿豐縣城東北沙灣大冲一帶（距城十里許），所採骨化石中（龍骨已爲化石，蓋有百萬年的歷史），有最完整之一架（所指最完整的一架，早年已運到北平和南京陳列展覽，今年夏天北平輔仁大學又派杜恩臨和艾浩盧兩位教授來祿豐再新發掘所得，目的希望得到更多的種類和材料），頭骨，脊椎肋骨，腹部肋骨，前肢前足，後肢後足均保存，所殘缺者，僅少數不重要部份，易於補充完整，此項骨架，得自沙灣村東山之山坡，由卡美君偕同技工王存義杜林春小心採掘，運至昆明地質調查所昆明辦事處，謹愼修理完整，加以研究。此項骨架研究之結果，判言爲一種蜥龍類之原蜥脚類，所歸之科，應爲板龍科(Plateosouride)，定爲新屬新種，名稱爲許氏祿豐龍，屬名代表發現之地點，種名則獻給德國秘秉大學敎授許耐氏，因許氏對於此項採掘甚爲臂助，而又爲研究龍化石之權威專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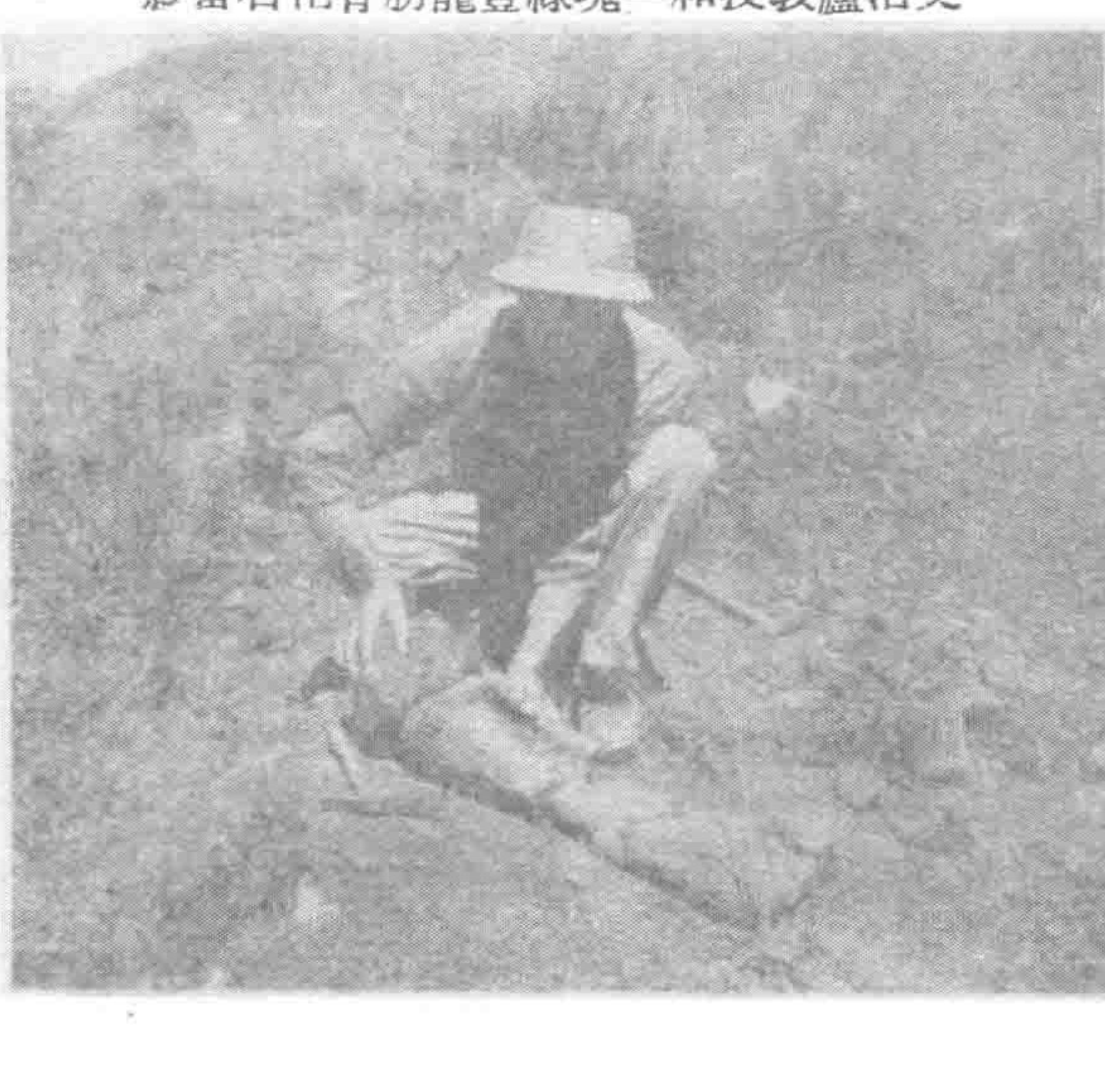
許氏祿豐龍之地質年代，經判定爲上三疊紀，已垂二千萬餘年（筆者按：年代方面恐有錯誤，據斐立爾著「史前的地球」一書，說地球生物演化的分期是這樣分法：一爲古生代，含有五紀，卽寒武利亞紀，志留紀，泥盆紀，石碳紀，二疊紀。二爲中生代，含有三紀，卽三疊紀，侏羅紀，白堊紀。三爲新生代，含有二紀，卽舊第三紀，新第三紀。又據估計地球脫離太陽至少在一兆年前，地球被凝固十萬萬到二十萬萬年，古生代距現在一千五百萬年，中生代距現在四百萬年，新生代距現在一百五十萬年，人類分佈到地球上來，到現在只有四萬年。故知上三疊紀距現在，只有四百萬年），此項結果，不但與其他共生化石相符合，且與南非及歐洲中部之同時代龍化石亦無衝突之處。此項化石所存之地層爲一種紫暗色泥沙岩，與其上下之地層，略似雲南之紅色岩層，其地質年代有視爲二疊紀者，亦有視爲三疊紀者，經此項研究，其年代始獲確定。

其主要之特徵：頭小，頭骨不十分伸長，鼻孔作三角狀，眼前孔小而高短，眼孔圓而大，顳孔向上，自倒視之，幾不能見，牙齒微扁平，具有鉅齒，狀與板龍相近，頸長，頸背脊椎均甚堅硬，尾亦硬大。骨之數目：頸十，背十四，坐骨三，尾四十五，肩架骨具有骨化甚佳之胸前骨一對，坐骨之恥骨之柄相當弱細，脛骨比較短，第三足掌骨長，前肢比後肢更短平，與足之第一指趾特別堅强。」

艾教授和助手二人整裝出發



艾浩盧教授和一塊祿豐龍肋骨化石留影



我們看了上面的這一段紀載，就知道所謂眞正的「龍」，不過是如像長頸鹿一般，前足短了一些，拖一條長尾巴的怪物罷了，眞距我們想像中的龍相懸太遠喲，假如現在的人，當他發現了一條活龍時，見着他那副崢嶸的面孔時，正不知要如何的恐懼和顫慄哩！

在古代的所謂正人君子們，總要杜撰出一個所謂理想的環境來，令世人效法，堯天舜日，也不是我們現在所憧憬的烏托邦麼？其實堯舜之世，正是部落時代，有強權無公理，生殺予奪的時代，那兒來的禪讓作風，加之那時社會組織不够嚴密，天災人禍，接踵而生，當時人民的生活情形概可想見。由這種關係，我也證實到龍的本身上來，龍在我國的地位很高，一個人做了黃帝，他就是登了龍位，一個人結了婚，生活的美滿，正好像騎着一條龍似的，就是目前代表我東方文明色彩的，也還是售賣給外國人的那些刺繡着龍的龍衣龍帽……眞正的龍哩，面目並不好看，是一種極可怕而好鬥的大爬虫，他的軀幹要有人身一兩百倍大，一個人和他比較，眞是太渺小極了，假若一個人眞的碰着這一條怪獸時，正不知要如何形容他的恐懼和迫害，「龍鳳呈祥」，眞是一句夢話！

人爲萬物之靈，倘如我們人類也把自己的尊嚴面孔暫時收拾起來談一談我們人類的歷史，對於祿豐龍，也不免大爲遜色，如像上文引證過，祿豐龍在地球上生活的年代，也在四百萬年以前了，我們人類在地球上的歷史哩，僅及他的百分之一，談到我華胄有史以來，現在還不上五千年。我們個人又在距今四百萬年以後，有否有我們的骨化石存在？那時的地球上，欲證明從前有否過人類，眞是一些問題，因爲地球的生日，也將近二十萬萬年了，正不知有多少生物還未被我們人類發現是一樣。宋朝的蘇東坡先生，他的赤壁賦上有幾句話說得好：「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敖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托遺響於悲風。」我們人生在這世界上的距離也的確太短促了，因爲蘇先生是一位詩人，不是一位生物學家或地質學家，他不知道新陳代謝或滄海桑田的變化，地殼隨時在變遷着，長江的壽命又怎見得會無窮呢？

祿豐龍的尋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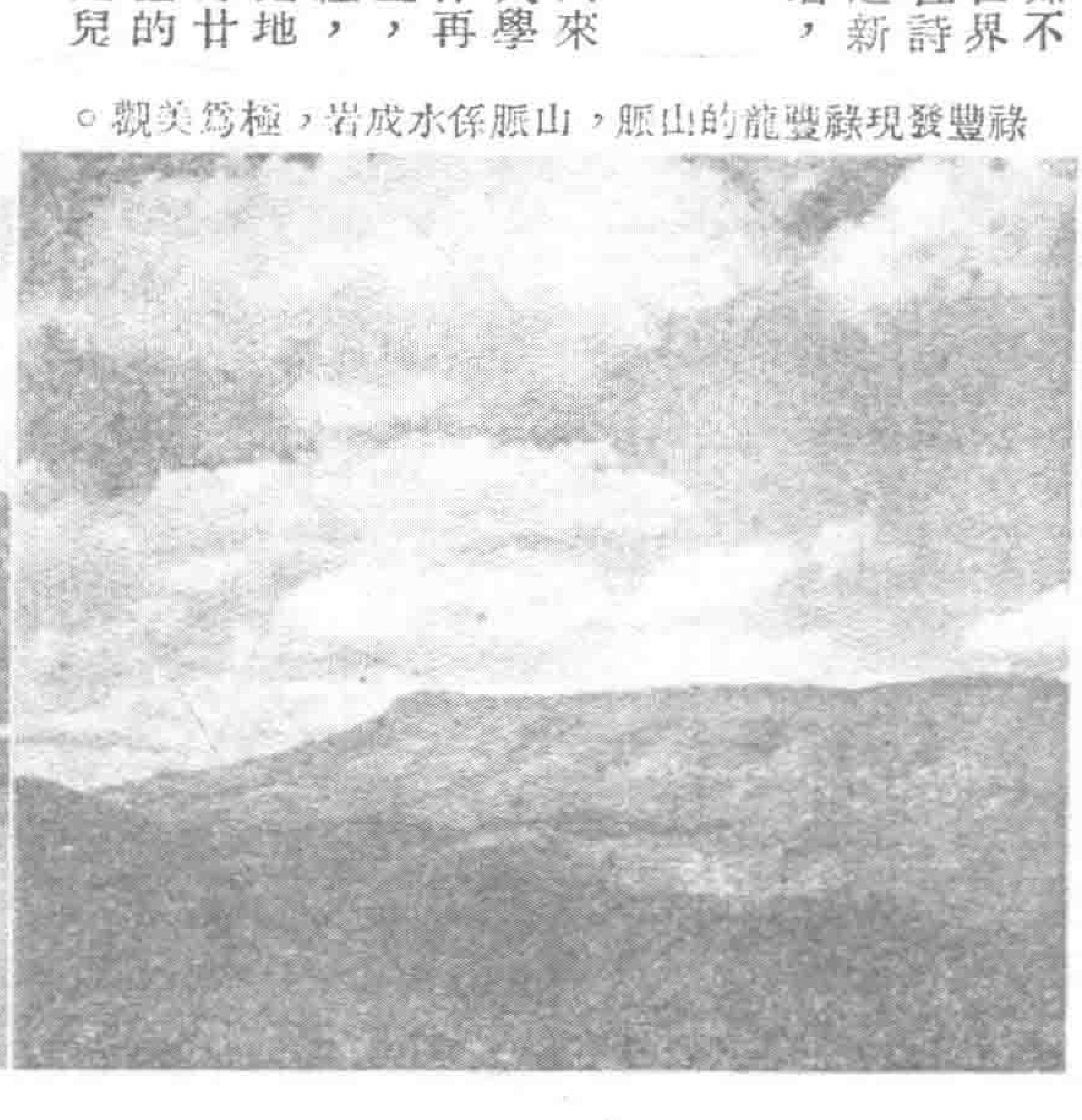
當祿豐龍在抗戰初期被人們發現經發掘出來認爲對古生物學有極大的貢獻後，北平輔仁大學古生物系又於今年八月初派兩位教授來祿豐作再度的發掘，一位是古生物學系教授杜恩臨先生，他是本國人，因於九月間要主持學校的開學禮，又飛回北平去了，現在在祿豐繼續工作的，是地質系教授艾浩盧先生，他是美國人，我於十月廿八日到祿豐，次晨經祿豐中學校長趙邦屏先生的介紹，就和他認識，就約定第二天和他們一道兒去發掘祿豐龍去。

三十日的清晨八點鐘，我們一齊出祿豐城，和艾浩盧先生同往的另外有兩個助手，拿了工作器具，一直朝東北面的山地走。祿豐的山，這裏也該特別提及，祿豐四周皆大山，是一個直徑數十里的小盆地，山形呈水成岩，據一般人的推測，這裏從前是一個海，這話也有充分的理由，因爲恐龍是兩棲類的動物，雲南是高原地帶，經過若干歲月的變遷，兩棲類的動物不得不從地而居以適合他們生存的條件，還有一個證明是祿豐的東山之上，現在還流傳着一個「石門古渡」的古蹟，試想，從前不是一個海，哪兒來的「古渡」？

我們相繼的爬上數百公尺高的一座小山上，山土帶紫紅色，大約受了風水的關係，山形殘破不堪，艾教授等一行，就停住下來，這就是他們的工作地。

遍山的碎石礫，和祿豐龍的骨化石的顏色分

祿豐發現祿豐龍的山脈，山脈係水成岩，極爲美觀。



祿豐縣七孔橋



不開，要尋求骨化石，只有仔細地向地面尋找，看是彷骨頭的哪一部份，馬上拾了起來，不成形的不要，成形的而無價值也不要，從前獲得而現在發現有相重的也不要，所以龍骨化石雖然多，而適合於他們的條件則寥寥無幾，他們到祿豐來時將三月，而所獲得的龍骨材料不上百件，但是我們要知道，一條龍身上的骨骼，正不知有好幾百件呀！況且這不滿百件的東西，又不知是若干條龍的骨骼集合起來的！現在要尋找如抗戰初期發掘的那具完整的骨骼，是不容易的事，不過他們却有着新的收獲，以骨絡的化石來說，最大的一塊骨骼，就比人還大，最小的呢，一個頭才有指頭那麼大，於是乎，現在發生了這樣的疑問：祿豐龍是胎生？抑或卵生？若果是胎生，大小不會這樣懸殊，據艾教授說，也許是卵生，我們見過蛇嗎？他有多大？你知道在他的一個蛋裏，不知要孵化出若干的小蛇來，剛出蛋殼的小蛇和會經成長的大蛇相比，也正如一個頭有指頭大的小恐龍和成長的大恐龍的相較是一樣。正因爲這種有着濃厚的興趣在裏頭，所以艾教授等，天天在埋頭工作。

中外人士多次的來祿豐發掘祿豐龍，當地的人們對自己的特產也加以重視起來，而他們的重視，並不是使學術上有什麼成就，相反地，發現大的，將他敲壞，取他很好玩的一部份，磨一塊硯瓦，或者雕一個圖章，甚或呢，抬回家去砌牆也是很好的事，在他們的心目中，已知道這是龍化石，是龍骨化成的石頭，製作出幾件小玩意來，不是滿有意思的麼？

我看，祿豐龍到目前爲止，只是表面的尋求罷了，在高山上，在山肚子裏頭，或在一些陰暗的角落裏，正不知有多少寶貴的材料，留待着專門有研究的人們去發掘。

（十一月二日於昆明）

具有九十年悠久歷史
擁有數千萬精明顧客





遊屯溪登白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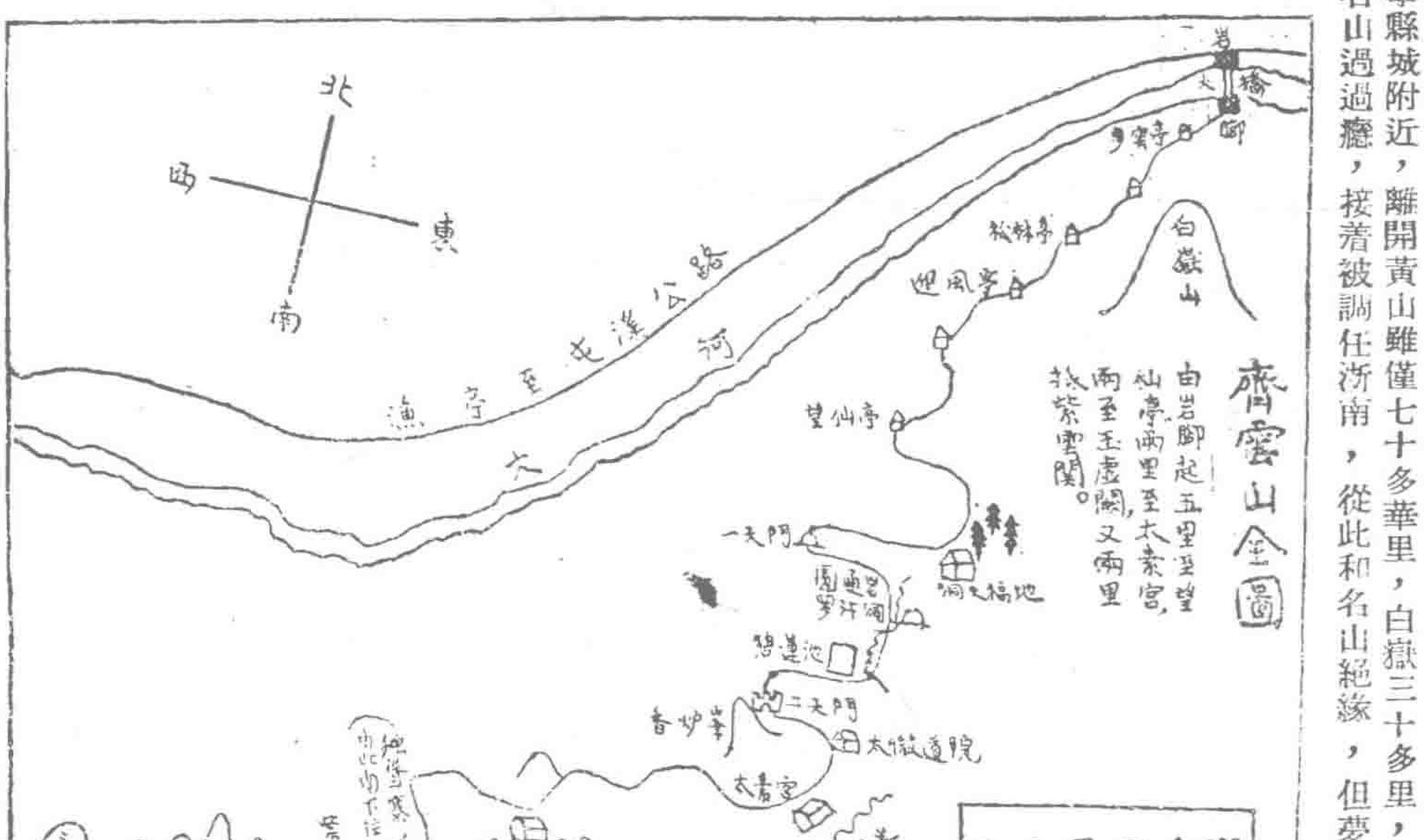
廖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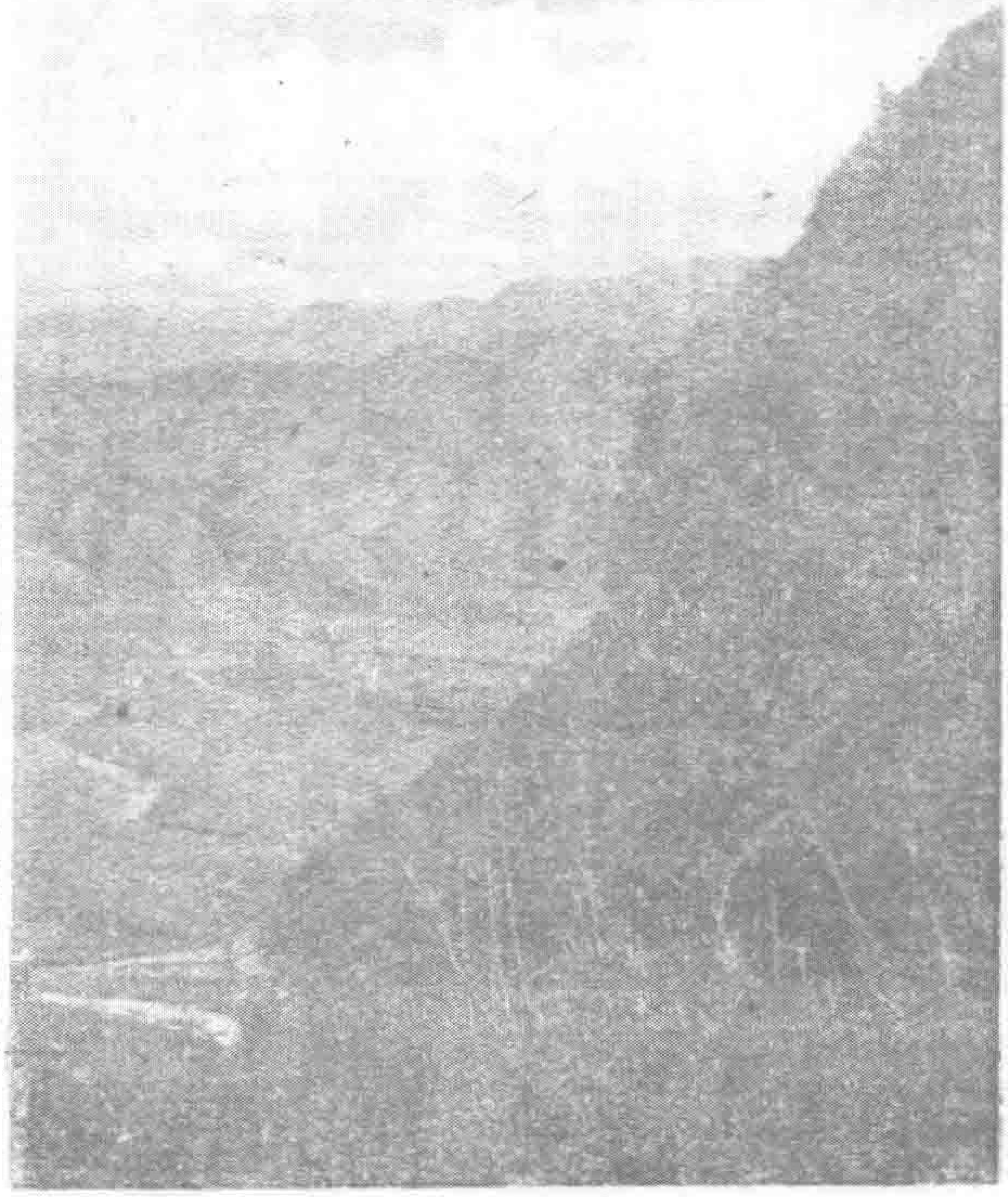
安徽南部有三大名山，黃山，九華，和白嶽。卅二年秋冬兩季，我任職於休寧縣城附近，離開黃山雖僅七十多華里，白嶽三十多里，但由於時間抽不開和經濟困迫，使我祇好在夕陽西下時攀上了附近高坡，眺望這兩個名山過過癮，接着被調任浙南，從此和名山絕緣，但夢寐之中，未嘗有一日忘懷也。勝利降臨，復員杭州，杭徽路朝發而夕至屯溪，但仍因工作牽累，未能遠離，令人徒喚負負，不過我對於這兩個名山的嚮往之情從未稍減，於是一面搜羅這兩個名山遊記，一面儲蓄旅費，等待着機會。天無絕人之路，最近我無意中得到屯溪去一趟的差使，使我數年來的心願，一旦清償，興奮之餘，徹夜未能成眠。

杭徽道上

清晨五時半，一架四輪大卡車在滿天星斗下開始奔騰，十五分鐘後，車抵古蕩，敲開公路管理處大門，買了養路票，又踏上征程。曙色微露，星斗漸隱，遠遠的山影，就在迷濛中漸漸地貼近，車越走越快，路開始凹凸不平，司機微笑告訴我杭臨段是杭徽路最平一段，似乎在暗示我前途尚多險峻。太陽開始爬上遠山，沿山腳的茫茫薄霧，一陣陣撲入車廂，我儘量領略這大自然美景，胸襟為之一暢，忘記了隔夜未睡的疲倦和正在忍受的顛播。七時二十五分，行了五十五公里，車戛然而止，臨安到了。臨安城離開車站很遠，我祇得放棄遊覽企圖，忽忽在站旁麵館吃了碗麵，又登車進發。山影越來越近，終於有不少土阜小山給我們繞過去或者爬過去。我注意車外，常常可惜絕妙的攝影題材都是驚鴻一瞥地在身旁飛馳而過。七十公里抵化龍，僅是一個小小村落，經過登記和查驗養路票的手續後，又復開行。突然間，車身一震，我雖然坐在車頭，也蹦起了一尺多高，頭皮碰得隱隱發疼，我嘗着了公路崎嶇不平的滋味。八十公里過藻溪，大霧忽然漫山滿谷而來，已經是九點鐘了，天氣竟轉成七點鐘相似的陰沈，路卻比較平坦，過了一座小山，霧開日出，於潛隱隱在望。九時二十五分抵達於潛，離開杭州已經九十公里；登記後略略歇息，極目北望，但見峻嶺叢立，卻不曉得天目山的主峯在那裏？離開於潛不遠，車子就遇着難題：一個短短的三十多度斜坡，下面是一泓清碧見底深約兩尺的溪流，對岸又是同樣斜坡。司機把油門關了。煞着車，滑行到了溪邊，接着立刻踏足油門，扳着爬山擋，引擎怒吼得發手，牛步慢行，好容易才爬上公路。接連過了兩道相同的溪流，我恍然大悟為甚麼天一下雨杭徽路就不通。暗想溪水驟漲，引擎浸着水，那眞要名符其實地拋錨在溪裏了。

十點鐘過昌化，也就是杭州聞名土產根鹽小胡桃的實際出產地，一瞥而過，接着又是一大段壞公路，震得週身骨節隱隱發酸。遙望左前方，馬金山脈高聳入雲。司機說杭徽路三年來已改進不少，橋樑大部份用救濟總署的鋼樑懸空搭





自二天門前天梯迴望山下，但見丘陵層叠無盡。

好，沒有橋墩，不怕大水衝掉。我眞不能想像，剛勝利後這些橋樑未搭好前，杭徽路的汽車是怎樣往來這條千瘡百孔的公路。十一時四十五分抵順溪（唇溪），地方小得很，然而往來的車子，大半是在這裏進午餐，因此飯館倒有七八家。從這裏直到浙皖交界昱嶺關，就沒有像樣一點的村鎮，車行至此已走了一百五十公里，餓火中燒，大家都下車來吃中飯。

走進一家簡陋的雲記飯店，初意僅僅充飢，卻想不到他們能够在短短時間內，搬出相當好的菜蔬，火腿冬瓜，鷄蛋肉絲，紅燒肉，搾菜冬菇湯，紛至雜陳，而且還相當可口。十二時半，車開始沿着山邊迂迴爬上去，僅僅兩三公里，就到了一堵城門，兩旁一間屋都沒有，靜悄悄地，這是我心儀已久，浙皖交界杭徽要隘昱嶺關。引首車外，但見左邊有一座峻嶺雄峙着而已，這和我理想一夫當關萬夫莫入的情形相差太遠了。過關後，車開始向下滑行，左臨深谷，右靠削壁，大轉灣小轉灣地繞來繞去，估計已走了五公里，還沒有到平地。探首窗外，昱嶺關旁的峻嶺高居天半。原來順溪已經靠近山巔，來路平坦，沒有峻嶺陪襯，不知不覺地爬上山去，現在回望昱嶺關層出衆巒之上，誰說不是險地要隘呢？突然間卡車猛然煞住，驚醒了我的沈思，對面忽然有一架商車出現在這小轉灣，好險哪！如再慢兩秒鐘煞住，後果就眞不堪設想！下面削壁看來很矮，但以卡車作比例，卻有三十多架叠起來的高度。試想一架裝滿了人的卡車從國際飯店屋頂跌來來，會變成怎樣？車終於奔馳在較平坦的道路，過了兩條溪，經過了有一百多戶的三陽坑，這一段是杭徽路最不平靖地點，沿路被斫掉的電桿木有七八公里，雖然是兩個月前發生的事件，也令人觸目驚心。接着又遇上一大段近二十度的上坡路，引擎燙得有似洪爐，好容易爬上山坡，俯瞰三陽坑已入腳底。過嶺後車又向下滑行一大段，但已經不是傍山而行。天不作美，很晴朗的天氣，漸漸陰雲密佈，繼而驟雨傾瀉，在雨中過溪四次。近三點鐘雲散雨收，沿着山坳又走了一點路，向右一轉，忽然開朗。對面青山疏秀，更點綴着密密的叢林和一個小塔，路左清波閃耀，十三孔的大橋橫亙面前，徽州到了。過太平橋後，在車站停下來，買一斤徽梨快啖，色香味都令人叫絕。最後一段廿八公里公路最平穩，卡車也用盡牠的氣力往前衝，四時一刻，共走二百四十七公里，終於停下來了，我到達數年來苦盼的地點——屯溪。

閒話屯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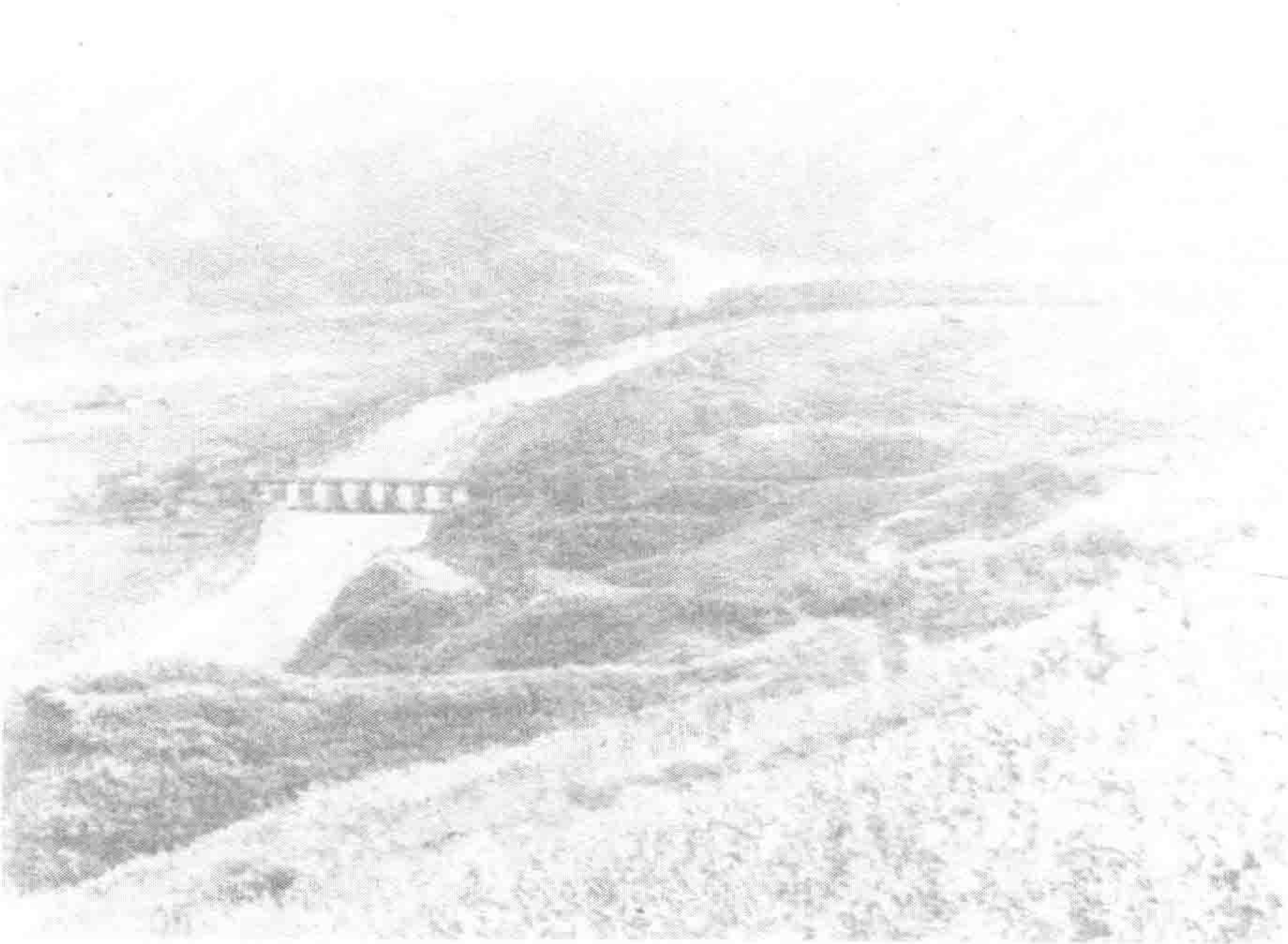
屯溪地處新安江上游，江面廣闊，船隻比處泊得多，公路四通八達，杭州，蕪湖，徽州，績溪，祁門，都有公路構通。市區佔地很廣，附近還包括了柏樹，大橋對面的上下黎陽，對江的陽湖，十里之內又有高梘，隆阜，梅林，柏山等等大村落，交通便利，因此自然而然成爲景德瓷器，祁門紅茶，徽州硯墨，滬杭一帶洋廣雜貨，以及上江一帶土產如木材，桐油，柏油之類的集散地。土產毛峯綠茶，和祁門紅茶齊名，並稱「祁紅屯綠」。抗戰期間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和皖南行署都搬來了，人口繁密，最盛時期十里方圓之內合計在十萬以上。那時街上新屋林立，行人駢肩，成爲東南區經濟政治交通的樞紐。勝利帶走了大部繁榮，舊地重遊，我錯愕非凡；密密層層的攤販都不見了，街上冷落車馬稀，天剛黑店鋪就開始打烊，電燈幽暗有似螢火，靜悄悄的，這不是從前我所熟悉的屯溪了。

屯溪附近的村鎮，給外鄉人的印像是三多，巷子多，老鼠多，牛糞多，抗戰時蘇南皖南浙西的機關都撤來了，於是又加上一個機關多。語言也和江、浙方面相差很遠，以前到屯溪時，路上有些人半開玩笑說屯溪人是說英文的，當我初次抵達屯溪詢問路徑，第一個回覆就是「RBD」，以後我才恍然大悟，那是說「我不知道」。黃包車並不少，通常車夫就是車主，春末至秋初，天氣炎熱，每架車的槓子前面紮了兩根竹，撐着長長篷帳，連車夫一起遮住，流蘇四垂，絕似西湖船，牛步慢行，和滬地奔跑作對

六一一—一二八

然兩樣。

公事交妥後，蘭湯一浴，整天的疲倦和汗垢掃除淨盡，我深深領略到「洗塵」這兩個字的涵義和滋味。晚飯後同事都勸我說祁門那方面不大安靖，爲穩妥計還是不要遊白嶽。這不啻晴天霹靂，心灰意懶之下，走訪父執中華聖公會張誨民會長，意外的他說白嶽的治安沒有問題，又找了老友王光普及愛婿宋克勝，小友徐良濤三人作伴，包了一架小汽車，代價雖然耗去我積儲旅費的大部份，但數年心願一時了結，也就不覺得貴了。


自迎風亭回望岩脚，大橋已在足下。

白嶽齊雲之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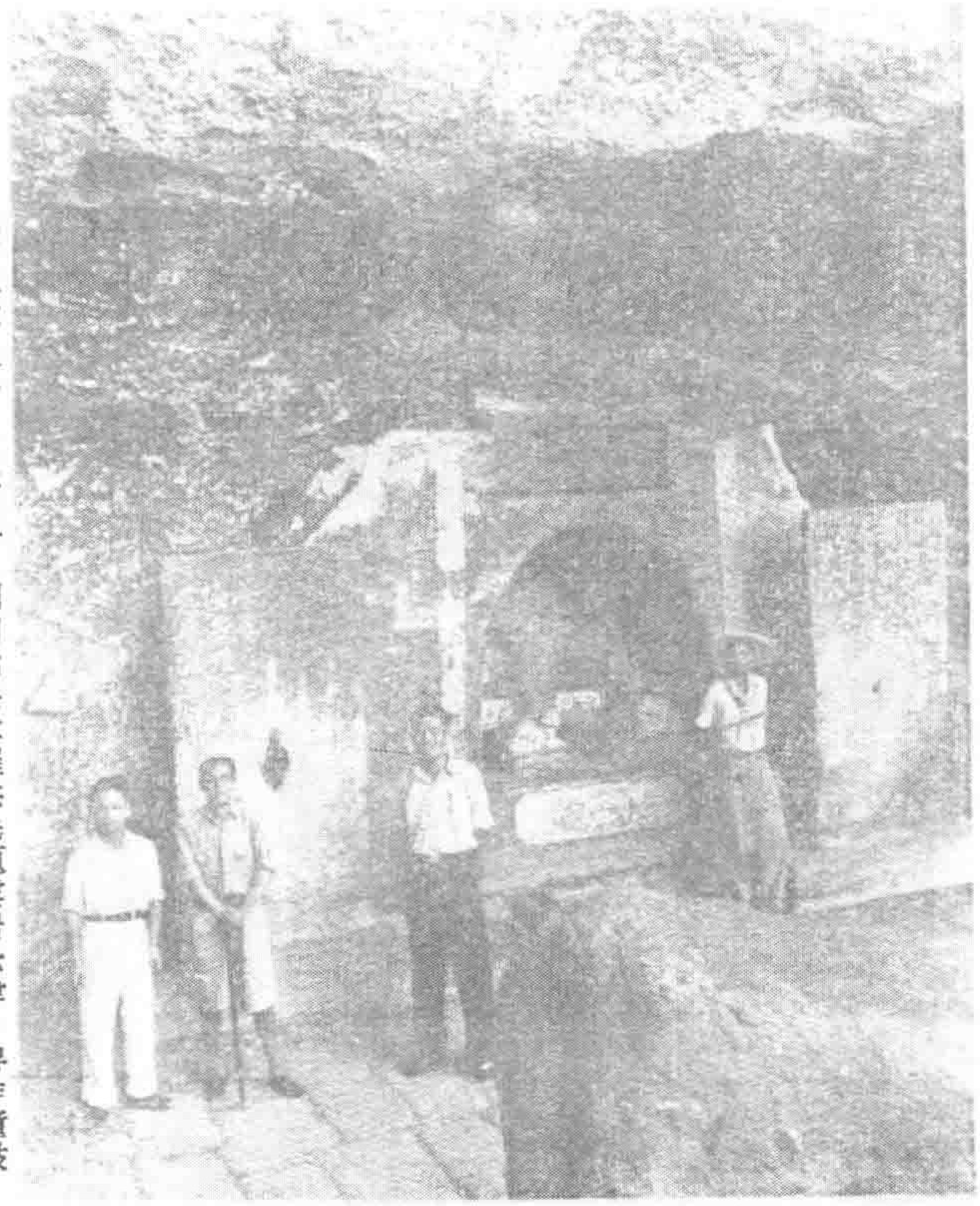
齊雲山在明朝時已儕於名山之列，白嶽祗是牠的一部份，由於和附近黃山作對比稱謂，齊雲山的名字就沒有白嶽來得響亮。齊雲山雖然沒有黃山那樣雄偉高峻，但峯巒怪異，古蹟衆多，卻是黃山所不能及，而且勝蹟集中，遊覽時目不暇接，省力非常。麻雀雖小而五臟俱全，可以當之無愧。當九月香汛時，幾百里方圓的香客都集中齊雲山，香火之盛，勝逾天竺。是日清晨五時，雞聲和軍號並作，使我再也不能睡了，起身洗漱畢，隨帶了一隻四寸廣角望遠兩用鏡箱，一隻小鏡箱，以及罐頭食物之類，走訪張誨民會長，並進早餐。和同伴三人集合趕到車站後，汽車機件壞了，等到七點五十分方始成行。

雲霧低沈，在頭頂飛馳而過，我心裏默祝上蒼，不要傾瀉大雨。十二公里車經萬安，遙望左面青峯疏秀，古塔穿雲，那就是屯郊勝地古城巖，相傳是越國古城，這傳說雖然不大可靠，但古蹟卻證明了明初已有不少騷人雅士來遊覽。古城巖高約三百尺，巖上的古塔內部空虛無物，塔頂歪斜指向北面，據說「明太祖曾經躲在塔裏，避開了追兵，心感寶塔靈異，離開時又求塔指示未來建都地點，於是塔頂歪斜，指向金陵」。巖上還有一塊試心石，上豐下銳，突出巖前，登石眺臨，但見新安江波光閃閃，青碧襲人，長橋飛虹，渾如錦帶圍腰，大道行人若蟻，對江丘陵起伏，眞是江山如畫，回憶五年前僕僕休寧屯溪道上，常常走上試心石一覽江天殊色，現在江山不改，舊地重蹈，卻沒有時間來玩了。十前塵歷歷，也說不出心中是惆悵，還是悲喜。十五公里過休寧，三十公里過藍渡，九時十五分抵達了岩脚。

約略吃了點茶，雲霧漸散，渡過了長約四百


雲鎖古洞

一天門（石門）在拱日峯下，爲游齊雲必經之道。洞內，滿佈前人碑記題字。洞前接洞天福地，復前爲羅漢洞，珍珠簾諸勝。



圓通巖

巖前左右各有八尺石碑，刻明代去水羅洪先題雲岩七律。碑作鐘鼓聲，歷代游客將碑敲得洞穿。碑前四人自左至右：爲徐艮清，王光普，宋克勝及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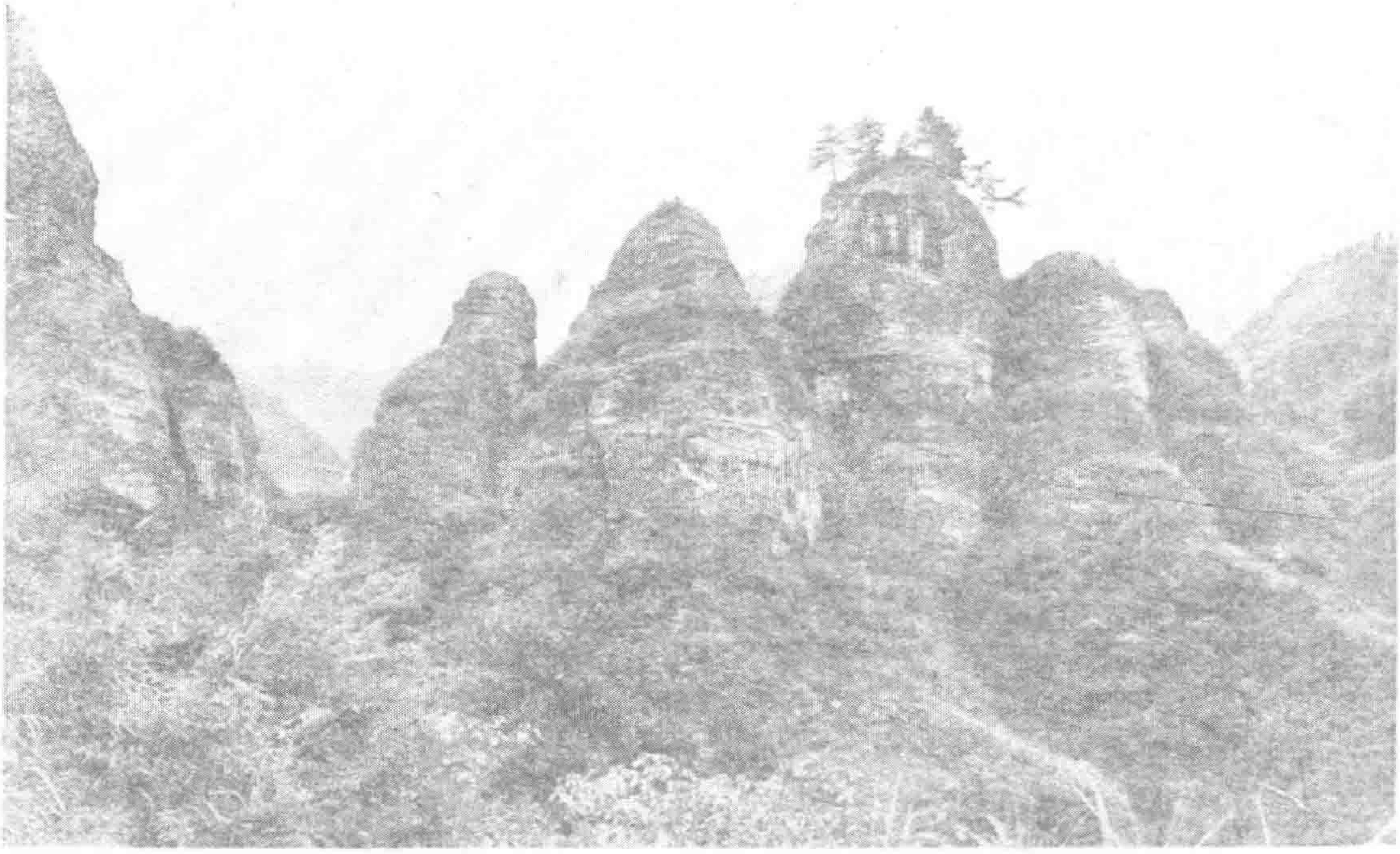
呎的大橋，向右走了一百多步，一亭迎路名步雲亭。亭後一座高近兩丈的大石碑，大書「齊雲僊境」，飛舞動人。由碑右起開始上山，仰望前面石巖雄峙，頂部山腐盡剝，露出灰白色的筋骨，層層疊疊，直似一支大石筍高聳天際。雲霧乍掩巖頂，我適逢其會看到了海陽八景之一「白嶽飛雲」。沿着石巖半腰向右走，每隔一里路有一個亭給人憩息，名稱能辨別出來的是松林，迎風，和望仙。登山五里，回望白嶽山移向背後，來路和岩脚的大橋渺小得可憐。丘陵一層高於一層，東北方的黃山隱約可見。飽啖徽梨後又復前進。一出望仙亭，立刻令我叫絕。剛才所經的和普通山路沒有兩樣；現在前面突然擁出了奇巖削壁；忠烈巖，眞棲巖，拱日峯，恰似屏風羅列，刺天直上；脚底卻是一個幽谷，一天門在對面隱約可觀。路要向左兜一個大圈才可以到前面，正如一個C字形，在這C字形中部和近頂部處，古木陰森，殿宇隱隱，更配着小小的夢眞橋和淙淙作響的桃花澗，以洞天福地和望仙關作稱謂，誰曰不宜。過了桃源牌坊，突然間爆竹聲響澈重霄，我起初嚇了一跳，接着又給我不少安慰，遊人不止我們一批呢！一道觀名玉樞宮，佔地相當廣闊，祀玄天上帝，廟後有眞身洞，祀黃國瑞，像後有半圓形的墓，題「眞身內藏」四個大字。桃源洞天記說：「邑人黃國瑞晚年師邋遢仙修道於此，置田產，建宮院，物化後藏身內洞，幽靜勝全山，曰洞天福地」。邋遢仙據說是張三豐。像後有小池，池水可以明目，姑妄聽之。洞旁有兩個八卦井，養着逾尺的大金魚，優遊自在。

離開玉樞宮，傍崖向左走上兩百多步石級，抵達一天門（石門）。所謂一天門，其實是穿過供日峯的山洞，高一丈多，裏面滿佈了碑記和題字，遊記所說門外的喬楠，連影跡都找不到。一出一天門，又給我和初覩望仙關相同的驚詫，又是一個C字形的石崖，供着不少佛像和神像，崖上和崖脚滿佈了題字和石碑。這C字形石崖全長不過三百呎，但花樣繁多，包括了八仙洞，圓通巖，羅漢洞，文昌巖，黑虎巖。圓通巖前有兩塊八尺高的石碑，隨手敲去作鐘鼓聲，歷年來的香客將碑敲得洞穿。明朝去水羅洪先所題的雲岩七律也因而剝落得不能辨認了。羅漢洞前兩側供十八羅漢，全山都屬道敎，祇有這裏供佛像，匾額上題曰「衆妙之門」。洞低而闊，俯身彎腰伺僂入，三丈以後洞越來越低，祇可廢然而止。退出時看見滿地紙碎，原來剛才響振山谷的爆竹是在這裏燃點。空谷迴聲，怪不得隔一個山頭還有那樣響。

過了羅漢洞，進入一條緣崖興建的石走廊，石欄作圍，欄下是四十呎正方的小池，水作深綠色。廊上崖石突出，水滴歷落，分佈滴入碧蓮池，每當大雨過後，水珠飛濺廊外，成爲齊雲絕景「珍珠簾」。在C字形近頂處是高逾百呎的削壁，壁下石碑不下二十塊，以明朝居多數，崖上刻着神像，還有不少前人題跋，最清楚是康熙燕山冀蕃錫題的「天開圖畫」，有如新刻。崖盡處的天梯石級較峻，向左拐數十步，就到了形如城門的二天門，比起一天門差得多了。剛出二天門，我又狂呼叫絕，又是一個C字形深谷，對面屋椽鱗比，香煙燎繞，鐘聲振盪，人語鷄鳴，隱約傳播過來，這種荒山裏，想不到會有這樣大的市集，使我回憶起步雲亭邊的「桃源」牌坊呀！我眞走入世外桃源了。

忽忽踏上幾步就是三天門，太微道院，榔梅古庵，都過門而不入，跟着飯店，旅館，雜貨店，都陸續出現，比起莫干山的蔭山街更稠密繁盛，街道盡處露出一座高逾兩丈的大牌坊，玄天太素宮（新廟）到了。

太素宮建於明嘉靖年間，前憑深谷，下面削壁一落千餘尺，背倚玉屏峯，三面懸崖環抱，深谷中一峯傑起，聳立宮前，形如覆鐘，這就是著名香爐峯。峯頂建有鐵亭，峯高和宮相埒，迴望脚底河水縈帶，岡巒起伏，層疊無盡，再配上蒼空



五老朝天　五老峯高逾三百尺，形如脚趾，頂部山膚盡剝，中峯頂部叢生九株古松。左面爲天柱峯，間隙內爲紫雲關。右爲三姑峯。

浮雲，陣陣飛馳，淸風飄然，眞是人間仙境，我連忙將這宇宙奇觀攝入鏡頭。太素宮中殿早圮，現正在大興土木，樑堆積廿多根，直徑近三呎，長四丈，木質堅硬挺直，都是取材於洞天福地。道觀整年的開支，全靠陰曆九月的香汛來維持，現在牠還有餘力來建築新殿，香火盛況，就不可低估了。後殿蓋着綠色琉璃瓦，閃閃發光；所供元帝像成於宋，相傳是百鳥啣泥所成，最使人詫異的是觀內鐘、鼎、香爐，各種銅器全是萬歷、嘉靖、崇禎年間出品，考古家到這裏一定可以有不少收獲。拿出照相機替同伴拍照，卻給香客進香擾亂，等了十分鐘才拍好，離香汛還有一個月，香客卻已不少。

時針指着一時正，我們還是餓着肚皮，急急再奔前程。沿着崖邊行了兩里上坡路，又過了一個C字山凹，抵達了第五個C字石壁玉虛闕（老廟）。玉虛闕建在紫玉屏下石凹裏，節省了屋脊，下臨削壁，谷中也有一峯凸起，卻沒有香爐峯那樣高峻怪異。崖上題跋最觸目的是養素道人所書徑丈大字「紫霄崖」，養素道人即開廟基的汪泰元。觀前還有一石碑，筆勢遒勁，如走龍蛇，全文如下：「嵯峨白嶽倚長空，勢入層霄鳥道通，路接天門雲宛轉，崖懸晴瀑雨溟濛，香爐漂渺承相竊，金殿參差動曉風，東望太和應咫尺，更從何處問崆峒。嘉靖冬至眉山張景賢書」。

取出隨帶罐頭，微梨，鷄蛋，豆腐干，草草在觀前進膳。仰望太空雲霞驟合，似有雨意，我們並不因而氣餒，循路又進。轉過一個山坳，前面突然露出著名五老峯，五指併列，高指霄漢。中峯頂叢生幾株古松，姿態妍絕，左面是天柱峯，兩峯間隙間建着一座城門名紫雲關（西天門）。五老峯右面還有三姑峯陪襯着，循着山道下而復上，二里抵紫雲關。望關外又是山脈重重，知道再走三里又可以到獨聳寨（方臘寨），由於時間、治安、氣候的關係，也就適可而止。在關裏約略休息，題了點字，仍返太素宮下山。半路上我才感覺到石板路平極了，不但比蘇州的靈岩、天平，塘棲的超山，金華的北山，杭州的南北峯都來得平，較之莫干山也要稍勝一籌。路雖然緣削壁興建，走起來卻絲毫沒有危險感覺。齊雲勝蹟大部份總算給我們遊遍了，但最美妙的地點石橋還是無緣遊覽，姑錄旅行前輩徐霞客遊記一段，以補這篇遊記的不足「余急同伯化躡西天門而下，十里過雙溪街，山勢已開，五里山復漸合，溪環石映，佳趣盎溢。三里，由溪口循小路入，越一山。二里至石橋巖，橋側外巖，高亙如白岳之紫霄，巖下俱因巖爲殿，山石皆紫，獨有一青石龍，蜿蜒於內，頭垂空石餘，水下滴曰龍涎泉，頗似雁宕龍鼻水。巖之右，一石橫跨而中空，即石橋也。飛虹垂蝀，下空恰如半月。坐其下，隔山一岫特起，拱對其上，衆峯環侍，較勝齊雲天門，即天台石梁，止一石架兩山間，此以一山高架，而中空其半，更靈幻矣」。石橋太遠了，俟諸太平時日再來暢遊吧！

漢中的小南海

李顯

陝鄂甘邊區風景名勝古蹟眞多，可是，大部荒寒蒼勁，除憑弔考古以外，很少兼有山林的趣味，兩者兼備，自然要算小南海。

漢中平原，南接川北，層巒疊出，巴山山脈綿連不斷的大屏障，高出海面一百四十丈，南接青石關，神山北麓，冷水河的發源地。那就是現在所要介紹的南鄭（即漢中）牟秦鄉小南海所在地。小南海，不僅是風景區，而且是川陝甘鄂邊區人民精神的集中點，自遜清乾隆二十八年建廟以來，供奉觀音等佛像，終年香煙繚繞，善男信女，前往頂敬者頗不乏人。

筆者留居陝南，慕名驅車前往，自南鄭南門，越漢江，循冷水河南行，經蘆家溝，祖師店，抵牟家壩，改乘滑竿登山，從此山徑曲曲斜斜，野草閒花，點綴道傍，遠近是青山隱現，人在畫中。我留戀松樹崖的峻美；逸秀的松林，樹幹上攀着硃紅色的古籐，小廟踞其下，另有一種風趣。我更愛和尚坟古的險峻，榛櫧包圍着兩座古塔，古色古香，塔前建無字碑四座，正中各鑿小孔，聚視之能見五色光芒，並可啓閉，聞係小南海寺僧珍藏骨灰瓷罐於塔中而設。又石碑正中鐵環，相傳朝山進香者若誠心搖之，可免除一切疾厄。西下和尚坟，俗名魚洞子，便是養生灘，養生灘東濱石孔，有水自北方湧出，不少漁夫垂釣，據云，每年春分節時，其中陽魚碑魚，魚貫而出，有重四五斤至七八斤者，附近居民多不憚披星戴月，設壩置網，通宵守滂，收獲頗豐。又秋分節後，魚復入洞，蓋其為休眠時期，不復外出。閱漢中縣誌，有此記載。緣養生灘，西南半山上，有大佛洞，興魚洞上下相對峙，建有現代軍事上應用防禦工事，寬窄不一，附近居民，就光亮處兩旁以木板格成房間，作避難住所，多難的國土，清淨的地方，也有令人警覺處•惟洞內石乳凝成之石蓮石鼓及巨人遺跡，歷歷可數，却也算奇蹟。和尚坟踞山坡之上，風景比較寬暢，下面是冷水河，迴轉曲折，畫出像八卦的形式，浩浩的水聲，擁抱着良田千頃，夕陽西下，遠遠的青山愈襯托出這景緻的壯美，令我留連多時，復循山徑直上小南海，三華里的途程，打起勇氣前進，在這山坡羊腸小道上行走，一路不很寂寞，除去山景以外，還有許多乞丐們連呼佈施，聲聲哀禱，情切聲宏，斷手殘足，狀至可憐。旋踏向叢林中的石板路，從樹林中遠遠地透出小南海的廟寺所在地。立刻進了廟門，在一個不很寬大的天井間，有不少小販商，擺設的小吃食品以外，其他就要算香燭黃表之類……為大宗，是比較應時適地的貨物，大家以奇異的目光注視着我們一羣，我們也欣賞他們的古樸誠摯的風度，構成一幅心靈交流的畫面。在山僧誠懇地招待下，擺設着臨時留宿的床位，整個的空氣，沉溺在香煙、鐘聲、濤聲裏，小南海在什麼地方？我問：山僧指示着大佛堂殿西側山洞裏，說明洪濤從洞裏奔瀉出來，那就是小南海的所在地，所謂小南海，是不是針對浙江東南普陀大南海而命名？是值得研究的了。

隨後，跑進正殿佛堂，多少人在跪拜神佛，其實這個佛殿，雖不像杭州靈隱寺那末大，可是相當緊湊，處處可以碰人，因此除莊嚴感以外，還覺得熱鬧，以後，我們在山僧預備好的火炬，領導從佛殿西側入洞，行約百步許，從灰暗的光線隱約看見這山洞頂和兩壁怪石如磷石乳凝成各種動植物形態，玲瓏可喜，其中最畢肖者，如猴、青獅、白象、觀音大士佛相。洞內道旁兩側，供奉木泥鐵石神像，其名曰千佛洞者，或由此也。循石徑前往，路漸狹，圍以石欄，上繫鐵索，下即小南海，一片黑暗，深莫可辨，但聞水聲微動，山僧漫道：此水發源於四川廣元縣龍背洞，此為冷水河的發源地，以坡度過高，故佛殿前水流聲，怒吼震天，好像萬馬騰奔滔滔不可遏止。其去也長約七十華里，灌溉農田一萬八千九百五十二畝，經旱山以東，匯入漢江。雖然，終年穴水長流，可是，也有斷流或倒流情事，據可靠記載。第一次斷流於清宣統三年，約四小時之久。第二次，斷流於民國三年，也是四小時之久。第三次，斷流於民國十九年，約六時之久。第四次倒流於民二十四年六月二日下午二時起至翌晨二時止。始恢復原流，約經十二時之久。按倒流斷流象徵。或係洞內局部變化，姑誌其略，以供地質學家考正。

行至此時，一面大家囔着小心，不要滑下海裏，如果滑跌下去，誤墮水中，確是無法營救，有人說菩薩的懲罰是有因的，善男信女正大可胆直氣壯，欣賞這天然的奇蹟，終究路徑太狹，行不了多時，又在山僧掌握的火炬光線下折返到佛殿。回到臨時度夜的宿地，在夕陽無限好的時候，我曾循着冷水河畔漫步，領略着山光水色，暫作騷人雅士，陶醉在大自然的懷抱裏。

小南海那幽逸莊嚴的景緻，總盤繞在心頭。不過，小南海所處地帶，經濟條件缺乏，自然談不上培養，常常給我一個牽掛。

六一—一三二

歷經滄桑巍然獨存
泉州東西雙塔偉觀

蘇 菲


泉州開元寺西塔

泉州是南中國歷史上的文明古城，到了現在還有不少古代藝術作品遺留着，其中尤以大開元寺「東西塔」，更是我國聞名世界的歷史性偉大建築物。凡是到過泉州的中外人士，無不以先睹為快，而多少文人學者，也曾為它歌頌過。其間，有一個德國人艾克博士，（廈門大學教授），為了它而曾費了兩三年的研究工夫，和大量的金錢，把塔上所有菩薩神像，和工程的尺寸，都一一繪圖或拍照，計得百餘幀。并著成專集，由北平天主教大學，東方旅行雜誌社出版，名為「東西塔構造與形狀初步研究」，暢銷於歐美各國。艾克博士常對人說：「東西塔建築這樣偉大和美麗，眞是環球第一，即我們德國那個「鐵塔」，也望塵莫及。」足見雙塔實為我國無價之寶，非尋常之塔所能比擬。

東西塔（或名「程塔」，因塔上有程知節捐金字鐫石），分峙於開元寺內兩邊。左邊的東塔又名「鎮國塔」，右邊的西塔又名「仁壽塔」，始建於唐朝，歷經五代、宋、元、明、清、為時一千餘年，雖風雨侵蝕，尚屹然長存，實為難得。

每個到泉州來的旅客，或遠道歸來的華僑，在離城十餘里的地方，便可以望到這高聳雲天的雙塔而歡躍，并且一級一級都看得很清楚，從此我們可以知道它是如何的高大了。它完全是用石塊砌成，不用一片木或一點泥，尤為特色，同時也可以說是東西塔的偉大處。塔分五級，塔中有石塊凸出壁間，但沒有架梯是無法爬上去的。記者過去雖然在泉州相當時日，但每次進開元寺去，也只有在塔下徘徊，望着塔尖的沃金葫蘆而興嘆。

這一回舊地重遊，想不到東塔內早由永春團管區楊司令贊文，架設了木梯，可以很便利的爬登塔上仔細瀏覽，這實在是很可寶貴的機會。

那是一個禮拜天的上午，記者到開元兒童教養院參觀時，才由伍院長澤旭邀我一同去登塔。從甘露戒壇的左廊，經過團管區司令部的空地而到達塔下，我們仰望一下高插空際的塔尖，頭就有點暈眩了。

石刻精緻偉麗

塔是八角形的，東西南北四面都有門，門的兩傍有高約六尺，寬約三尺的浮雕石像。其餘四面則無門，但都設有佛龕，惟其中有的已沒有佛像了。龕的兩邊，也有與門傍一樣的浮雕石像，但形狀不一，有捧降魔杵怒目舉拳的，有揣降魔杵怒目而視的，有依虎而合掌的，有仗劍而立，端目而視的；有撩衣怒目舉劍的，有一手撩衣，一手舉降魔杵的；有舉劍握拳的，有仗戟捧塔的，有雙手捧降魔杵的，有舉劍而切齒的，有抱劍弄唇而一手作擲物狀的，有一身六膀兩手捧日月，兩手合拱，一手提劍一手握拳的，有依龍握矢提弓的，莫不姿勢生動威武。

龕下座青石基，并雕刻有釋迦牟尼佛一生事跡的連環圖畫，從右邊算起，計有：（一）童子求偶，（二）青衣獻花，（三）兜率來儀，（四）毗藍誕瑞，（五）太子出遊，（六）沙門示相，（七）逾城出家，（八）雪山苦行，（九）牧女獻糜，（十）天王爭鉢，（十一）蓮河沐浴，（十二）道樹降魔，（十三）錫解門虎，（十四）鉢降大龍，（十五）薄荷示跡，（十六）乳尖受記，（十七）流水活魚，（十八）坐井狂像，（十九）三獸渡河，（二十）三車出宅，（廿一）育王遷善，（廿二）耶金

現通，（廿三）童子粲沙，（廿四）薩訶朝塔，（廿五）僧到赤烏，（廿六）經來白馬，（廿七）雲岩獅子，（廿八）二龍爭珠，（廿九）三畜評樹，（三十）勇鬥金毛，（卅一）玉象薙塔，（卅二）金鹿代庖，（卅三）天人讚鶴，（卅四）田主放鷴，（卅五）雉撲野燒，（卅六）禽警毒蛇，（卅七）忍辱仙人，（卅八）獨角大仙，（卅九）捨身飼虎等三十九圖，最後一圖刻有一朵花。全部石刻精緻偉麗，富有古代藝術意味。前教育部次長顧毓琇來泉參觀時，亦曾流連忘返，認爲頗有價值之雕刻。

俯瞰全城瞭如指掌

踏入塔門時，迎面即可看見泉州紳士曾遒撰書的南岩黃弈柱重修東塔碑記，兩邊塔柱上并有明萬歷丙午年間，侍郎詹仰庇慕修東塔時所刊詩一首：「石塔雙飛縹渺端，凌虛頂上結金團，晴光閃爍天中外，紫氣飄搖雲外寒；過雁猶驚明月動，騰龍誤作寶珠看，欲擎霄漢慚無力，萬古孤高一點丹」。

塔之中央有塔心，亦作八角形，每角各有一佛龕，中供石菩薩，兩側壁間均翼以石刻大神像。

我們在塔中旋轉了一環，便緣着新製的木梯登上二層去了。時雖盛暑天氣，但塔中却陰涼生寒，令人身心爲之怡然。到了二層，亦有四洞門可步出外面繞廊，廊外并圍護有石欄，四圍并有挑簷，雕琢均甚精緻。

我們觀玩了一回，便一口氣爬登到第五層，每層式樣均與第一層大同小異。當我們跑出第五層的繞廊時，俯瞰塔下，不由有些胆寒，這時全城景色，均歷歷如在目前，南覽晉江水色，北眺清源諸峯，而城內則遍植龍眼，一幢幢「皇宮式」的屋簷，均在綠蔭掩映下，鱗排櫛比，瞭若指掌，又不由得爲之心曠神怡。當回到塔中時，仰望塔頂的葫蘆和鐵練，其巨大更是我們平日所未曾想像到的。那個葫蘆有人伸手去抱它還不能合攏，它的高大，不問可知；鐵鍊更是粗得驚人，可惜這一層沒有架梯，致不能登到絕頂去，實在是很遺憾的事。

東塔工程一斑

這座東塔始創的人是一個和尚，法名文偁，他造塔經費的來源，很是奧妙。他有一個大櫃放在四衢當中，由路人自動隨意布施，到晚上，錢便滿了櫃。到了造塔的時候，工錢也不用派人發放，聽任工人自動取值，其間有些貪心的工匠，多取了幾個錢，但回去便要迷途，終夜踟躕街頭，此後誰也不敢再多取一分錢了。

當落成的時候，是唐朝的咸通六年，賜名「鎮國塔」，是個木塔；第二年倉曹徐宗仁自京都來，把佛的舍利，鎮於塔中。到宋天禧中，改造爲十三級，紹興乙亥，因受災毀，淳熙丙午，僧了性又重建。實慶乙亥，復遇災，僧宇淳即爲改造磚塔，凡七級。嘉熙戊戌，僧本洪始易磚爲石，僅一級而止，法權繼之，至第四級化去。天竺講僧法作第五級及合尖，前後歷十二年始成，（時淳祐十年，即民國紀元前六六二年。）

塔之初層高二丈八尺，圍十七丈二尺。第二層高減二尺五寸，圍減八尺。第三層高二丈五尺五寸，圍減一丈六尺。第四層高減一尺五寸，圍減一丈八尺。第五層高一丈九尺，圍十四丈六尺，頂竿計三丈七尺，本末高十九丈三尺五寸。大石柱四十，大樑如其柱之數，小者亦如之，內外大斗一百九十二，小斗四百四十析，大拱一百十二，小拱八十，塔頂并冠以鐵葫蘆，銅寶蓋，相傳這個葫蘆並非鐵質，係用七寶銅鑄成，（俗稱七寶銅同金價，）雖是以訛傳訛，然閱時千年，而依舊光彩煥然，閃閃有黃金色，毫不生銹，亦非無因。然該葫蘆於數十年前曾一度遇盜，先是寺僧夢伽藍神出現，謂寺將有變。到了夜深，果聞巨響震地，鄰近居民皆驚醒，與寺僧共起探視時，則東塔上之葫蘆已墜地下，後來雖經設法再置塔上，然已不復舊觀了。

建造西塔歷十四年

西塔——仁壽塔，屹然矗立於開元寺右邊的這個地方，建築的時候，也有一段神奇傳說：那年建塔的地方忽然湧高數尺，不久即有一和尚自海上來，棲止寺中，是時剛好閩王審知打算在他的都督府造木塔，夜間忽夢一僧謂：「閩王將在大都督府造木塔，請移塔鎮泉州」。王惡此僧，即揮劍斬之，忽而項湧白乳，上噴空際，閩王驚醒，即派人到泉州探訪，果遇是僧，衆人均謂此僧平日預言風雨災患，應驗不爽。差人歸以告王，即將樹木浮海到泉州，建塔於所湧之地，凡七級，號「無量壽塔」，塔成，僧亦不見，時爲五代梁貞明二年事，（民國紀元前九九六年，晚於東塔五十一年。）

至宋政和甲午十月十日，突有黃光起於塔中，高侵雲際，旋而五色紛披，至明始滅，有司具奏，乃賜名「仁壽塔」。紹興間與東塔同毀於災，淳熙丙午重建，復遭災，由僧宇淳造磚塔，迨紹興元年，僧「自弘」始易磚爲石，頂載金銀諸寶，而圍廣十六丈七尺，高十七丈八尺，壯大聳拔，與東塔相伯仲。至嘉定元年始竣工，（即民國紀元前六八八年，較東塔先十年而成。按雙塔建築前後費時廿四年，分別計算，則東塔十二年，西塔十四年。）

洪武辛已，塔心壞，住持「正映」重修。萬歷戊子，颶風大作，竿頂墜地，里人傳明智重修。丙午年八月，復有異風，塔竿銅蓋鐵爐鐵鍊，沃金葫蘆，俱壞於簸蕩中。壬子秋，寺僧募捐重修，全塔層數亦五，塔尖香爐寶蓋，葫蘆，及各

層內外式樣規制，均與東塔雷同。民國十四年，圓瑛法師重興大開元寺，曾到海門請黃秀琅黃奕柱重修，於民十五年秋開工，翌年夏竣工。修理時曾取下塔尖各層，每層圓徑達五尺餘，最下一層形如仰鐘，中藏有銅佛，磁佛，泥佛及古錢珠石等物甚多，另有黃絹一幅，上書「大明隆慶某年修」，其中還有死鼠一頭，不知死於何年何月，肉已化去，骨白色，形狀生動，門牙變成硃紅，然觀四週並無空隙，不知從何而入。而其中油杉，多已腐蝕，木虱麕集，亦一異事。寺僧乃易油杉為鐵條水門汀。

跳塔的悲劇

關於東西塔建築經過，民間尚有一種傳說：謂當時負責設計及建築東塔的是一個塔師傅，負責建築西塔的則是他的徒弟，當建築完成時，那個徒弟常在人前自誇他建造的西塔比東塔為美。他的師傅聽了當然不高興，便對他的徒弟說：「好，就算你造得好，但能造塔必須能跳塔，方稱得好工夫。」他的徒弟也不示弱，便約定日期舉行跳塔。屆期各府州縣人士均來觀光，人山人海，大家都說從那麼高的塔上跳下來，一定沒有生望。但那個塔師傅真是聰明絕頂，他隨身夾帶了一頂布雨傘，尤如現在的降落傘兵一樣，很安全的從塔上跳下來。但他的徒弟雖然也帶有雨傘，但卻是一把紙的，經不起空氣壓力，到半空中便破了。傘破了後，跌下來的速率便快了，結果到了塔下，早已跌成肉泥。因此泉州有句俗語說：「東塔神，西塔鬼」，就是指這個故事。

東西塔在明朝的時候，還曾遭受到一次大浩刼。在封建時代，皇帝是最重視「風水」的，當時因聽說泉州是個「鯉魚穴」，附近又有許多「天子地」，便派了一個善觀「風水」的「江夏侯周德興」到泉州來。他發現泉州城雖然像鯉魚，但永春縣卻像一張網，如果用永春的網來網泉州的鯉魚，泉州就不能活躍了。幸而泉州有個東西塔，把永春的魚網刺破，所以能夠一直保持興盛的景象。歷代人才輩出，所以要想破泉州的風水，只有先破東西塔，於是便命人搬運大量柴草，塞入塔中，放起火來，打算把塔焚燬。當時附近居民，無不驚慌萬狀，恐怕石塔眞的倒下來，不知要壓死多少人。誰知道當東西塔建造的時候，石塊與石塊中間的夾隙，不是塗以灰土，而是夾以銅片和生鋼，經過這次熱火的焚燒後，銅片和生鋼都鎔解了，反而把石塊與石塊間鎔鑄得更加堅固。燒了三天三夜，忽然濃雲密佈，大雨傾盆，火就熄了。結果不但不能損毀它，反把它鎔鑄得像鐵塔一般的牢固哩。



衛生署成藥許可証一七一九號

五分鐘

立止胃痛粉

五分鐘。能治重症胃病之奇效。

胃痛日久，忽而牽及腰背，胸腹飽脹，精力疲倦，饑則痛，飽舒適，或飽痛而饑適，懼食厭言，大便呈紫黑色而閉結，此乃顯明之胃膭瘍症也，惟有立即服用「五分鐘」立止胃痛粉，確有藥到病除之功，一試即知其藥力之偉大。

各藥房烟紙店均售

上海華德普藥廠出品

發行所南京路哈同大樓321號室

總行 上海南京東路二三三號A三二一室 電話一二二九八 電報掛號五二五九八四

製造廠 上海成都北路七四一弄廿九號 電話六一三九三

廣州辦事處 廣衞路華甯里六五號 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漢口辦事處 清芬路七十四號 電報掛號〇一七二

江風灘水下資江

蘇仲湘

此刻湖南資江沿岸的江風已勁，吃蝦蟹的節日早過了，江水已寒，不宜使人措手去摸蝦摸蟹，但恰最宜於措目，白如牙齒的鵝卵石含着眞正清潔的江水，石下時有蝦鬚徐徐伸出，接着就瞪出了一雙蝦目，似乎笑你這船上老倌奈何他不得，然後用蝦鬚徐徐的玩弄着鬚下的山影，悠地雙脚一彈，跳開也去，如果此時你適在船上，或在江邊，我想你該也不至於生氣，但却該有一番懊惱，懊惱的是：（一）爲什麼不早到此地來，却到京滬去搶購物資，跟黃牛黨厮鬧；（二）何苦聽人家慫恿，千山萬水去找什麼陽朔峨嵋，早知恁地，遮莫先來此地。

資江——這條湖南境內的碧綠水蛇，日日夜夜流得悉率悉率地般響。湘資沅澧四條江，你從長江鼓棹而上，遵洞庭湖而南，便可分別划向四條江的咽喉中去，書上說：「湘江最大，澧水最短，沅水最長，資江最險。」澧水最短而又臥在西南的平原上，少有奇峯突出的文章可叫人作。湘江微大，水勢迂緩，已不是凡手所作的畫圖，却還微似錢南園的大楷，氣度微懈。沅江當是一絕，但資江更勝一籌，佈局曲折，氣度清勁，更有清脆江聲佐其聲韻，分明是上好的一首七絕。「資江最險，」天知道這個險字上包括有多少文章，有多少弄濤舟子隕命於這個「險」字關頭；又有多少精彩風光從這「險」字上生發起出，大舜南巡止敢循九疑上湘水，屈原涉江又只敢遵沅水上溆浦，都閃掉了這裏的一江險水，千里青山，一直到宋代才爲漢人所開拓，而使柳宗元只能記其永州八記，却遺漏了大可一寫的資江的八百篇游記。陽朔的江水忒也大胆，居然號稱甲天下，我們誠不必在此尊蜀貶曹，作這般無事的鳥爭執，然而公平的說一句，資江與桂江也應該并爲雙絕，講山水者應該談山談水，以水而論，湖應圓媚，江應清暢，與湖相搭配的山應該肉多骨少，這樣的山水搭配，其理想境界是西湖，其理想旅行時期是春夏；與江相搭配的山則應該是骨多肉少，這樣的山水搭配，其理想境界是陽朔與資江，其理想的旅行時期則是冬和秋季；環繞江南的水，都是泥底及灰色的波，這樣的江可也算是江麼？華北平原上的山，多是土堆而又黃褐，這樣的山可也算是山麼？江海的浩瀚，華山的清奇，固然又是一絕，却已該算是敎外別傳，談山談水，除西湖外，若不適西南，不臨資水，這遺憾應該不屬於資江，而屬於談論者本身，此所以資江分外地在流得悉率悉率地響也。

我們從資江上游的邵陽城解棹，向玻璃也似的清而響的資江中徐徐下駛，資江源從兩頭來，一頭從廣西境內的五嶺山脈流出來，比較長，叫作夫夷水，一頭從本省武岡山流下來，比較短，然而却被人說道是正宗，古書上記載資水源出都梁，川長十餘里，盡植蘭蕙，馥味渟淯，就是指的這條源，然而饒他蘭蕙也罷，要到邵陽附近水勢始大，我們的航行勢不能不以邵陽爲起點，此時當是午牌時分，琉璃的江聲拌着我們離開了誠實而美麗的邵陽城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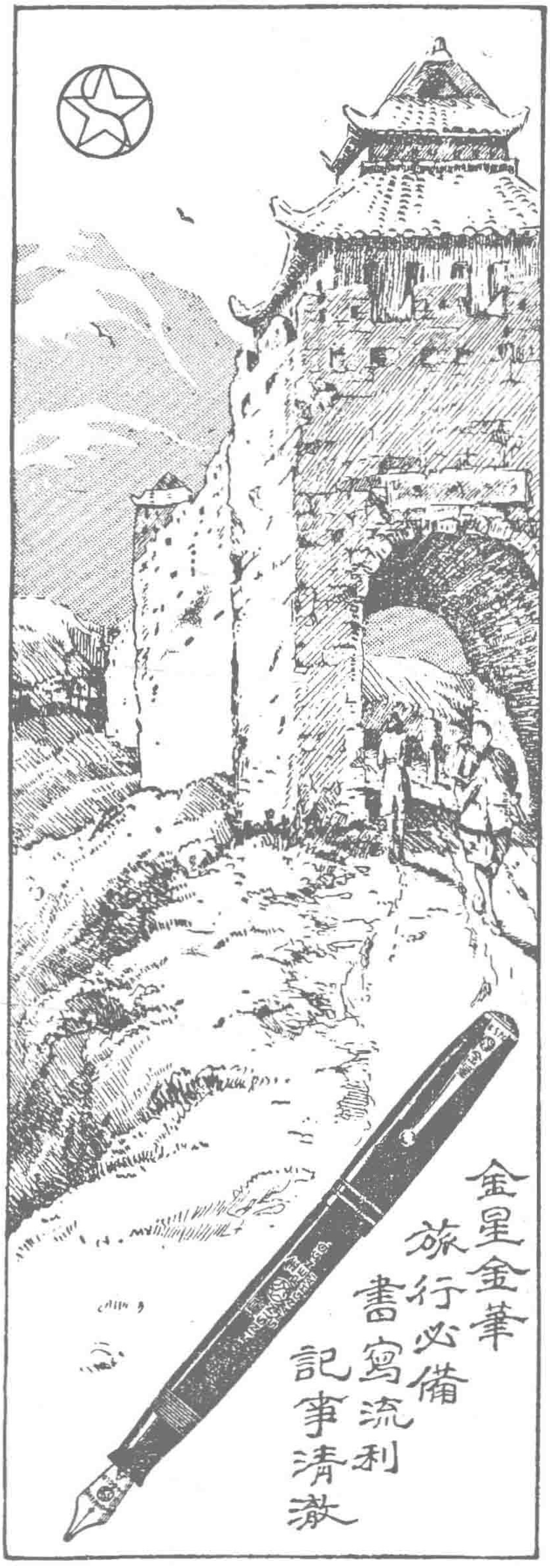
誰不知道灘河就是資江的別號，看官，我們只消離開邵陽轉兩個灣，便已駛入重重包圍着的灘的大軍裏面了去，有兩句話被資江上的人說得四書也似般熟，這兩句話說道：「上有標樹之險，下有淋洛二灘。」只消船欸欸輕輕，欸欸輕輕再走十數里，你不由不覺得水勢愈來愈快，愈來愈順溜，便如麻油下活豆腐湯，叫你和你的船分明是在御風而行，滑得你四肢通暢，迎面繞過一座青山又一座青山，當你忽然想起要數一數已經繞過了幾十個青山的時節，船夫忽然告訴你已經離開邵陽幾十里了，這時太陽已經斜掛，你分明覺得太陽和青山和船所走的快慢都是一樣，你再凝神一聽，呀！前面的水聲忽然嘩嘩地更響得歡快更響得暢喨起來，看官，想不到我們馬上已流到了標樹灘上。

看官，你且不消吃嚇，有名的標樹灘慣經人說是勾魂奪魄沉船覆船的好所在，在這生死存亡的頃間，我且先和你說幾句閒話來消遣，話說你是慣養嬌生在江南的孩兒弟子，可也理會到這個灘字的意思麼，我已告訴你資江就叫作灘河，在資江身上豈上七十二個大灘，一百零八個小灘，資江之所以險，在乎其有灘，資江之清勁，資江之絕妙，也在乎其有灘，你可別小覷了這羣灘家兄弟，這個灘字在湖南的涵義既非外灘之灘，也非沙灘之灘，乃是水淺流急怪石捉人的河流所在，迴非通常把河岸上或是河床中沒有流水所堆積的沙礫稱之曰灘之可比。這樣的沙灘湖南人稱之曰沙洲，至於標樹灘的灘字則分明與三峽的峽字有相似的含義，分明都是伏波爺爺和船老板們大顯身手的播台地界，也許你剛才還是船上吟詩舞手蹈足的辰光，數分鐘內已是船兒散作飛花，閣下乘波澡浪的場合。

然而閣下又何消因此而更加吃

嚇！你可聽見船老板說麼？「天有千算，人也有一算，」這裏的船老板早就積數十年之經驗，把資江的性格算得妥妥貼貼，你看你坐下的船，有一個名號：叫做「動波子，」從邵陽向資江下駛的船，都是這等式樣，這等名號，剛好坐滿十數個人，船形漸尖而兩頭微方，重心平衡都支配得恰到好處。船老板船頭一個船尾一個，駕馭得這船狗也般服，看官記得會從湘江船上過，湘江的水勢迂緩，小灘也難覓一個，忐也奇怪，湘江的船夫對湘江恁地貼伏，在他們船上有恁地多的鳥忌諱，如客人姓「陳」他却管你叫「浮」先生！客人說聲「洗澡」他便眏眉眏眼擠心百出，你且看這裏的船老板，他迎着槺樹灘只是一聲冷笑，你可聽見他說麼：「客人不消上得岸，不消胆小嚇得不敢過灘，這船我還嫌牠太輕，還要搬個石頭壓一壓，」你幷且還可以知道，下了這個灘，船老板就會有一個山歌唱給你聽。

此時你忽然看見山勢愈來愈緊了，再前面忽然山勢猛的一來，齊腰把資江咬斷，你的船似乎巳經駛入了一個小湖，然而這湖的那一端却只看見無數的水，無數的白玉，無數的綠玉在拚命的跳拚命的叫，看官，這時你巳經是半驚半喜如醉如癡，我却還得抽空指點你看看槺樹灘四周的山色，這山色濃而綠，深而蒼，凝結起來，合抱起來，團將攏來，一點點滴在水上，滴在船上，惹得水也恁地的綠，也滴得水玻璃也似地響，看官，迎面的山巳經撲來了，船巳經駛近湖的那端了，巳經快駛上，快壓碎那羣跳濯的綠玉了，你剛阿呀一聲，「灘來了，」只見猛然山影便撲在船頭上，綠玉便跳到了船頭上，綠玉的喧嘩聲便跳到了你耳神經上，猛然船老板放下槳來，翻身綽起竹篙，鏜的一下，鐵入綠玉叢中那白得咬人的石頭上，一提起篙，一個綠浪便跟着篙子從船頭上飛了過去，你汗毛一歛凝神一看前面只見千萬條絹子也似的水花，夾着你的船，拚命似地飛跑也去，你回頭一看後面，剛才壓下來的山早巳摜得老遠，你的船原來是從一鞏樓梯也似高的水流中滑下來的，也就如同從水簾洞中噴出來的一樣，然而却滑得這麼迅速，這麼順溜，這麼活潑，這麼歡快，你可是小魚？還是汽車，還是熱餛飩？可還是一條黃鱔？爭叫你不撫掌，不嗟嘆，不恨來得太晚，船兒太快，看官，我相信你至死也記得，這便是航行在資江的槺樹灘上。是離開邵陽縣四十里離開新化縣八十里的險惡頑皮的資江的一處。



孕育在太湖中的洞庭東西山全貌

養泉

從蘇州出發

洞庭東西二山，都是太湖七十二峯的主峯，在蘇州西南八十里，可說大家都是很熟悉的，然而事實上，到那裏去的却是很少。

洞庭山我們都沒有去過，雖則在東山方面，有位葉棨達先生，原是我們的團員，在期前由崑來滬，約定了旅行二山之舉。可是他早已回了崑山，是否能准時而到，大家沒有把握。幸而葉先生於臨行前，會介紹我們到二山旅滬同鄉會去接洽，承席至年與諸鈺如兩先生備函介紹，給予我們遊山時的許多便利，尤其是鳳錫祜先生特在西山等候我們，並充導遊，使我們每一個人永遠不忘。

帶着同鄉會給我們的介紹書，背上每人自己的旅行包，乘下午四時〇五分滬蘇區間特快車出發。那天北站人山人海，我們擠進了軋票處，尋着往蘇州的車子，車還沒有停靠月台，而車廂中早擠滿了往蘇的旅客。我們在最前一節尋到了坐位，放下背包，等候車開。待車靠月台，上車的旅客更是擁擠，大家叫着受罪，可是誰也不肯放棄這假期的旅行。火車準時而開了，我們從窗中遙望崑蘇一帶的農村，黃金色的夕陽，照着整個的大地，更顯出了自然界的偉大。車抵蘇站，萬家燈火，已六時半了。

在假期旅行中，住和吃都有問題。我們爲便利次日往胥門乘輪船便利起見，逕往新馬路蘇州工專借宿。承事務處王先生的慨允，住的問題是解決了。其次就到閶門大街，解決了吃的問題。

第二天早晨，天還沒有亮，我們都起身了。整理好行裝，在魚肚白色中，背了背包，離開了工專，往胥門船埠而去。船準七時開行，尙有充份的時間，我們便在橋堍的一家茶館裏吃早茶與早點。吃早茶，在蘇州是一部份居民日常的功課，所以很早的各茶館中，已擠滿了一班老茶客。船在七時開行，由小輪拖着，經橫塘、橫涇、塘橋、及至東山輪埠渡水橋，已是正午十二時四十分。今天的乘客特別多，所以船比平日遲到一小時左右，無形的這是我們的損失。可是坐在木船上，航行於富有詩意的江南水鄉，看看農村情景，談談風土習俗，亦足抒情。船經橫山、上方山，航行於石湖中，石湖串月的九環洞橋，和相傳借陰債的楞枷寺，都經過我們的眼簾，未始不是我們意外的收穫。

在東山勾留

船抵輪埠，岸上擠滿了人，他們好似來歡迎我們的，事實上，他們是等候由城來山唯一交通線帶來的新聞與親友。在人叢中，我們發現了葉先生，互相揮帽示意。上岸後，即在渡水橋畔的一家小飯店內進餐，飯後，隨葉先生至梅冰場葉府，經過一段長長的石路，遙望莫釐高峯，滿谷蒼翠，溪流倒影，有說不出自然的美。抵葉府，將我們的武裝——背包卸除，伸一伸腿，準備開



雲濤極望之東山莫釐高峯遙望西山

始今天下午的遊程。

由葉先生領導，先至雨花禪院，簡稱雨花台，院在半山，下臨深澗，周遭蒼翠。院側，倚山建新閣三楹，登樓四顧，三面環山，一面臨湖，有如杭州雲栖之勝概。樓壁有額書之「消遣」二字，高可及人。在樓遇席先生之令弟及莫釐中學王校長，以及其他鄉里父老，他們正在計議着，將來如何設館招待來山遊客。院後，有一石泉，方可尋丈，水澄見底，終年不涸。

出院左折，拾級而登，莫釐峯大道，最初曲折於松柏之間，後即如履禿山，以行人稀少，野草沒脛，常需披草而行。約里許，至棲雲亭，正在修建中。再上里許而至頂，莫釐峯頂，莫釐係東山之主峯，相傳因莫釐將軍曾居此而得名，頂有廟曰慈雲庵，香火不盛，據云廟僧係黃埔三期畢業，居此已數年，從庵後更登丈許，即至莫釐絕頂，極目四望，西山已在目前。南望吳江，西攬夾浦，北眺惠麓，東達金閶，均在指顧間，波光閃爍，有石碑刻「雲濤極望」四字，莫釐高峯所見的一切，均於此四字中包括無遺矣。



東山古紫金庵唐塑羅漢（唐楊惠之塑）

循原路至棲雲亭，右折下山，山半，有法海古剎，此段路較為崎嶇，我們走在這峻峭的山路上，穿了皮鞋，非常不便，尤其張同志，平時總是走在前頭，可是在這裏，大有英雄無用武之地，常常手足並用而下，大家看了，不是哈哈大笑，便是同他開玩笑。

法海寺在莫釐峯下的山谷中，佈置幽靜，係東山名勝之一，庭中有金桂六枝，大家忘了剛纔山路的崎嶇，在寺中小坐後，復循山谷中石路下山，據謂此地在宋時曾為湖匪楊么所據，建屋三千餘間，盛極一時，後為岳武穆公所破，現在法海寺前里許的道傍，有石柱二枝，尚是當時的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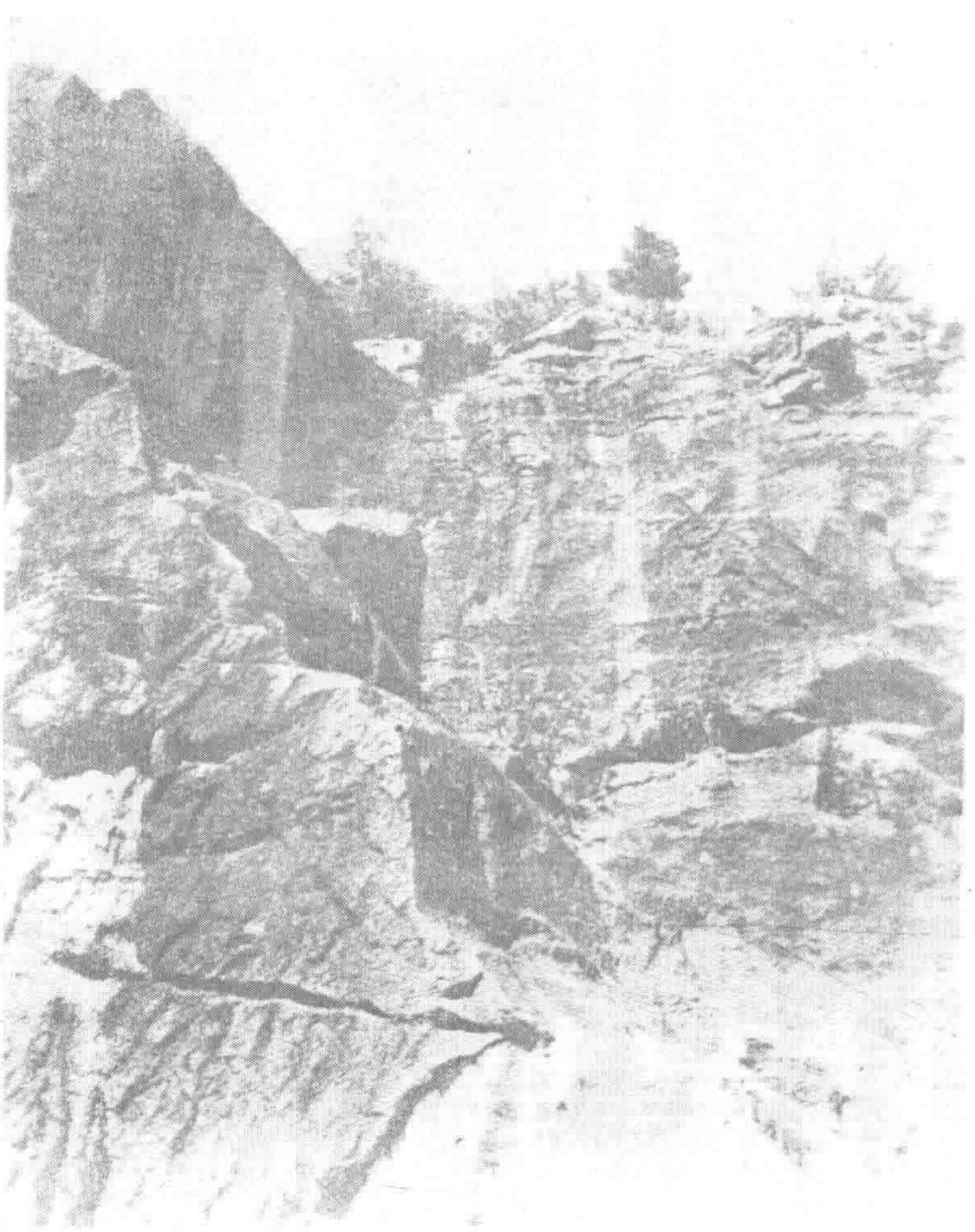
沿石路經鎮中街道向古紫金庵進發，去參觀唐楊惠之的塑像。由鎮西至庵，可五里，沿途多枇杷楊梅銀杏等菓樹，係東山菓產的中心。我們走在菓樹下，好像進了菓園，尤其是夕陽照着菓樹，好像披着一層黃金色的薄紗，鄉村本是靜寂的，至此倍覺此地是幽雅與美麗了。我們加緊步伐，希望在太陽沒有下山之前到庵，以便有充分的時間，去參觀唐塑。並可能攝幾張照片，做一個紀念。果然我們如願以償了。這庵築在山脚下，僅有破屋數間，看那所塑的羅漢，的確與衆不同，每個羅漢的動態，與每個羅漢的面貌姿態，各個有各個的不同，不但形態如生，衣飾亦極鮮豔，尤其在每件的衣服上，都繪有小型佛像，與各種的花紋。楊惠之係唐時的名塑像家，所塑諸像，據云僅羅漢二堂半，此庵存其一堂，於歷史文化有相當的價值。殿後的大士像，亦工細異常，像頂之行傘，鄉民指謂亦由泥塑，我們初以為是綢做的，從電筒光下看，每個人都說是眞的，可是從望遠鏡中窺視之，發現確是泥做的。殿後庭中，有古玉蘭一枝，亦係唐物，歷經滄桑，枝幹已斜，用石柱支持着。庵右有一小閣，面對蒼峯，亦幽亦靜，宜歌宜詠。惜閣內閣外，均未能加以佈置，據鄉民謂，住在庵裏的道士，以做法事為生，而當地人士，亦無暇及此，致該庵日就衰廢。現為保護唐塑古蹟，正着手修

六一—一四〇

理，這是一個好消息，庭前桂樹二枝，大可及抱，亦有相當的歷史。

在黃昏中，離開了紫金庵，踏月而歸，途經興福寺，順便在月光與電光下，進去做一個簡單的巡禮。靑草沒脛，寂無一人，大殿經修葺後，外表甚為偉大，而殿內除了羅漢外，尚是空空的。這時天已黑了，僅一輪明月，照着空庭，四野犬吠之聲，相伴着我們的行進曲而已。東山的街，東西可四五里，屋舍櫛連，夾着舖長石皮的街，整齊清潔，這點已可表示東山的富庶了。至葉府，時僅八時，在上海正是華燈初上最熱鬧的時候，而在這地除了幾個行人，及我們的一羣外，大都是入黑甜鄉了。

次晨，天尚未明，大家已從夢中醒了，早餐後，向葉老太太告辭，與葉先生乘着預先僱定的漁船，橫渡太湖，而往西山遊覽。清早的湖上，處處起着朝霧，從湖面望西山，隱約在烟霧中，好像是有神祕性的，沒有昨天如在目前的那樣的清晰。這天正遇着順風，舟子掛起滿蓬，乘風破浪，在茫茫的太湖中前進。船是晨七時四十分離開東山的，到西山鎮夏鎮船埠已是十時十五分，相距二十里。船行二時半，我們飽覽了湖上的勝景。



石公石崖

訪石公林屋

抵西山鎮夏鎮後，詢至鎮公所，持介紹書請見周鎮長，周鎮長因公赴城未遇，不意鳳錫祜先生已在鎮公所等候，為我們導遊。鳳先生供職於滬染織廠，係西山旅滬同鄉會幹事，此次特留在西山，為我們作嚮導，使我們來山的同志，感激不已。

西山是太湖中的一個孤島，對外交通，全賴船隻，蘇州來往，每日有輪船對駛，可是因需橫渡太湖約二十里，在有風浪的時候，船是停駛了。本山的交通，僅有人力車數輛，其他均賴肩輿與步行，自由車亦能通行。西山的地形，岡巒起伏，較東山為複雜，主峯縹渺峯，為羣峯所抱，全山居民可十萬，在外經商者甚夥，在山多以漁農種植菓木為業。現設三鎮管轄，出產以水菓為大宗，尚有煤礦一所，惟以礦區不大，產煤不多，學校均為國民學校，尚屬普遍。消夏灣係吳王避暑之所，阡陌縱橫，屋舍櫛比，多昔顯宦之家，可說西山最富有的所在地。

在鎮公所小憩，由鳳先生介紹馬主任及王組長等，據馬主任告訴我們：西山出產，以水菓為主，日用品大多來自蘇州，即糧食亦未能自給，本山產量，僅可供三四個月之用，且地處偏僻，交通不便，購物常感不便。

由鳳先生充嚮導，離鎮公所往遊石公山勝景，山在西山之極，以石稱勝，自鎮去可七八里，沿途均係石路，四週菓樹，以橙橘枇杷為最多。我們行走在菓林中，覽太湖波光，山光水色，都市中的塵囂，早已一掃而空。抵石公，時約十一時半，我們托馬主任代辦的食物，亦由王班長在鎮購得青菜鹹魚與食米，來山托廟祝代為烹飪。以石公僅一祠廟，並無市集，一切食物，均需自行隨帶來此，在以往，石公之勝，除石之

外，是松柏參天，濃蔭夾道，而經八年抗戰，古木盜賣殆盡，現所存者，不過以往百分之二三耳，知其詳者，均爲之嘆息不已。

循石級而上，先至歸雲洞，石崖高聳，高可五六丈，下凹爲洞，深約二丈，中供觀音像，高可尋丈，聞係天然石所成形，現塗以金飾，致失眞相。洞頂鑿有若干小佛，亦均飾金，洞前有柏數枝，係數百年前物。再前有小亭，可供休息。前覽太湖，極目而視，使人留戀。過印月廊，至節烈祠，前有石坊，建築精美，左係船埠，來石公船隻，都泊於此，據謂旁有一洞，內有石牀石椅石桌等，惟近以水漲，洞遭淹沒，無法窺探。祠旁至石公禪院，院左爲關帝廟，內有小樓一楹，面臨太湖，上可設筵，可詠可賞，客均留戀不去。後有翠屏軒、來鶴亭、石舫等勝，均就山腰而築。來鶴亭云係直對杭州，春夏之交，本地鄉民未能赴杭燒香者，多來此遙禱，一時稱盛，其旁均爲石壁，由鳳先生領導登山，披草覓徑，遊洞庭一線天、明月坡諸勝。



石公石婆

一線天，係石公之奇勝，山石分裂，計有數處，石縫均長可十餘丈，由地至巔，約五六丈，廣可容人，狹處需側身而過，仰視青天，如拖一線，實係天然之勝。下有明月坡，伸入湖中，有如平地，上可置筵數十席，容客千餘，舉杯邀月，以此名坡，惜以水漲，未得見其全貌，至爲可惜。旁有兩石，相對而峙，因名石公石婆，更右爲夕照洞，內有石柱，如塔倒懸洞中，因名顚倒塔。再右爲明月洞，左有一壽字，大可尋丈，鑿於石壁上，均係石公之勝。返抵石公禪院進餐，時已下午二時。石公之勝，在石之奇與石之偉，雖古木被竊，遜色不少，惟石的蒼奇古怪，殊足令人觀摩，尤以節烈祠、歸雲洞、關帝廟內的小樓上，石舫中，依欄休息，面臨太湖三萬六千頃，覩七十二峯於飄渺烟波中，晨夕晴雨，湖上風光，時刻不同，誠有千變萬化之妙。

飯後，循原路返鎭，並遊鎭左里許之林屋，簡稱龍洞。鳳先生住石公附近，在歸途上便與我們分別。龍洞在鎭左里許之山麓，前臨小溪，傍多桑田，洞前斷石嶙嶙，有似碑碣，現已沒於叢草中，無從觀摩。洞旁就山石刻，文曰：「天下第九洞」數字，洞口甚小，可容一人，俯首而入，內可四五丈方，高亦可及人。復入，又係曲折小洞，有如龍身，高處可以站立，低處則須俯伏而行。我們有幾位同志，發起探洞之行，入洞可二十分鐘，尙未及底，據云昔吳王命靈威丈人入此洞，七十日而返，當係齊東野語。洞內多蝙蝠，隨手可得，探洞同志出洞時，都手持蝙蝠。旋復整隊，往遊包山寺。

包山寺因苞山而得名，係顯慶禪林的簡稱，爲江南十大叢林之一，相傳有千年歷史，即以庭中的樹，殿前的階，和石橋小澗上的青苔而言，已足證明該寺的歷史確甚悠久。住持聞多僧，聞係一有學問的大學生，抗戰前卽隱居於此，當吳縣淪陷時，蘇城重要文獻，以及檔案，均藏於此。敵人雖亦曾一度進襲，以地形複雜，便於游擊，不支而退，重要文件賴以保留，該寺於蘇省文化上，實有偉大的貢獻。是日聞多僧未在，我們便與小僧閒談片刻，藉知該寺大概。這時已夕陽在山，寒鴉歸巢，可是我們見到該寺的幽靜與偉大，不忍遽去。

出寺循山門松徑而返，其幽靜與蒼翠，實有白雲無人掃之感，返抵鎭公所，時已昏黑，是夜卽宿於鎭公所，承自衛隊讓出他們的宿舍，我們十二人擠在一個大舖上，說說笑笑，結束了今天的遊程。

次晨，踏着朝露，冒着寒風，登遊四龍山，山離鎭約三里，上有四龍寺，可望南太湖全景。

六一—一四二

寺前亦有松柏，惟無包山之蒼古。南麓即係消夏灣，多大廈，均係明清前建築。西山在歷史上有相當的價值，故有東山富，西山貴之諺。返鎭早餐，餐後，鳳先生亦來，謂輪船已在途中，即刻到埠，我們爲感謝鎭公所諸同志的招待，特在公所前撮一影，以留紀念。

歸途的片段

八時，輪即啓碇，經元山埠小停，即向蘇直駛。這天的天氣沒有昨前二天那樣的風和日麗，據鎭公所的班長告訴我們，出元山埠後，須經太湖約二三十里，湖面西北無山爲屏，故風浪特大，遇風時，輪即停止，以策安全。這時已起了微風，四面迷濛，且有微雨，我們坐在烟艙上，都打寒噤，拿起背包中的軍毯，投在身上，藉以禦寒。而船上的職員，時時望着天空，觀察湖中的風向。出山口，風浪漸大，有時打在船沿上，起了澎湃之聲，浪花飛到坐在烟艙上我們的身上，這時的湖面，都是白茫茫的一片，船老大特將木炭發動機改用汽油發動機，加强排水力量，破浪而駛。經約二小時，漸近蘇州，風浪乃小。

船抵木瀆，時僅十一時，即登岸至徐家飯店午餐，餐後，再登靈巖天平，以竟遊興。

遊後觀感

洞庭東西二山，均屬吳縣，出產豐富，風景幽勝，可稱全吳之冠。苟能加以經營，不論物產與風景，均能引人入勝，我們所希望於東西二山的，約略如下：

（一）建築公路，便利運輸：由蘇至東山，約八十里，由木瀆至東山約四十里，如有公路交通，由蘇至山，一小時可達，現在輪船却需五小時之久。東山至西山，如設輪渡，亦只需一小時左右可達，且可不受風的打擊，這樣交通敏捷，運輸便利，兩山特產，即可隨時隨地運蘇轉往各地，而遊客們亦將以交通便利，來山探勝了。

（二）地盡其利，發展特產：東西兩山地質相仿，故特產可稱相同，可是水菓以時間關係，鄉民不願多加生產，於是許多可種植的田，不免荒蕪着。山上的茅柴，亦以本地不需要，任其自然長着，不加利用，却是可惜。

（三）設製罐廠，發展小工業：兩山特產水菓，如能有製罐廠之設備，除將一部份鮮菓外銷，其餘製罐保存，運銷於數百里外，其利甚溥。枇杷膏、剪刀，亦係兩山特產，應加以改良。西山的煤礦，宜加以開發。

（四）組織自衛力量，確保地方安定：太湖中向多湖匪，爲發達工商業計，應先求地方的安定，尤其於西山方面，宜多加自衛力量，以策安全。

（五）其他方面：如農林指導所、合作社、圖書館、醫院、民衆學校、以及民衆俱樂部等，都很需要，最理想的，最好二山成立實驗區，以科學的頭腦，來發展一切。

總之，東西二山，好像一塊璞玉，如能加以琢磨，前途是無限量的，我們希望有志之士，前往作更詳盡的考察，爲建設和開發的先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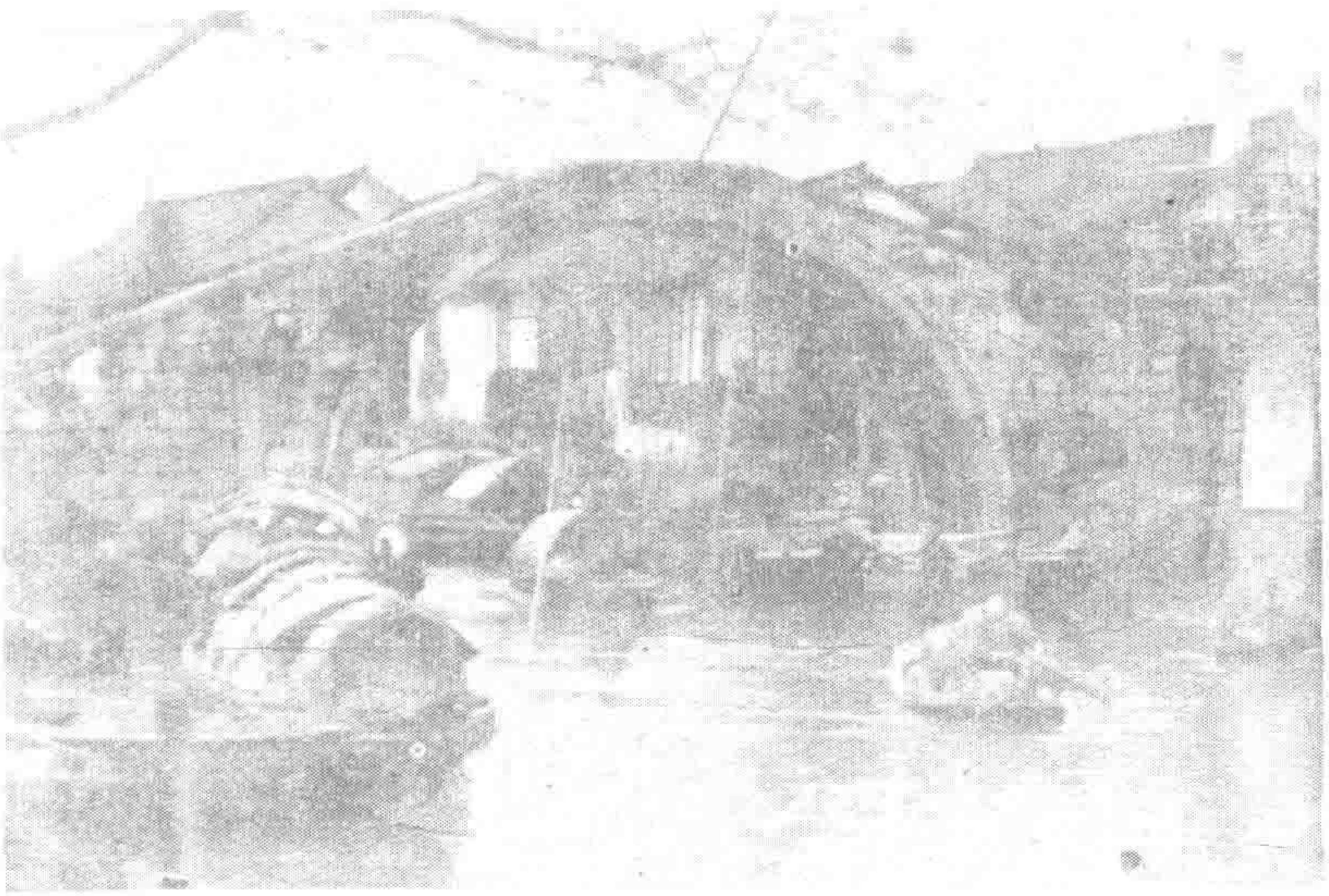


如詩如畫的呂巷

蕭雲厂

假如是春遊呂巷的話，要描寫呂巷的景色，祗有大浮山房詩鈔中這四句詩可以把她寫出來：

「紅杏垂楊九曲闌，
板橋流水碧琅玕；
江南煙景無人畫，
畫出江南與爾看」。



呂巷油坊前的大拱橋，景色秀麗。

呂巷是金山縣中的一個小鎮，公路水流四通八達，由上海坐火車、汽車或輪船、帆船，都可到達那裏。

呂巷有的：是敦厚純樸的居民、橋樑如畫流水瀏曲的景色、棉米魚蝦豐富的物產、膾炙人口的菜餚、詩意濃郁的田舍。

去年聖誕節前二日，偶然和文藝春秋的主編范泉先生，談起旅行的興趣；他說將有呂巷之行，兩人便當機立斷，毫無準備地立刻冒雨趕到關橋碼頭，跨上了小輪，不十分鐘汽笛一鳴，船已溯着黃浦江的濁浪，向上游駛去了。

我們坐的是官艙，就是船首的最上一層，坐位很像火車格，十分舒適，人也不擠。茶房忙着送茶水面巾，又挽賣點心酒食。我們每人吃了一客蛋炒飯，味道還算不錯。

船已駛近江南造船廠的江面。黃浦江中煙雨迷離，時間雖是白晝，天色却似近了黃昏。我憑窗欣賞着沿江雨景，見到數百艘的大小戰艦，全是我國勝利後所建設的新海軍，而所謂最大的峨嵋號與靈甫號兩艦也在其中。此外尚有新型碩大的運油船數十艘，每艘的形式與粉漆色彩完全一樣。艨艨艟艟，各列隊伍排列江中，陣容相當偉大。

過了江南造船廠，便是龍華飛機場，一架一架巨型的空中怪物，縱橫地停滿了機場；它那鐵青的顏色，襯托着那傲岸無比的鐵翼，在密雨淒風中看去，愈是使人慕羨着凌雲事業的英偉雄風！

都市的建築，早經消逝於水流之後，船行至此，兩岸全是一帶平原，阡陌如織，野草猶綠，間有數叢矮樹一村茅舍點綴於無垠的大地上；倒不像是烽火處處的一角。

船是下午一時由關橋啓碇的，三時到了閔行。靠岸僅五分鐘，重又逆着江流上駛。范君告訴我，若走旱路，可乘長途汽車至此，由大鐵駁船載了汽車渡江，便可直達呂巷。

閔行過後，帆船甚多，江中檣櫓相接，間有一二水禽飛掠於舟邊。天際是雨雲漫漫，濱江是野樹蕭蕭，一幅大自然的景色，却代替了剛才工業建設的一段。至此，胸中膈悶爲之盡吐。江水滔滔，輪機軋軋，我們走向船頭縱目遠望，河道曲折，忽而似是「水盡疑無路」，忽而船抹了彎，大江依然在眼前。

天色漸漸晦暗，雨絲也襲人愈急。淒迷的景色，驟使我緬懷着廿年前舊作「遊子不思鄉，孑然無所戀」的句子。

五點鐘，船已到達金山，我們就在大洋橋碼頭登陸。大洋橋是橫跨黃浦南北的一座鐵橋，工程十分浩大，橋端建有砲台，三數軍人荷鎗守望。碼頭上也有軍人在檢查國民身份證。這時，夜色蒼茫，漸臨大地，我們走過橋堍，乘三輪車到金山縣城長途汽車站去。（由大洋橋本有公路直達呂巷，但是長途汽車至此，必須先向金山縣城濶一次，然後再轉折回橋，南駛呂巷的。）大地已晦黑如漆，伸手不見五指。在公路中，有無數軍人肩着步鎗用匆急的步伐在車旁掠過。天上又下着密雨，地面泥水交濺，黑暗中愈覺得氛圍的緊張。既而到了金山縣城，才是六點鐘，我們就走入汽車站裏候車及躲雨，七點鐘才有一輛長途汽車開來。小小的車廂吐出了近百名的軍人，大概行車

六一—一四四

時，車廂裏的人簡直是疊着肉堆吧。

當地的軍人，禮貌與涵養極優，有一個兵士在下車時，他的步鎗，碰痛了一位等候登車的旅客底眼睛，就被那旅客毫無情面地大駡一頓。那兵士笑容可掬地祗陪不是。

這輛載客量使人驚奇的車子，又湧上數十人，於是在黑暗中又嗚嗚地駛動，依着我們的來路折回大洋橋。車行得特別迂慢，大概是爲了天黑路滑的緣故，我們經過了約一小時的顚播，才到達呂巷。

這一夜，我就住在范君的哥哥底家裏。睡前，由范君及陸祥元君二人，請我至一酒店中夜宴。筍尖炒肉片的鮮異，直使我說起來至今猶饞涎欲滴。

次日，整天寒雨仍然連綿不絕，上午七點鐘我們便起床洗漱，吃過早點，就開始作呂巷鎭中心區底巡禮。呂巷大街沿着一條小河，由東至西長約半里，街道舖着齊整的大石版，兩邊商店鱗比相接，紙煙、百貨、銀樓、酒店、飯館、茶樓、照相館等應有盡有。鮮魚、菜蔬、肉食、小吃、玩具等攤販，亦隨處林立。時間雖然還早，街上已擠滿行人。在這些來往行人之中，最使人觸目的，便是大多數人的腰間都圍着一條長可蔽脚的藍色裙子。這種裙子，當地稱爲腰圍，是屬於勞動者工作服飾的一種。歷年來，我奔走於大江南北，許多地方都流行着這種腰圍，然而並沒有呂巷人一般的齊整。所以我們在呂巷大街裏，看見的是一片婆娑曼影，在勞動色彩之中却帶着充溢的雅意。

有一座高高的白石橋，橫貫在大街的中心。跨上橋巓，左右迴顧，綠舟碧流，映着兩岸「傍水之居」，使人感到呂巷是和平的，是烽火之間的桃花源。再向西走去，至大街盡頭，走了一段泥路，又有一座寬大的石板橋。橋有石基兩座，長約四五丈，闊八尺，可惜在戰時給日敵拆去幾塊行人石板。

過了橋，閒步於阡陌之間，再折回東進，呂巷著名的油坊便到了。油坊前依河南大街，河南大街和呂巷大街恰巧並列夾着一水淸流。在若干的橫路相對處，便接以拱橋。油坊前，有一座大拱橋，橋洞做大，可以通過巨舟；橋堍兩端，築着近水樓台，岸邊古樹一株，老幹虬枝，半蓋江面，景色秀麗，至此襟懷爲之大暢。乘便我們並參觀了油坊，坊中榨油機新舊並列，規模實在不小。

離了油坊再向東行，到文炳橋，這時河中正有一艘綠漆小舟在吹嚮螺催客，幾個少女蹲在河邊洗菜，波光倒影，紅綠相掩，眞是一個絕好的詩境。從文炳橋向北望，正是十字河的交點。依河流北望，呂鎭大街的石橋，亦收列眼前，雨天之中，另有仙乎飄飄的氣象。越過文炳橋，不久到了呂巷中心學校，校基宏大，佔地數十畝，操場、圖書館均備，學生約有千餘人。

我們慢慢地走，走完了鎭東的房屋。一帶平原，碧草未凋。遠遠又有一座碩大無朋的巨橋，范君告訴我，那橋名爲「三心橋」，是乾隆時代由朝廷撥欵建築的。於是我們踱到橋邊去欣賞那古色斑爛的歷史遺跡；橋有巨洞三個，可是南北兩洞下面的河道已變成田土，大約在若干年前，這一段河流是相當寬闊的。據范君說：呂巷鎭的中心區，本來就在這橋的附近，後來太平天國革命之役，被燬於戰火。現在的呂巷鎭，是刼後重建出來的。

三心橋的石級，已埋沒於蔓草及塵土中；我跨中橋背，心中發生了無限感慨，滄海桑田，人事變遷，像這一座石橋，它就不知背過多少歷史人物，它靜靜地躺在荒野之中，看盡了時代的盛衰興亡，看遍了人羣的活剝生殺。如今，它仍默默地忍受着風雨的剝蝕，依然把歷史一頁一頁地背過，背過了日寇的兇燄，又準備背過這次目前的戰



由文炳橋北望另一石橋

火。

三心橋中洞裏的頂端，有一塊正方大石板，雕着一條盤龍，圖案端美，刻工古緻。我流連了許多時候，終於被風雨襲迫，又拖着滿鞋泥水沉重的步伐，走回鎮裏去。

中午，陸祥元君請我到他家中午餐。菜餚固相當豐盛，然而值得大書特書的，却是呂巷名餚栗丸和學齋鑲肉；栗丸是一粒生栗，包在斫碎的精肉內，外再黏以糯米，放在蒸籠中蒸透；栗香與肉香交流，入口酥甘糯滑。學齋鑲肉是挖空雪白生甜學齋，塡滿肉粒再行蒸熟，吃時既爽口又鮮甘絕倫。這兩種名餚，作者屐痕遍中國，未曾見有。



三心橋遠望

飯後，由陸君帶我參觀鎮公所，蒙周鎮長招待，並將呂巷的情形對我說了一遍。呂巷共有人口一六五三六人，一三八一戶，計男性八六八一口，女性八三九五口；其中正在受教育的學生有一一八三人，文盲有一〇三九人。以呂巷這一個物產豐富四通八達的大鎮，文盲竟佔全人口的八‧四，這實在是中國鄉村教育落後的通常現象，所以關心國內教育的人，以後必須從鄉村教育做起。否則，祇是偏重於都市，即使再遲一百年，全面教育終是趕不上水準的。

我和范君在呂巷住了兩天，後來又到鎮南去憑吊一座淪陷時期由日寇強迫鄉民建築的炮壘。它巍峨矗立在一個小丘上，已經被風雨侵蝕得破碎支離，不堪再用，徒留與當地人士作爲淪陷歷史中國殤時期的紀念而已。

聖誕節的那天，我們就和呂巷告別了。返滬的路程，是捨水路而取陸路汽車。經過大洋橋時，正是上午八時半，我們可以看見橋境的公園遺址。公園也是燬於日寇炮火的，舊時本有亭樓多處，如今已蕩然無存，僅有那三塊天上落下來的隕石，依然躺在一邊。車到金山縣城，再依原路轉過大洋橋，東向至松隱，止於米市渡。由米市渡坐木船過黃浦江，換車直達松江。我們順便遊松江西林禪寺塔，及吃及時上市的四腮鱸。最後才轉乘火車回至上海。

這一次的旅行，雖是在冬季的風雨中，但是呂巷的惑人處，並不因風雨而削減。倦遊之後，我還吟了一首詩來綜括地描寫呂巷的好處：

「風雨飄搖作漫遊，江南呂巷最無儔；縱橫流水清如畫，處處煙波掩綠洲」。

電工牌

皮線花線

原料純良
絶緣可靠

美觀　耐用

中央電工器材廠

總管理處：南京中山北路四二五號
上海區營業處：上海廣東路一三七號

在湖上寫生

任微音

西湖在春天眞是美麗極了！所謂桃紅柳綠，三橋六竺笙歌酣醇的時候，儘管物價那麽高，衣食住行都覺得不暢，但大家抱着「偷得浮生半日閒」的心情而去，應是十分快樂的，我爲這快樂深深地祝福。

我沒有選擇這「刨黃瓜兒」季節去，並不是不愛熱鬧，而是怕太熱鬧了，興緻勃勃的遊客，遊水遊山之餘，什麽都想看看，突然發現了我，「喏！這個人在寫生，」於是三個五個的圍攏來，於是乎越來越多，我便成爲欣賞的對象，於是乎人的圍牆把我圍在中間，於是乎我看不見風景，外圍的人更看不見我，便拼着命向裏擠，我旣担心我的畫具是那樣不值一踩，更還担心警察會來怪我妨害秩序，這一切的一切，說來眞是苦事！——還是春天的西湖寫生。

有了這個經驗，於是去西湖我選擇了冬天。列車上沒有春秋的擁擠了，車站驗票員也特別優待，那兩大件畫布框，未受留難，竟從從容容的搬上了火車廂，汽笛長鳴一聲，喘了口氣，於是那一幅幅的原野風景畫，便在窗外流動展覽了●

你在春季出過三倍高價還僅住一個蹩脚房間麽，那我可眞闊！我在這兒却住兩個大房間，一個是臥室，另一間陳列畫件之用，使我旅途生活，覺得不可一世，茶房比你們來時殷勤多了，而飯食呢，雖是簡單點，倒是淸潔新鮮，魚蝦以這時最可口，三輪車，遊湖艇都非常公道。

現在該談畫了；談起作畫，歷來畫伯詩翁的餘韻已多，不再翻舊案，我是畫的油畫，就談談這次作畫的零碎，大概到杭州作畫的人有兩種畫法，一是畫宣紙畫的，袖中拿出鉛筆，在記事本上勾個山川的大概，回家到宣紙上又從新演畫佈局，這樣是輕便多了，第二種駱駝式的，便是我這個畫法了，要在自然之中，選擇一個恰到好處的地位，把畫具放得四平八穩的，然後再對着自然，構圖着色。這樣，除了上述的怕人打圍牆之外，更要受地理的限制。所以，在人多的時候要從容作畫，那怎麽成呢？

我作第一幅畫是靈隱的大雄寶殿，這一天，天空的濃雲和人心頭一樣沉重，北風很冷便只有設法在室內寫生了，大雄寶殿內，佛像很高，光線不充，沒有退後的餘地，構圖是很難的，最近看到呂霞光兄展覽會的一幅畫，也是畫的同一對象，不過他畫的是右面，我寫的是左廂，是都受到地位的限制，不能十分舒暢。這天，雖飄着細雨，但遊客並沒有中斷，外國人特別多，一位漂亮外國太太領了一個混合種的孩子，在我身後注視了好久，那時，全畫尚沒有着色完畢，但我聽得她和孩子，十分讚賞這幅畫，她的評語是有修養的，而孩子呢，眼光中飽含着外國人對於藝術從業者所有的那種敬重，我和妻唔唔覺得受寵若驚，臨走，她還要我留給她電話號碼，以便到上海再爲約談。

冬天的靈隱，進了山門只見那一長排白桌布仍在冷風裏陳列，只是兩旁的店鋪，僅只有少數的唸珠籐杖等在支撑門面除這些人事的蕭條外，山林確是動人極了，第一天因爲作畫，又且下雨，領路不到好處，以後一個艷陽天再去，那些挺直腰身的老樹，漫山的黃葉，令人驚訝喜悅，最使人難忘的是在靈隱山門口，中國旅行社所設招待所飽餐一頓鮮魚活蝦，蝦是養在靈隱的山泉



靈隱大雄寶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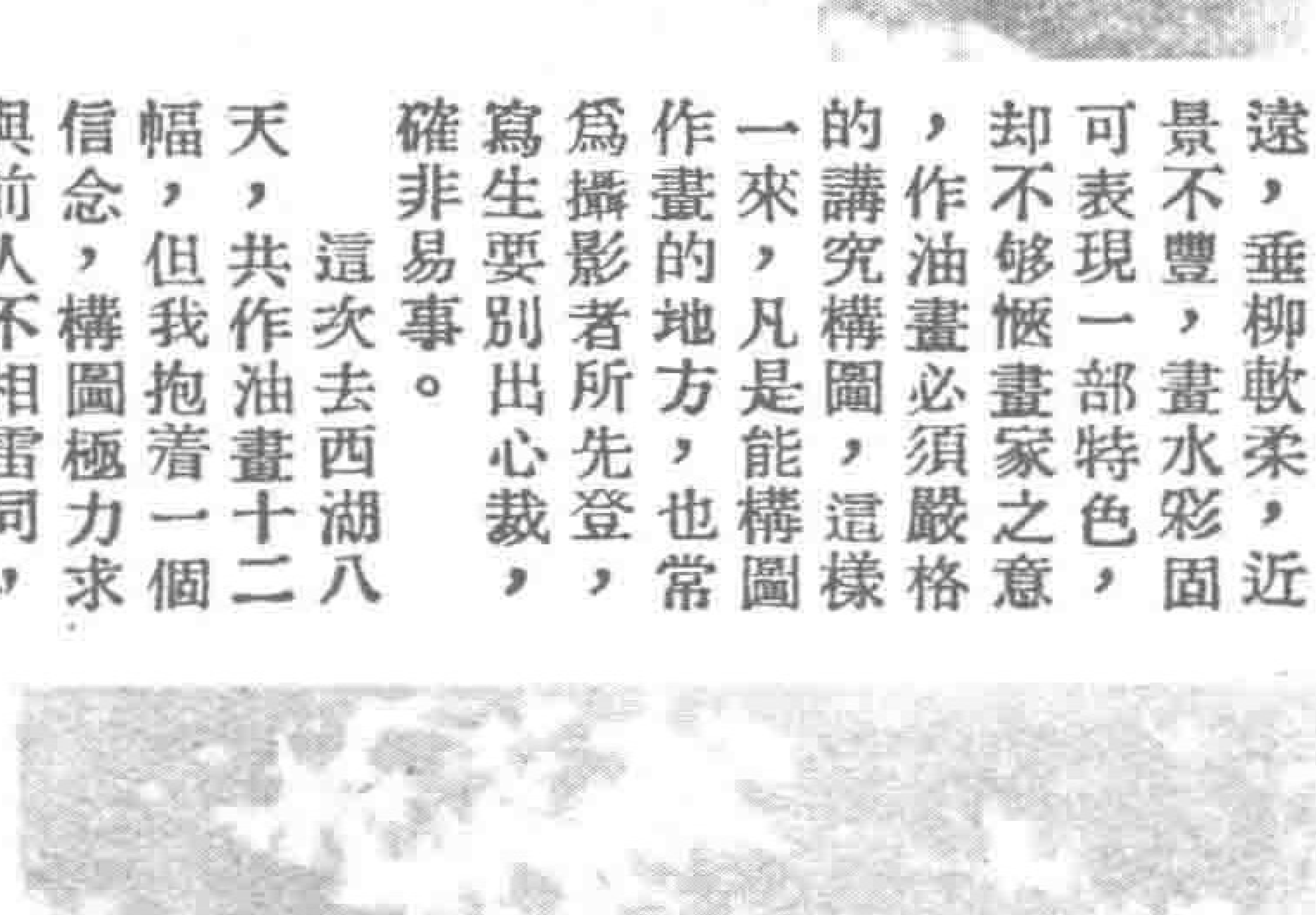


三潭印月（小瀛洲）

裏，點了菜，一個小孩飛也似的去溏裏現取，好酒活蝦，肥醋鮮魚，山林古寺，黃葉晴楓，這番風味，現在眞令人想煞。

大概到西湖寫生的人，作品都彷彿相同，因爲第一個原因，是經歷代的名人品題，幾個名勝所在，給人們留下了先天的印象，第二個原因，是西湖的一切，都非常幽柔，有濃厚的女性氣質，譬如湖水遠山，肉眼看確實非常秀麗，但加於畫面，却覺得單調，更兼湖面很闊，遠山很遠，垂柳軟柔，畫水彩，固可表現一部特色，却不够愜畫家之意，作油畫必須嚴格的講究構圖，這樣一來，凡是能構圖作畫的地方，也常爲攝影者所先登，寫生要別出心裁，確非易事。

這次去西湖八天，共作油畫十二幅，但我抱着一個信念，構圖極力求與前人不相雷同，譬如畫三潭印月，一般都注重在三潭的安置，這次我只注重他的內景，以石橋，黃屋，飛簷，及樹木的倒影爲趣味。這幅畫着重「對比的趣味」，對於用色，倒沒有多大的講究，算是此行的一個嚐試。



岳墳

岳墳，中外法家所作已多，到西湖的，差不多人手一幅。不過一般都有兩個畫法，一是用牌坊作主體，自牌坊下窺見岳廟。一是集中力量描寫牌坊，我覺得前一章法，只適宜於攝影之用，後者採用的又已太多，如呂霞光兄，方君璧張荔英兩女士等，好在我這次攜帶的畫布都很大，可以在構圖方面多收羅一點。這天下午，氣候晴明，飽浴着暖和的陽光，天空藍色很深，地面及白雲的色度都很强，還沒有什麼困難就作成了，作畫的記錄時間，是二小時四十分。

「西湖晨照」一幅，作於秋瑾烈士墓前湖邊，這天太陽明麗，照見頭橋倒影入水，清晰已極，近處是兩棵梧桐，色調非常刺激，可以儘量的用黃，赭，紅等色來畫樹木，在西河旁邊如此用色的機會極少，這還有一種清新的感覺，也倒是冬天來寫生佔便宜的地方，頭橋在陽光中泛朱紅色，旁邊的房屋據說是楊森的，這房屋與拱橋遊艇未見十分調合，不過西湖旁邊的建築，總是這股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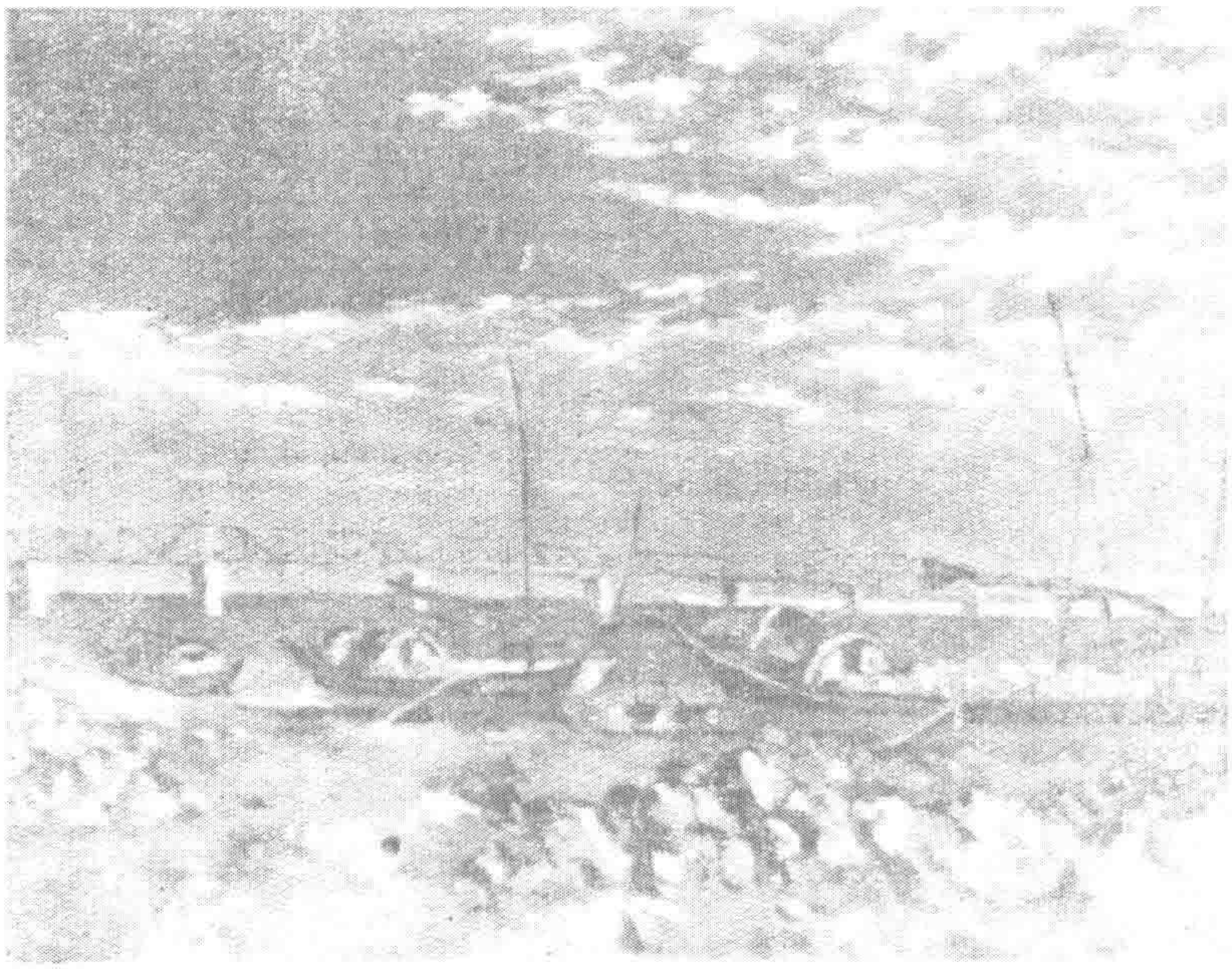
西湖晨照（在蘇堤）

自孤山內園到西泠印社一帶，日落的時候有兩幅好畫，一是正面寫保叔塔，塔影要映入水中，但也要秋冬天湖面有枯荷才好，在西湖的環境中，若能用黃色調子，滲用粉綠，淡藍來表現黃昏的景色，實是一件快事。同地還有一幅畫，就是寫西泠印社的倒影，以柳堤爲遠景，我在此作有一幅畫，就是以這爲題材，現爲友人携去，未及攝影留念，保叔夕照已不及作成，附近國立藝專師生，對此一定會有佳構了。

平湖秋月，現已有一個鐵定的章法，就是目下一般都習用的，因限於地勢的關係，當然還也

是一個十分聰敏的取法，我作此不願再依樣葫蘆，故到平湖秋月茶室去畫，以國立藝專舊舍爲近景，遠眺阮公墩及南高峯，作後倒也强差人意，這個地方太熱鬧了，雖是寒天，遊人始終沒有斷過，和當地人談到畫，得知了很多的材料，及友輩的行踪。

三潭印月九曲石橋一帶，是叫小瀛洲，不分季節，這裏都是一個好去處，地形好，環境好，一塘池水既明且靜，寫水，大家都喜歡用「如鏡」兩個字，我覺得要用在這裏才見恰當，柳堤迴環，石橋曲折，亭臺樓閣，點綴得無處不佳，春遊時節，不消說是遊人如織，船隻穿梭，就連空氣也有些混濁。我來時，剩着空空的茶座，旁邊一個爐子裏煨着五香茶葉蛋，走在石橋上，聽得清脆的鞋子聲，可眞妙呀！野禽在水面千百成羣，乍飛乍歇，在春夏它們是驚弓之鳥，此刻却容它在山水間逍遙自在。莊子說：「相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佛家說：「大慈大悲」，這也可以引來說是一個旅行家的抱負吧？像在峨嵋山頂，拿東西在手上餵猢猻，能與衆生無所戒懼，與造化相親相融，是太好了，此情此景，在惡濁的社會中生活，時時心嚮往之。



錢塘江畔（錢江大橋遠眺）

在小瀛洲，原先是越看越愛，這裏很適宜作幅工筆畫，但時間不充，只得就可能範圍內作成，景物之妙，只能在夢中重溫一番了，樹枝上原是霜紅處處，單色照片中看來，減却不少趣味。

忽然下了一個上午的雨，梧桐枯葉飛到旅舍欄杆裏來，北風吹得似乎西湖要冰凍了，冬天的景象已非常濃重，調着顏色作了一幅湖畔冬景，心裏在盤算歸計，吃了午飯，雲收雨歛，氣候轉暖，不覺爲之一寬。和妻徒步環湖兜了個大圈子，南屏晚鐘前掛了塊雷峯塔重建紀念的金字匾，對面廟裏正大興土木，現在想來此處已是修得金碧輝煌了，茅家埠到武彝山一帶，霜葉荻花，繽紛滿眼，頗能作幾幅好畫，可惜畫具未在身邊，第二天去玉泉，池魚似乎已沒有十餘年前多，和尚說是日本人捕吃了不少，在此作魚樂圖一幅，後竟爲人偷去。

西湖畫得久了，最後想去錢江看看景色，一別十餘年，錢塘依舊無恙，六和塔一點沒有改變，甚至連風雨剝蝕的跡象都看不出，倒是錢江大橋，似乎更精神一點，在之江大學徘徊了一些時候，論作畫，似乎錢塘比西湖好，沙岸的黃赤，江水的翠綠，天空的蔚藍，襯出鬱鬱的變化，色感已極豐富，兼之視野很寬，江岸曲折，風帆錯落，信手拈來，都覺流利暢快。我選擇傍近江岸的地方作了一幅，以大橋爲遠景，寫近岸的載石船，及江干的石塊，這些石頭有一種稜角的韻味，並且很好用色，由於石與石之間光彩的互映，可以用多種顏色並列，而又求其統一，畫沙灘也是如此。而畫西湖如果用色一複雜，便失去本來的面目，如果都作一個格調的畫，不能多有變化，又爲寫生者所苦。

現在我該結束我的話了；如果單是遊覽，當然以春秋爲佳，要求暢心作畫，仍以冷季爲宜。生計日艱，使不能暢心藝事，這次百忙中抽暇作了點畫，倒頗有敝帚自珍之感，編者囑寫文爲記，深恐失於瑣碎乏味，大致西湖風景調子青冷，感覺溫麗，難用雄渾的寫法，不過鮮魚熊掌皆我所欲，所以這次出遊，倒也沾沾自喜。再冥目一想，春秋佳日，山水倍增嫵媚，再加上歷史的風雅韻事，碑史傳說，自然是錦上添花。儘管起居交通都是難事，但是西湖太好，值得流連，想到小舟放流，青山迎面，水闊風高的景象，就不禁迸然心動，宜於遊客都樂而忘返了。

徵稿

徵求關於旅行範圍之一切稿件，附有圖片者，尤所歡迎，稿酬從豐。請寄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漫遊葡萄牙(譯)

克萊門·康及原著
伍墨衢

巨大的星座號機把我們從美國帶到了葡萄牙，像一隻巨鷹那樣平穩地向里斯本新建的薩卡文機場下降。落機後，我跳上了一輛出差汽車，駛往里斯本的中心區。車夫駕着車子風馳電掣地在郊外行駛着，不多一會便經過了城外的田野，進入城區內狹窄彎曲的小路上。路上除了擁擠的電車、汽車、馬車外，還走着許多行人，但是那車夫仍舊開足速率。迎面而來的車輛，常常與我們一擦而過，眞是間不容髮。電車嘡嘡地不斷打鈴，但是那車夫仍好像沒有聽見一樣，橫衝直撞，我行我素。一會兒，車子飛馳着開上了山坡，在山路上迂迴而進，速度仍舊不減，祇是一直撳着喇叭。徼天之幸，總算把我安全地送到了旅館門口，使我倒抽了一口冷氣。記得某一次那位聞名世界的英國賽車專家凱普倍耳爵士（最近逝世）坐了里斯本的出差汽車，到達所住的旅館後，新聞記者們問他對於當地第一個深刻的印象是什麼，他立刻毫不猶豫地回答道：「我出生以來還沒有嚇得這樣魂不附體過！」

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是個五光十色的城市。這裏的建築，每一所有一種不同的顏色——粉紅色，藍色，綠色，黃色等等。屋子外面的花園中和四邊牆上，都滿生着色彩鮮豔的花朵，成為一幅天然的彩色圖畫。這裏的八十萬人民，也同樣富於色彩。女子們什麼都用頭來頂着——箱子，籃子，傢具，墊子，甚至桌子也不例外。但是最常見的是魚。這裏的賣魚婦叫做Varina，因為她們都來自沿海的Ovar鎭。這些Varina都含有腓尼基血統，自成一個嚴密的小社會。她們頭上頂着裝滿魚的扁平盤子，挨戶叫賣，總數達萬人。頭上那隻放魚的盤子中，還常常放着一雙破舊的鞋子。原來這些赤脚的Varina帶着鞋子，就像英國紳士的帶雨傘一樣，是預防萬一的。若是有警察過來責備她赤脚有違禁令時，她便能伸手取下鞋子，一穿而上，等到警察一走開，她又脫下了鞋子，和鮮魚放在一起，那光着的兩隻脚，又踏在小方磚舖成的人行道上了。

里斯本的嘈嚷亦是它的特點之一。賣魚婦們提高了嗓子發出尖而刺耳的叫賣聲，中間還常常夾着幾聲詈罵人的話。其他的小販，各有各的特別叫聲，加上這裏人民飼養着的無數雞禽的啼聲，造成一曲叫賣的大合奏。

震動全世界的第二次大戰，並沒有使葡萄牙有巨大的改變。這個人口祇八百萬的國家，雖然絕少天然的險要，但是軸心國和聯盟國兩方面都不屑出兵去佔領這塊土地。戰爭進行時，這裏是交戰各國交換郵件和情報的中樞，因此間諜異常活躍，各國的都有。有些葡萄牙的經濟機構還自已掏出腰包來資助那些降陸在敵人區中的盟國祕密工作人員。葡萄牙政府因為從公元一三七三年起便和美國有盟約，所以還將亞速爾港（Azores）供盟國作為潛艇基地。戰爭結束後，這些國際陰謀工作便都停止，葡萄牙人又恢復了他們友善隨便的本來面目，不必再防隔牆有耳了。他們那種古老的風俗習慣，他們那種善於謔弄的性情，和他們那些奇異的服裝，又成為旅行者不斷觀察的資料了。

腓尼基人在兩千多年前便到里斯本



里斯本街頭的賣魚婦。這些赤脚的賣魚婦因為有警察（圖中）在旁，所以都穿上了鞋子。

來經商，他們在這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象。他們所設計的帆船，至今仍在里斯本旁的泰戈斯河(Tagus)中成羣地航行着。

里斯本有三塊大廣場。面對泰戈斯河的一個叫商業廣場，以前一向叫做「黑馬廣場」。這裏的建築物，和里斯本沿河一帶的街道，都是一七五五年的大地震之後重建的。那一次大地震，加上海嘯和大火，使一萬個里斯本居民喪失了生命，而且毁去了大半個里斯本的建築。當時的葡萄牙國王約瑟第一問他的首相龐巴爾有何辦法。



葡萄牙鄉間的風車。這種風車已日漸減少。

那首相率直地回答說：「埋葬那些已死的，然後照應未死的。」

第二個廣場是熱鬧擁擠的盧雪禾(Rocio)廣場。這個廣場的地面用許多小塊的花磚砌成各種眩眼的花樣，看了會使人頭昏眼花，像暈船一樣，故有「轉圈方場」之名。這種美麗而不利於交通的花磚地面，雖然已拆去了一大部份，但是仍有一小部份留存着。除了這塊方場外，里斯本還有不少人行道亦是用小方磚砌成的。

在「轉圈方場」的一角，有一個形狀奇特的建築，看來像一座瞭望台，其實是里斯本的公用大升降機。因為里斯本的一部份建立在平原上，另外一部份則建立在山嶺上，所以為了免得大量市民每天辛苦地上山下山起見，由設計巴黎鐵塔的著名建築家哀菲爾氏(Eiffel)設計建造這個升降高塔。這塔共有八層，最高的一層便與一條大鐵橋相聯接。鐵橋穿過許多住屋的上空，直通到山上的那一部份。每乘一次這電梯，所費約合半分美金。里斯本的其他幾個小山嶺則有高架電車上下。

離里斯本車站不遠，是當地的第三個大廣場。里斯本最適於閒蕩的大街，便從這裏開始。這條大街稱為自由大馬路，簡稱大馬路。這條街用這名字，眞是當之無愧，因為它中央有一條大道，旁邊有兩行停車道，再旁邊還有兩條通道，一共達三百呎闊。夏天傍晚時，這裏整條街的兩旁都坐滿了咖啡館的顧客在飲咖啡和啤酒，一面欣賞路上的行人。精明吝嗇的人，叫一杯咖啡便能坐上一個鐘點。

里斯本的葡萄牙朋友們，堅請我去參觀一下他們的夜生活。他們帶着我在曲折幽黯的街道上行着，要找一家沒有美國式飯菜和美國化音樂的夜總會，結果終於找到了一家。門外一點沒有顯著的記號，進門後經過一間裝滿酒桶的屋子，才到進餐的餐室。餐室的四壁掛着當地著名的鬥牛者，電影明星，和無線電明星的照片。這裏的炙牛肉片果然名不虛傳。一位朋友對我耳語說：「放心吃好了，我們葡萄牙人鬥牛時不作興殺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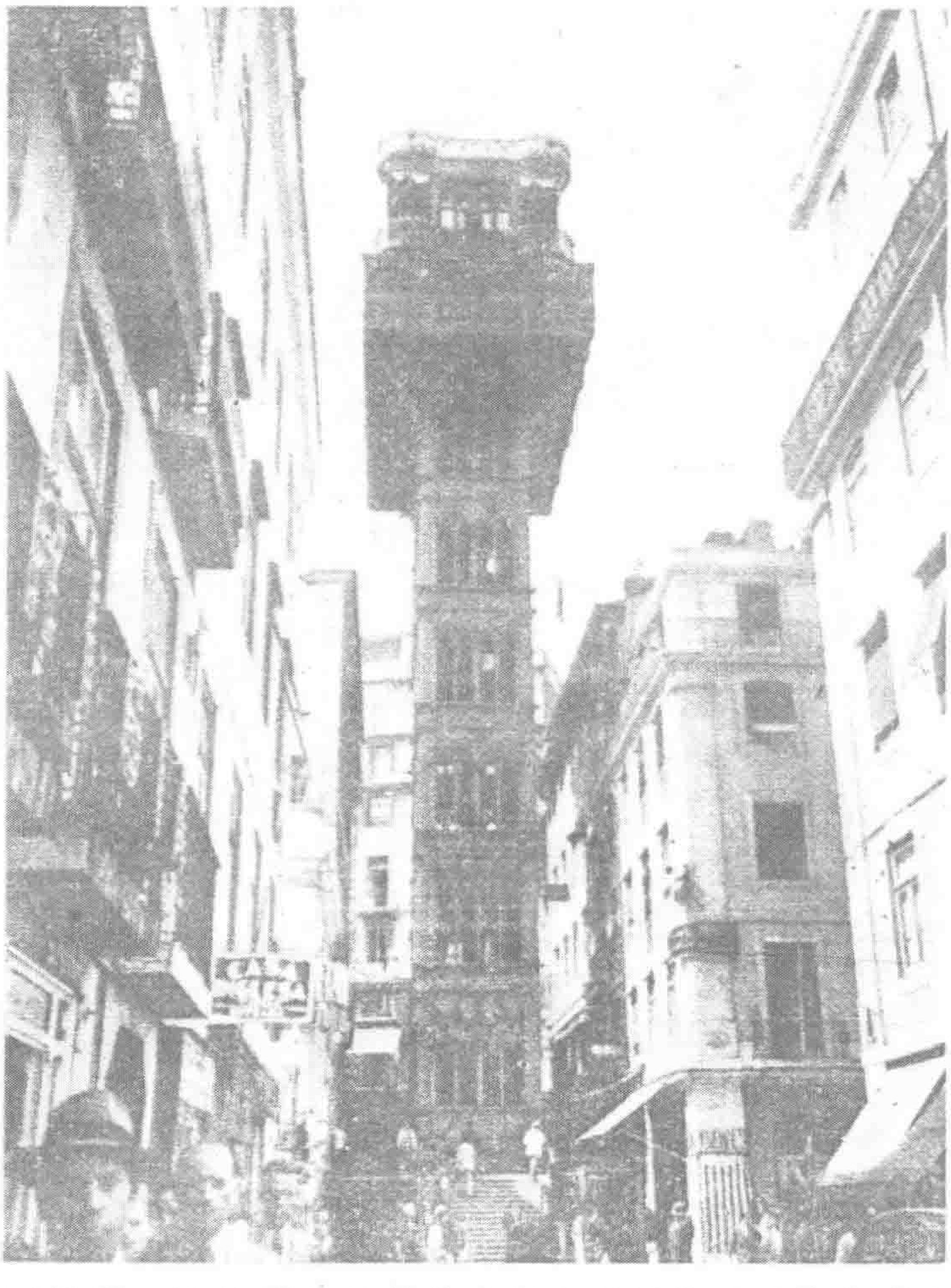
正在吃飯時，燈光暗了下來。一個女人尖銳的歌聲在音樂伴奏下唱着葡萄牙的民歌——稱為命運之歌。我的朋友說：「第一二兩隻歌通常由餐館裏請來的人演唱，以後便隨客人興之所至，上台去唱，祇要先對那個伴奏的吉他琴師說一聲，他就會替你伴奏了。」果然，客人們紛紛上去一展歌喉。聽衆們在每一曲唱完後，不論好壞，都拍手鼓勵，聽見有幾個唱得實在不行的，便互相使着眼色，心照不宜。

漂亮的鬥牛郎們靠牆坐着。這餐室裏的顧客幾乎全部是男子。原來葡萄牙的女子們很少見到這種夜生活，那些出來作樂的女子常成為人們注視和議論的目標。我那位朋友指着遠遠的一個女子道：「那邊的女子是美國大使館中的職員。外國女人到這裏來不會有人注意，但是葡萄牙女人——啊！那便是另外一件事了。」

里斯本也有像紐約那樣的夜總會，外面點着耀眼的霓虹燈，裏面裝滿了長鏡子。樂隊奏的大多是南美洲音樂，但是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美國的狐步舞曲。

在里斯本觀賞一番後，我沿着泰戈斯河順流而下，到附近的伯利(Belem——意即伯利恒)。這裏有三件東西足以顯示葡萄牙昔日的威風。第一是伯利白塔，第二是吉隆尼莫(Jeronymos)修道院，第三是國立馬車陳列館。

我由一位屈林達先生作嚮導，在正午炎熱的日光下步行着去看伯利白塔。這塔全部白色，閃閃發光，矗立在泰戈斯河旁，非常雄偉。這一座塔便可以象徵整個葡萄牙的黃金時代。葡萄牙的早期航海探險家如伐斯哥·達·伽馬(Vasco da gama)，地亞士(Diaz)，卡勃拉(Cabral)等，或從這裏出發探險，或者曾從這裏經過。這些剛毅的航海家們，使這個面積三萬五千餘方哩的國家在十六世紀時統治了當時的大半個世界。回顧當時的雄風，使人有不勝今昔之歎。



里斯本的公用大升降機，最高的一層連接着一條大鐵橋，（圖中却巧被阻，不能見到）通到里斯本的另外一區。

吉隆尼莫修道院是葡萄牙的國王孟努爾第一所建立的。當初他曾立誓說，達·伽馬往印度的航行若能成功，他一定在這出發的地點建立一所寺院。達·伽馬從印度回到葡萄牙數星期後，孟努爾便在這裏奠定了第一塊基石。寺院大門建築的偉大，使人驚異。進入寺中後，屈林達指着一個花剛石的墳墓，我看了墓碑上刻着的字，原來便是伐斯哥·達·伽馬的墓穴。這位具有遠見的英雄，冒險駛過茫茫的大海而發現了歐洲到印度的海道。他的墓穴上面建着顏色的玻璃棚，在日光照射下，墓上泛着各種彩色。在教堂裏的長廊中有古代許多帝王的墳墓，這些墳墓都築在黑色的石象背上，石象口中還嵌着眞正的印度象牙。

馬車陳列館中陳列着幾十輛鍍金的花馬車，富麗華貴，顯示出昔日葡萄牙王室的盛況。在這些華麗的馬車中，有兩輛普通的馬車，看了令人奇怪，原來這是供某一個國王的兩個私生子乘坐的。有三輛馬車是十八世紀一位葡萄牙駐梵蒂岡教廷的大使所用的。據說當時那位大使從葡萄牙到梵蒂岡，共需要馬車三輛，馬騾五百四，行一年有半，才能越過比利牛斯山和阿爾卑斯山而到達目的地！

之後，我坐了一輛簇新的美國流線型火車向北行。這一列新式漂亮的火車，却由一架古老而漆黑的燃木引擎拉曳着前進，不稱之至。原來葡萄牙與其他不少國家犯着同樣的毛病——缺少燃煤，因此不得不做出這種首尾不相稱的事了。

我向北行的目的地是杜樂河(Dou.o)河口的葡萄港(Porto)（或譯波爾多港），這港便是產紅葡萄酒最聞名的所在。早在公元一千三百年時，英倫的商人們便開始輸入這紅葡萄酒作為冬季防禦傷風的妙品。一七〇三年時，英國還和葡萄牙簽訂了一個條約，特別規定葡萄酒的貿易。此後葡萄酒的營業蒸蒸日上，而葡萄港的發達也一日千里，兩者互相影響，終於發展到今日的地位。甚至葡萄牙的國名 Po.tugal 也從此而來。因為在杜樂河口的葡萄港，稱為 Portus Cale，Portugal 這字便淵源於此。（我國譯為葡萄牙，眞是確當之至。）

葡萄港的市面極為繁榮，這裏的商業區便和美國的大城市相似，唯一的不同，便是這裏所特有的笨大牛車。這些牛車前面具有兩條二呎來高的木軛，木軛上面雕着或畫着各種古老的圖樣，最常見的有魚，星，十字架等。魚也許是紀念基督教早期耶穌門徒們的職業，星可以表示前人迷信星像的啓示，十字架的意義是禁止女巫搭乘這車子。木軛上面還飾着長長的馬鬃，極為別緻。

我為了要確知釀製葡萄酒的情形起見，特地



阿爾考白卡大教堂，是葡萄牙第一個國王阿方朔亨利建立，象徵他征服摩爾人，奠定了立國的基礎。

到葡萄酒管理局去訪問。這管理局是管理製葡萄酒工業的最高機關。承裏面的主持人員對我講解他們如何保障Port這個註冊商標，並且確保這酒是杜樂河區域的出品。接着我又坐火車到杜樂河邊的大利加鎮去參觀葡萄園。當我在杜樂河邊經過時，見到河中有兩艘形狀怪異的小帆船，尾部具有長槳，在河中逆流而上。這種船隻叫做rabelo，它唯一的用途，便是載運葡萄酒到葡萄港。一貌看來，像是頗笨重的船隻，但是這些小舟按着季節使用，異常得當。春天時，山上積雪溶化，河水高漲，載滿了酒罎的船隻，都順流而下，抵達葡萄港卸貨。夏季時，風向轉變，使這些小舟能逆流而上，同時因為不載貨物，所以在夏季較淺的河水中仍能順利航行，不致擱淺。

大利加釀酒管理處的助理處長對我說：「釀葡萄酒其實並沒有什麼祕訣，只要天氣炎熱，和山區的土地，所生長的葡萄，味道便特別好。在杜樂河和各支流所形成的峽谷兩旁，都是種植葡萄的理想地點，因為這些山石，屬於雲母類的片岩，極富各種有利葡萄生長的化學原素。」

我與這位助理處長駕着車一同去巡視各處的葡萄種植地。有許多山地上在四百年前便開始種植葡萄了。很多山谷的斜面上都被築成一級一級的，自底下直到山頂。這些石級上的雲母岩，都以人力一片片地鋪上去。經過春季的大雨後，這些岩土都被沖去，所以又必須再一片片地鋪起來。我們見到許多年輕的工人在舖土築牆，還有不少七八歲的孩子在一旁協助着。這些可憐的孩子們背上背了石塊，在峻峭的山壁上爬行着，他們那些瘦小的臉上已經看不到一絲天眞活潑的孩子氣，就像老年人一樣。見到我們後，他們便恭恭敬敬地叫道「大人先生」或「午安」，然後繼續爬行。放下了背上的石塊後，又踯躅着去繼續搬運的工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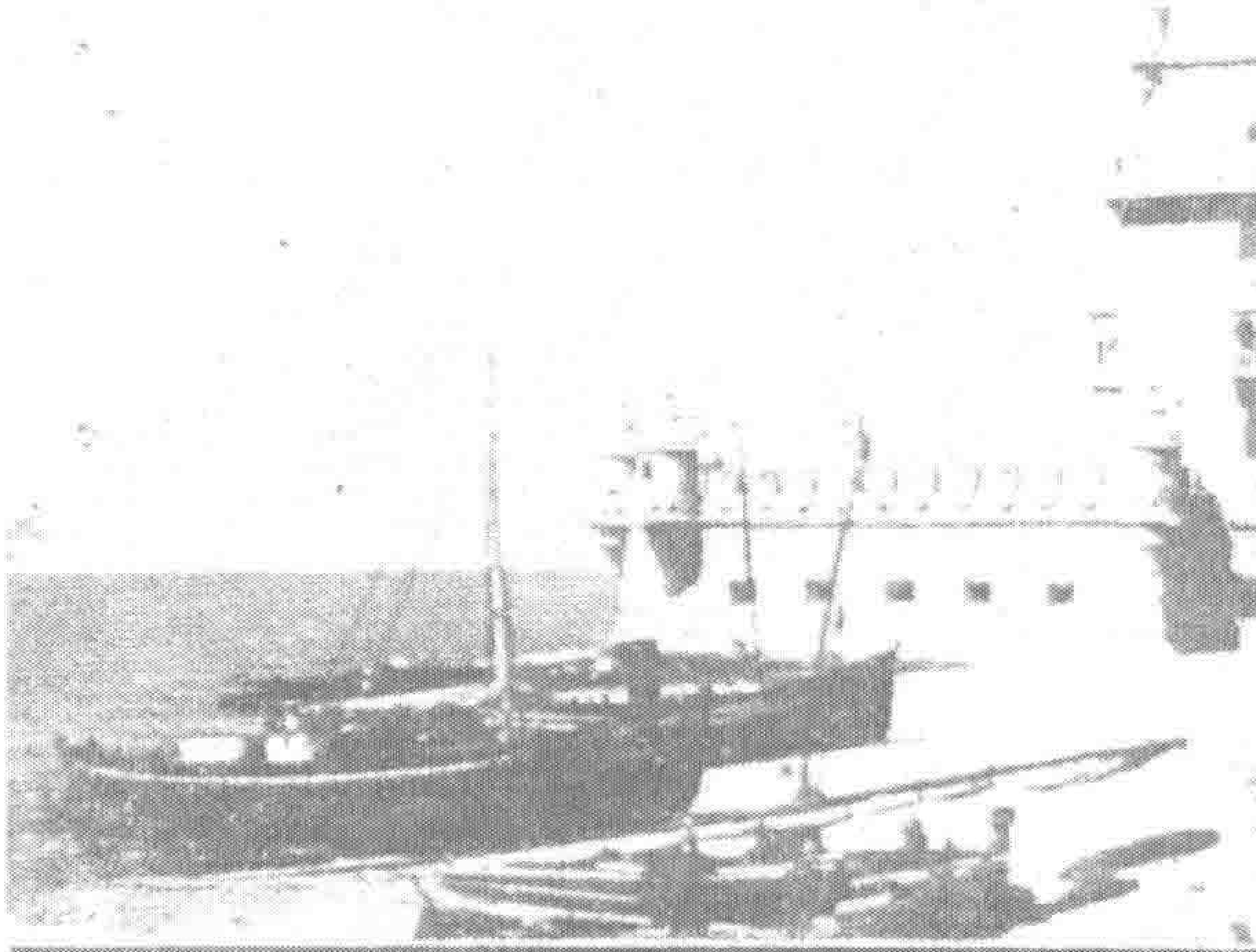
摘葡萄的工作在九十兩月葡萄成熟時開始。葡萄採下後，放在巨大的石池中，加入硫礦以促進發酵的過程。然後開始踏葡萄的工作。這時踏葡萄者赤着脚，捲起了褲腿，兩手放在脇下，在石池中前前後後的踏着葡萄；旁邊常有人拉着手風琴，讓這班踏葡萄的人能按着節奏踐踏。葡萄必須劇烈發酵，釀成的酒才會純淨味美。所以踏葡萄的人都要預先作種種衛生方面的預防措置，防止傷害皮膚。那位助理處長說：「唯有用這種脚踏的方法，才能將葡萄踏得非常均勻，使釀成的酒能質地合一，使用機器，決不能得到同樣滿意的效果，而且除此以外，別無其他更好的方法。」機器雖然萬能，仍有不能勝過人力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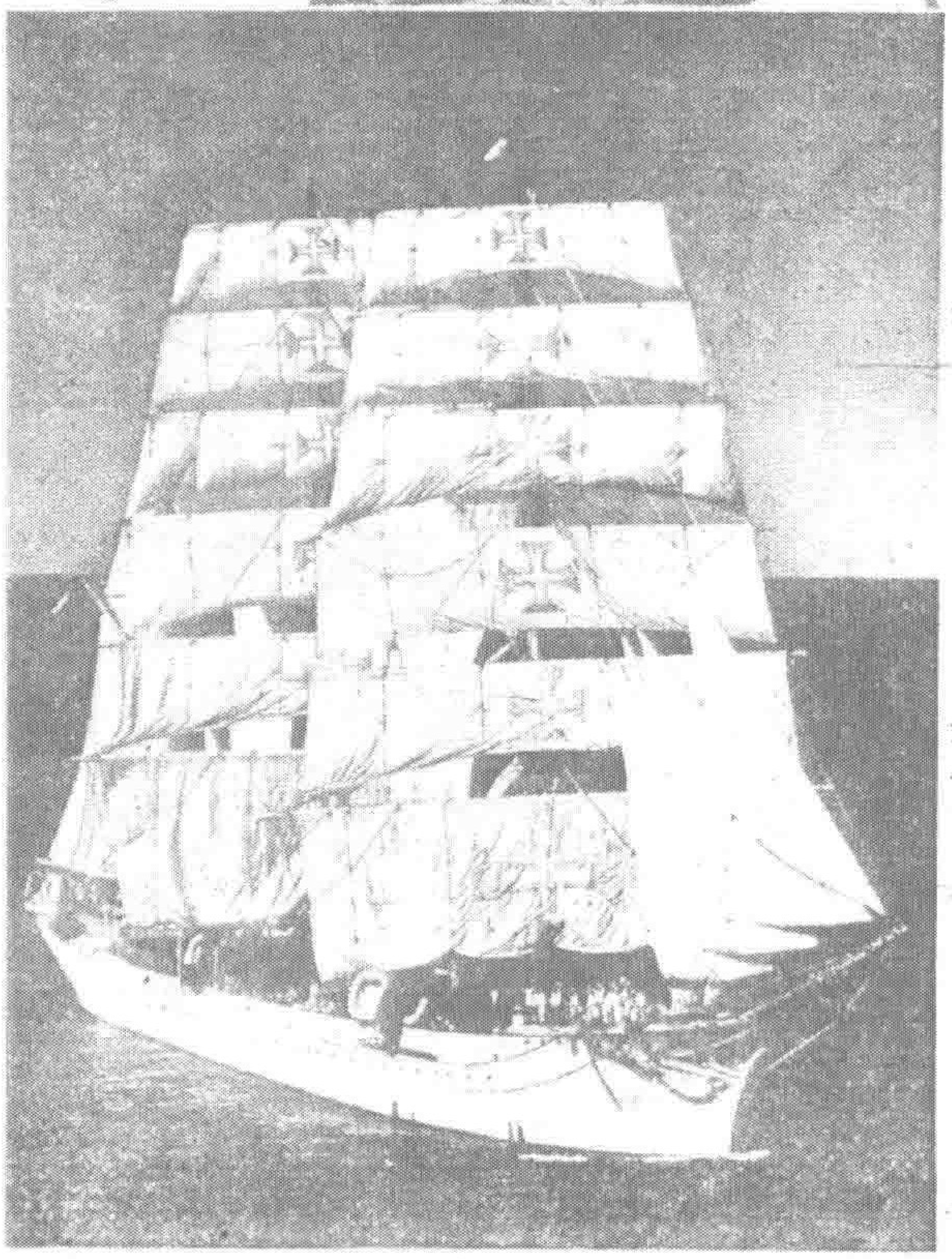
每天踐踏出來的新酒，都給予一個靜止的時間，第二天再踏。待時機成熟，便將它裝入許多大桶中，加入五分之一的白蘭地酒，以中止發酵作用，並且保持裏面的天然糖分。那些踏葡萄者在二十天辛苦的工作後，便大功完成，能開懷大嚼了。

我又回到葡萄港，渡過杜樂河，到加依鎮的郊外去觀看嚐酒時的情形。這裏有許多英、葡商人所築的酒窖，貯藏着紅葡萄酒以待出口。我由一個葡萄牙商行的經理帶着去參觀他們許多具有幾百年歷史的酒窖。極目所視，祇見到兩邊排列着的無數酒桶，酒瓶，以及嚐酒的男子和做包裝

工作的女子。那些嚐酒的人，並不將所嚐的酒嚥下，祗飲一小口，然後便吐在一隻痰盂中。這盂用白瓷做成，高達我們下頷，可以稱爲世界第一大痰盂。

接着我前往葡萄港北面的布拉加鎮。我去時，葡萄牙人正在那裏慶祝一九二六年的革命紀念。那次革命的結果，使葡萄牙脫離了帝王的專制統治，而成立了現在的政府。當時革命的領袖之一是卡蒙納(Carmona)陸軍大將，他現在雖已屆七十九歲的高齡，仍舊担任葡萄牙總統之職。





〔上圖〕伯利白塔，是葡萄牙黃金時代的象徵。這塔初築成時四面都受海水圍繞，現在有一半伸入在水中，一半在陸地上。〔左圖〕現代的葡萄牙航行訓練船。昔日航海探險時所用的船隻便和它相差無幾。

卡蒙納爲了要求國內財政的安定起見，因此起用了一位大學教授薩拉柴博士來任財政部長，後來薩氏成了總理，一手掌握了葡萄牙的大權。在布拉加時，我見到了葡萄牙人民愛戴他們領袖的情形。那天卡蒙納和薩拉柴兩人在布拉加古老的城門附近換乘汽車時，人民一擁而上，包圍着他們歡呼和握手。任何刺客都能乘機暗算他們，但是這兩位領袖對這種事似乎毫不介意。我始終未看見他們有任何衛隊。

正在這時，儀仗隊開始奏樂。一聽後簡直使我不相信自已的耳朵。我輕輕地哼着這曲子的節奏，果然，這就是美國的民歌作家斯梯芬·福斯德(Stephen Foster)所作的"Way Down Upon the Swanee River"。那些人民在聽見了這樂曲後，便羣起歡呼。一個葡萄牙的新聞電影攝影師對我霎霎眼道：「他們在爲你奏樂呢！」

事後我才知道葡萄牙人最喜歡福斯德的音樂，其次則是美國的進行曲大王蘇柴的作品。

在看了慶祝會的軍隊檢閱後，我去參觀當地的大教堂。這教堂還是十二世紀初建立的，磚石似乎即將瓦解。葡萄牙人有一句話道：「像布拉加的大教堂那樣老」，那便是形容古老年久的意思。

我又到布拉加郊外的小山坡上去看色坦尼亞(Citania)古城的遺跡。這色坦尼亞城與羅馬的龐貝城(Pompeii)一樣，是近年發掘出來的。那些石屋的四周仍舊有四座石牆圍着。屋子大多祗有一間。有幾所則成圓形。屋頂已無，想來是茅草頂。年深月久的水槽仍舊有排水的功用，另有一種陰溝則築在屋子的地面下。據說考古學家曾在這裏發現了古羅馬文明的蛛絲馬跡，尤其是羅馬式的里程標。但是對於這個古城的其他情形，以及那些伊伯利安人民的一切情形，至今仍是一個謎。他們的事蹟，都與他們的生命一同消逝了。

離開色坦尼亞不遠的路旁，有不少式樣很相像的屋子，祗不過是近代的建築。居住在這些屋子裏的，是最赤貧的人們。屋子都沒有煙囪，室中煮飯或生爐子時，

黑煙便從屋頂的瓦片中間透出來。從外面看來，活像屋子着了火在冒煙。這些人們全家的一切生活，便都在這一間煙霧迷濛的屋子中，這一點或許也和山頂上那些古屋中昔日的居民相同。

接着我和一位蘇格蘭朋友卡墨隆君一同去遊覽伏加河(Vouga)流域。伏加河是一條小河，發源於終年積雪的賴巴山，河水澄清，但水流很急。農民們在河旁打穀，所用的方法，仍舊是兩千年前的古法，毫無改良。沿河有幾個水閘，利用水力發電。葡萄牙人性喜優美，連水閘也建造得很美。聽說葡萄牙的汽車總會，每年取出基金的十分之一來興建一切美觀悅目的事業。全國各地的公路旁，都種植着鮮豔的花朵。有一條公路的兩旁，種植着天竺，綿延不斷長達五十哩。公路旁邊極少營業性的廣告牌，不像營業第一的美國人，在每條公路兩旁都植滿着廣告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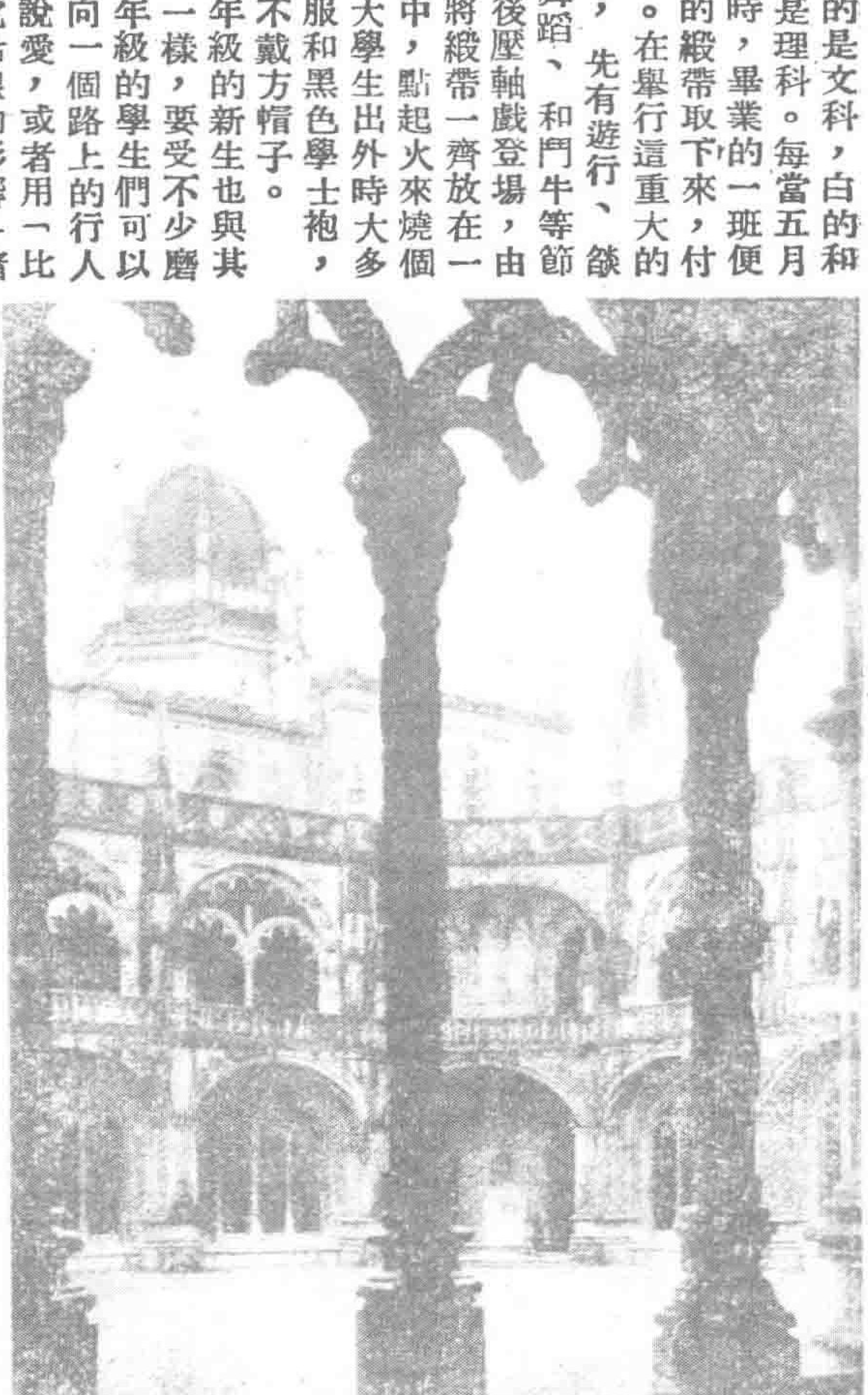
葡萄牙的火車站也極盡美化之能事。大多數車站外面都用藍色的花磚砌成歷史上的偉大事蹟。車站四周有修飾整齊的花園。有幾條火車線上的站長還每年舉行車站花園比賽，互相競爭。

之後，我獨自前往中部的考勃拉(Coimbra)，這是葡萄牙著名的大學城。現任總理薩拉柴以前便在這城中執教。這城築在山頂上，隔着蒙丹果河遠望，便像神話中的一幅圖畫。近看亦同樣新奇。這裏有一個兒童公園，非但有美麗的花朵，並且有建築精巧逼真的小型屋子，見了便有處身在小人國中之感。城中的街道大都狹窄而彎曲，有幾條像樓梯那樣，煞是難行。有幾條具有極怪的名字，其中有一條叫做迷宮之街。這裏的木柴店，門口仍舊掛着一塊焦炭，酒店外面仍然掛着一把刷子，代替招牌，保持着極古老的風俗習慣。

考勃拉城裏的大學生都有特別的表記，一望便知。因為他們都佩着緞帶。緞帶的顏色，便代表他們所學的科目。黃色代表醫科，紅的是法律，藍的是文科，白的和淡藍的是理科。每當五月節慶祝時，畢業的一班便將他們的緞帶取下來，付之一炬。在舉行這重大的儀式前，先有遊行、燄火、舞蹈、和鬥牛等節目，最後壓軸戲登場，由畢業生將緞帶一齊放在一隻便桶中，點起火來燒個乾淨。大學生出外時大多穿着禮服和黑色學士袍，但是並不戴方帽子。

一年級的新生也與其他各國一樣，要受不少磨折。四年級的學生們可以命令他向一個路上的行人去談情說愛，或者用「比目魚對電話線的影響」諸如此類的題目發表一篇演說。那一年級的學生若不聽命令，便要受審判，而所判的刑罰，有時相當難熬。高班的學生們，在天黑後還帶着剪刀、木匙、木棍等「刑具」在街上巡查，若有行為不檢的大一學生被他們見到，便用剪刀替他剪去一束頭髮，還用木頭的匙來敲他的手指甲。那木棍是難得使用的，祇是預防萬一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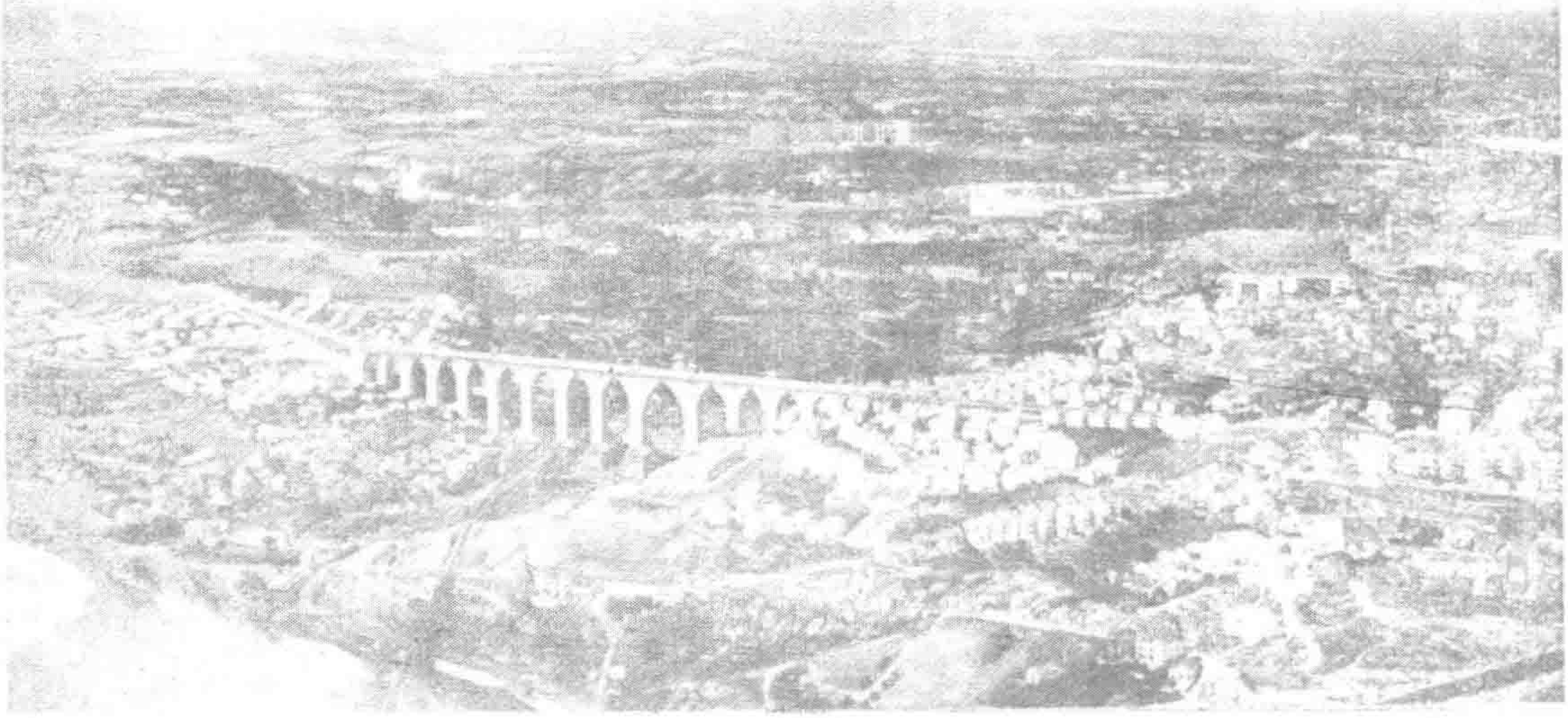
我從考勃拉向西南行，到了大西洋岸邊的拿撒勒城。這城便在一座峭壁的下面。城中的男子大多是漁夫，他們所穿的格子花呢衣服，初看時和蘇格蘭人所穿的那種格子呢相像。但仔細一看，這裏所產的格子呢格子很大，而且他們所穿的衫褲，顏色和花樣從不調和。他們幾乎人人頭上戴一頂高高的獸皮帽。婦女們都穿着黑色的長披肩，衣服毫不漂亮，還不及男子。出門時頭上大多戴了黑色的氈帽。拿撒勒不僅是一個著名的捕漁城，它還是葡萄牙沿海的遊覽勝地。每到夏季，這裏較貧窮的居民，便將屋子租給遊客居住，自己遷居到海岸一邊的帳蓬中去暫住。這也是一種別開生面的營業。



伯利的吉隆尼莫修道院，建築精巧偉大。拱門上所雕的圖案各各不同。

再向內地略行，我到了阿爾考白卡(Alcobaca)。這小鎮以一個建築偉大的大禮拜堂著名。這禮拜堂曾有一個時期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教堂之一，且是葡萄牙最偉大的一個教堂。在公元十二世紀時，葡萄牙的第一個國王阿方朔•亨利建立了這個教堂來象徵他征服摩爾人的勝利。葡萄牙在這次勝利後，才奠定了立國的基礎。

我的嚮導告訴我說，古時在這裏有九百個僧士，日以繼夜的誦經祈禱，沒有一個時間中止。教堂的廚房中，有一條數呎寬的小溪緩緩流過，



里斯本鳥瞰

使廚司們可以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清水。有一個小禮拜堂內，有國君批局魯第一和他的王后的墳墓。他們兩人是葡萄牙歷史上的羅米歐和朱麗葉。批局魯臨死時，下令將他和王后兩人的肖像斜放着，兩人的足跟相對，使他在重生時能淨眼便看到他那心愛的王后。

離阿爾考白卡不遠，有一個名叫法梯瑪的小鎭。這名字取自一個摩爾人的公主。現在這是許多基督教徒朝拜的所在。我參加的那次，却巧是最盛大的一次朝拜禮。

相傳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三日，法梯瑪的三個牧羊的孩子堅持說他們看見在一株槲樹上空有一個絕色的女神，站在極大的强光中。那女神叫他們在以後的五個月中每月十三日到那相同的地點去。那年的十月，千萬個葡萄牙人羣集在這裏，希望能見到這女神的顯現。據目擊者說，他們看見一朵白雲，包着那三個小孩，那時太陽在上空旋轉，造成一個異常恐怖的現象。事後葡萄牙人便在這裏建立了一個禮拜堂。此後每年五月十三日時，各地的人紛紛前來朝拜這聖地。

在參加朝拜前的數星期，葡萄牙全國的車輛幾乎都動員起來。我坐了一位美國海軍副官的車子前去。車抵山區後，路途便擠滿了來朝拜的人羣，綿延達十多哩。有些人特地步行了二百五十哩的遠道，有些騎着驢子。盛會的第一日，天公不作美，下起濛濛細雨來，使五十萬個參加盛典的觀衆都被淋濕。那天晚上，朝拜者都宿在田野中。因爲法梯瑪除了有供給病人留宿的處所外別無其他可寄宿的地方。

那天半夜十一點鐘，我們去參觀露天的燭光崇拜。五十萬支蠟燭的燭光，在漆黑的曠野中閃礫着，五十萬個聲音一齊念着「聖女，聖女，聖女。」

第二天早晨，大雨傾盆，可是朝拜者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加多了二十萬人左右。每次大雨下降時，七十萬頂傘便一同撐了起來。由無數葡萄牙婦女奉獻的結婚戒指所鑄成的金冠，這一天由一位教皇的特使替聖女法梯瑪行加冕禮。大典告成後，七十萬條白色的手帕一齊飛舞，眞是使人不能遺忘的一幕。

那個星期日，我到泰戈斯河上流的聖太蘭城去觀看牲畜展覽會和鬥牛大典。葡萄牙的鬥牛規則不准殺牛，祇是用一塊棉布套住牛角而已，所以與西班牙那種見血的鬥牛比來，又是一種風味。

將近六月底時，我出發前往泰戈斯河以南的阿蘭脫局省去觀看軟木樹林。軟木樹外面的一層便是軟木，這一層可以剝去，不會損及這樹的生命。這種樹林，以地中海沿岸的各國爲多。葡萄牙的法律，規定一株軟木樹祇能在九年中剝取軟木一次。剝取軟木的工作，在樹的生命達二十歲到二十五歲時開始。初次剝下的軟木，質地較次，不很適用，此後才能應用。到這樹的年齡達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歲時，便不再生產軟木。葡萄牙全國的軟木樹林共有一百五十萬方哩之多，年產軟木十五萬噸以上。最大的軟木樹已達千歲，三個人尙不能合抱這樹的樹幹。在葡萄牙最大的一塊軟木林處，我見到有七千五百方哩的土地都種植着軟木樹，還有一萬五千多方哩，則都是任意生長着的軟木樹。

軟木樹剝去了外面一層的軟木後，現出裏面

深紅色的樹榦，剝下來的軟木，要放在滿裝沸水的缸中煮一小時，然後趁它還潮溼時放在太陽下曝晒十天。若是這軟木的質地佳良可用，便再放在沸水中煮一小時，最後切成小塊，做成瓶塞，或者切成三百分之一吋厚的薄片，作爲香煙一端的包頭。一般人稱爲「橡皮頭」香煙，其實要叫「軟木頭」才對。

軟木的用途並不止此，從釣魚鈎上插魚餌的軟木塊到救生衣共有幾百種不同的用途。它有絕熱絕寒的能力，所以近代化的建築常用軟木做屋頂。冰箱中亦放着軟木，保持裏面的冷溫度。此外軟木還被用來隔絕聲浪，及用在機器的某一部份，以防機器受油類和水的侵蝕。

接着我前往依伏拉(Evora)遊覽。將近依伏拉北門時，有一隻陶器的大酒壜，高達六呎，周圍達十二呎，形狀像古代希臘的古樽，裏面足可容納幾十個人而有餘。這城在公元前七十五年時是羅馬殖民地的首府之一，後來淪入摩爾人之手。直到今日，城內各屋子的窗戶大門，煙囱等建築，仍顯現出摩爾人的建築式樣。

這裏的煙囱，大得異常，但是很美，而且式樣各各不同，看來不像煙囱，而像一個個小塔或擱樓。有些煙囱作長尖塔形，有些像帳幕。四邊都鑿着各種方形長方形和三角形的小洞，放出煙燼。這種大煙囱，在夏季且有調節空氣的妙用。

依伏拉的市長領着我前往參觀聖法朗茜斯大敎堂。敎堂中有一個小禮拜堂，叫做人骨禮拜堂，裏面壁上掛着幾千個骷髏，門外面用大字寫着「我們在此等待你的骨頭。」看了使人毛骨悚然。

離開依伏拉後，我前往葡萄牙最南部的阿爾加扶省。到葡萄牙來遊覽的外國人，極少來到這一省，連葡萄牙當局發行的導遊小冊等書籍中，也絕少提到這裏的情形。但是這一省却有特殊引人的地方。摩爾人在葡萄牙遺留的影響，要算這一省最大。這裏的言語、音樂、建築、風俗、手工藝等，都具有摩爾人的特點。據說在公元八世紀時，摩爾人便征服了這塊土地，一直留居到十三世紀，才由十字軍協助葡萄牙人將他們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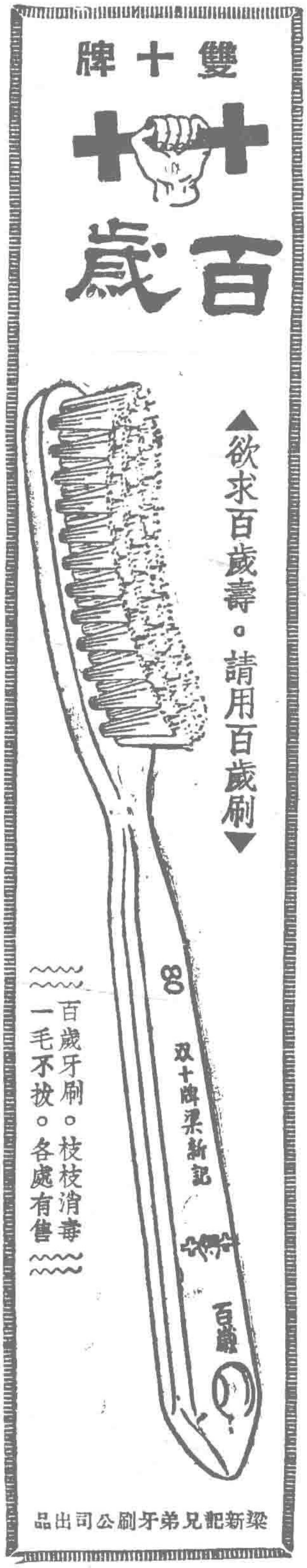
阿爾加扶省中一部份較小的農田，仍舊使用着摩爾人的灌溉方法。灌溉的水，用吊桶從阿剌伯式的深井中取上來。取水時由一頭蒙着眼的牛或驢子繞着井慢慢行着，轉動滑車，來拉上或放下吊桶。夏季時很少下雨，所以除了樹木外，所有的植物都轉成褐色。春天時則杏花盛開。這裏有一件使人不能忘懷的東西，那便是碩大無朋的風車。每個小山丘頂上都有一具。白色的風帆，由[illegible]十呎大的輪子轉動着，幾乎觸及地面，使我想起了唐吉訶德與風車相鬥的故事。

風車的大輪輪緣上，裝着許多個瓦製的小瓶都在一面，看來絕無用處，但是一個推磨人對我說，那些小瓶在風的吹擊下會發出嘘嘘的聲音，所以他在田裏工作時，祇消聽見那嘘嘘的聲音，便知道風車在轉動。聲音一停，便表示風向已經轉變，那風車不再轉動了，於是他便過去把那風車換一個方向。

這裏的天氣極熱，日光尤其厲害，因此人們都儘量留處在翳陰的地方，他們頭頸裏都圍着布，還常常帶着陽傘，以免中暑，連馬背上也覆着厚厚的布，但是男男女女都帶着黑色的氈帽。

我又往南部其他各地走馬看花地行了一遍。最使我驚異不置的，是某一個小鎭上的一間監獄。這監獄裏根本不見到一個牢頭禁子。犯人的親友們便站在窗外與他們悠閒地談着天。那些窗上的鐵條，每兩條間的距離，少說些總有六吋寬。任何器具都可以從鐵條中遞送進去，但是有誰高興費這些精力和心機來越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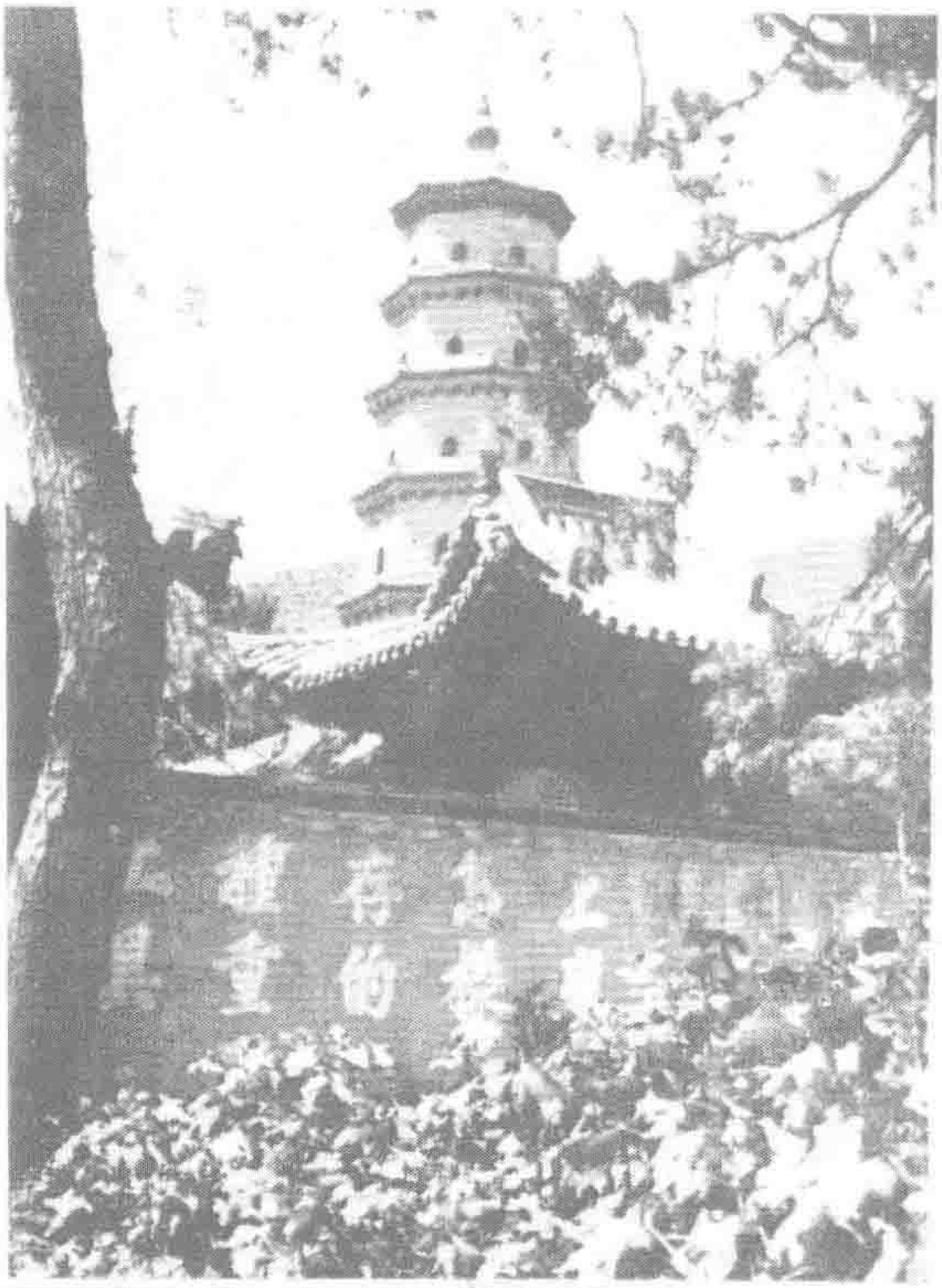
最後我抵達了葡萄牙最西南角的薩加城(Sagres)，參觀了葡萄牙的早期航海學校，然後站在一個古堡上遠望附近的聖文生海岬，這是全歐洲最西南的地點。當我凝神注視着這波濤澎湃的山岩時，紅日西沉，文生海岬漸漸在薄暮的包圍中消失，而我在葡萄牙的歷程至此也告一段落。



戰雲中的太原晉祠

水祥雲 攝

太原晉祠爲具有悠久歷史的名勝地，山海經中的「懸甕之山，晉水出焉」，就是指晉祠懸甕山下的難老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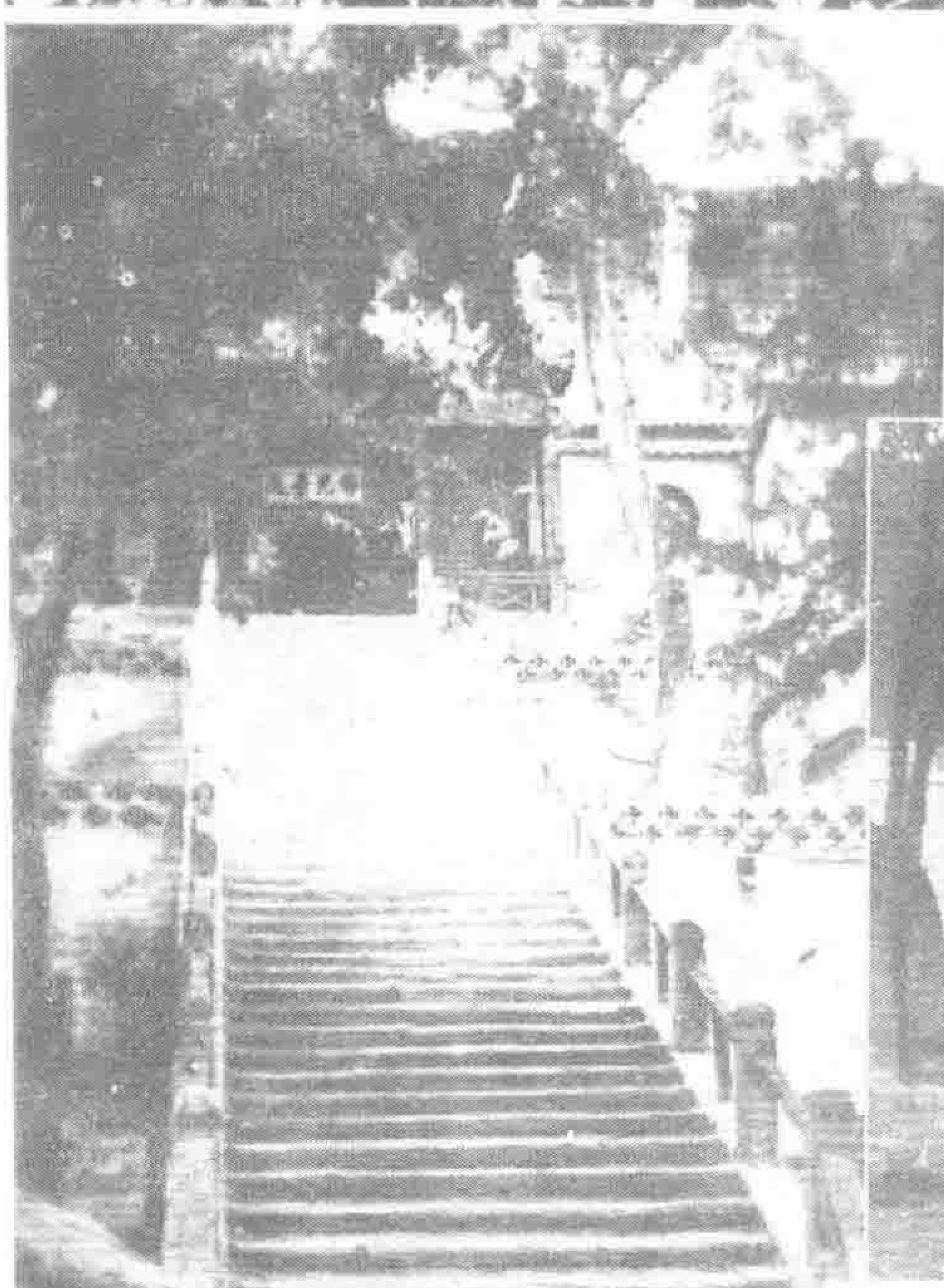
晉祠自漢唐宋以來，卽以古蹟名，此爲塔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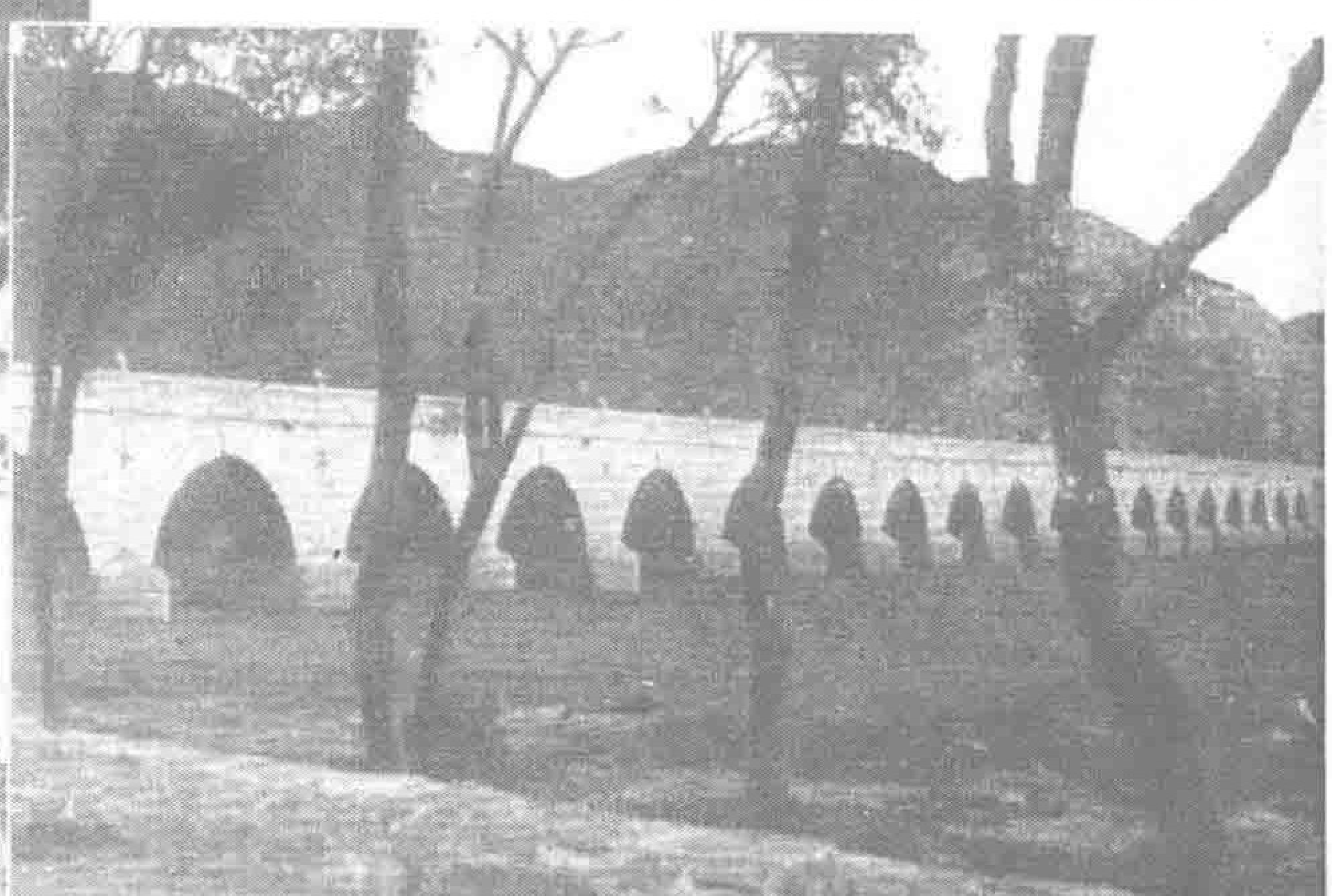
周柏唐碑爲晉祠著名的古蹟，此係各界慰勞團在周柏下所攝。



山西省組訓工作極爲努力，此爲太原保衛戰中，參加前線喊話工作之婦女先鋒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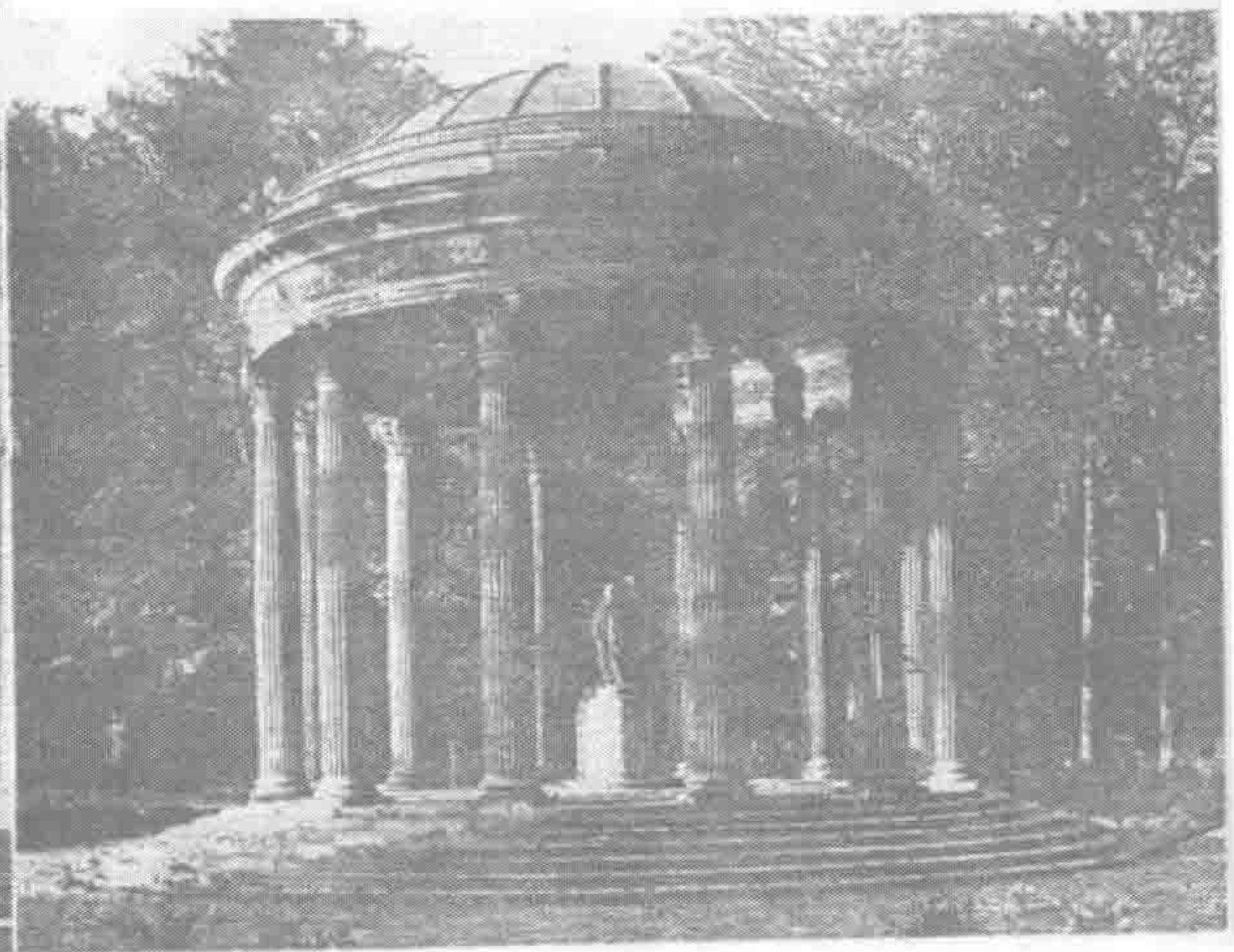
晉祠樓台亭閣，都爲古代建築、極稱壯觀、此爲晉祠旁七十二石級偉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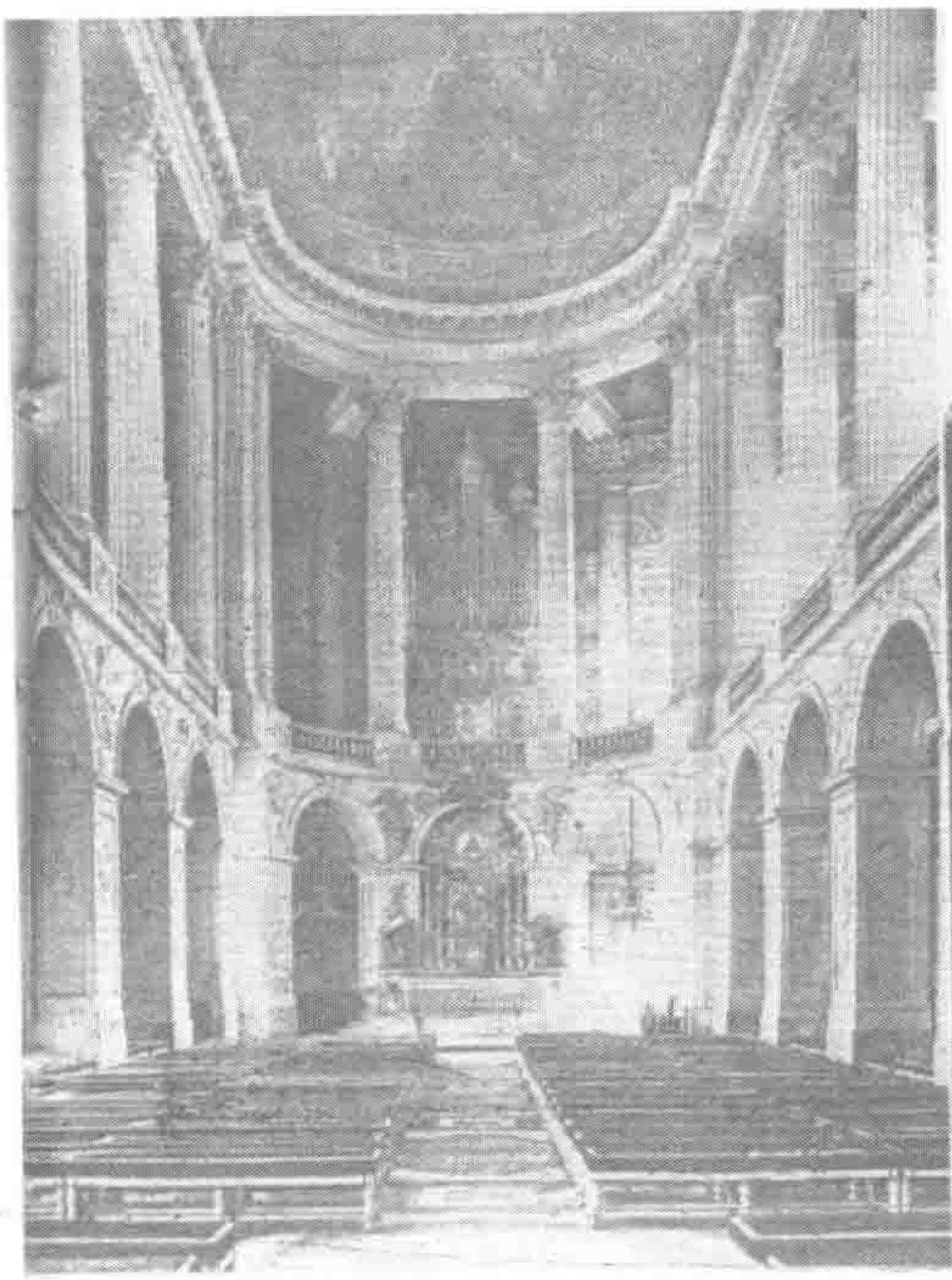
河村閣山柯，方設多風亦優，太生不 [illegible]

綺麗的凡爾賽宮

朱傑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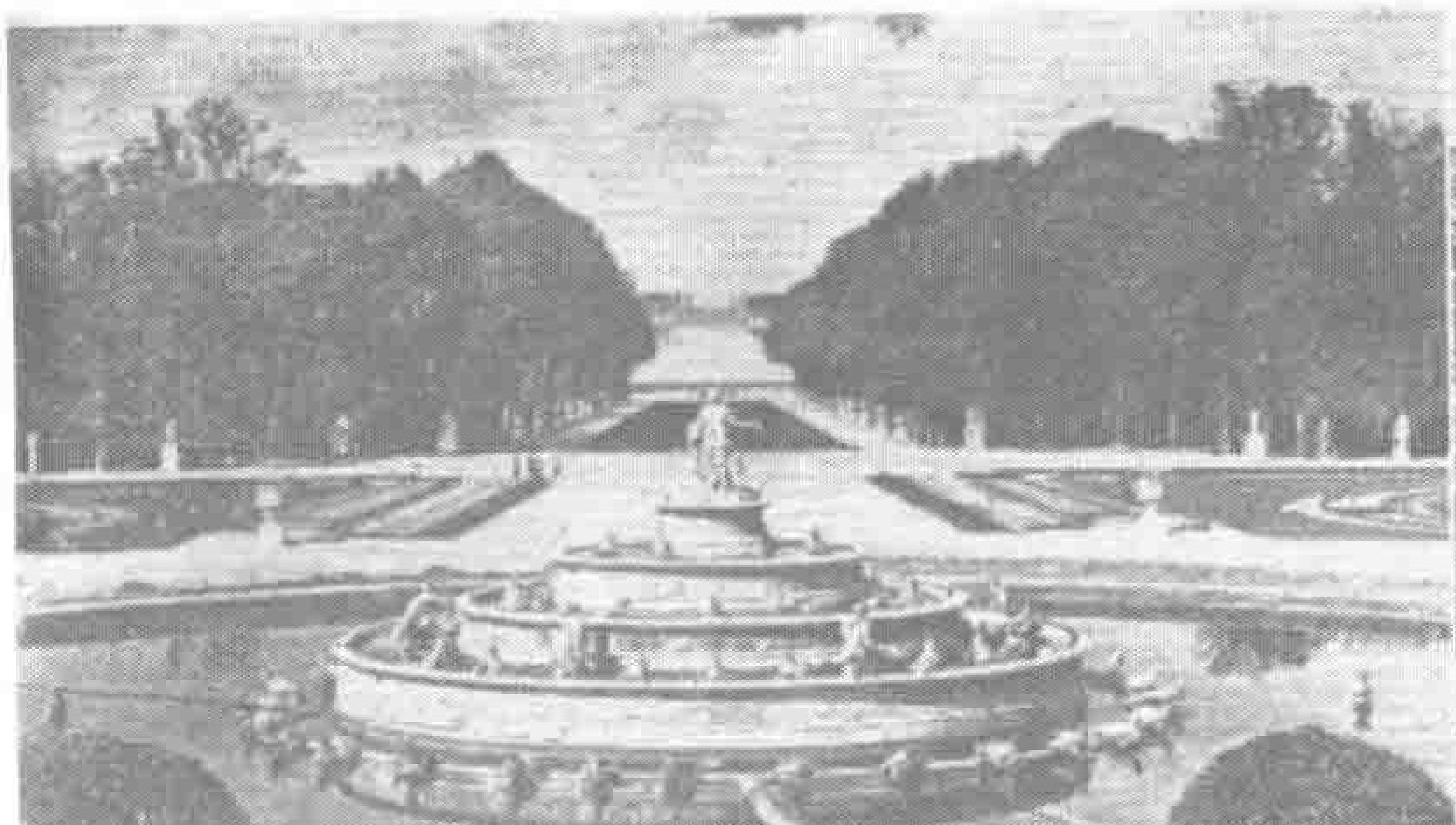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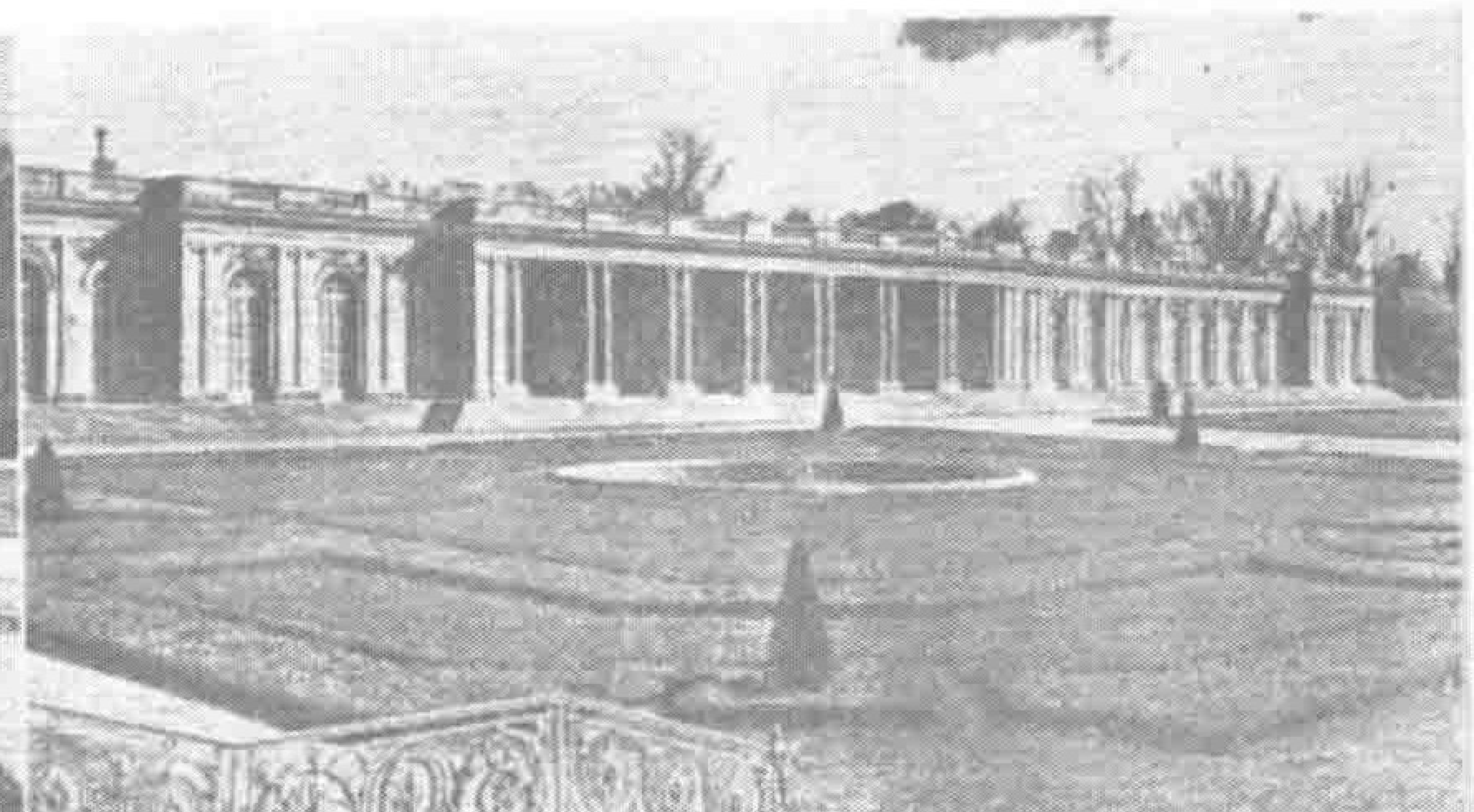
⇩ 愛神祠建於一七七八年，四園都是圓柱子。祠中的愛神像，係仿照藏在羅佛博物院中，鮑卻章氏的傑作所雕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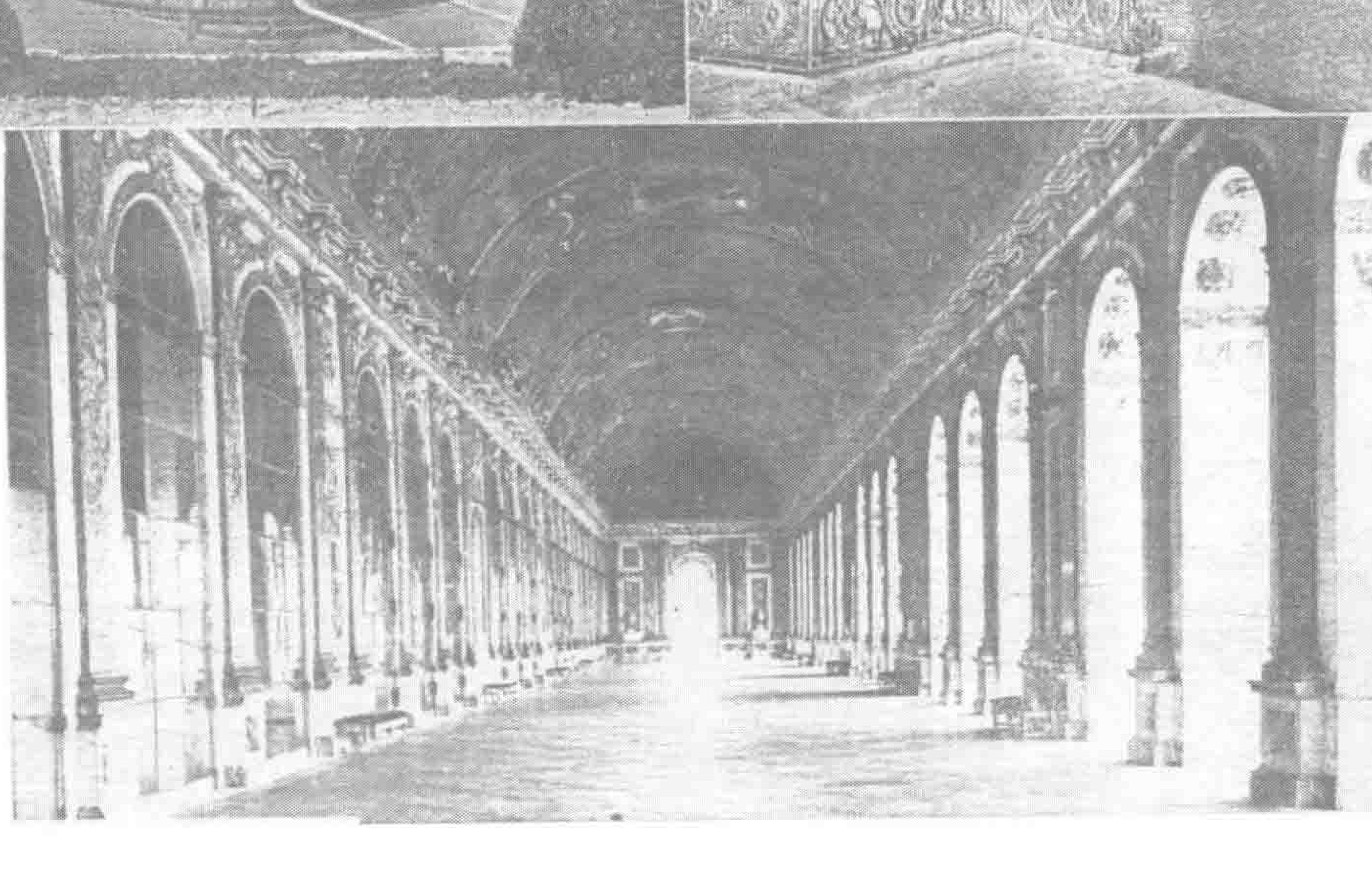


⇦ 宮中教堂爲帝后及貴族禮拜所禱之處，內部裝飾華麗莊嚴，祭台風琴和壁畫，都是名手所作，別具匠心，爲藝林瑰寶。

⇩ 路易十四於一六八七年興築大特里阿農別墅、貝代替一六七○年所造的磁石別墅，王帝在日理萬機之餘，常在這裏息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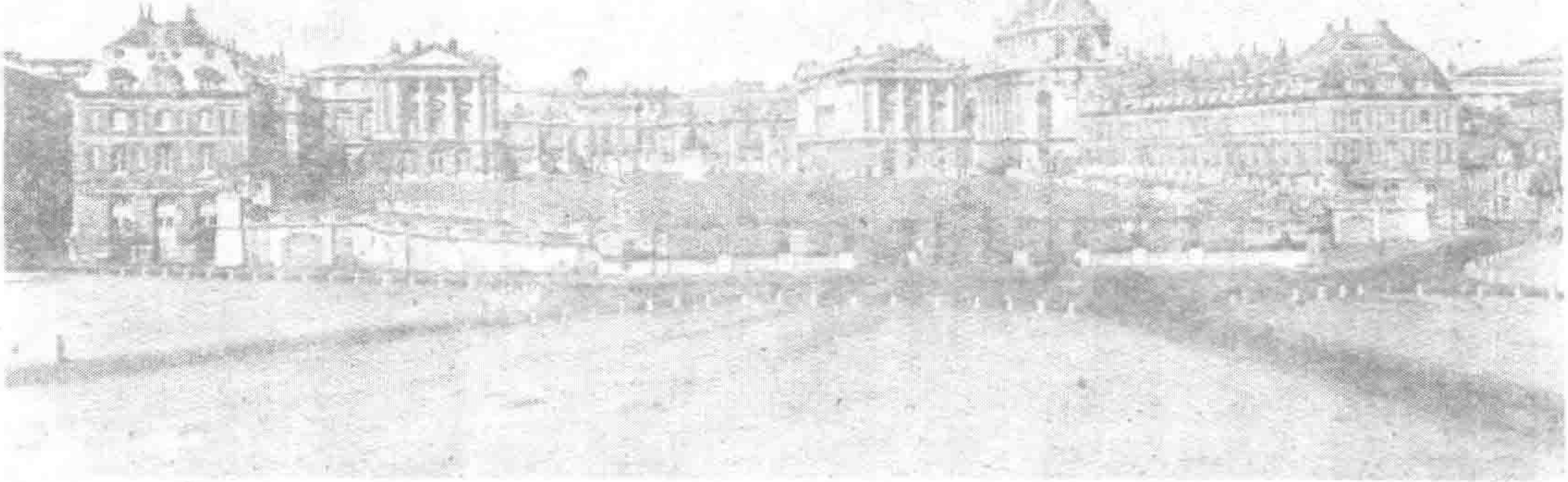






⇧ 凡爾賽公園綠茵如錦，水明若鏡，一片綺麗景象。這是正對着宮殿的噴水池，由此眺望全園，美景佳色，完全收入眼底。

⇦ 琉璃長廊築於一六七八年，爲凡爾賽宮中富麗堂皇的所在之一。天花板上的寓意畫係勃侖氏傑作。一九一九年六月廿八日，在此簽訂凡爾賽和約。



凡爾賽行宮紀游

朱偰

余久聞凡爾賽之名，以其爲法王路易十四所創建，歷代君主，踵事增華；又以德皇威廉第一卽位於此，巴黎和會又召開於此，故凡爾賽之名，遂傳聞遐邇。三十七年十月，余在巴黎，楓葉初丹，秋高氣爽，遂乘興作凡爾賽之游。玆先略述其梗概，再紀游踪。

凡爾賽行宮，肇建於法王路易十三，時爲一六二四年，當我國明熹宗天啓四年；然不過一行獵休憩之所而已，尚無今日之規模也。及路易十四卽位，始大事興修，初僅有大理石廷院(Cour de marbres)繞以宮殿，及南北兩翼(Aile du Nord, Ail du Midi)；及一六八二年（淸康熙二十一年），朝廷從巴黎遷凡爾賽，宮廷之前，更增二翼，左右相向，稱之爲尙書廊(Ailes des Ministres)。時當法國國勢鼎盛時期，故規模宏偉，氣魄雄壯，而園林幽美，泉流淸澈，爲巴黎近郊名勝之一。路易十四卒於一七一五年，路易十五，十六繼之，踵事增華，更臻完美。大革命發生，凡爾賽改爲兵工廠。拿坡崙一世，嘗駐蹕凡爾賽南之Grand Trianon，一時冠蓋雲集，又蔚爲政治中心。第一帝國傾覆以後，路易十八及查理十世、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皆駐蹕於此。一八七一年，德意志帝國成立，威廉第一於此卽皇帝位。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召開，並於此簽訂和約。故凡爾賽之歷史意義，至爲深遠，游其地者，於流連風景之餘，憑弔歷史遺蹟，每發思古之幽情，徇徊不忍去也。

自巴黎車站出發，可四十分鐘，卽抵凡爾賽，穿行市街，不須臾行宮在望。前爲廣場，後爲大理石廷院，路易十四造像，作勒馬遠眺之狀，聳峙其前。廣場極爲寬闊，可容千車萬馬，然場中所砌之磚，已高低不平，蓋歷時已三百餘年，無怪其坎坷失修，然在當時，固冠蓋雲集，風雲薈萃之所也。

入右手側門，爲加玻利長廊(Aile Gabriel)，登曲梯而上，爲宮中敎堂(Chapelle)作長圓形，輪奐極美，窗上雕飾，以及四壁神像，皆極精巧，爲凡爾賽行宮建築最美麗之部份。繼依次參觀宮殿內部，初爲法國歷史部份，陳列十字軍東征，克里米亞戰爭（一八五五）及意大利戰爭（一八五九）諸油畫。繼至金星、(Venus)月球(Diana)、火星(Mars)、水星(Mercury)、日球(Arollo)諸室，各按上古神話，於穹頂之上，繪以星球之神像：金星爲愛情之女神，月球爲狩獵之女神，火星爲戰爭之神（以車駕狼而行），水星爲商業之神（以雙牛駕車而行），日球爲太陽之神（駕日輪而行，四季之神作伴同駛），皆出於名家之手。月球室中更有路易十四半身造像，意大利雕刻家 Bernin 作，極爲莊嚴；此外諸室，多懸名氈，繡以路易十四故事。再前，爲戰爭之室(Room of war)，圖繪路易十四戰勝事蹟。折而左，爲琉璃長廊 Glass-Gallery)，正對凡爾賽園，廊有穹窗數十，皆飾以琉璃或巨鏡，穹頂有三十巨畫，皆係一六六二年至一六七八年間路易十四故事，極富麗堂皇之致。廊之彼端，爲和平之室(Room of peace)，繪和平之神。此外更有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及王后臥室，與女王Uafia-Theresa（路易十四之后），嘗住於此，內部陳設，一如昔日。最後爲戰史畫院(Battle Gallery)，陳列中古以來至一八〇九年法國戰勝史畫，皆巨幅油畫。

是日下午，游凡爾賽公園，古樹參天，濃蔭蔽地，宮前爲台地，依地勢分層而降，兩傍多噴泉，水流淙淙不息。尤以正中一池，稱拉多娜泉(Fountain of Latona)，凡分四層，各作圓形：第一層周圍，列龜三十有二，各昂首噴泉；第二、第三、第四三層，則列蛙數十，正中立拉多娜大理石像，飛泉四射，光彩耀目。拾級而下，行甬道間，兩傍爲森林，經霜之後，樹葉作深紅淺黃各色，秋陽之下，爛然如錦。再前行，至大湖之濱，一望空闊，浩瀚無際。

向晚出凡爾賽園門，更游大小特里阿農，大特里阿農(Grand Trianon)爲拿坡崙駐蹕之所，視凡爾賽行宮略小；中有拿坡崙一世臥室，陳設一如往昔。小特里阿農(Petit Trianon)爲路易十六王后安東妮(Marie Antoinette)別墅，離宮頗小，但園林極爲曲折，饒天然勝景；中有小橋流水，佳木扶疎，濃蔭蔽日；更有愛神祠(Temple of Love)，係一石亭，列十二柱，穹頂石階，全作圓形，中供愛神石像，點綴頗佳。小坐樹蔭，悠然自得。凡爾賽以人工勝，此則以天然勝，頗近我國園林藝術。蓋當時建築之初，原倣照英式及中國式，稱爲Anglo-Chinesegarden，時英國與中國交通最早，中國園林藝術，由英國間接傳至歐洲大陸，故有此名也。

海天萬里歸來【下篇】

霍宏暄

七　馬賽到吉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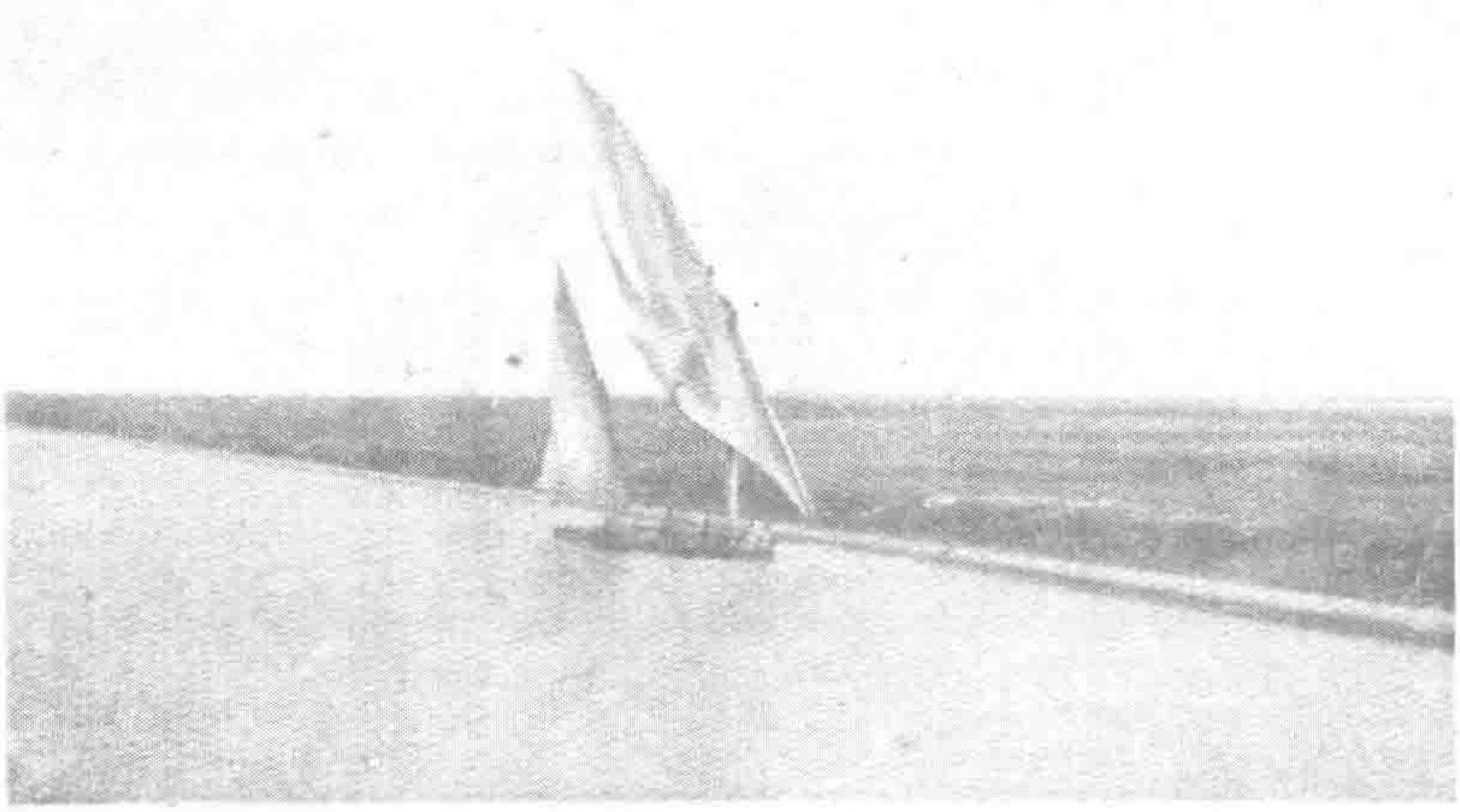
廿九日下午，我們的火車自巴黎開出，車上還不算太擠，座位的一部份是訂售的，我們因爲事前沒有預訂，要買時也完全售光，只好臨時碰運氣，總算不錯，找好兩個位子，全靠脚伕的幫助，夜車很容易使人疲乏，車中人都帶好了食糧和酒，我們也沒有預計到這些，只好靠臨行前的一頓豐盛的晚餐撐腰，還算好，一直到車抵馬賽，肚皮還沒有發生反應。

到了馬賽，先到船公司問了一下船期，原訂是下午開行的，一問才曉得已決定延期一日，這樣一來我們又只好去找旅館住下，行李什物找到了通濟隆分社代辦，剩下來的時間便用來觀賞馬賽城，城市不十分大，街頭已帶有熱帶的風味，飯食烹調，都無殊於巴黎，城西部有一山，有一聖母堂高立山頂，要坐纜車上去，教堂分上下兩層，這是別處不大多見的，聖母像高立在屋頂，建築還新，香火也很盛，這是馬賽唯一可遊賞的地方，港口一帶就嫌太蕪雜了，好在爲時不久，半天很快就過去了，我們很怪公司不把延期消息在巴黎公告，半天工夫如果花在巴黎，收獲要大得多了。

卅一日，行李已弄好，費用很貴，下午二時到碼頭，手提的行李交脚伕送到艙內，我們便排隊等上船，隊伍中有幾位是到國內傳教的教士，一位奧人，一位意人，彼此語言不通，勉强用英文接談一下。結識一下做長航中社交生活的開始，查驗護照之後便上了船，找好艙位，同艙的一位是捷克人，預備移民到澳洲去，另一位是法國人，一望而知是在殖民地長大的「優等民族」，令人望而生厭，我們以不理不睬的態度對待，他住了一天便覺得不適合，運用他的神通搬到另一房間，賸下我們三人相處得很好，那位捷克人曾在德住過六年集中營，他英法文都不通，我們只好用德文接談，他顯然也討厭用這語言，在無言之中我們彼此很了解，因爲他現在仍是個有家歸不得的人，多一方面的逼迫使他流亡到太平洋來，粗壯結實的性格和體格，在澳洲的廣大原野上會有用的，這是對迫害的最好答覆，由於他，我們也認識了幾位東歐語言的旅客，好幾位是猶太人，有一位是一老婦，幾年中家屬都殺光了，唯一的親屬只剩了他遠在中國的介弟，對這些不幸的人，中國能給以安全嗎？我很覺惶恐。

船在晚餐前開出，地中海是美麗而平靜的，我們在安定下來之後，其次便是探尋新朋友，船上的國人當然是最主要，同桌共餐的幾位首先認識，朱警辭先生是大生紗廠董事，到荷蘭開農學會完畢回國的，陳炳賢先生是新加坡僑胞，這次自美學成返國，他是研究東方藝術的，趙汝蒙先生是自法學法律返國的，他立刻成了我們一個小集團中的外交部長，因爲他法文和廣東話的本領，朱先生是一位富有青年精神的事業家，當晚與許兄和他一夕暢談，很覺得可佩，到美國開重整道德會的羅時實先生，由德國帶了夫人女兒回國的冷培根先生，到法國開天主教中等教育會議的吳西俊先生都在第二天中認識，羅先生是靠了汪公紀先生的介紹認識的，此外還有幾位自荷法回國的僑胞，我們這些人凑成了一個小的中國社會。

船上吃的算好，每餐兩道菜，酒是大量供應，味道還不錯，只是有幾位吃不來法國半生不熟的烹調，娛樂方面差一點，每日上下午有唱片音樂會可聽，晚上有跳舞節



蘇彝士運河上之風帆

目，都靠了一隻留聲機，此外便只靠酒吧間的閑談，船廊間的漫坐消磨時間了，清晨船尾上坐坐讀讀書，同小朋友玩玩，成了我的正常消遣，許兄和我都是不大安分的技術人員，平時在一起，往往喜歡談談題外文章，現在有機會在一起共讀暢談了，天天在一起看的談的都是這一套，不知道的人也許以爲我們是學的這些，海闊天空的環境中，清談玄想，最適宜不過。

船行的方向是由馬賽向科西嘉薩丁尼亞兩島中間開駛，過了這海峽，更向西西里島旁的墨西拿海峽，海程平穩，快到墨西拿前，經過一個小火山島，後來知道島名是斯窗伯里(Stromboli)船最初直向島開，山頭的煙霧，天上的怒雲，都示人以自然的恐佈，到很近的地方才轉舵，讓我們充分看了一下島的全貌，墨西拿是西西里島上的要城，和意大利的靴尖相對，這左右兩岸都是盟軍登陸的戰場，現在更無從辨識了。過了海峽，船直向蘇彝士，這段路是舊遊之地，茫茫的海水，變幻的雲形，找不出什麼痕跡。

塞得港口停了一下船，這天正是星期日，岸上舖戶開門的很少，我們也沒有下去，曾經下去的人都很失望，入夜就駛入運河，因爲是法國船，船上發出禁止攝影的命令，也有埃及警察上來監視，其實航行多在深夜，誰想照也是沒有辦法的，到運河末段，早晨的紅日已經很强，兩岸堆砂，都晒得像要發火，出蘇彝士港進入紅海，天氣更熱了，偏偏在這時期用水又要節約，每天只放上下午兩個半小時的淡水，洗澡洗衣都受限制，感覺非常不便，紅海之熱是有名的，上次由印度西行，沒有覺得太苦，這次自西向東，覺得熱得不得了，人的感受多半是由比較而來，這也是個明證。好容易盼到了吉布的，這地方是法國領土，和英國的亞丁在南北遙遙相對，有鐵路通到阿比西尼亞的東城，晚上到了，大家搶先上岸，不料城市竟小得可憐，港口長堤連燈火都沒有，走進街頭，也是昏天黑地，毫無可觀，看了一下便廢然思返了，這地方只有香煙便宜，烟民藉此機會囤集了不少，趙君也買了兩條，竟被人在黑暗中搶走了一條，更是得不償失了，法國的文物可觀之處全集中在巴黎，到殖民的經營上，腐敗無能隨地可見，這塊地方本是佔了來和亞丁競爭的，相比之下，法國的殖民比英國人又差遠了。

吉布的

炎熱苦薰蒸，連朝紅海中。
晚來停泊地，共逐市廛燈。
港黑無漁火，街昏亂販聲。
睹斯知國運，犨効竟何功！

八　長航中的災難

船離開吉布的，天氣變濕和了些，因爲緯度已南，仍然苦熱，熱魔還沒趕走，風魔浪魔又來，紅海地中海的平靜又值得追憶了，印度洋上的風浪不弱於大西洋，顛動起來相當利害，出了紅海，立刻見到下馬威，許君和我都被迫回臥艙底，沒有吐，可是不敢再吃東西，也不敢多動，當晚許兄發熱，更增加了旅行的苦難，第二天早晨去看醫生，醫生也不大十分明瞭病狀，只給一點退熱的藥，語言困難，全虧趙君幫忙，才能使醫生了解，這時風浪稍好些，我已能起來就餐，許兄的病却不能好得如此快。

平順的環境不覺得時日多，也不覺得船慢，在苦難中這些都變成不可忍受的苦刑，紅海一段西去時只走了兩天半，這次竟苦晒了五天，印度洋的風波，我們竟穩穩吃了一星期多的苦，船平均速度只有十四海浬光景，是太慢了，慢得令人心急，許兄的燒慢慢退了，但是胃口不開，體力太弱，醫生只許他吃不帶油質的東西，是什麼病？是一個問號，何時能痊愈，又是一個問號，大夫所問的又是一套馿唇不對馬嘴的東西，咳嗽不？大便如何？天天要問，彷彿有所期待似的，更增加我的疑慮，很僥倖在有一天看病的時候碰見了同船的桑德立大夫，他是震旦大學的教授，經他和船上醫生共同診斷，認定許兄所患係肋膜炎，並且查到肋膜積水已經很多，當時用針抽出約十公撮的水出來，病狀分明，心頭的石塊放下了一半，但因此也知道許兄大約須一路偃臥將養到滬，航程遇病

巴黎雜碎

沈弢

一走出國門，愈覺得關心祖國，所以每一個同學和華僑一相見時就喜歡問一聲：「可曾收得家鄉來信？怎樣說？」

以前我在越南，香港，馬來亞，緬甸，非列濱，那裏華僑多，有中文報，居住在那裏，除了有時偶然有一點思鄉之念外，還不大覺得自己已在外國；到了歐洲，這可不同了，歐洲的報紙，平時就很少登刊中國的消息，有時甚至把人名和地名都拼錯了音，使你還要去猜度。我這次在政治大學口試時，主攷者問起我對於法國報紙的意見時，我就是這樣的告訴他。法國的報紙通常最注意他國內的新聞，其次是關於歐洲和美洲的，再次是他「屬地」上的消息，最後方輪到世界地土最大人口最衆的一洲——亞洲。

倘如有人說歐洲人熟悉世界情形，這至少可以說中國人的「世界知識」並不弱於他們，中國報紙採取世界各大通訊社的新聞，歐洲的報紙在經費上既不能派很多的駐外記者，他們又不大採用別國通訊社的電訊，所以除了些專門研究國外某一地域的專家或學者外，（他們還些專家制度，却也值得使我們效法

六一—一六六



錫蘭島首都科倫布鳥瞰

實在是大不幸事。

到了錫蘭島，這地方也和印度一樣變換了統屬關係了，船上組織了一個旅行團，旅行參觀內地的康提，這是戰時東南亞盟軍司令部所在地，我爲了經濟，兼爲陪伴許兄，放棄了這個機會，順便上岸看了看，並替許兄買了些水菓和餅乾就回來，錫蘭自古稱爲獅子國，現在却再也看不到獅子的雄風，居民以及風俗都很像印度，幣制也爲盧比，但和印度盧比不同，印度盧比下分十六安娜，這裏是百分制，同於我們的銀元，商業不算太繁盛，也有幾家中國飯館，文化是非常落後的，可以從報紙的程度和書店的貧乏上一望而知。

在從錫蘭到新加坡的途中，船上開了一次同樂會，節目很熱鬧，下午是小孩們的聚會，節目也多由小孩表演，晚上是成人們的跳舞會，我照例沒有參加，參加這會也是一件很勞民傷財的事，檯子上坐一坐，飲料只有香檳酒可以上場，我是沒有這種裝胖子打腫臉的雅興的，只樂得享受熱鬧場外的冷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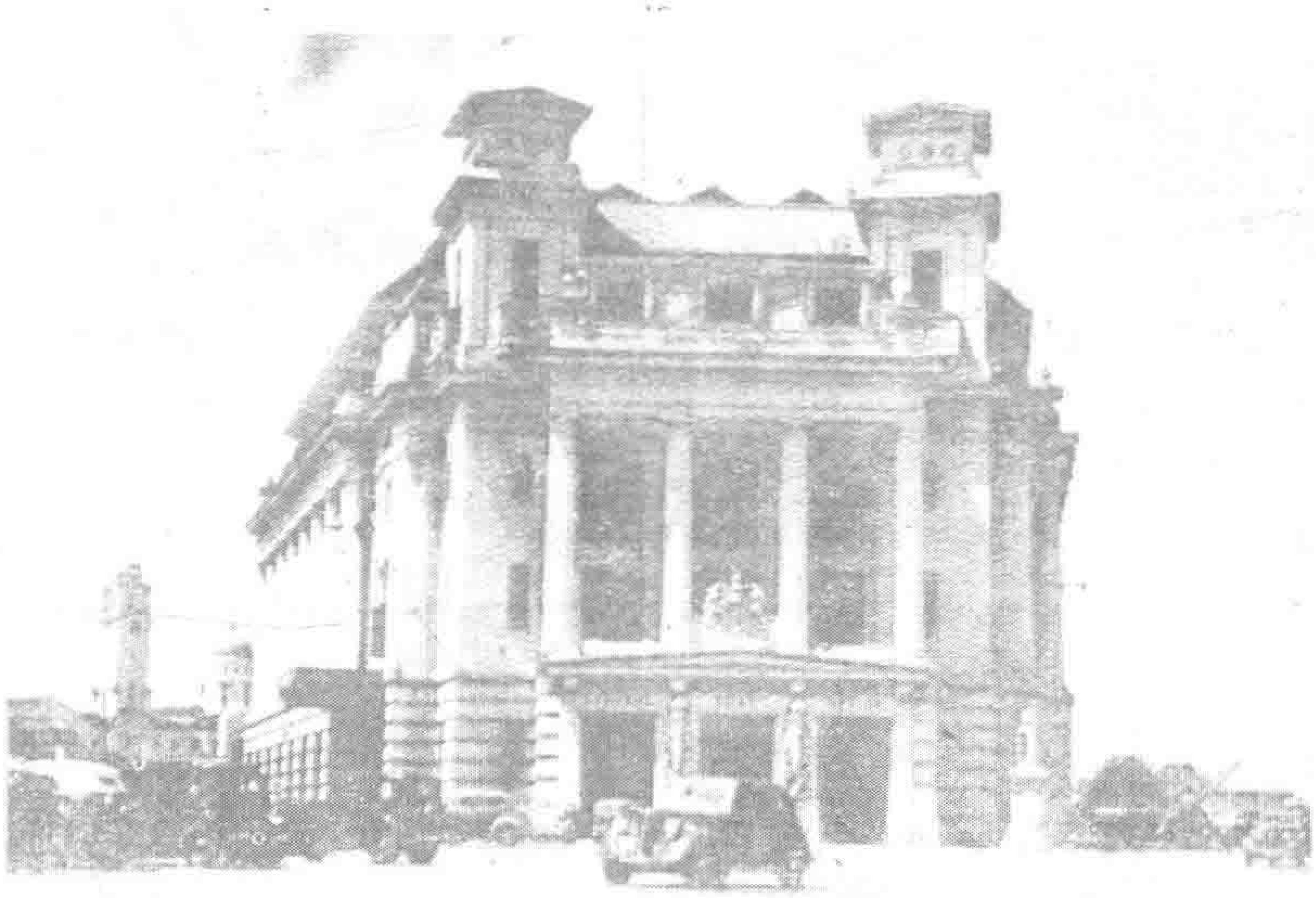
船進了蘇門答臘島和馬來半島之間的麻六甲海峽，沿岸是棕櫚滿山，水上鯊魚很多，印度洋上最多的飛魚現在少見了，新嘉坡是我們第一個想見的地方，因爲這裏是華僑的世界，南洋的樞紐，可是船到這裏竟沒有進港，只在港外加好油，上下客人都用小船自十公里外的市區接送，算計時間，竟不可能

的。）普通一般人民，就是一個學生，也對於亞洲許多地方有着一種極模糊的印象。

在法國的中國同學，最容易的是被人認爲安南人，也有人會問他可是日本人？倘若他知道了你是中國人，他就可能問起你中國的雅片煙，小脚女人或男人的小辮子，我聽到這些問題時，我就問他可曾看過關於中國的書籍？幾十年以前的文字，神話式的記載，美國的電影使這些人有了這些誤解，還有些是日本的風俗習慣（像女人在社會和家庭裏完全沒有地位）也使他們以爲是中國的文化。

有二句也是外國人喜歡說起的，那就是中國廣大的領土和衆多的人口。一般的法國人往往把一些「不可解」或「太玄妙」的事情稱之「中國東西」Chinoiserie，甚至有人把這字解釋爲「太難的事情」或「混亂的情形」。這個字現在已編入了字典。

外國人喜歡吃中國菜，在巴黎就有中國菜館十來家，店主大半是第一次大戰時來此的華工或華僑，這些菜館的生意都不差，價錢比較貴，菜味却分不出是廣式，川式還是平津筵席，儘管有的叫上海樓，有的叫山東飯館，有的叫金龍餐室，所有的菜都是差不多的！那裏有白米飯，也有蛋炒飯，還有些國內所稱的「熱炒」。倘你眞的要像在國內吃一桌筵席，那就難了！好在外國人想吃的也祇就是這種「中



戰火前之星洲郵局偉觀

上岸參觀一下，實在不無遺憾，朦朧月光中我們又復東向行駛，新島燈光一綫，平浮海天之際，交臂相失，太可惜了，新上來的旅客多半是華僑，碰到一位商界朋友，談起改幣之後的幣信問題，很覺興奮，我們的船到這裏算是最南的一點，已很近赤道了，過了這裏，天天北走，漸漸接近溫帶下的祖國，許兄的狀況很有進步，肋膜的水已經逐漸消退，醫生開了鈣製劑的針藥，預備爲他注射，新嘉坡沒有上岸，只有等待到西貢再買。

九月廿五日到了西貢口外的聖雅各角，這是越南的一個軍港，當晚船停下來，預備趁第二日的大潮入口，誰知這一地竟滯留我們七八天之久，第二天清早，我還以爲船已進口，誰知只換了一個停泊的地方，聖雅各角仍在眼前，上去一問，才知已經擱淺，船長昨晚會以法國名酒設宴款待領港，七八瓶香檳灌下去，一清早便把我們送到這片淤砂上來，據說是因酒誤事，因爲船上有百多個摩洛哥兵，有一部軍火，有人還懷疑這位領港的是否另有歹意，最初兩天船上很戒備着怕有意外，當天晚上大潮，船上還想用自力更生的方法逃出去，誰知水攪得渾泥一片，船竟絲毫不能動轉，船底已深吃入泥中，自己無能爲力了。

這個玩笑開得不小，探測一下船頭水深只二公尺半，船尾水深也只三公尺，船吃水八公尺，這次載重不多，算來也還有二公尺到三公尺在泥裏，如何自救呢？這是一個不十分容易的工程問題，船上只好一面卸貨，一面向香港新嘉坡求救了，客人紛紛下去，船上頓時靜了下來，頭二等甲板上的靠椅，平日本是人人爭搶的對象，現在也人去椅空了，便宜了我們閑人，飽食之後，倚欄看書，生活極像住在一所海濱的大旅社裏，船上一面求救，一面等待月半的大潮，一面也做準備工作，在我們的窗口外埋了一根測水標誌，於是我又多了一件水文觀測的工作。

船擱淺的地方，離河口不遠，河口本是曲折的，入海的地方又是一個直角形的曲折，這樣泥沙便堆積在出口的左方，港口方面本有兩座號燈警戒來船，如果能保持在兩燈連接線的外面，是絕不會有問題的，不曉得領港的人竟如何醉得發昏，竟把船引偏十度左右，走出航線幾百尺，地方風景倒好，岸上樹木屋宇成了我們的近鄰，淺海上是漁人下網捕魚的地方，小船來去，煙雲變化，的確是避暑的勝境，可惜我們都是趕路的人，少有這種雅興欣賞，爲了生病的許兄，這是很好療養的機會，醫生閑了，正好多分些心照看病人，船穩穩的站在泥巴裏，不消再愁暈船了，在廿九年的夏天我曾有同樣的經驗，由渝返昆途中長途汽車上，我得了惡性瘧

國菜」，尤其是想試用一下中國的「筷子」而已。

在巴黎的里昂車站附近，還有幾家中國麵館，那裏有炒麵，湯麵，混吞，水餃一類的麵食，門面和裝璜很壞，座位也很馬虎，不過還有點中國味道，同時價錢也便宜得多，所以中國學生去的不少，可惜地點離拉丁區和大學城都很遠，來去得坐半小時的地下車或公共汽車。

中國麵館的老闆一見了中國來的同學，老愛問長問短的問着他二三十年未見的祖國，有時他還會告訴你他這二三十年來的經過，說到後來，往往是：「將來死一定要死到中國去的！」可愁的是祖國目前還是滿天烽火！

有人愛把巴黎來比北平，今天巴黎「戰鬥報」Combat 上還有人在說北平是世界上最美的都市，我記得也有人這樣說過巴黎。這二個同是幾代的京都，同是文化的中心。在北平，闊人有闊人的享受，窮人也有窮人的消遣，在巴黎亦復如此；十個法郎（二個月前祇要五個法郎）的地下車票，你可以到巴黎任何的一角；巴黎有要穿了夜禮服去看的「大戲院」Opera 和大宴會，也有祇要五十法郎一張門票的小電影院和祇有六十六個座位的小話劇院子，廣場上還有像「天橋」一帶的雜耍，練功夫，賣拳頭，做



西貢海岸風光

疾，天天燒得要死，掙命掙到貴陽，入了醫院，偏巧盤江橋斷了，所有車輛一概不放行，把我的車子也留了一週之久，事實上是等我養病，一週將息，才能隨車行進到昆明居然好了，現在我只好以這經驗安慰許兄。

船上天天卸貨，船頭漸漸抬起，潮水也一天大似一天，到了十二日，這是一月的高潮期了，船上白天仍然忙着準備工作，潛水人沿船周下去探視了一周，附近水的深淺又做了一次仔細的探測，晚上開始工作，把船錨用小船拋下對船頭垂直的方向，然後用一隻絞船橫拖本船，加上自力更生拔錨的力量，船漸漸動了，到錨拔起的時候船已移動了四十五度的角度，船上人自然皆大歡喜，可是正當拖船放鬆，潮水漸消的時候，船忽然向一方傾斜，而且歪得很利害，這時是深夜二時左右，船上安眠的人都驚惶失措的跑上甲板，幸而校正得快，船又慢慢正過來，人人已都出了一身冷汗，原來船在泥灘上的位置是一直上坡，現在轉過角度之後已成了滾坡的局勢，所以潮一落船就歪了，船長只好把他再改正到原位置，船穩下來大家才能安心入睡，我也回艙，許兄則仍然安睡，並沒曉得驚擾，擺在他身邊的救生帶也沒有動過。

第二天的中午又是大潮期間，船上駕輕就熟，一個小時內船已恢復自由，回望那塊水上大旅社的遺

的時候圍着不少人，等到要錢時就漸漸的散去了！還有街頭奏樂或歌唱的音樂家，他祇管演奏，自有音樂愛好者會隨緣樂助的。

在穿過巴黎的賽納河二岸，有着許多古老的舊書攤，在Odeon劇院的周圍也是，這些書店據說很多是世襲的，在此你往往可以找到已絕版或名貴的書籍或畫冊，甚至我在那裏有次看見一面中國的銅鑼，這景象也有點像北平琉璃廠一帶的風味。

在北平，有許多人講究京劇或古玩書畫，在巴黎，有許多人喜歡音樂歌唱或美術雕刻和油畫，隨地你也可以找到藝人，石像和在寫生的畫家。

巴黎有許多陳列館古典式教堂和舊式宮殿，這都是上代傳下來的建築，這也有點古都風味。

本來，在這次大戰之後，倘如沒有國內的戰爭，我國的地位，應該是在法國之上的；事實上，法國曾在大戰中放下過武器，我們却始終抵抗着。但是在大戰結束後三年餘，中國人在國外又有不勝焦慮的感覺！

最近有位徐上校經過巴黎去柏林，我送他上車去，在車站上遇見了一位美國軍官，他曾在中國戰場上住過二年，他問我中國的鐵道的里數，我大約的告訴了他，不過我

地，又不免心嚮往之，船上把其他善後事宜交給幫助打撈的船隻，下午二時船已向西貢開行，這河口一帶是一片沼澤區，棕櫚和灌木雜生，完全是自然滋生的狀態，天然茂密，據說是法人有意的培置來保存水土，不知確否，再上巳是水稻田區，晚秧新綠，全如江南風色，三小時後到了西貢，船靠到碼頭上，兩岸船上都向我們招手，像歡迎傷兵回家。

從隨西貢旅客先上岸的人口中，聽到這苦難的另一面，他們第一天上岸的還好，拖輪走了六小時，第二天上岸的朱先生等就更苦了，他們坐的登陸艇，一無遮蓋，二無食糧，路上偏偏大雨傾盆，澆了個淋漓盡致，船慢，又逆着退潮，早上八點出發，晚上八點才到，遠不如我們留在船上的人適意了。

過新加坡

交臂嘆無緣，深宵過島前，燈浮天海割，雲破月星含，孰俱卞莊志，誰期周處賢，逢僑話新事，償憤望無年。

海上

生非海濱人，鮮識海洋趣，嘗思水天闊，寥索定枯寂，一身托孤舟，親故遠牽繫，局促少自由，風波多掛慮，不如息田園，天倫樂團聚。歐航兩往來，蛙見始自闢，匪特暢觀覽，浪游快壯志，航程亦佳境，蹉跎多樂事，傾蓋結新交，綈袍隆舊誼，坦蕩剖心肺，談論共朝夕，靜談欲讀書，窮追問根蒂，夢縈任迴思，忽驚得佳句，一任浮生閑，塵紛少乖逆，兩間多文章，觸景得新意。蒼穹時清明，大圓覆周密，麗日輝運行，星河灼珠玉，朝霞幻百色，暮雲碎萬億，高下遠近間，分層示驚異，時而吹蟬紗，隨風曳餘絮，時而散錦幡，漫空佈羅綺，時而堆烟巒，奇峯突天際，時而開屏藩，精藍露一隙，陸空因無殊，海上無雜跡，大千成渾然，水天凝一系。輝映當清平，六合無垢痣，浪花隨輕風，畫筆觸微細，明月出前舷，銀光耀沉璧，送迎來晨昏，滄漠浴紅旭，匡廬泰岱間，景色或堪譬，城市苦紛囂，對此何可及？安閒固足樂，顛蕩亦何懼，焉知海上情，不經鏇揚劇，勿遂疑天傾，勿遂疑裂地，勿畏海若怒，當共馮夷戲，怒雲低壓垂，島山着巾幘，暴雨驟然瀉，懸灰下幃冪，波谷崩陷深，波峯山岳巨，縱舟入瘋濤，上下任投擲，暈眩苦如醉，偃伏聊自適，還擬傍慈母，推搖覘兒疾，忘却人世愁，膜拜自然力，獅吼風浪雄，凡夫告皈依。否泰終相間，動靜自相替，轉移在俄頃，風波倏然去，長空虹霓明，歡然共指語，海復歸本然，舟搖猶未息，樂茲驚定情，翻爲杞憂惜，古人不我欺，能安在隨遇。斯行非盡佳，所過少順利，馬賽一日遲，紅海七日滯，冰溜猶艱難，日日數滴瀝，月昏堤岸黑，途迷吉布的，翌日風暴狂，友病益焦急，舟經越南前，入泥十數尺，動轉全失靈，進退並失據，夜更偃燈火，恐邀暴徒擊，勉強瀟洒懷，強爲吾友釋，艱險固意中，海行本如是，停舟正爲君，善養好痊愈。蹉跎復蹉跎，還鄉更何日，身閑心難閑，百感上胸臆，計時望遊子，吾親在燕市，聞斯將何如，孰能慰愁緒，非無拯救策，應手少利器，常懷爲人謀，對此嘆失計，惟將文筆弱，書此留記憶。還當稟堂上，兒心固無忌，海天猶不殊，人謀別臧否，談瀛田廬間，仍當語諸弟，人生非蝸牛，負室徒自窒，當參寰宇雄，添吾浩然氣，滄海人海間，卓然有所立。

附記：右詩成於船擱淺時，直書所感，未嘗計及音韻，完成之後，查中華新韻，始知跨支齊魚三韻之間，支齊本通，魚韻字却成了在喉魚骨，不便更改，姑存其眞，紀念許君病痊，稱之爲「疾治愈」韻。

九　長航的大團圓

到了西貢，聽說船公司有意先到日本後到上海，不久船上果然公告徵求意見，有的人自然爲了時間關係反對，我倒是遊興轉濃，欣然投了贊成票，扶桑三島，藉此一遊，不也是災難中的快事？船上已誤了十天期，大概也有改行的必需，同行的人猜是爲了賺美金貼補一下損失，這次拯救工作，花費了八萬美金之多的包費，眞是不得了

沒有提到中國鐵路線最多的是在東北；他說中國有很大的礦產，有幾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民，農產豐富的廣大土地，將來一定是世界最大強國之一，我聽了沉思很久，竟搭錯了回家的地下車，多費了二十分鐘。

歐洲還有不少迷信於希特勒「我的奮鬥」上的理論的，他們把人類分成優秀和低劣二族，拿物質和工業科學進步的水準來分別，中國人並不比白種人笨，祇是這段時期我們太不上進了！有次有個法國人說世界上還有許多人以爲他們活在十六世紀呢！德國的裴斯麥曾說過：「我們時常要校準我們自已的鐘表！」我想我們也該注意這句話。

現在世界上的二大巨頭，美國和蘇聯，一百年前都祇是落後的國家；不過他們有廣大的土地，有礦產，有人力，有科學和工業，很快地他們就追出了歐洲的英國，法國和德國。我們豈不能嗎？爲甚麼呢？

巴黎一過了暑假，白天縮短了，天氣也轉涼了，很少有一天是大太陽的！黃葉落滿了每一個公園的地上。時代在進展，祇有這天氣倒還是按季輪轉着的！

卅七．十一．三．燈下于巴黎

的數目，合兩千四百萬法郎了，結果船公司決定仍然先到上海，破除了我們的扶桑夢。

西貢和堤岸是兩個聯在一起的姊妹城，兩地僑胞約有廿萬之衆，工商經營，很爲興隆，堤岸一方幾乎是完全中國化的城市，我們在這裏住了五天，首先同羅朱兩位一同去看當地的總領事尹鳳藻先生，從他口裏略微知道一點當地情況，也順便陪同拜訪銀行及商會方面的人，堤岸中華商會會所蓋得非常考究，戰時是日本殺人魔窟的所在地，樓上禮堂房頂，還保存着日本人裝好的弔人打人的鈎子，兇殘得令人髮指，這城市中賭場煙店都有，也可見法國人經營殖民地的眞精神，西貢還有一些不錯的市區，沿街花攤尤其美麗，公園裏的博物館據說從前還存有辱華的遺物，如劉永福的軍旗等，現在已不見了，街道一般說都很髒，幣制也很亂，外幣市價非常不定，走私也很猖獗，可以由碼頭上盤查之嚴看到，我們的船上還發現了走私黃金的案子，越南政情，比我們似乎還不好，一國三公，外僑處境很困難，我們國慶快來了，領館掛旗就很爲難，不論掛得如何，總不免得罪一方面，請示中央，中央也不會有更好的辦法的，總怪我們國力不行，沒有自行其是的勇氣。

九日離開西貢，又上來了一批中國人，有的只到香港，有的到上海，更有去日本遊覽的，人數還是不多，四等艙中有一批回國僑胞，也有一批遣送回國的日本人，這樣形成了四等方面的擁擠現象，人口的偏在，很使幾位朋友發生一點社會主義思想，總而計之船上是中國人的天下了，十日國慶應如何慶祝呢？朱先生趙先生我們一起發動籌備，得到羅先生吳先生和其他新上船的先生們的贊助，我們決定舉行一個慶祝會，遵英法常例，以酒招待外賓，經過短時期的商訂，決定十日上午八時舉行，船上爲我們在頭等的酒吧間佈置好了中法兩國國旗，預備了香檳酒，我們自已備好了簽名紙筆，通知全船的同胞參加，屆時主客都到了，船長也如期到會，羅時賓先生經公推主持致詞，由郭蘭蓀先生翻爲法文，高朋滿座，美酒盈杯，爲我們國家稱觴祝壽，典禮雍容，人人歡快，來賓也分別用中西文字簽名以留紀念，簽名中最年小的是在英國降生的一位小國民彼特，這還是他降生以來第一度的國慶，由母親薛太太秉手簽名，這張簽名我以辦事人資格留存下來，是長航中最好的紀念品，會中共吃去香檳酒廿一瓶，會後由我和趙君捐募，很快湊足，還付了茶房們一筆豐盛的小費。

第三天到了香港，船停到九龍碼頭，這裏還是廿七年入滇時舊遊之地，現在重來，一算已經十年，山形依舊，人事多變，十年中已不可一一追思了，許兄經針藥的注射，身體已見大好，仍然不願上岸，只好又由我一人去跑，過海先去看看通用電器公司港行的經理，順便看了一位在英同學的父親，出來在大道上閒逛，買了些東西，換了一點金圓劵，新新的怪可愛，書店看了一下，稍稍了解一下國內出版界現狀，買了些水菓就回來，船七點開行，已經滿港燈光，非常美觀，在船上接到幾封信，知道在滬有人迎接了，心情爲之大快。

港滬之間很快，末幾天才想動筆寫遊記，寫不到一半，船已到了江口，故國河山一路看望，現在更見了黃黃的江水，寫東西再寫不下去了，十五日中午，我們的船靠了公和祥碼頭，接客的人離船上還遠，靠了望遠鏡的幫助才找到了來接的王之珊先生和梁小姐，他們都是二弟宏曦的好友，在人羣的另一方也發現了來接的周念謨同學，下去把大病初愈的許兄請上來和他見面，下船才知道他們已等候很久了，檢查費時，一一弄好經四點多，坐上三輪車，大上海的燈光和擁擠使我目眩頭暈，心情有點像子夜當中的吳老太爺，只可惜太上感應篇沒有在手上，倫敦巴黎上海的長航終於在十二日陸行四十六日海行中結束了，依電影故事看，這是一場大團圓，但是上海已經是搶購中的都市，惶惶的心情反不如船上安定，工作流動又不知將到什麼地方去，只好就此先團圓一下吧，眞正的大團圓——返家，還得待之來日。

更有小詩一首：

紀念雙十船上的勝會。

少作糟邱客，稱歡且舉杯，
瓶開僧竹破，酒滿乳花堆，
掤建追遺志，流之數刼灰，
入喉雜愁苦，不覺玉山頹。

導游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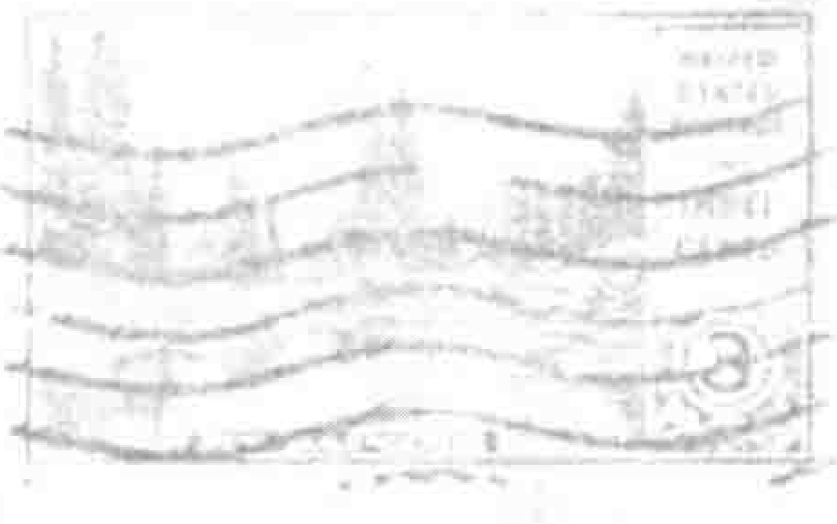
本社出版各種導游叢書爲旅客所必備已出版者有下列九種：

台灣攬勝
杭州導游
南嶽導游
常熟導游
無錫導游
南京導游
北平導游
廬山導游
嘉興導游
黃山手冊

中國旅行社啓

美國國家公園紀念郵票

張延祥



美國國家公園之紀念郵票左圖爲 Mt. Rainier



Everglades



Yosemite







日本國家公園之紀念郵票，自右而左，第一圖次高タロユ，第二三兩圖，均爲日光。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美國杜魯門總統，跑到南方 Florida 州去避冬，並且主持該處 Evergʼades 國家公園的開幕典禮，發表了一篇政治性的演講。同時，郵政局亦發行一種三分的紀念郵票，（見圖），可見這件事意義的隆重了。

Everglades 是美國第二十八個國家公園。以前各公園，郵局亦多發行過紀念郵票，我祇看到三種，但集郵家想不難找到全份。我八月間回國，輪船經日本橫濱，以美金一元換得日金四百七十元，在碼頭上買些紀念品，尚有少許零錢多，就買了一袋舊郵票，其中發見不少日本國立公園的紀念郵票，日光，次高タロユ，霧島，大雪山，大山，阿蘇，等等，原來日本人最喜歡學美國！

我曾說過：假使我國陵園管理處，廬山管理局，古宮博物院……等合併起來，正可組織一個國家公園管理處，現在我想，正大可不必。一則日本已模倣在前，我們不必再抄襲；二則我們要統一的事件太多了，各地方的名勝古蹟，事實上是毋須劃歸一個機構管理的。

最近，我讀報，郵政總局亦在徵求我國風景照片，備製郵票用。我們鈔票上已有不少風景畫圖，現在郵票上亦來了，可以媲美美國和日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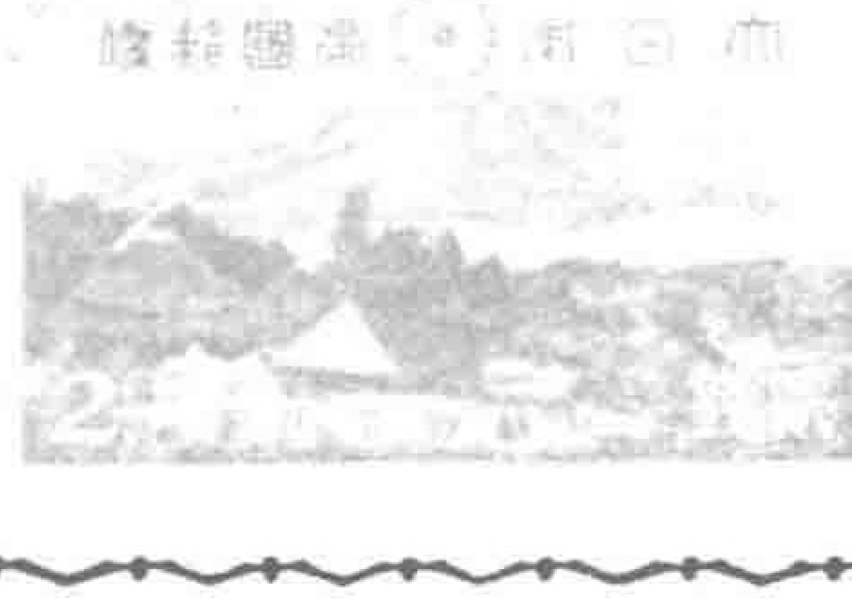
我國郵票用風景畫圖的很少見得，以我國之土地廣大，名勝佳區，美不勝收，如能選擇適當的風景所在地，作爲圖案藍本，製作郵票，一定很美觀，很有意思。

郵政總局籌印風景郵票，徵求照片，其取景範圍，以能代表我國各地風景之特殊性，或顯示東方色彩之建築物爲最佳。如著名之山川、湖泊、海岸、農林、水利、公園、或宮殿、廟宇、寶塔、橋樑、水榭、陵寢、樓台、亭閣等。在這個範圍之下，可取用的風景圖案一定很多，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可以看到能代表我國風景之特殊性的郵票出現。









〔左上〕大雪山〔左下〕大山

〔右上〕霧島〔右下〕阿蘇

美國邊緣上的阿拉斯加

周尚

——『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屈原的離騷

——昔有周大夫，愀然過墟里。時序已三遷，沈憂念方始，乃知臣子心，無可別離此』——顧炎武的墟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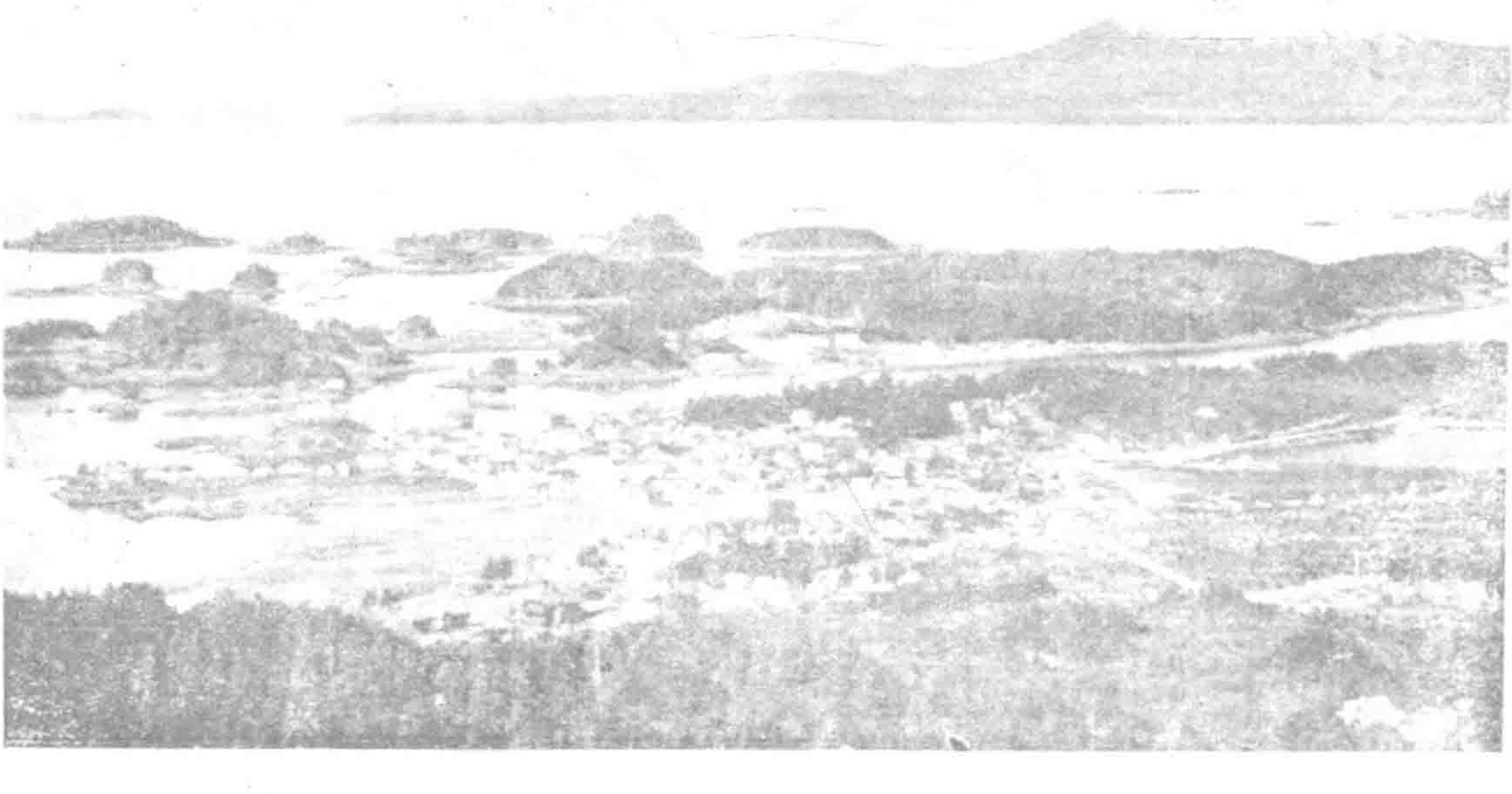
大凡富於愛國熱忱的人，對祖國河山，一定非常眷戀。今天我撰這『偉大的土地』是指北極的阿拉斯加，我不是不愛國而有相當的用意，用意是要國人注意北極，培養世界觀，同時爲本誌卅七年新年號曾寫一篇『病人的天堂』與還稿具有聯繫性。何況蘇美兩極端衝突的日益尖銳，將來總有一次攤牌，等到攤牌時，這個地區便是蘇美必爭之地，故願先此介紹。

阿拉斯加乃世界上最慢被發現、最慢被探險的最美麗的一個區域。白種人於十七世紀末期及十八世紀初期始移住其地，斯時俄國正擴張其帝國版圖，經西伯利亞而伸入太平洋。西伯利亞的土著，曾於神話中聞悉東方有一『偉大的土地』(Great Land)，是以彼等確信，苟能渡過此波濤洶湧、衝擊西伯利亞海岸的洋面，必可發現土地與人民。然此究屬是個幻想。迨一七四一年，在維塔斯．白令 (Vitus Bering) 與阿烈克雪．奇里可夫(Alexei Chirikof) 領導下的探險隊始從堪察加半島 (Kamchatka Pen.)向東出發。彼等未發現阿留申羣島 (Aleutian Islands)，而於望見土地以前，在太平洋上作長程之橫渡航行。奇里可夫初次發見的土地，爲北美大陸西特加 (Sitka) 附近的區域。白令氏到達更北聖伊里阿斯山(Mt. St. Elias)（該山係白令氏所命名者）。白令氏於歸途中舟觸阿留申羣島中一海島，致遭沒頂之殃。其殘存的少數船員將破舟的木板另建一船，終於英勇地冒險航行之後，重返堪察加。

在十八世紀之其餘時間以及十九世紀的大部時間內，俄國始終從事其美洲領土的探險，此項領土稱爲俄羅斯美洲 (Russian America)，俄人復與土著建立商業關係。那時的殖民地係建立於科達克島(Kodika Island)沿阿留申羣島的各小岬，庫克山 (Cook) 海口、威廉皇子海峽 (Prince William Ond)、諾爾頓灣 (Norton Sound)、育空河 (Yukon River) 上、以及西特加 (Sitka)。西特加終於成爲這裏俄國領土的首府。一百二十五年前，西特加（當時稱爲聖迦伯列堡 (Fort Archan Gabriel) 爲北美太平洋岸上的最主要港口。那時西特加業已成爲一極繁榮的小城市，文物、學校、敎堂、蔚然可觀，此外尙有麵粉廠、船塢、甚至有鑄造廠。

俄國人在阿拉斯加境內長期進行統治，未受阻擾。黑貂皮、白鼬皮、及狐皮從此遙遠之美洲行省運至比得堡 (Petersburg) 供裝飾之用。在許多地方，

西特加 (Sitka) 港口的愛琪根山，山頭白雪皚皚，遙望即見。



六一一一七四



阿拉斯加的小孩子天眞活潑，受着相當的保養。

阿拉斯加的產皮獸類幾全被殺光。俄國人經俄美公司（Russian American Company）的商業機構以統治她的美洲領土。然垂及十九世紀中葉，皮毛的供給告竭，無利可圖，故當美國表示有意購買阿拉斯加時，俄人卽準備出售。一八六七年間，美國終以七百二十萬美元購得該地。這個代價較諸一九三六年鮭魚一項的進款——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已超過不知幾多了。

美國購買阿拉斯加，平均每畝地不及二分錢，原甚合算，然許多美國人仍以爲價格太高，蓋因它係不毛而遙遠的土地。他們以爲購買阿拉斯加係『薩瓦得之愚蠢』(Seward's Folly)，良以當時國務卿威廉・薩瓦得(William Seward)主張購買這塊地。然實際上此舉乃一最有利的投資。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八日，俄國國旗從西特加取下，美國國旗於禮砲聲中飄揚空際。該區域所以名爲阿拉斯加者，係取自當地一土語，其義卽爲『偉大的土地』。美國國會於是通過法案，使阿拉斯加成爲美國區域之一。旋於一九一二年間該地被建立爲一『地區』(Territory)

阿拉斯加的天然富源極豐富。未經開發的油田估計含油數百萬大琵琶桶（每桶卅一加侖）。煤已發現於若干地方，最大的煤田，位於安可雷跡(Anchorage)與尼那那(Nenana)間沿阿拉斯加鐵路線一帶，其中有一品質優良的褐煤床，煤床深達四十五呎。此峽谷中某一地點，有六個煤礦脈(Coal Vein)，此等煤礦脈一層高於一層，中間被狹小之泥砂層隔開，共有煤一百二十五呎深。

金雖係阿拉斯加境內最惹人注意的產品——它的情形一如一八九六至一八九八年中一般人爭先恐後前往加拿大克隆大克(Klondike)經營金礦及一八九九年諾姆(Nome)附近發現金砂後的興奮情形——然阿拉斯加的最重要富源，厥爲漁場工業，往日如此，於今尤甚。它的洋面出產沙門魚、大比目魚、鯡魚和其他各種魚類，此等魚被裝爲罐頭、醃爲鹹魚、裝入冰箱、及其他各種處理法，以供船運。阿拉斯加爲世界最大的沙門魚產區，每年罐頭工廠包裝數百萬箱運出。

馴鹿工業(Reindeer Industry)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阿拉斯加境內愛斯金摩人(Eskimos)和白種人所豢養的馴鹿約五十萬頭，據估計，若原地帶可容許豢養四百萬頭。西伯利亞的牛羊羣，從一八九二年至一九〇二年慢慢傳入。這些牲畜因乳、肉、和皮革等的用途極大，故極可貴。

阿拉斯加爲一木材之區。誠然，阿拉斯加境內木材異常豐富，以致許多城市的街道，都用木材鋪砌。沿海的廣大區域，森林到處皆是，其中最主要者爲虎尾樅(Spruce)、洋松、和西洋杉(Cedar)，間有若干樺樹和白楊。阿拉斯加的木材工業，目下仍處於幼稚時期，主要原因爲運輸困難。

美國農業部估計阿拉斯加境內有十萬平方哩的耕地。然此類土地大部份皆未經開墾，甚至未嘗用作牧場。

皮毛工業在阿拉斯加情形尙佳。產皮的獸類計有獺、狐狸、水獺、貂、水貂、白鼬、鼯鼠、海豹、狼和熊等。

一九一二年間，阿拉斯加變成一個有組織的地方了，首府從西特加改置於柔諾。一名哲尼亞(Juneau)。

阿拉斯加的居民大約爲七萬三千人，其中半數爲土著半數爲白人。土著爲印第安人、愛斯金摩人、和阿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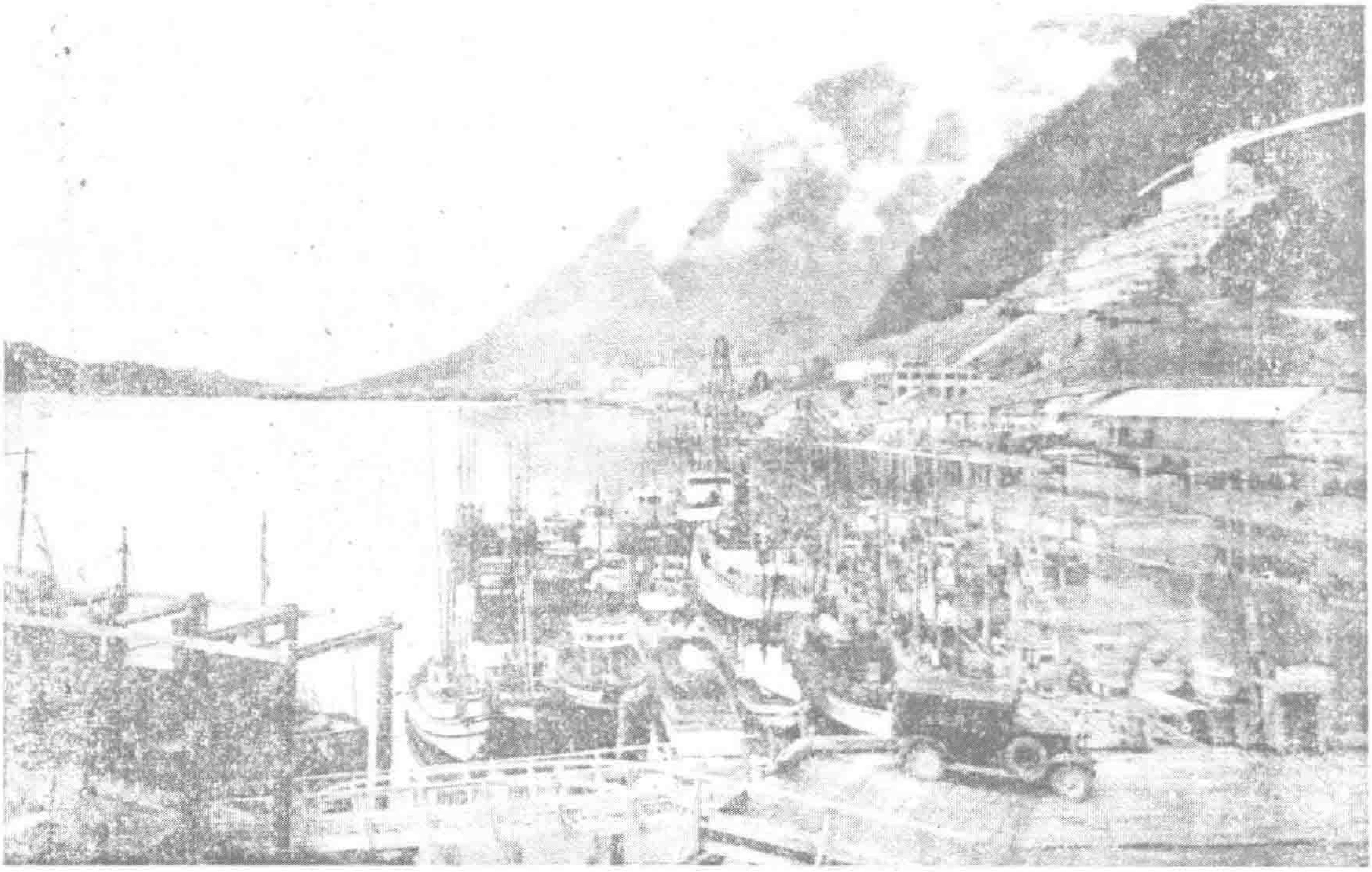
阿留人爲黑色短小的人民，以漁獵爲生。他們爲基督教徒，着文明人衣服。愛斯金摩人居住於美洲最北部，從格陵蘭(Greenland)至阿拉斯加，彼等爲刻苦而聰敏的人民。他們財產公有，極感滿足，故他們一月中所笑的次數，較諸白人一年尤多。彼等所穿者爲皮革，所住者爲帳幕。

柔諾爲阿拉斯加的首府亦卽最大的城市，位於潘漢得(Panhand)上，居民僅六千。城內有鋪砌的街道、電燈、水道和下水道的系統、報紙、銀行、商業機構、學校建築、病院、和敎堂等。柔諾附近有世界最大的搗礦機，供搗碎鑛石之用。城內商店皆屬現代化者，所售商品從地氈以至婦女的夜會服，無美不備。阿拉斯加的其他城市亦復如此，舉凡可使居民生活舒適的物品，皆應有盡有。

開特奇康(Ketchikan)爲一人口約五千的城市。這是一個典型的漁業城市，且爲該區捕魚工業的中樞。

舊日俄國首府西特加建立於一八〇四年，位於柔諾西南約百哩的一個海島，風景秀麗如畫。這地的俄國人較阿拉斯加其他任何城市爲多，城中有許多饒有趣味的建築物，令人回憶起俄國佔有該地時的情景，最使人依戀的爲一座建立於一八一六年的『俄希敎堂』(Russo. Greek Church)。自遷都後西特加目下爲馴鹿貿易的中心城市了。

阿拉斯加的文化發展，與她城市和工業的振興並駕齊驅。阿拉斯加人對其學校尤引以爲傲。許多鄉村，面積竟如此其小，以致只聘請敎員一名，敎授小學課程便以爲滿足，然較大的市鎭和城市則有許多高級學校。印第安人、愛斯金摩人、及阿留人都受學校敎育，包括寄宿學校和工業學校，此類學校概由美



柔諾大港富漁鹽和金礦，不啻阿拉斯加的寶庫。

國政府辦理。白種人兒童和混血兒童進入當地政府辦理的學校肄業。阿拉斯加境內有專門學院一所，卽：『阿拉斯加農業學院』和『鑛業學校』，該校在法爾班克斯（Fairbanks）附近，卽在大學城城內。

阿拉斯加在某種程度上，是美國的繼兒，它爲着美國的財富而被開發，被視爲風景奇偉的區域，但是，只受到少數頑固的居民所珍惜。這些居民，如果以大城市的住戶的眼光來看，是不怎麼幸福的。

若干世紀以來，阿拉斯加各土著民族生活於相當野蠻的狀態下。他們發展着他們自己的音樂和美術、發展着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們既須從這片土地上獲得生活，所以他們吃食着生長於他們週遭的植物、根莖、和漿菓。

他們普遍吃魚和肉（生的或陳腐的）。他們最得意的食物是在海豹油裏發酵的魚。他們還消費了很多的海豹油。他們所吃的魚和肉，大部分是生的。愛斯金摩人喜歡吃未燒熟的海象肉片。海象肚子放一些文蛤（Clam）所做成的食品最受歡迎。眞的，他們吃着許多白種人所不吃的食物，但這些食物中有的含有各種維他命，使人健康、固齒、免除壞血病。

當白種人帶着他們上等的麵粉、糖果、和糖來到阿拉斯加的時候，當然啦，當地居民需要它們。他們於採用文明的優美食物以後，就失去了維他命，於是他們抵抗疾病的力量也削弱了。據估計，阿拉斯加境內患肺病的有四千人，住院治療的不滿五百人，這情形是相當嚴重的！

金城銀行

總行　上海江西路二百號

電話　一二四〇〇

分支行處　遍設國內各重要都市

今日的暹羅

劉遠東

一、冒險家的踏脚石——迷塞

人的脚步，踏過了那從廢壁中搭起來的木橋，木橋下邊是急湍的流水在兩岸茂盛的蘆葦草叢中消失了那吐着泡沫的水聲，這裏，兩個東亞弱小國家的境界便分開了。東北面是緬甸的打七里，西南面便是暹羅的迷塞。一條狹長的平原盆地向着西南方伸開去，而北面靠背，是綿綿起伏的山巒峯壁，假如把眼睛向那無涯的草浪一望，這會使從那山國裏下來的人有投身於海洋裏之感。於是，兒童時代所常唸完的歌謠，『……下霸子，趕騾子，駝黃菓，作瘧症。』那幅景象又閃現到腦海裏來，黃菓象徵了南國的富足，而從山國來者，不免又懼怕着那將侵襲而來的瘧症，或者由此而嗅到一息思鄉味了。



建築在浮筏上的屋子，利用水道為交通線。

迷塞，原來的潮州譯名是娓柿，(Measai) 而我要把它譯作迷塞，自有我新來客的一種新感覺，這且讓我慢慢的道來吧！

從那兩排低矮，灰黑，破舊的街房，沒有一個人會相信這裏有着她都市的傳染病，也沒有一個人會相信，這幾間小小的房屋竟吞吐着那從香港，新加坡，曼谷等地隱君子的手裏流來的大量金錢。

作為一個新來客，他的眼睛對於任何一個生疏的地方都是尖銳的。首先，看見那些穿着紅紅綠綠的新型短裙的女子，便會不由已的想着，這些就是暹羅現時的服裝嗎？這些搽口紅，打胭脂的摩登女郎，在這樣一個狹小的邊境是幹什麼的呢？

當我們坐到咖啡室去叫一盅茶的時候，我發覺就是一杯茶，在緬甸和暹羅也有很大的差別。就說那漏斗吧，在緬甸大家用細鋼絲編織成的硬漏，在迷塞（亦全暹羅）用的是像一個捕蝴蝶網般的一個布袋。在緬甸，茶裏放的是新鮮牛奶還加上一點黃色的奶油皮，而在暹羅，放的是罐頭牛奶，味道當然也就差多了。於是，一走入這個國家的國境，第一句批評的話，便是「不行」。

新來的客人有的是不疲乏的脚步和玩賞的心情，於是出去走走吧，迷塞，迷塞，我要看一個新姑娘般看看你的面貌。

一排街房，都是中國人開的食館，有飯店，有麵館，也有用三個木輪支持着一個笨重的身體的粿條車，另一排街房，又是唐人的雜貨店，店裏，老板們正玩弄着算盤，舊式的姑娘懶洋洋的靠在一邊，對於這個世紀，似乎有不耐煩的樣子。不時，我們也可看到暹羅的老太婆或小姑娘擺一個露天攤，賣一些奇奇怪怪的零食？這就是暹羅人的事業嗎？她們，那些摩登的少女們是幹什麼職業呢？「不行，」一個異國人，也會在心裏這樣顧念着。看看，那些無毛脫皮的狗，在街頭搖去搖來，又看看，幾個痲瘋患者，無聲的坐在街尾，伸出一隻無手指的手來。人獸之間，給我感覺就只有名稱的差別，而沒有內容的差別。但是，一排汽車有秩序的排在街道上等搭旅客，三五個夾着皮包的行人過來過去，不時吉普車，或小包車呼的馳驟過街道，你便會看出人世間一些神祕來了。

傍晚，悶死人的太陽拖着慢惰的脚下山去的時候，河裏，便熱鬧起來，一羣羣的姑娘們，在河邊脫下了圍裙，又換上圍裙，在冰涼的河水裏浸滋着微紫的皮膚，這足夠站在那橋頭的觀衆一飽這美人出浴的眼福。

從河邊沿那條半破舊的路，兩旁是芭蕉樹，和蘆葦林，在這些林木中間，不時地空一塊地，建起幾間矮小而玲瓏的竹笆房子，在晚霧的籠罩下，你可以聽到從那裏播散出來的少女的笑聲或談鬧聲。有時，一個摩登的少女很不調合地從那些矮屋裏走出來，走上馬路，浪漫的像客人們傳送秋波或笑臉，就這樣，像搜尋野獸般沿馬路搜尋到市集裏去。

夜來了之後，閃灼的汽燈燈光照亮了每一棵路上的電線桿，照亮了每一間店舖和茶館，而夜鶯們，像點點的桃花散落於那獨一無二的旅館門口，或陰影之下，豐衣足食的安樂圖便在這夜色斕姍的靜夜裏繪畫出來了，嘗飽了戰爭和動亂，饑餓和災難的新客人，不竟要伸舌長嘆這一塊邊僻的角落，還過着世外桃源的生活。

你也許要問，這樣一個表面上貧困的小小的邊寨，怎麼還有人來照顧這麼些神女呢？是啊，但事實却是這樣。

你得翻開地圖看看！從這個暹緬的邊境北上，不多遠便是中緬的邊界，在那條長數百里的半開化的中緬邊境地帶，便是有名的雲土的產區。所謂「雲土」者，就是雲南省的鴉片煙也。對於那產量的驚人，你是不會相信的。這些煙土，在戰時大量的銷售於雲、貴、四川，以至全中國，而在戰後呢，一方面因爲戰後川黔各邊區也有大量的生產，雲土因之落價；再方面，因爲緬暹貿易路綫重被打通，於是，大量的武裝走私商人，便駱驛不絕地將雲土運來暹羅傾銷，在迷塞附近山上，你可闖到走私者馬糞的嗅味，他們的營宿地，散佈於各個村落，他們的牲口，成羣的在打七里的馬路上奔馳。他們的趕馬者，穿着遊牧民族的衣服來，到這邊境便換上一套新的卡其制服。在迷塞，就有兩家有政府執照的煙公司大批收買他們的雲土，還有無數暹境內走私的大商人，也都不時坐着一九四八年式轎車集結在這裏購買煙土，以便走私運到香港，星加坡。這些大批的雲土走私者，成千成萬的人，成千成百的槍枝武器，不但土匪不敢惹，就是緬甸的軍警也不敢迎面相對，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同他們聯絡聯絡，還可以增加薪水之外很大一筆收入。天下烏鴉一般黑，暹羅方面又何嘗不是一眼相待。所以，只要他們兌了貨，收了款，百貨店生易格外興隆，飯店不消說，全做他們的交易，就是那些神女，也高興得到處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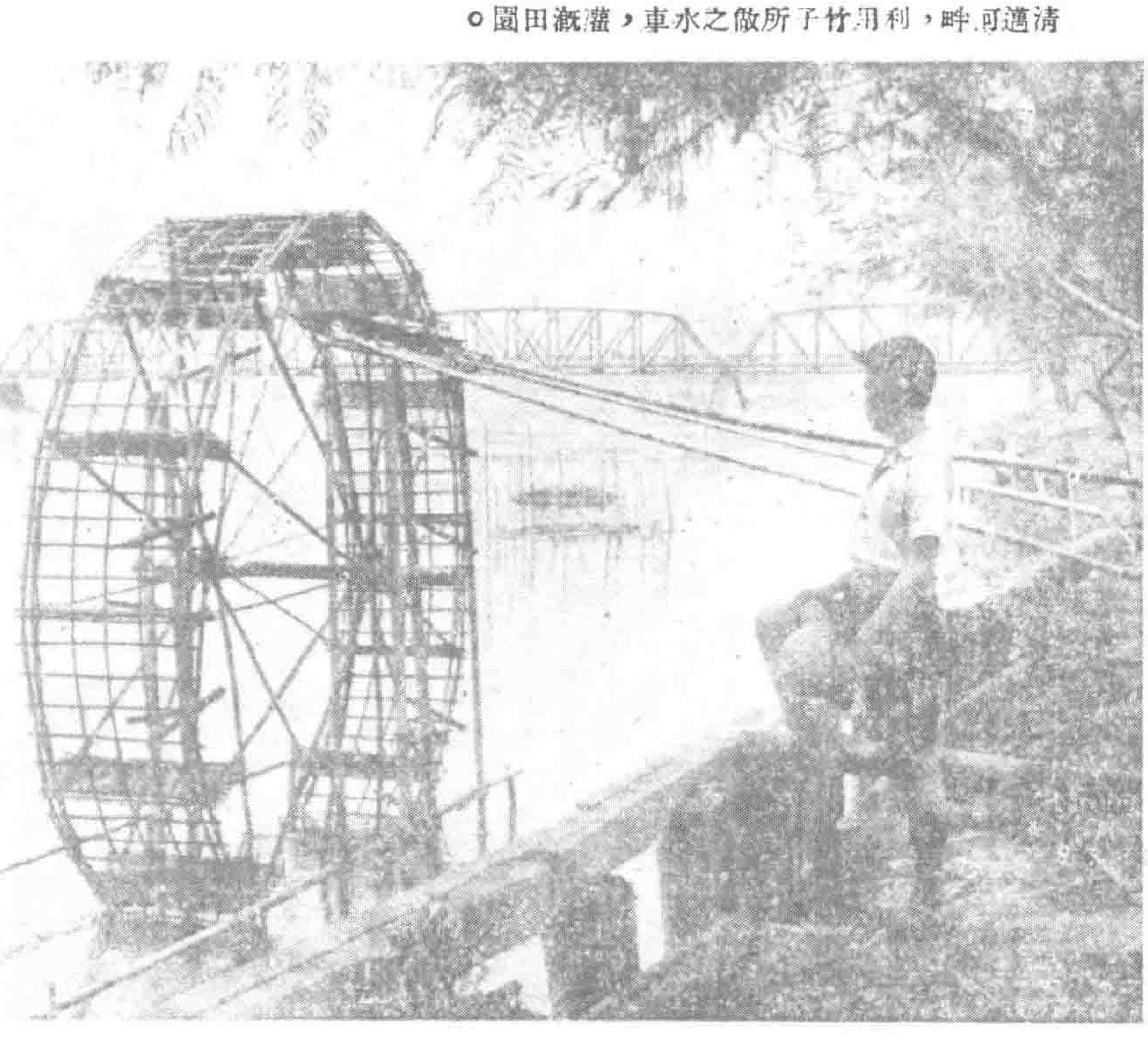
但是，有艷福也就有妒恨，奸惡之類的事，爲着錢，殺人，綁人，搶人，也必然會發生的。今年，就發生過暹羅人想藉詞恐嚇拐騙大批煙土，而被走私商人齊集百多人武裝搶回，打爛汽車，駭走警局人員的事。像這類的事情，繼續不斷的發生，給這個安靜享樂的邊塞，也添了不少火藥的氣味。

走私冒險者，需要的是女人和新的刺激，而這裏貧困的女人們所需要的是走私商人，結婚的結婚，成家的成家，沒有丈夫的裝飾得更漂亮起來，神女們更顯得活躍，這一場風景，不知將繼續到何日，這裏的下一代，不知會否記憶得起這一幅民族混合，文化經濟交流的圖畫。

深夜，迷塞是如此的靜寂，連鳥雀的叫聲，北風的呼聲，秋蟲的唧唧聲，都被那濃厚的夜霧籠罩得不透一點聲息。在南方的盆地區域，夜霧就像一大塊棉被，蓋住這廣闊的田野和荒丘，叫大地也沉睡。但在夜霧裏，茫茫的草叢中，那些人跡稀少的荒徑上，却不時會傳出脚步聲來，熟習這邊疆的情形的人，對於這種夜行冒險者，是不會驚奇的。他們不是去「挖紹」歸來，便在是偷運煙土或走私貨物。五花八門的人類社會，自有他奇奇怪怪的生活方式。

但奇怪的是，人們儘管這樣多，有些人儘管那樣叫苦，誰也不去理會那生產糧食，生產富源的土地，讓廣大的土地一半空白着，隨其自然地長些野草、蘆葦或別種植物，在黑夜裏，一個人的感覺特別敏銳的時候，便會想起世界上多少人在喊着糧食缺乏、飢餓，而聽到這塊東南亞廣大的荒地在呼喚了！墾殖啊！墾殖啊！假如我不知道暹羅政府的排華政策，假如我不知道這許多異國的客人是生活在投機、走私的高利潤下，我就會奇怪爲什麼這麼廣大的荒地總是沉睡着，沒有一點生氣。

清邁河畔，利用竹子所做之水車，灌溉田園。



早晨，迷塞的達叻（市集）又熱鬧起來了，那擠滿了少婦和姑娘們的市集是多麼吸引客人們的脚步和心的嚮往啊。那裏，賣野菜的佬人擺着一小堆山毛菜，他最多的收入每天不過五銖錢，這數目，那些走私的人是很容易把它當作一張草紙扔到糞坑裏去了的。還有幾個佬人的老太婆，賣一些吃檳榔的原料，每天，她最高的利潤是兩銖錢。而有些，還不能超出這數目呢？山頭部落的阿卡人（在雲南西南邊疆也常看到的這種民族），老婦或小姑娘都在嘴裏銜着一支烟桿，揹着一籃一籃的西瓜、香瓜、黃瓜等，來市集上出賣，換取一些她們所需要的針呀、線呀之類的東西。許多潮州人用幾千銖錢作資本，在那市

六一—一七八

集裏擺起小雜貨，來；這數目，走私者很容易一次扔到神女們的夾包裏去的。而在打七里的緬甸婦人、擺夷人，那些公務人員和紳商的太太們，以及煙土的走私者，都提着筐子、籃子，到市集上來買一日所需的食物，眞奇怪，只隔一條河，河這邊什麼都豐富，都平易，而在河的那一面，却凄涼的無人作菜蔬的買賣。

在這裏，迷寨的達叻，同其他的達叻一樣，猪牛雞鴨，以至印度人擺設的花布，樣樣都齊全，不但貨物齊全，連不同的民族人類，風俗文化都齊全了。

但是有些人說，「太平易了，」而有些却說，「太貴了」，同是一樣東西，却有不同的想法。貧富的神祕及民族間不同職業的懸殊，就在這裏了。

旅行者，是到了這個地方，又離開這個地方的，寫文章的，也得說了一個地，再說別一個地方的吧。那末，請容我離開迷寨。這個許多冒險者從「無」到「有」的踏脚石，許多人從富有到破産的跳板，這個許多人失去意志，墮入金錢的迷網，或者從都市病中甦醒過來走上自新的加油站，這個冒險家的橋樑，到另一個地方去吧！



暹羅人跳舞時的姿態，男子不接觸他們的對手。

二、美麗的小花園

——清策

離開迷寨，向西南行，是一塊無際的平原，只有東北面，那一條作爲暹緬邊界的山脈，像一座偉大的牆壁，曲折起伏地伸向馬來山軸與之恆接，自然的形勢與這政治的區分原也有幾分互相呼應配合的意向，只有不時行走於車路上的那些十八世紀遺留下來的山頭部落民族，阿卡人、山頭人、擺夷人，他們衝破了高山、大江這些自然的界限而散居於緬甸暹羅和中國邊境，顯示了人類合一，文化交織不分的趨向。在他們的心裏，人類是一家，天地本身也是一家，界限是愚蠢的不自然的相互約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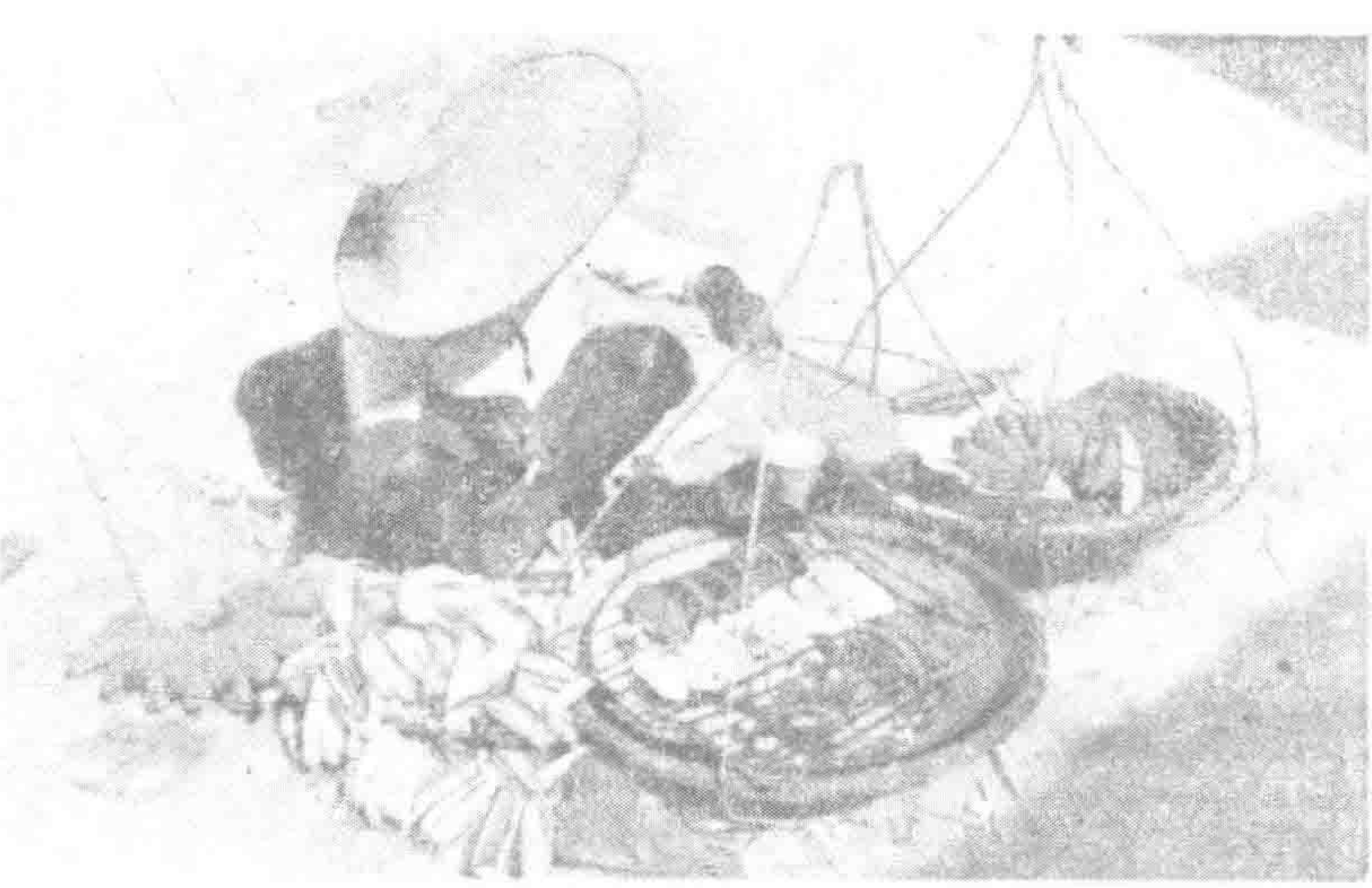
從迷寨起，寬大的公路兩傍，長長的竹竿上，一條長繩的一端繫住黃牛、水牛的鼻子，一端便繫住這可以轉動的竹竿，年小的牛兒們便自由放任的奔跑着嚼吃那些青綠的嫩草，綠草的周圍，便是廣大的稻田，和一條條隔開稻田與公路或草溏的水溝。灰色的村屋，斷續的隱現於那些椰子樹或多種不知名的樹影下，村姑們或者爬在牛背上，或者散佈於田野間，雅閑、靜寂、豐裕，這圖畫說明了這産米國的暹羅，即使在它最遠的邊疆還是這樣一塊塊幽美的農村和田野。

在這樣一片片田野的周圍，還不時剩下一塊塊未經人工整理的沼池和草野，那仍是未經開墾的肥沃的處女地，這些土地，如把它收拾相加起來，還可以供養千百萬沒有糧食的人民，當汽車開足馬力溜過一條直綫般的公路時，從山國下來的我，不禁憧憬嚮往着這暹羅美麗富裕的田野，而自言自語的說道：「啊！這樣肥美的土地，那有不把人閑死的道理。幽閑的睡在土地上吃飯，好舒服的暹羅農民啊！開墾吧！開墾吧！」

車行了六十公里，便到達這東北第一個府治的清萊，汽車沿市區繞了一個圈子然後到市區裏去，我看到的是一間間夾雜在花木林草裏簡潔的房舍，一座從幽靜的草地上聳立起來的教堂和學校等各種公用建築、網球場、花木，點綴了平滑直角的柏油路，人們漫然的走着，脚踏車無聲的溜了過去，這情境使我幻想着這是否是一個荒僻的公園。

清萊，這美麗的小城市，使那沿途的農村的貧乏，那田野的悲哀，消失了它們的形影，這裏有教會的學校，教堂、醫院、電影院，有計劃的設備。青年男女們，在球場上活動着，在幽徑上散步着，這幽閑的氣氛，使那冒險走私的故事都有被人遺忘的可能。但是，金錢像洪水，它泛濫不到什麼地方呢？何況，人的生活就是經濟生活，掙扎和奮鬥。誰能說，清萊的居民有幾個不生活於走私犯法的經濟組織下呢？最有錢的華僑商號，便是以煙土爲大宗交易的，或者買賣金銀盧比，間接的還是在替走私者辦事。

清萊的華僑，除了潮州之外，便應數到雲南人了。這些雲南華僑，除了少數已經被暹羅文化同化而成爲懶洋洋的幽閑之人外，其他的百分之百是生活在煙土的走私上的，這也難怪啊，從山國來的人，總是過慣了冒險和强悍的生活。守緬子，這慢沉沉的幽閑，對於他們的性格，就等於坐牢，剝奪自由，誰會過得慣呢？



在煤火上煨炙香蕉，吃起來別有香甜風味。

火礱，這是產米國的重要工業，也是清萊府的唯一工業。這工業吸收了周圍千百畝農田的產品，經過加工，再輸送到南邦，轉運曼谷出口，輸到各國去。從這裏也就窺出了暹羅米業的一部份輪廓。

在打七里，我曾認識了一個泰國朋友。他告訴我，暹羅的文化，可以分成兩個不同的區域。從碧世洛北上，包括一塊很廣闊的以清邁，南邦為中心的區域，是暹羅的北方文化。從碧世洛南下，包括大半的中部和南部，是南方文化。這兩種文化的不同點，舉一個例子來說吧！他說：你可以隨便同一個素不認識的北方姑娘談話，開玩笑，或者撞進她的家裏去，向她求愛，她會熱誠的歡迎你，還給你秋波或微笑，但在南方，這是不行的。

有一次，我們在一個朋友家裏，未經介紹而認識了兩位姑娘，我們用一半不能被對方懂得的言語和她們談着，慢慢的，竟在一天之內，火樣的愛情也曾燒過了我們相互的心，後來，對方曾無意識的對另外一個朋友憂傷似的說了一句：唉！我愛牛骨頭（因為我瘦，她們叫我牛骨頭。）這裏，證實了我那位泰國朋友觀察的正確，也體驗了北方的暹羅文化是怎樣一會事。文化包括的東西太多了，我們應該說，他們之間的不同，是風化而不是文化。

我要用什麼方法來描寫暹羅北方的女人和圍繞她們周遭的風化呢？以清萊作一個典型吧，這裏女人的表情就像一潭碧綠清潔的水，你隨便在那水面上撒下一小點花兒葉兒，也使那水面蕩起半天不會消失的笑波。這笑波蕩漾在我們靈魂的深處，所激起的，是無限的愛慕、喜融、調和。你會更接近她們那毫無裝飾的坦率的性格，那大方風灑的友誼，以及一團火一樣的愛。清萊的女人，像那些玲瓏的村屋和嬌豔的田野一樣，是巧嫣和含蓄着豐裕的豔麗的情感美的。那普遍電燙了的捲髮，那顯露在短裙下面健壯的農村女兒的脚腿，使我想起山國的千百萬農村婦女們，仍用層層的厚布包扎着那應該是和大自然一樣顯露出來的小脚，使我想起山國的農村婦女們在舊理教的壓迫下就連天眞的表情也沒有，慚愧，慚愧。而這裏的女兒是天眞浪漫，自由無拘的，她們熱愛生疏的旅客，熱愛强壯的農村的勞動者，熱愛任何一個角落可以採摘得到的甜情蜜意。她們愛歌唱，愛跳舞。她們選擇那些佳節的佳夜，在村屋的空地燒燃起熊熊的火把，盡情的「拉蒙」，盡情的歡笑。

但是歡笑裏也有泣怨的聲音，由於女性的多產，由於農村男子多數走上都市，由於經濟的壓迫，由於物質享受的虛榮心，多數的女性也公然走上了墮落，賣娼的陷坑。前面說過，在迷塞一個小小的邊塞，也有着無數出賣靈魂的神女，在清萊，這較大的市鎮，就能沒有嗎？夜裏，在一些暗淡的巷弄，有半開的門欄。進去，閃亮的燈火下，畫紅了臉龐的鶯兒們排坐在樓板上，一齊向你投射着疲倦的慾念的眼光，向你裝一個自然的微笑，任你這生疏的客人選擇，用最低的代價，賣給你一次污濁的靈魂。誰敢統計操這職業的人口呢？經濟不建設好，教育沒有澈底的革命，人民們像盲目的鳥是隨着風的方向，宇宙的聲息而飛行的啊！生活，好不容易達到理想的樂園。

請你也不要輕易的從這安康快樂的外形去猜想這塊土地上人民們的享受。因為我還沒有告訴你那些被視綫遺忘的角落，那些破舊的矮屋裏的居民，一天的勞力就只換得夠三餐飯，那些咖啡館，死命經營，也只支付得了稅款、屋租和必要的開消，乞食者不時會向你伸出一雙潰爛的手來，那些生癩瘡而脫毛的瘦狗也顯示缺乏營養。這是作為東方弱小國家的瘡疤，他們的勞力被貿易公司收集起來販賣到美國去使用，這種經濟的暗流，是我們的肉眼看不到的啊。

這樣美麗的市鎮，那裏會不使人留戀呢？女孩們的笑靨，河水的沉寂，鄉村的幽靜，將你從國內帶來的戰火、饑餓、逮捕、槍殺等災禍與恐怖等的惡夢都洗刷得乾乾淨淨。花的芬香，少女們的溫情，讓你把意志和勇氣都投入海裏。

慾念，一小點微風就可以吹散的灰燼。這平靜就是停留，一切不像洪水一樣前進的，就是呆滯和沉沒。沒有波浪的，那裏還是一個海呢？所以，走吧！我要看更多的景物。

三、南邦的潑水節

在緬甸的潑水節日，人們不但把水從頭到脚給你灌得像個落湯雞，還可以互相假罵。「喂，我的好妻子，你單獨個出來，孩子放在家裏嗎？」這些話，是一個男子看到了一個紅顏女兒最喜歡發洩出來的。但是，你也得小心那些生疏的女子們向你進攻：「大兒子，媽媽告訴你不要來，你拚要來，現在給潑得像個落湯雞」。這些話，緊管她或他說得如此使你傷心，但我們似乎找不出一點仇意或怨惡。那話裏有甜情蜜意，有愛慕和傾訴。這節日把三百六十天生活於法律，道德的拘束裏的人心，一下子解放出來。放任，自由，融合，讓千百萬人在這天裏享受一下人性的解放，天眞和坦露。這記憶還不會在我的腦海裏

去。現在，我又有機會過一次暹羅的潑水節了。

在這兩三天，南邦的舖門是關起來的，而人們的笑嘴和心扇是開起來的。小孩子們在門口叫着，跳着，老年人們也在門裏防着笑着，那歲月的積累和皺紋的傷怨都一齊消失了。

天空是高的，太陽是亮的，街上的人們歡鬧着。小姐們捧持着盛滿了水的閃亮的銀缸，等待着過路的年青男子。年青的男子，抬着一大桶水，從這家門口潑到那家門口去，姑娘們的笑聲和水聲都一齊落了下來，誰不是落湯雞呢？你看那姑娘們的曲綫輪廓都在緊貼着的衣服下畢露出來了，那濕潤的頭髮，濕潤的乳峯，那將掀起多少男人的情慾，將一桶桶愛情的水向她們身上潑啊潑啊，讓那笑聲像蓓蕾般開放，讓那曲綫更畢露，直到男人們的眼神給水滴花了，姑娘們跑到房裏躲起來了。才轉移陣地，另外找些沒有濕潤的花枝來澆呀，灌呀。這日子比做生意更忙碌，比賺錢更有趣，誰耐得住這焦熱的心呢，老太婆也笑了，她也希望重回復到她的青春，小孩子跳躍着，他希望快快長大，少女們也一羣羣地組織起隊伍來了，從東邊迎戰潑到西邊，從寺院潑到店舖，對英俊的少年，就進攻啊，把他潑得透濕，心快意了，對那些來進攻的，就低下頭去，讓他滿足的澆下一杯甜意的水來。有的人用吉普車，躍武揚威的，有的用大卡車，高聲唱着，熙熙攘攘。橫過去一瓢，直過來一瓢，滿街的水花萬濺，水聲四溢。滿街的笑聲，滿街的落湯雞。有些人醉翁之意不在酒，順手牽羊，借潑水便在女子的手臂上摸了一下，有些人，對準一個女子，不肯退讓，癡呆地張大了眼睛，望着她。多少顆心，被潑得發熱，多少情意，借水來傳達。這景象要年青伙子，親身參加其中的才得透澈了解。

一連三天，我換了衣服出去，濕透歸來，直到沒衣可換了，那些生疏的少女們，還是盯住你，只要你離開門一步，水便潑到身上來了。好在天氣熱，樂得於有人給洒水洗澡，何況，她給你潑，你也還她一瓢，她便發出尖利的笑聲。金錢買不來這異國的情調啊！

三天，道路是濕的，人是濕的，汽車，火車都是濕的。這裏，交織着美麗的人性，十足的和平安詳。這裏潑在他們或她們身上的不是冰冷的水，而是溫暖的祝福，快樂的同感，和無限內心的愛慕，傾訴。在這樣三天笑聲和水聲交織成的日子裏，一個人的心永遠是溫和欣悅的。尤其作為一個獨身旅客的我，也覺得回到了家鄉。家鄉是回不去的。戰亂和烽火。使我覺得在南國也不孤寂。

這佳節帶來的歡忻，使人們忘記一切的憂怨，和煩惱。這水花四濺中的喜悅，使人們有如置身於低唱着音樂的流泉的曠野，安琪兒們在綠葉間拍翼和鳴，聖潔的愛神在泉水裏裸體出浴，誰也不能記起這眞實人間裏的眞實生活，罪惡，妒恨，災難和貧窮，在幻美的腦海之夢境裏，也是美麗的。生活的幽暗面被人性的情感擦得雪亮。從誰的面孔，你可以找到卑陋的憂愁？從金屋裏閨秀的皎潔的臉兒到草棚裏出賣肉體的發着苺光的面孔，都漾起了一個水波樣滿足的笑。從公司行號裏的公子哥兒到機器廠裏油頭垢面的工人，車夫，都張大了那三寸寬的嘴，那快樂的表情，像傻子或瘋人，毫無控制。甚至那些衰敗頹毀的房舍，那些荒蕪或簡單的田野。那些積屯起一層有汽油味灰塵的樹木枝葉，都在愚笨的笑。

用宗教來迷惑人民的信心，用空洞的滿足來填補退潮的慾望，用這抽象的快樂來塞住人民們的勇氣，熱的國度，熱的文化，在無數同樣熱的佳節裏，熱國的人民們啊！在世界的另一個地面，多少人希望你們就這樣沉湎，好作他們的忠僕，希望你們沒有勞動，好吸引你們的血液。也有多少人，在政治的巨壓下掙扎前進，希望建立平均的快樂，除去後世的憂愁。而你們，在日子的背後，歷史的搖籃裏，你們先吃完了，再去工作；這土地給你們多少的方便啊！

四、從南邦坐火車到曼谷

從暹羅的鐵路和公路建設，一個人又很容易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在亞洲（尤其是在暹羅）經營的苦心。那些數千里長的鐵軌，那些龐大的鋼骨鐵橋，不時，出現於大城市裏的德暹混血兒，使我們想起德國這種鋼性的民族的掙扎和奮鬥。現在，德國是垮台了，而他們的工程司設計，技術人員建造下的那些鋼骨鐵橋依然存在着，可惜的是，暹羅人竟沒有能力把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裏破壞了的橋樑很快的修復，這裏一座便橋，那裏一座木橋，給這個



以手勢來表示愉快，張指向上徐舉替代笑臉。



湄南河之上，船隻來往，極為紛繁。晨間主婦往此水上市場購買菜蔬及日用品。小販等亦麕集河面，泛舟來往，以應需求，其熱鬧喧擾情形，無殊大街上之車水馬龍，摩肩接踵。

國家也留下不少戰爭的創痕和德意志那毀滅了的力量的陰影。

南邦車站在曼谷到清邁這段暹羅北綫鐵路的四分之三路程處，從南邦雖然也有慢車直開曼谷，但要兩天才到達，而且到碧世洛還得宿一夜，第二天一早得換車前進，這種麻煩，是心情焦急的旅客們所討厭的，所以，從南邦到曼谷大多趕乘清邁來的快車。半天零一夜便到達，減少許多痛苦。

天曉得，暹羅也有黃牛，車票也有黑市，人頭不熟，或者不早三四天定座，臥票和一等票是買不到的。而二等票據說就是戰前的三等，天氣熱，再加上沒頭沒脚的擠，對於一個疲倦了的旅客，是一種迫害健康的嚴重威脅，但在無法可想之下，也只得忍受了。假如多有幾個錢，還不是可以坐飛機。兩小時便到曼谷，多舒服。（暹羅航空公司有曼谷至清邁的航綫，中途在南邦和碧世洛兩地停機載客）而且作為一個異國旅客的我，目的倒還是想看看這些個戰後的形形色色，那裏還怕什麼苦。

暹羅人，到底都是佛敎的信徒，都非常客氣與禮貌——有些人說，這是接近輭弱和自卑的性格——，尤其是對於一個少女，更是謙恭到萬分。舉個例來說吧：那天，我急忙的搶上二等車，看到一個少女單獨的佔了至少是兩個人可以坐的坐位，我很客氣的問她道：可不可以讓個位子給我？她還沒有聽清我的話，便搖頭搖手，表示很不願意。後來，我才發覺，另一個座位上，有個類似的少女，暹羅的男人們，儘管沒有位子坐，却不願去打擾那少女的寬寬然的舒服。我想想，在國內，這情形，是會打起架來的。暹羅人的禮讓和謙恭是比我們好多了，到底他們是佛敎的信徒，而我們是一樣敎也不敎的。

火車向南行，不一會，便是山岳地帶，一堆一堆的枕木，堆在鐵路的兩側。或者，一羣散亂的灰色的木幹，出現在山林的邊際，一二隻老象，在拖着起碼是一噸重的木頭慢慢的從山林裏走出來。昏花一現，火車又急馳着過去了。又是河水，河邊沙岸上，躺着上一次雨季滯留下來的木頭。到了車站，也是滿滿的幾大堆木材。暹羅是產木國，他們的火車也是燒木柴的。而暹羅的木材又是大部產在北方，這一眼，便把它們木材的工業，看了一個綫索了。

出了山岳地帶，火車便走進暹羅湄南河流域的平原了。從山國來的旅客，喜愛有山有水，風花雪月的風景，而對於這樣的平原，感覺枯燥和單調。好在有那茫茫的草野，綠色的田丘，和隱隱約約的古塔，寺廟不時的出現於亮汪汪的水潭和江流的兩岸，點綴了這單調的平原和直綫的鐵路，有時，火車慢慢的從補修起來的鐵橋上面滑過去，你可以有足夠的時間去看清那江流裏像一個織布棱般的小船，和漂在水邊的屋船人家。畫出一幅幅詩般的意境。使我想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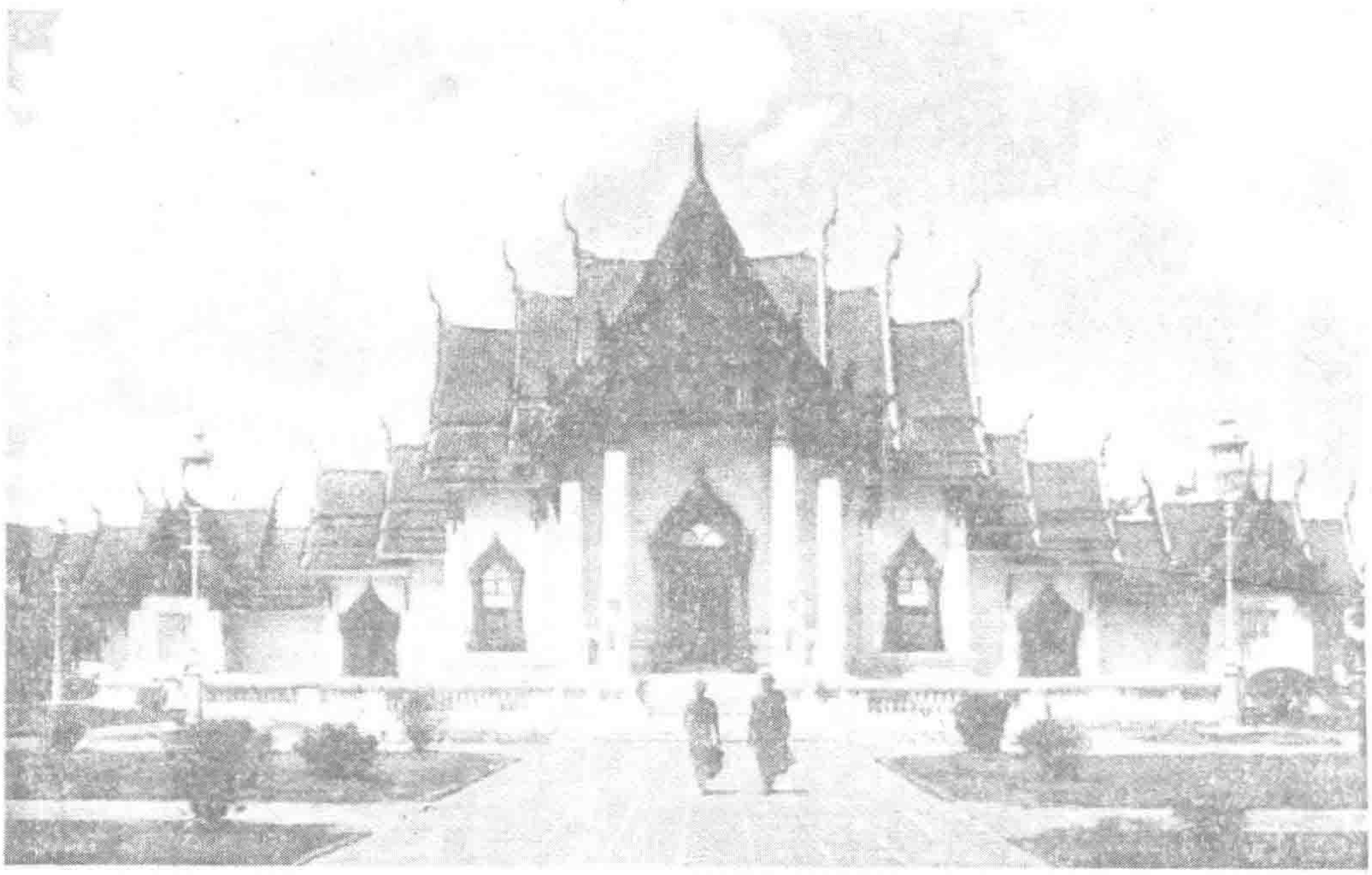
Home is Sailor, Home From See 的那首短詩，而感覺到那江上的人們那種像船一樣漂漂然的態度。一個白髮的老人，蕩着名副其實的一葉扁舟，叫賣他竹筐裏的幾條魚，或者，一個孩子，毫無憂愁的搖着小船的槳兒過去了，這情境讓我忍不住的寫了一首小詩：

任春來秋去，物事千萬變，
我與那科學與慾望永不相連；
駕一葉扁舟，賣兩條瘦魚，
與無聲的流水共渡温涼的生命。

從南邦到曼谷，要經過三個比較算得上城市的地方，碧世洛，北欖坡，和大城，三城都是靠在湄南河畔的，最出色的便是那漂在水上的房屋和河上船手作買賣的河市。大城是中古時代暹羅的京都，曾經被緬兵攻陷的舊城，一些禿塔廢廟，顯示着那裏曾經是暹羅佛敎文化的中心。還有一個地方，叫做傈沛里，一眼從車窗口望出，盡是千百年前荒禿下來的幾何綫條的古塔。當時，建築者一定下了很大的功夫，而現在，却只留得腐蝕了。

在火車上不能伸脚的坐一夜，是夠

六一—一八二



此一廟宇建於一八六八年之後，爲暹羅寺院之代表作。黃瓦白柱，金碧輝煌，且多用大理石者。

苦的，聽說一等位有兩種，一種是皮椅的，可拉出來當臥床，另一種是拉不動的籐椅，比二等位好一點，不過是因爲對號坐，人不擠吧了。一等位價錢是一律的，而舒服與不舒服却差得很遠。我直感不解。臥車只有一節，共十四個房間，每個房間兩個舖位。當然是舒服得太多了。而票價只增加四十銖。一等位和二等位差不多，也增多四十銖，這我也是不解。

火車上的食物，總是比車站上的攤販賣的貴上一倍，味道也成問題。所以坐二等位和一等位的，都照顧站上的小食，味道多，又經濟。

五、曼谷所看到的形形色色

一走進曼谷熱鬧的市區耀華力路和石龍軍路，任何一個旅客都說，這是一個中國的都市，不是外國。眞的，除了那些招牌不得不雜着暹羅文和市街上穿長裙短裙的熱帶婦女之外，你那裏去找純暹羅的跡印呢？鋪面上大大的招牌是中國文，什麼源興利，財盛等等中國舊社會愛用的名詞，來往的是中國商人和穿油綢長褲的唐漢女兒。講的，喧鬧着的是潮州語音，使一個外省旅客想到這是進了中國潮州地了。的確，這不能算是中國的城市，因爲，現在中國的城市，旗袍女郎應該滿街都是的，這只能是十九世紀時代所遺留下來的中國城市。

但中國字的效力在這裏是很大的，暹羅人的商店，印度人的布店，以至洋行公司，老洋人的店舖，也大都寫上了中國字，以廣招徠。這更增加了漢文化的洋洋得意。

潮州話，現在已成了公認的曼谷語言了，假如英文像口紅，只是摩登，暹羅文像草野，長在遍野，不長在熱鬧的市街，那麼潮州話便像布匹，是必需品了。因此，我們不懂潮州語的，便被稱着外省人，或是上海人了。雖然大部分受過教育潮籍人也懂得國語，但誰去講它呢？假如踫不到外省人，就如我們懂英文一樣，踫不到外國人而講起英文，是有些那個的，至少心理上是這樣。

潮州人在海外經營，是以節儉和耐勞而馳名的，其實，一個人到了不是自己的土地的土地上去，不節省不努力當然是要被生活淘汰下來的。好在熱帶的氣候，也太方便窮人們了。一件襯衫，一件白褲或卡其褲，便是這裏一年四季的便服和禮服，廊主和跑街穿着膠胎改造的拖鞋或者涼鞋去會見經理或正式的去接洽商務也是不以爲怪的。少女們隨便穿着平易的睡鞋去出街買東西，看電影也是認爲合理的。這樣簡單的生活，比起國內要西裝大衣，襯衫領帶，皮鞋，襪子，一樣都不能缺少的氣候；是要使人容易滿足多了。

曼谷是一個商業的城市，毫無問題，而暹羅的華僑，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是從事商業的，只有極少數的人才從事於教育及文化工作。從國際的買辦，到三四盤的街頭小販，華僑都佔了一個極重要的地位。這難怪暹羅人看見華人就討厭，好像中國人在他們的眼裏是只要錢，沒有文化的民族，的確，很多地方，我們那些未曾受教育的僑胞所表現的也太不講究了。禮貌上當然更比佛教徒的暹羅人差得多，比洋人也差，這那裏去教他們相信我們的高度文化呢？這些年來，暹羅一連串的演出了許多排華的戲劇，但那些行動也太戲劇化了，不從根本處在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的市場的地位上作想，而做一些塗招牌，殺人上的行動，那裏解決得了問題。暹羅人也被佛教的文化和迷信西方文明的教育給迷得好可憐啊！

暹羅的一般小市民，似乎還不曾接觸過，或甚至不相信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有知識人士，所以，當我認識了幾位暹羅朋友，滔滔不絕地把世界大勢和我對於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見解向他們傾訴之後，他們才驚然地說，你竟懂得我們偉大的政治家乃比里的那套道理，他們認爲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乃比里便是最前進的人了。而我却覺得好笑。實在說，暹羅除了性的熱鬧之外，除了女子們在

化發美麗上，努力拉着美國的尾巴向最高處跑之外，其他一切，都還沉睡在進步的搖籃裏。比仿說吧，在曼谷，我們就有國共兩黨不同立場的報紙和文化機關，而暹羅自已在自已的京都有什麼呢？一些黃色刊物，印着女人裸體像的色情讀物。還有什麼呢？一個朋友告訴我，暹羅的作家，其內容有人道主義者，便眞是最進步的作家了，不然就只是羅曼蒂克的東西。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直到現代，似乎還沒有可以一看的暹文譯本，而看看我們祖國呢？革命的小說早在二十年前就推銷暢旺了，現在，革命的浪潮已捲到了頂點。在暹羅，似乎仍看不到一種革命的組織，有的，那不是爭權奪利的軍閥們的爭奪，便是政客們比較民主和前進的組織。中國的文化，將來一定是領導亞洲文化的，這我想是毫無疑問，看現在的緬甸和安南便可知道了。

暹羅人太迷信過度保守的佛教，連現在的政府也把佛教大加提倡，前幾個月，政府曾發表全暹學生要一年一次的在學校或附近佛寺舉行剃度爲僧的命令。暹羅文化運動委員會復活工作，首先提倡恢復許多古時佛教的節日，放燈節已經舉行過去了，前幾個月，曾在國會大加辯證，幾乎把星期六和星期日都廢除了，而代以佛教的節日，好在是商業和外交上的需要才未更改。暹羅人越是前進就越要復古，這眞是不可解的。

我們說，中國人最愛裝面子，其實與暹羅人的裝面子比起來，我們倒要遜色。前幾天，議會通過美化曼國際機場至曼谷的公路，以壯國際人士的觀瞻，就是一例。暹羅女人裝面子的程度更是可觀。我從未看到過暹羅少女推車過街或當衆做苦工的情形，而華僑女兒在這裏是很吃苦的。暹羅女子百個出來有九十九個是胭脂口紅的。我曾勸一位暹羅的女友不要用口紅及胭脂，她很不高興的反對說：「你看，那些七八十歲的老太婆都打扮得漂漂亮亮，我年青青的，爲什麼不要漂亮呢？」這是確實話，我也常看見許多暹羅老婦人，也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而那些老婦人又說，美國的老婦人不是更喜歡漂亮嗎？青春要到八十才開始呢？我眞佩服她們那股性勁。

就因爲要一而十，十而百的互相引誘，爭相漂亮，所以暹羅的女人大都跳到性慾的大海裏，挽救不來。貞操是有問題了，而戀愛像風雲一樣，忽去忽來，五花繽紛，七光十色，看她們的社會新聞，就像看一部性史，怪不得在暹羅黃色刊物之多了。

前些時，議會竟公然討論朱拉隆功大學女生出賣身體的問題。要漂亮，要學美國好萊塢電影明星，而經濟有限，當然只好身體來抵償那大批的化裝品費用。而那些化裝品是美國製造的。

大概是聯合國婦女會什麼的吧！暹羅的女代表曾經說過，暹羅女子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女子，這話怎樣說起，值得研究一下。是隆路那些華貴的店舖裏，站着盡是打扮得面如玫瑰口如櫻桃的女售貨員，各機關行號裏也多的是漂亮的女職員，這個增加了不少旅客們和職員們的興趣和精神，但這能算是自由嗎，這是職業機會的男女平等。我覺得暹羅女子的自由，完全是性方面的。一個女子在旅館裏租一間房子住他一個月兩個月，結識一些國際朋友，或者暗中抬高身價的賣皮肉，是不會有警察干涉的，這是自由。她們可以把愛人之類的男朋友帶到家裏玩玩或出去同男朋友住宿幾天不回來，許多父母視之若無的，這也是她們的自由。我還看到過一些豪門閨秀，引客入室的事情，至於那些黃色刊物裏，她們的消息更多了，這也是她們的自由。暹羅女子也是吃得苦的，一些無職業的男子，靠老婆來生活，是平常的事。而假如老婆也失了業，那便男盜女娼了，這種例子，在暹羅很不難找。

現在，暹羅女子實在進步多了，她們的服裝，天天跟着時代跑，這些日美國流行長裙，這裏穿長裙者也多了起來。我同一個暹羅女友去看電影，我發覺她所注意者並不是故事的內容，而是故事中戀愛的種種方式和女主角的服式，髮式，化裝式和動作姿勢等，回頭到家，她又要重新學習那影星的一切了。她們是普遍的向着漂亮和浪漫的路上走，把性生活，戀愛看得很平常，哦！好多姿豐豔和浪漫的南國女兒啊！

在暹羅，水菓多透了。最名貴的水菓要算「士榩」，但不習慣的人，是聞了那味道要發嘔的，聽說這就是中國古詩中常談到的榴槤菓，最貴的到五六十銖，這數日可以開五客最好的西餐，最平易的也要五六銖錢一個。這種菓子，剖開來，其肉就像奶油，香味撲鼻，且富維他命，產量也少，所以要貴了。其他種菓子，種類煩多，味道亦美。如杧菓便銷到香港上海，產季一銖錢可以買五六個，已四個不等。橘子在產季一銖錢可以買六七個，最貴一銖錢也買兩個。香蕉更是家常便飯，一銖錢要買十來個或二十個。其他如椰子菓，有實肉又有水汁，吃法更各有千秋，有挖空了凍着吃的，有用雞蛋和麵粉放在心中蒸起來的，有如煮雞蛋般煮熟了吃的，也有把肉刮成絲放在糕餅上吃的，物美味也好。以及其他種種菓子合起來產量較多的在二十五種。這也是一個福地的福。

雖然暹羅物產豐富，但暹羅人吃飯却簡單之至，巴塗魚和南姒（辣水之意）是他們的主要食物。再買一些生菜，苦茄或茄子之類沾辣水吃，味富刺激而下飯，這是他們的好食物。巴塗在盛產的雨季，一銖錢要買十一二條，是新鮮的，到少產的乾季，一銖只買三四條，是蒸過的。魚露公司像烤酒一樣把巴塗蒸過後，再拿出來賣。那末，吃巴塗就是吃酒糟了。手邊寬裕的洋人，華人和暹羅富人是不會問津的，只有最大多數的小市民農人工人，把它當作主要的菜蔬。在曼谷，新鮮的蔬菜非常難找，包心菜很貴，洋芋要在西餐飯才吃得到。魚是水裏有的，放下網去拉起來就有得吃，而蔬菜却要人種，暹羅人是不願意這樣從事勞苦的。所以，種菜園的，很多都是華僑。

這些年來，暹羅慢慢的繁榮起來，而暹羅人却慢慢的貧窮下去了。在那些達叻或街角巷尾，時時都看得到暹羅老媽子們的貨攤，不過是價值一百銖的草烟或梹榔葉子等而已。另外有無數的兒童和女孩們生活於出賣國營彩票極低微的利潤下，他們每天有兩銖錢似乎就可以過活了。最近，三輪車夫天天增加，和各種槍殺盜案層出不窮，都預示着這個貧窮的社會正在變着，因爲要吃飯而發生的不幸，誰能說幾時會沒有呢？

暹羅人一般地都對政治漠不關心，他們注意的是佳節和集合。趕寺廟的熱鬧，最近就一連的有許多佛教盛會，都是人山人海，熱鬧非常的。過幾天，又有慶憲養美，以及種種的比賽，熱鬧更要空前。他們的政府，也只在如何抓住那許多節日，讓人民們享樂，好表示暹羅的太平氣象。的確，暹羅是太平了，革命不必流血，推翻一個政府，也不用放一槍，他們這種民族性，這世界

上，那裏去找呢？儘管什麼叛變和革命說得駭人聽聞，但暹羅仍儘管的追求熱鬧，快樂，不管這一套。難怪他們全國，也難找一個眞正的共產黨員，誰不被低程度的生活和天天歡樂的節日所熔化陶醉呢？

說到暹羅的大學生，也不見得對於革命或前進的理論有興趣，他們的程度，一般說，還沒有達到世界的標準，他們對於政治，也很少過問，所以學生運動在暹羅也就如在海灘上找珍珠一樣的稀少了。暹羅的英文流行程度，遠不如中國。一個大學生，往往講不出英語來，他們的教育本就是要拉他們往後走。不准外人創辦大學，要創辦，也非用泰語講授不可，這種國會的决議，一看便知了。我記得在國內讀書，就希望有外國教授，更希望用英文講解。這在他們是認爲失去國粹的，這其中也不無它放矢的對象。

前面說過，暹羅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佛教徒，而這些大學生，許多都是佛教徒了，我認識一位暹羅的新聞記者，他每晚還得作祈禱後才入睡呢？這對於我眞是一種麻煩，我們是喜歡撒脫和輕鬆解放的民族啊。

我有一個朋友告訴我，和暹羅人做朋友就是朋友而已，幫忙是靠不住的。他舉例說，他有一個暹羅朋友，平時他曾花許多錢在那朋友身上，後來有事了，找那朋友幫忙，竟反背不顧。中國人講義氣，能替朋友生死，這是良好的古風，而暹羅人却大部份是脫韁的帆一樣，水性揚花，靠不住的。

有裸體舞的國家，除了法國之外，我知道的就只是暹羅了。常期營業的除七層樓半裸體舞和旋宮戲院附近的裸體舞院之外，還有隨各種神會佳節而流動的裸體舞團。七層樓的舞女，除了乳罩，和短短的輕紗裙外，什麼都露了出來，學着夏威夷土風舞，搖搖擺擺，不時故意的把陰部露了出來，不少人想看個明白，便只消將一銖錢放在你自己坐位的前面地板上，她便走到你面前，掀開裙子，讓你飽了眼福，然後拿起一銖錢便又到別處去。旋宮附近的我沒有看過，聽說比這個還要裸。而那些流動裸體舞團，更是一絲不掛了。跳裸舞的女子，不一定是美麗的，反正觀衆的目的在於看裸體，不在於觀美色。

在暹羅結婚，也許是世界上最簡單的了。在國內，就只說同居吧，也要登一次報，才覺得比較合式些，在暹羅，要是想同居吧，隨你的自由，警局不會來干涉或過問，要是結婚的話，只要到縣署花二十士丹（一銖的五分之一）印花稅登記了就行，五分鐘可以登記完畢，由縣署發發給結婚登記證，一切生效，還有比這個更簡單的嗎？至於請客與否，隨你的經濟之便，花上幾十萬也一樣可以，結婚在暹羅眞是自由又簡單極了。

摩登的西洋文化還沒有大量的灌輸到暹羅女子的胸懷裏以前，很多暹羅女子都嫁給中國人，替華僑生兒子，對丈夫忠實老誠，兒子長大了，要是家庭環境許可，一定送回國讀書，接承大漢族的傳流文化。但現在可變了，華僑大多從國內攜來妻女，在暹羅出生的女孩也一定是找華僑作對象。同時，暹羅女子現在一味的學漂亮，講摩登，不能吃苦，對於小康階級是不適合的，暹羅的女子本身，也改變了觀點，認爲嫁給文化落後的中國人是一件恥辱的事情，而華僑則認爲暹羅子女不講貞操，愛字很成問題，於是這些年來是越來越疏遠了，這眞可惜。但華僑的男子總是多過女子的數目的，那許多獨身男子也不得不從暹羅女子中找對象，但得到的總不是頭等貨色而已。

曼谷最多的，除了披着黃茄沙的和尚之外，要算寺廟了。說到寺廟，華僑經營千百年的暹羅，便也給留下不少痕跡。我們最容易提出而值得驕傲的要算鄭王了吧！在湄南河畔便站立着一座雄偉的鄭王廟，儘管暹羅人怎樣排華，西洋人怎樣宣傳他們與暹羅的關係（如安挪與暹羅皇帝），他們總是毀不了這歷史的遺跡的。我曾經參觀過曼谷最有名的故皇宮，那裏面還不朽的站立着三四對純粹中國古代的站門武士的石頭獅像。雖然數百年的風風雨雨將那碉像磨折得消玉了，但從那石頭的種類和碉像的中國古代服式和工作，使我們永遠忘不記那至少是明朝的中國匠人留下的藝術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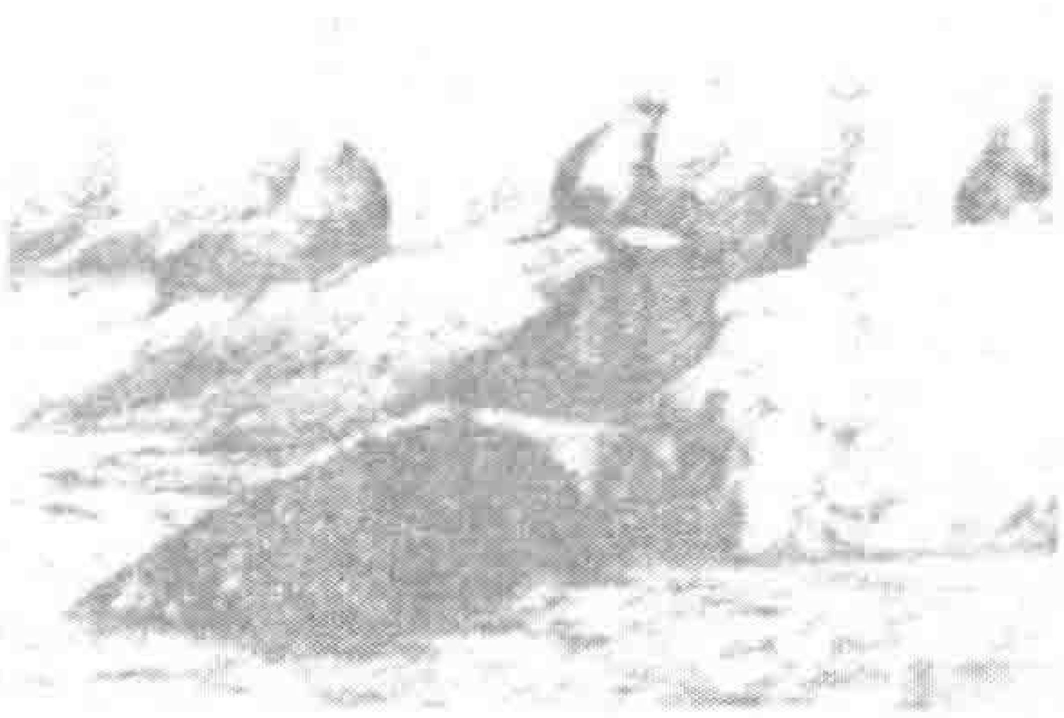
其他的許多寺廟中，可以發現許多清朝時代就掛下的中文匾額和碑石。

華僑在暹羅人的寺廟貢奉中文匾額和香火，是很受歡迎的，而也有許多暹羅男女到中國人的寺廟（如龍蓮寺）去求神卜卦。在對神和迷信的一方面，是沒有民族的隔閡的，那裏，信徒就是信徒，大家虔誠的求同一個主的保佑。這和現在的共產黨不分國族而作同一信仰的情形差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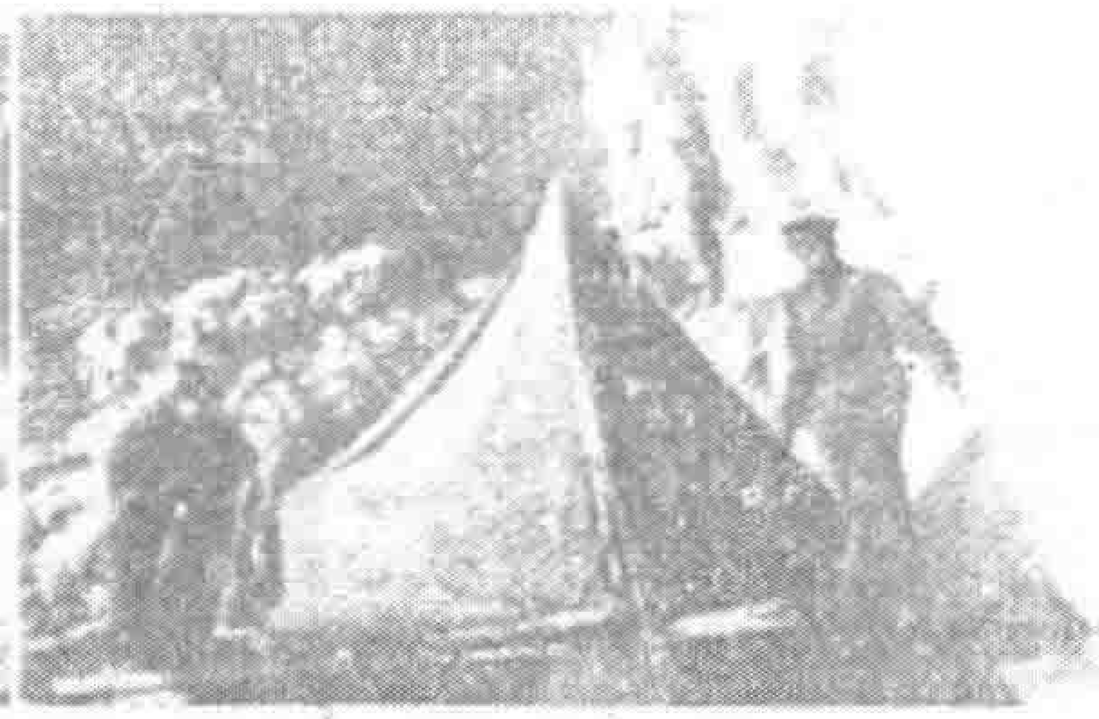
暹羅的小市民和華僑中的小市民們是打成一片，無分種族和上下的，任暹羅政府或他們的政治家怎樣宣傳，分離或破壞，窮人與窮人間是打不起來的。我爲這兩種民族相處和諧，相安無事而覺得快活。

最後，讓我再告訴你，曼谷有八九家電影院，六七個舞廳，交通四通八達，可以到世界任何個地方，假如你願意來暹羅的話，暹羅政府是會幫助你的。這是今天報紙上的消息。

浙江第一商業銀行
原名浙江實業銀行
總行：上海福州路一二三號
電話：一八〇五〇
分行：上海虹口　杭州　漢口



島上的居住者——海馬。



探險隊員正在佈置帳蓬。



探險隊員在嚴寒中樹立無綫電杆。

鄂霍茨克海深處

踏上無人的約尼島

原載俄文小火花一九四七年廿八期——希賴傑列作

薛牲生譯

這是一個遙遠的稀有的旅行故事。一九四六年秋天，幾位蘇聯氣象學家遠航到鄂霍茨克海深處，在極困苦的環境內，從事氣象的探測蒐集，探險隊的首腦為戈洛賴靑科，其餘的隊員為馬爾采夫、蘇拉栖斯基，他們的任務：在鄂霍茨克海深處無人居住的約尼島(Joni)上設立一個氣象站，另外有一位隨行的攝影師，以便把這次經過攝成新聞片。

離開莫斯科十二天，他們一行抵達了海參威，接着乘帆船到機場，上飛機六小時後，才到得黑龍江口的廟街，這兒他們換乘海輪「奧斯摩沙耳號」，它把他們送入了鄂霍茨克海的深處。

天氣十分有利於航行。除開探險隊的複雜而易壞的儀器外，他們更攜帶了椈裝的淡水和不少的薪柴。

海輪飄流了五晝夜，人們才看見了天邊的企望已久的孤島，宛似一頂草原上的帳蓬，島嶼已迫在眉睫了。風、巨風、狂風，這是初次打擊，彷彿在考驗自己的力量；就為了這個原因，探險隊必須在約尼島上設立氣象站，它好像一隻精明的巡邏，將要注視任何一個自然現象中的小動作，以便叫大地能够避免危險。

必須再度換船，這一次隊員們是坐的小艇，島嶼近看，彷彿是具有威脅性的古堡。當人們還未下得海輪的辰光，便已聽見了奇怪的吼聲，這是海馬在成羣喊叫，由於駭怕海輪的迫近，動物們於是紛紛走下岩坡，跳進了水中。

隊員們決定研究海馬的行為。最後，小艇穿越碎岩，抵達了岸邊，他們爬上了無人居住的荒島。當天，他們就卸貨，佈置宿營地，一直忙到深夜。海輪走了，第二天，他們就跟陸地上建立了無綫電連絡。

在這兒獲得裝具十分不易，但是工作應該加速進行，因為根據預測，惡劣天氣即將降臨，嚴冬將至，必須於寒冷降臨以前結束此一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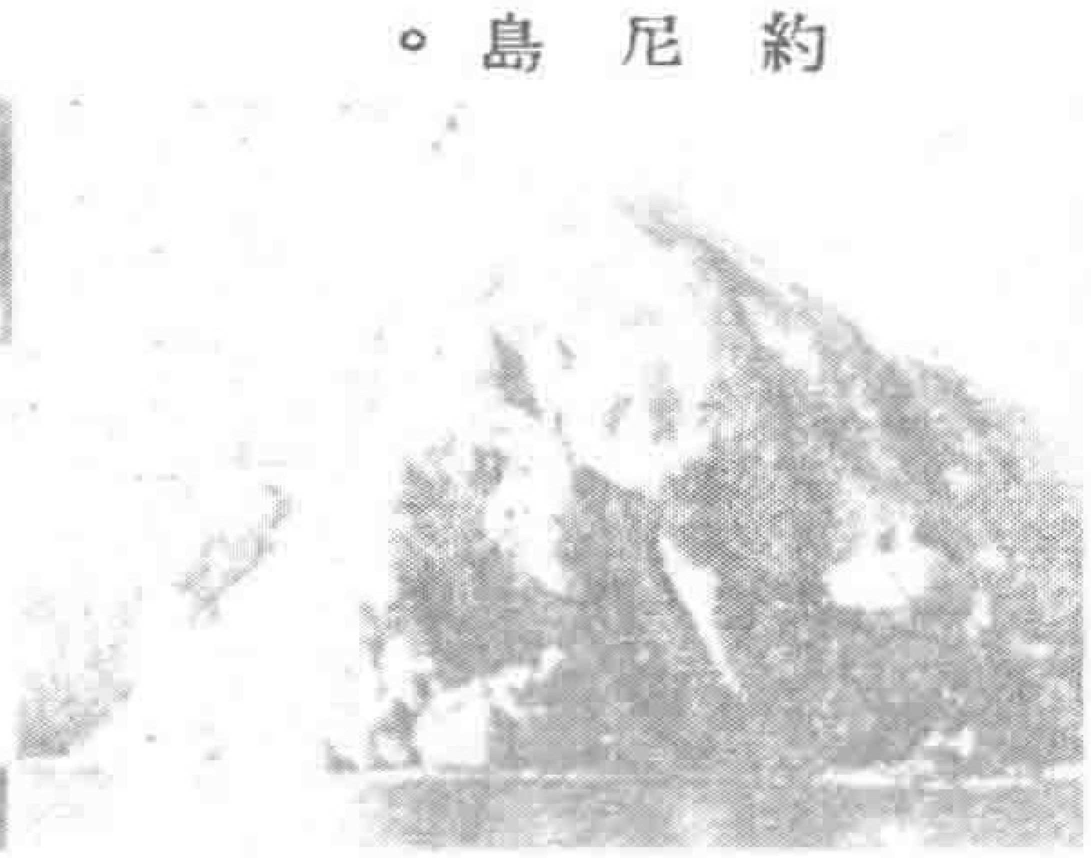
在工作中，若干方面引起了隊員們狩獵海馬的興趣。離開奇怪的洞穴，迂迴灰色的斜坡，小艇謹慎地抵達了獨立的高矗岩石，那兒有許多海馬在休息，在晒太陽取暖，每頭海馬重三四十蒲特(Pud：等於四十磅)，和熊完全不像。射擊，動物躍進了水中，僅有一頭絲毫不動地僵臥於岩石上，獵戶們用盡氣力，才把他拖到艇邊，當晚多了一道豐盛的菜——海馬肉。

探險隊剩下的最艱辛的課題，為樹立無綫電杆。這辰光，島上的風景已起了變化，雪花飄揚，石上滿是冰塊冰柱，生活日趨艱難，人們用雪洗臉，在冰上烤火吃飯。

海帶着怒嘯衝打岩石，暴風雪開始了，光手工作苦不堪言，然而精確的儀器又不能忍受手套的接觸。不過這一切的不利，都無法妨害他們，到了十一月初旬，無綫電杆終於站了起來，發出了信號到廟街。

特殊的幸運步近了結局，地平綫上湧起了船舶，島上飛出了歡迎的火箭，海也平靜了下來，小艇裝着隊員們微慢地行駛着，離開了島嶼，那個上刻各人姓名和逗留期限的岩石，變得愈來愈小了。

岩石當中露着一頭海馬，他困難地轉着腦袋，一會兒望望船舶，一會兒瞧瞧島嶼的頂巔，那兒已豎着一根孤獨的無綫電杆了。



約尼島。



小艇靠岸，十分不易。



獵後的快樂一烹海馬肉。

短篇小說

沙汶塞的磨坊(譯)

Horace Van Offel 原著
宋桂煌

『沙汶塞的磨坊』是一篇歷史小說，篇中人物及事實，均有歷史根據，惟經加以鋪敘與描寫而已。著者凡奧斐是比利時現代的文學家。　譯者識

安東．凡．達克啓程到羅馬去了。曾本茲曾以一匹馬贈給他。在從盎凡爾斯到盧芳的途中，人們都立於道旁讚嘆這位漂亮的旅行家。他在這日光照耀之下騎馬前行，他有金黃色的頭髮，碧藍的眼睛，年齡才二十歲，具有天才，頭上戴了一頂西班牙式的帽子，上面有一枝羽毛飄搖着。

天色夜晚了，安東便停馬於沙汶塞村中。他因爲疲倦，便進了一個旅舍，預備他自己和他的馬都在此歇宿。

在這旅舍的大廳中，凡．達克看見了一個年輕的女人，正在藉着爐火的光線看書。他舉帽和她招呼，她微笑了一笑；她不但美麗，抑且現着驚愕的狀態。但是她卻似乎本是一個公主，因爲任性而裝扮成一個農家女的。

僕人送來了麵包，葡萄酒，和一塊雞蛋糕給這位畫家。他一面吃着，一面打量着那位陌生的女人；她有美麗的金髮，皎潔的皮膚，和嫩白的兩手。他想說出一句溫雅的話，來讚頌春天的美好，可是僅能說出粗笨的字樣來。她舉起頭來，說道：

『騎士先生，你將有遠行嗎？』

『到意大利去。』

於是安東便告訴她他是誰，並且他是從何處而來。這位女人隨卽掩起書本，走來就他的身畔坐下：

『啊，我曉得你了！我在大公宮中的時候，曾時常聽得你的名字。你是庇爾．保羅．曾本茲的得意門生啊。』

她說明她曾在宮中侍奉年幼的依薩伯拉。便是現在，她也照管着大公夫人的獵犬。但是她解釋她怎樣才脫離宮廷的，僅閃爍其辭。不消說，她的青春的生命中，一定曾有個什麼悽慘的經歷的。她的芳名是婀娜．凡奧爾芬。她的父親是一個紳士，曾經宣告破產。他愛經營冒險的企業，他想以前所未聞的方法重整家業。起初，他曾以全力經營煉金術。以後，他又想做一個農業家；一個麵粉廠主。現在，他正腰間佩着寶劍，跟隨着瓦倫斯坦的軍隊，在德國境內愚笨地奔馳呢。

就寢的時候到了，安東便惋惜地離開了她的女店主。次日早晨，他爲雲雀的歌聲所驚醒。早晨寒冷的空氣，由半開半掩的窗戶透入了他的房內。他聽得他的馬嘶聲。

安東走進他隔晚用膳的大廳內。婀娜先已到了那裏，這時穿的是藍色天鵝絨和白綾製成的胸衣，和一件刺繡着金絲的寬敞的圍裙，裝束得恰是一個少婦。兩隻灰色的獵犬正在她的身畔跳躍不止，彎曲着牠們柔軟的背脊。凡．達克怦然心動了。他不自知他正在感覺着什麼樣的一種東西。這位姑娘既吸引着他，同時又拒絕着他；他的本能令他飛躍而去，但是他的心又教他逗留。在他看來，婀娜這時的心也正和他一般擾攘不寧。我倆果已不由自主地成了情人嗎？一種既無法抗拒，又不可思議的神祕力量，果已使我倆狹路相遇嗎？

婀娜先開口了：

『你今天動身嗎？』

『我不知道……』

『你沒有忙迫的必要啊，到意大利，還很遠呢！你也肯……』

『什麼事需要我啊？』

婀娜的兩眼脈脈含情了。

『我要求你有一件贈品給我們貧窮的教堂，以便奉獻於聖馬丁，他是一個最仁慈的旅行家啊。爲我們的教壇繪一幅畫——這要求過奢嗎？』

『我有一個條件，便是我得將你的肖像繪在上面……』

凡．達克繪畫這肖像的時候，覺得婀娜傳入他心中的一種奇特的畏怯之感漸漸消散了。在他看來，她已經變形了。他的調色盤上最美的色調，亦難以表現她的兩頰上淡淡的天鵝絨般的紅暈，她的頭髮的柔嫩，他試對她談着愛情。

安東雖還沒有過青春期，但是他卻相信他已能不惑。他並沒有關於女人的幻想。但是，他也說他並不能無所動心。他的溫柔心情很迅速地便達到了發狂的地步。他預料他將要自惹煩惱了。

婀娜耐心地諦聽着他講話。他相信他必將屈從於他。有一次，他倆並肩散步，她曾將他的溫暖的小嘴挨近他，給他接吻，但是她又迅速地縮回了。這一縮回的時間的長久，眞出乎安東的意外；以致使他想立時偷偷地將他的靴子取來，並將他那馬廐內失望地等待着的西班牙馬牽出。

他不高興起來了。一整天裏，他都在附近樹林中散步。婀娜是戲弄着他，那是說得定的！他還須逗留在這村中等待什麼呢？明日，他決計就道。他做了這愚笨的倒霉的事，意大利的天空不久便能安慰他了。

安東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忽聽得有人敲門。他手裏拿着臘燭去開門。原來便是婀娜！但是他不及細細思量，因爲她把臘燭吹熄，投入他的懷裏了。

在他倆看來，他倆這一些時都是互相愛着。他倆一經憶起在過去他倆尚未認識的時候，實是度着死一般的日子，他倆便惋惜着他倆再也沒有同樣的日子來充實他倆的快樂了。春光到了，大地正和他倆共同享樂，共同歡快。他倆再也不想離開這屋子了。到何處去呢？做什麼事呢？日間光陰太短促了，夜間尤其過得迅速啊。

到了夜裏，他倆便並肩倚在他倆樸素的露台欄杆上。天空中的繁星直對着白楊樹頭發射着牠們的光芒，婀娜訴說着她的兒童時代。這些都是天眞爛熳的故事，表現着婀娜當時都和獵犬及玩偶爲伴。

安東爲愛所迷，覺得她越過越漂亮。他的兩眼是多麼神祕啊！他相信他已擁有一大宗鮮活的，天下無匹的美點了；那長長的，彎彎的眉兒，迷人的嘴唇，上面有着一個美麗的灰色的雀斑的圓潤的頸項。婀娜嬌小而豐滿。她有一種嫵媚的態度，如一隻白貓一般，優閒

而可敬。有時她秋波一轉，明麗動人。有時她如孩提一般稚笑，露出她的編貝的牙齒和一切肉的神祕。她確是一個熱烈的情人啊。安東時常泰然自若，於是便以她比於那些毀滅男子們的力量的危險的情人，塞西啊，姑婁巴啊，大利拉啊！於是他便想逃走了。他覺得他的天才威嚇着他。一個女人足以阻止他向光榮進取嗎？一個人假使希望名垂不朽，便須決定，要做愷撒呢，還是要做馬克安敦呢？

但是為什麼要如此取捨呢？在那位埃及皇后的兩臂中，在布魯特斯的七首之下，誰是眞正的勝利者呢？什麼傑作抵得過婀娜的接吻呢？什麼聲名抵得過一宵纏綿的甜蜜呢？總之，他能夠在沙汶塞住下。她的父親富有資產。他倆將來可以生育兒女。他倆的生活必可平靜地過去，沒有危險，也沒有糾葛。這不是最可靠，最明智的決定嗎？

但是，安東的心不在他的畫筆上了。他沉默了。於是婀娜驚訝地問道：

『你在幻想什麼呢？』

他覺得她老是嫉妒他的沈思，他對此深以為苦。他很不高興地答着她，但是她却來撫慰他。安東也不好勉强去做他的工作。他把他允許替教堂繪畫的一幅圖畫繪成功了。凡·達克的馬也被繪在上面，他自己則繪成聖馬丁的模樣，正在以他的劍在他的外衣上亂揮。

他倆都不安寧了，也許是正因為不安寧，他倆的柔情却愈深。他倆寸步不離，時常數小時默無一言，一似聽着他倆受着鞭擊的心的跳動，反以為榮似的。

安東和婀娜為着要享受爭吵之後又復和好的快樂，時常故意淘氣。她倆嫉妒地互相懷疑。他倆談到前途，便互相威嚇。他倆故意不客氣地詬罵，繼而又親熱起來。在森林和田野中，他倆做着藏匿和找尋的玩意兒，他倆時常奔出，繼而又奔回來，藉以行樂；他倆把他倆的名字刻於樹幹上。

但是，安東很覺不安。他因她而犧牲他的一切希望的這位女人，也許有一天露出一般女人們的常態，對他說道：『滾開，我不再愛你了』，那麼，他將怎麼好呢？他將怎樣對付呢？安東一躍而起，渾身是力：

『婀娜，我不能永遠留在這裏啊，我必須動身。』

『動身嗎？』

『是，動身，我將來仍是要再來的，不過我必須繼續我的旅程。我不能這樣把我的前程通同拋棄了啊。』

她坐到椅子上，兩臂垂在身旁，頭仰着。她硬咽着。但是淚兒從她的眼中流出來了，流滿了她的兩頰。

她悲哭道：『唉，完了！完了！』

安東聽了這半吞半吐的哀哭，心兒便碎了。

『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他跪在她的身旁問着。『我的父親一時不回來，我能一年一年地在此等候嗎？我將老是為失業而悲傷嗎？啊，婀娜，我去求發財，求聲名吧。我們都是很年輕，我們都不妨等一等，你懷疑我的忠實嗎？』

但是她却哭得更加厲害。

『你將永遠不能找到像我這樣鍾情於你的人。到後來，你必能悔悟我的愛情的可貴。』

『但是我並不是拋棄你的愛情啊。』

『你想什麼時候動身呢？』

『不久，明天便動身。』

『啊！明天！已決定了！』

魯本茲在盎凡爾斯知道了正在沙汶塞醞釀的事。他為這危險的事擔着憂。果如凡·達克的同學們所說，他眞正醉心於淺薄的求愛和不可靠的女人，那麼，他的前途便沒有把握了。這時，魯本茲家裏恰有一個騎士，名喚南尼。南尼是從威尼斯到此，正預備仍回到威尼斯去。他是實業界的鉅子，擅長市場磋商之術，為任何人所不能及，他販賣圖畫和古董獎牌。魯本茲所以招待他者，係因為他自稱有許多關於鍍鐵為金，雕刻銅器，駕馭馬匹，和製造噴水泉的有神効的祕訣。魯本茲突然想要利用這人把安東從他的阿迷達的兩臂中奪回。因為這位畫家給了適當的酬報，所以南尼便熱心地担任了這個計劃。

他承認道：『為着維持一個威尼斯人的榮譽起見，我決計打破這事。我便是必須裝扮一個求愛者，想出成千的陰謀來，也是顧不得的。一個姑娘，縱如何伶俐，怎麼能夠拚得過一個湖地的男兒的法門呢？還有，我猜想那個女子必是天眞得很，她的假面具是很容易揭破的。』

南尼臨走時說着這肯定的話，於是庇爾·保羅·魯本茲也給了南尼一匹馬。

『我們希望』，這著名的畫家說，『安東停止他的追求。否則，我便要失去我的馬了。』

南尼行抵凡奧爾芬先生的旅舍的時候，便發見凡·達克正立在他的三脚畫架之前。原來安東正在繪着『聖族圖』。婀娜做着聖母瑪利的姿勢。安東見了南尼，驚訝地端詳着，見那人生得黑而瘦削，深深地對他鞠着躬。南尼身上穿着披肩，腰間掛着寶劍。他的一隻大鼻子拱曲着在他的嘴唇之上，他的一雙眼睛黑而細小，如鵲眼一般。

『啊，凡·達克先生，』他喊道，『我見了你，我是多麼快活啊！我的好朋友魯本茲囑我來致意問候你好。』

安東羞慚滿面。

『什麼，魯本茲知道我仍留在這裏嗎？』

『他是知道的……』

『他不曾說過什麼話嗎？』

『他有什麼話可說呢？他知道你不急急乎求離開你的故國，除住在法蘭德斯，你還有什麼地方更好呢？這裏有肥沃的土地，優美的風景，溫淑的公主，又有一代的極顯異的天才家。誠然，魯本茲並不知道意大利是怎樣的渴望你啊。』

『你開玩笑嗎？』

『玩笑嗎？啊，安東先生，請許我和你共飲吧。我是從意大利而來的。你將到意大利的消息，已經傳遍了。威尼斯正在準備招待呢。柏爾比·賴基，帕羅威息奴，呂凡奧斐爾——你的同學們的家中談論着你，已是三個月了。他們正在裝置大划船，向回教徒搜索財物，以求充分供奉你呢。×主教長藍迪浮里奧正在羅馬等待你呢。他希望他的肖像能藉你的能手繪成。咦！我們吃吧！不必着忙。』

這樣，機警的南尼便引起了安東的歡心。他知道，凡藝術家都有近於女性的弱點，他們是經不起人家面諛的。

婀娜惱恨這不速之客，先已回到她的房間裏休息了。安東因為得了一個人和他談論藝術，覺得很為快活，於是便整個兒聽這位賓客的擺佈。南尼故意勸酒，安東喝了幾杯，果然便滿心信任他了。他的頭腦已因這位意大利人的多方稱譽而轉變了。

『啊！』南尼又說。『你愛着神。二十歲的年紀，漂亮得很，已經結過婚。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你希望呢？』

他倆喝酒喝得太多了，於是便走到

六一—一八八

戶外，稍稍呼吸着這涼夜的空氣。草中的蟋蟀唧唧而鳴，路旁的樹木寂然無聲。附近的池內，蛙聲嘓嘓。月亮兒掛在天空中，白雲朵朵，在四週跳躍着。

『你有一個美麗的女店主啊，』這位威尼斯人說。『英勇的騎士啊，她對你很好嗎？』

『天啊！』他叫着，『我明白了。咦，誰不要爲着片刻的熱戀而放棄自己的財運呢？你看，你看我沒有絲毫就擱啊。老實說，女人們都是輕薄的。欲建築在女人身上，便好比欲建築在深淵之上一般。已故的國王法朗沙，他愛雷遲那德・達・文西，嘗以女人比於輕薄的東風吹動中的鴻毛。一個少女的鍾情，誠然無上可貴。可是，唉！她們的鍾情是隨時變動的啊。一旦她們不愛你了，便一切都忘記了。女人們的心是沒有記憶的。忠實的女人是男子所虛構的；是一種幻夢，是一種空想，是一種誑語。沒有人能夠自詡他不曾爲女人所欺騙過。唐璜，他曾自以爲他看不起她們，但也終做了她們的一時的玩具。村夫是貴人的對敵，貴人又是村夫的對敵。有一個漂亮的丈夫的女人，便夢想着一個殘廢的男子。有一個有天才的丈夫的女人，又盼望一個白癡的撫慰。女人眞是怪僻得很。女人們，我的朋友，就如這深池一般，表面雖是蓋滿了花，池底卻是無底止的污泥。月亮正在嘲笑牠的效颦的態度呢。女人們充滿了美和恐怖，絲毫沒有反應堅定的情感的德行。』

『你說的這番話，眞令人煩惱啊，』安東嘆息着。『啊，這話不但令人煩惱，尤其殘酷呢。委實的！』

南尼的面孔本來往往非常快活，這時卻突然嚴肅了。

還人同到旅舍時，對於他的這位青年友伴發生了許多陰險的疑問：一般人對於婀娜以爲如何呢？說得定，這決不是她的第一次的戀愛事件。

既而，他談論着意大利的女人。他誠恐安東過於懦弱，不能應付。這兩位威尼斯人都是專家。在佛羅陵薩，他必能看出雷遲那德所繪畫的，奇怪的微笑和班得羅及薄伽印的愉快的女英雄來。在羅馬，他們傲慢而富於熱情，在味羅那，他們都曾如癡如迷。咦！他斷不可容他自己做得太過了，必須顧慮到榮譽。至少當榮譽在她的桂枝和松柏紬成的臥榻上招待你的時候，榮譽是存在的。

『他……』安東喃喃地說。

將近旅舍，他倆遇見了一個農夫，正牽着一匹壯馬向廐中而去，他倆便問着這位農夫。

『主人凡奧爾芬從德國同來了，』那人說。『不要進去，他正在責備他的女兒呢。』

安東和南尼都挨近門前，竚立而聽。他倆聽得一種很高的聲音：

『另外一個嗎？老實說，我已聽得許多好事了。這事一直傳說到盧芳。你還不停止使我丟臉嗎？公爵夫人所以把你遺出的，便是因爲你的行爲的關係。你純潔嗎？去說給別人聽聽看！若不是我加以干涉，你在宮中倒要被打了。既而又有兩位西班牙人，這位牧師，還有那强盜式的僧人，在這十五天，他便長得胖胖的了。你還有什麼可說呢？你的情人富有資產嗎？他願意和你結婚嗎？假使他不識時務，要和你結婚，你便須就他裁量裁量，不然，我便要替你削髮，送你到一個尼庵中了。我已受夠了……』

安東的面色變得死一般的蒼白了。南尼一手按着他的劍。

『我們必須進去，把一切都斷殺了。他們正在侮辱我們呢。』

安東走開了，他倚着一棵大樹。『多麼悽慘啊！』他悲歎着。『我愛她啊。那末，將永遠如此嗎？』

『永久如此，』南尼悲哀地肯定。『好，那末，去牽馬吧！我們今夜便走吧。我們不願再見她了。你的話是不錯的，聲名是唯一值得我們爲之犧牲的愛人啊。』

於是他們便隨即決定了。他們把馬從廐中牽出，不待整理行李，也不待付過宿費，便馳馬登道，向那慕爾而去了。但是尙未轉灣而到公路上的時候，他們耳中便聽得一個慘苦的叫喊：

『安東！安東！我的愛啊！』

凡・達克停着他的馬。他覺得他胸中的心已奄奄一息了。爲什麼要離開呢？他願意忘記一切並寬恕一切嗎？總之，死了的過去，或是眼前的未來，有什麼要緊呢？有一件事是存在的；祇有這一件事，靈活而眞實；婀娜和她的微笑，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她的兩手，她的情愛，她的思慮，甚至她的說誑——婀娜，美麗而可愛，婀娜……

但是南尼緊緊地抓着安東的手臂，差不多傲慢地對他說道：

『來，你在前面快走！劍柄已經出了鞘口。數小時之內，流血便要停止了。』

安東在意大利前後共住了六年。在威尼斯，他曾臨摹柏利尼，替善和味洛內則的傑作。他走到熱內亞，在那裏畫了許多不朽的肖像，其中有王子，有主教，有船長，嵌在天鵝絨，鐵架，和花邊中。一種傲慢的高貴性使他的人格根本改變了。他構成了一個獨特的種族，這種族的人都是有思想的，但是也有點可鄙，並且都帶着很憂鬱的態度。

凡・達克又從熱那亞而抵羅馬。既而先後抵巴勒摩，那不勒斯，吐林，米蘭，布里西亞，最後取道回國。

當他回到本國的時候，他看見那原有的古道是很長的，而許多已經過去和消失的事物不能再來了。但是，他又歡快地看見了法蘭德斯的地面，不拉奔的整齊的村莊，牠們的青塚之間的教堂，運河及其中的帆船和風車。在法蘭德斯，一切的東西都在陰鬱的天空之下移動着。沒有固定的石頭，沒有凝結着的山峯，沒有陰慘的湖面，童山秀嶺之上沒有莊嚴的松樹。一切都在移動着，雲啊、樹木啊，蘆葦啊，都俯首在深淵的水面之上。最後，他看見盎凡爾斯的壁壘了。他走過聖佐治港的時候的衷心的愉快，爲從來所未有。

但是安東・凡・達克並未能從他的同胞受到他原來所希望的歡迎。他們對於他的作品和他在意大利的成功，佯爲不知。他的同學都假裝驚訝，問他爲什麼回來得如此早。他現在正想做什麼事呢？將賴繪畫謀生嗎？盎凡爾斯的資本家，地方長官，和耶蘇會的教友祇欣賞得自庇爾・保羅・魯本茲的畫室中的布畫。

唉！連對於魯本茲，安東也成了一個陌生人。新弟子在這位大師的眼下工作。安東心想，這一班後生未免有些傲慢，必將成爲他的敵人，減殺他的創造力。因此，因了阿倫達爾勳爵——查理士第一的首相——的邀請，他便向英國而去。

國王查理士第一與安東・凡・達克之間，有一種祕密的因緣，身體亦微有相似之處。國王希望他的畫家有一個居住之所。他於黑袍僧中指定了一所房宅給他，又於肯德州厄山地方指定了一個別墅給他。國王時常走到這位藝術家的

家裏來，以消散他心中的煩惱。他的國內因宗教的爭執而發生着紛亂。清教徒很會憎惡他，曾刺殺他的寵臣巴京汗公爵。但雖有這些情形，查理士仍想爲他的人民謀福利。

畫室內的寧靜，這位畫家的談話，中和了斯圖亞特·查理士的痛苦。又復微笑了，談論着比較不甚乾燥無味的事物。他是一個受過教育，有學術，並且有欣賞力的人，和他的這一族的人相同，好耽於玄妙的逸樂。

過了三個月，查理士以『武士』之銜贈與安東，並賜了他一把劍和一條金鍊子。

凡·達克眼看着幸運向他的住所源源而來。妓女們都希望這位爲國王所寵愛的畫家爲她繪畫肖像。他爲他的朋友們和模特兒繪畫着布畫。他有馬夫和馬匹。他的服飾的闊綽不亞於王公諸侯。有許多官紳貴胄都走上門來。安東爲應付起見，一天總以一小時爲那班求畫的人周旋的時間。及至問難的時間已滿，他便立起，宣佈會期已經過去了。他的侍僕爲他洗畫筆，並布置新調色盤。

這樣，安東·凡·達克在一天之內，便能畫出許多肖像，修整時的細節和畫布都由侍從他的巧手完成之。他雇有許多具有天才的男男女女，以爲助手。他最愛使其圖畫理想化，却不屑以無用而悲慘的醜陋加入畫中，而美其名爲寫實，爲逼眞。

有一個令人煩惱的日子，他繪畫着他自己的肖像。當他就鏡中端詳他自己的時候，他忽想起他在二十年前所繪畫的另一個肖像。自從他沿着到達沙汶塞的公路騎馬前行的時候以來，他是改變得多麼厲害啊。當時他有美麗的頭髮，碧藍的大眼睛，和前途的一切希望。現在他的眼睛已漸漸花了，他的臉上已有了皺紋，他的頭髮已失去美麗了。誠然，他已顯得年老了。他曾爲之犧牲他的初戀的這種光榮，又到那裏去了呢？還和輕薄的，溫柔的嫻娜相比較，同樣是虛假的，但前者猶不及後者之令人慰藉。因爲他現在是孑然一身。祇有這個幻影伴隨着他，而這幻影的眞面目，是沒有什麼活人知道的。

詩人的話是不錯的：生命是迅速的流水。由青春而壯，而老，不過是轉瞬間事。迨死之將臨，我們乃回首當年，反眺生命途程的發軔。

安東想再看一看他曾在那裏採擇另一種命運的地方。他渡過了海峽，經過盎凡爾斯時未曾停留，逕就道向不拉奔而去。他在到達沙汶塞的中途，停止於阿利味特大廈，蓋魯本茲曾來到這裏隱居。庇爾·保羅已因年老和痛風而衰弱無力了，但是他的對於工作的熱情和求知的活力，絲毫未嘗消失。魯本茲的生命是莊嚴地逐漸消滅的，如夏季美麗的晚景一般。他已經獲得成功，世界上已經充滿了他自己和他的門弟子的聲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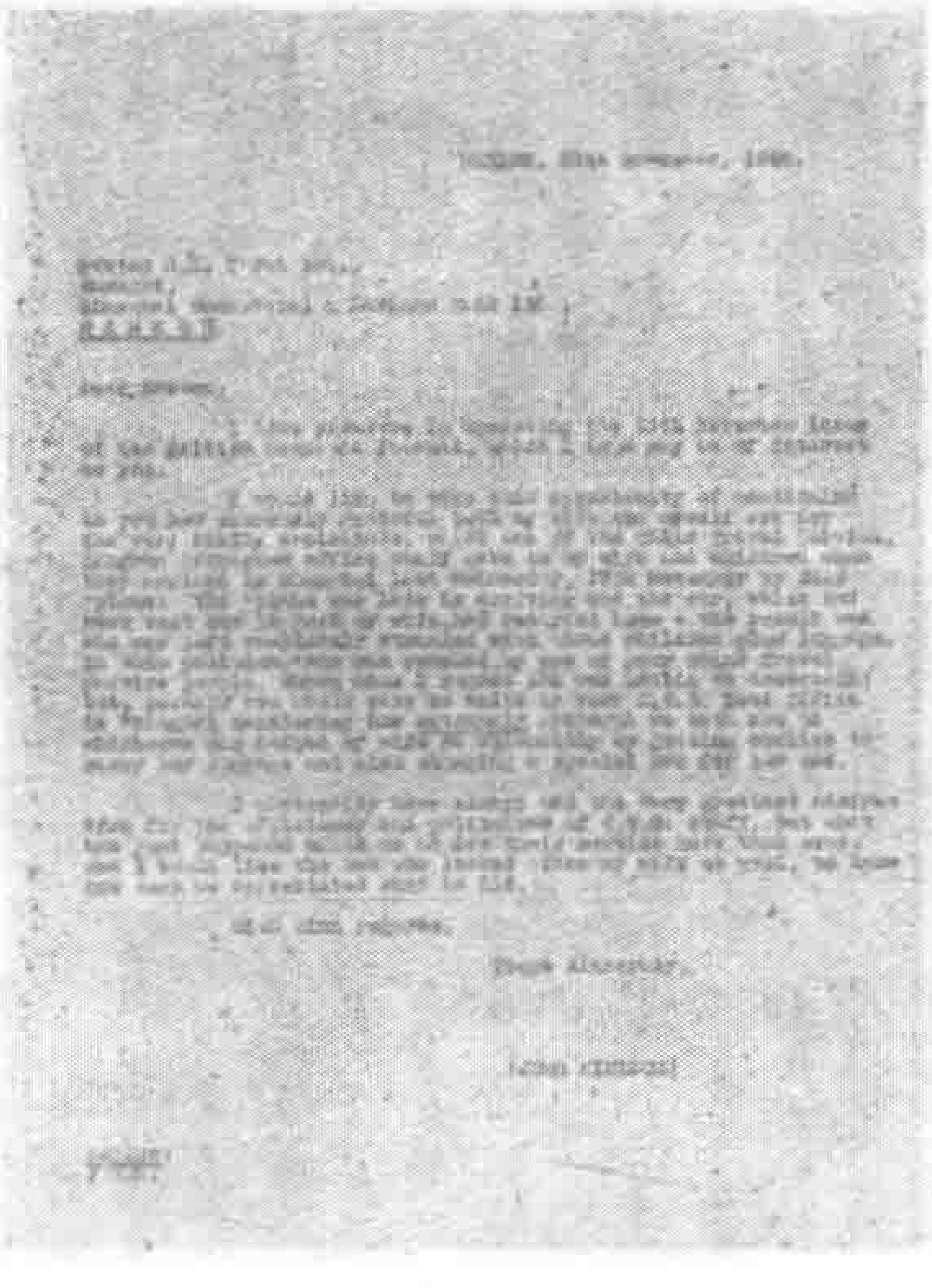
他是多麼可貴的一個楷模啊……

安東一面前行，一面沉思着。在沙汶塞，他已不易找得着那個磨坊了。那裏祇留有一片頹垣敗瓦而已。筆頭草，蘆葦，和楊柳的枝葉，都伸入木板隙內的呆水中。即村中年紀最老的人，也不能記憶磨坊主人凡·奧爾芬或者他的女兒嫻娜了。

但是安東在教堂中，發見了他的『聖族圖』，和他的聖馬丁像，還和初繪時一般年輕，一般的新妍，似昨日才繪成功的。『祇有那個活着啊，』他想。

於是他覺得他的心比較輕鬆了一些，他的遺憾也不及以前那樣深刻了。

服務之頁



漢口太古公司經理金樂客（Sir John Kinloch）君之夫人及男女公子三人，於十一月廿六日攜有行李多件搭乘中航機來滬，因飛機到達龍華機場爲時已遲，備感困難，後由敝社社員劉賢立君尋獲伕力，設法僱車，始得安抵市區，金君甚感劉社員服務週到，特函囑由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上海分行轉敝社致謝。茲將金君來函製版刊之如上：

蕪湖弋磯山蕪湖醫院劉經理頃致函敝社云：內眷等頃有福州之行，承貴社諸君協助一切，曷勝感幸，尤以蕪湖貴分社陶襄卿君滬社許家榮君陸廷朝君照拂之處爲最多，謹泐謝悃，並祝進步。

